

# 敦煌叢刊初集

黃永武博士主編

(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羅振玉編纂

敦煌叢刊初集

六 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 目次

羅振玉編纂



## 一、敦煌石室遺書 第六冊

尙書顧命殘本	〇〇五
補考	〇一五
沙州志殘卷	〇一九
校錄札記	〇七九
西州志殘卷	〇九三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	一〇五
校錄札記	一三五
溫泉銘殘卷	一五七
沙州文錄(蔣斧輯)	一六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二四七
五臺山聖境讚	二四九
老子化胡經殘卷	二五五
考	二八五

補考	三〇一
校勘記	三〇五
軼文	三〇九
摩尼經殘卷	三一七
景教三威蒙度讚	三三五
沙州石室文字記	三四一
二、鳴沙石室佚書	三五五
自序	三五七
提要	三六一
隸古定尙書	四〇五
春秋穀梁傳解釋	四四七
論語鄭氏注	四七一
春秋後國語	四九九
晉紀	五二一

閩外春秋·····	五五五
張延綬別傳·····	五九九
水部式·····	六〇五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六二三
殘地志·····	六四三
沙州圖經·····	六九七
西州圖經·····	七〇一
太公家教·····	七一一
星占·····	七二九
陰陽書·····	七四五
修文殿御覽·····	七六九
兔園策府·····	七九五
唐人選唐詩·····	七九七、八一六
三、敦煌石室碎金 第七冊	
毛詩圖風殘卷·····	〇〇三
春秋左氏傳昭公殘卷·····	〇〇七
漢書匡衡張禹孔光傳殘卷·····	〇一一
敦煌錄殘卷·····	〇二一

職官書殘卷·····	〇二五
後唐天成元年殘曆·····	〇三一
後晉天福四年殘曆·····	〇四一
宋淳化元年殘曆·····	〇四五
老子義殘卷·····	〇五一
南華真經田子方品殘卷·····	〇五七
老子天應經一卷·····	〇六三
道家書殘卷·····	〇六九
劉子殘卷·····	〇七三
唐律疏議殘卷·····	〇八七
食療本草殘卷·····	一〇七
周公卜法殘卷·····	一二三
靈棋經殘卷·····	一二九
四、流沙訪古記·····	一三一
斯坦因氏中亞細亞探險談·····	一三六
又探險報告·····	一九四
伯希和氏演說·····	一九八
德人第二次游歷土耳其斯坦報·····	二〇九

附：滿蒙訪古記	二一五
五、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	二一九
論語何氏集解殘卷	二二一
老子殘卷六種	二一九
維摩詰經解二種	二五九
百行章殘卷	三三五
療服石醫方	三五五
後唐天成元年殘曆	三六三
後晉天福四年殘曆	三六三
又天福十一年曆殘葉	三六三
書儀殘葉	三六三
周公卜法殘卷	三七三
占書殘葉	三七三
開蒙要訓	三七三
書儀斷片	三七三
尺牘殘葉	三七六
魚歌子詞殘葉	三九二
先天大順等戶籍四種	三九三

開元殘牒	四〇七
文珠問疾佛曲	四一七
又二集	四一七
殘道家書	四三五
大道通玄要卷十四	四三九
太玄真一本際經卷二	四五一
又卷五	四五一
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	四七三
十戒經	四八二
又三集	四八二
晉魏間寫本大品第廿四	四八三
六朝寫本大集經卷十九	五三一
又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九	五六九
又佛說安宅呪經	六一七
又殘寫經二種	六三三
又經義二種	六四三
唐人行書經義	六四九
又草書經贊	六六一

晉魏間書殘律三種	六七一
六、敦煌零拾 第八冊	〇〇一
序羅振玉	〇〇三
秦婦吟	〇〇五
跋一羅振玉	〇一一
跋二羅振玉	〇一二
云謠集雜曲子	〇一五
跋一王國維	〇二一
跋二羅振玉	〇二二
季布歌	〇二三
跋羅振玉	〇二九
佛曲三種	〇二九
跋羅振玉	〇四九
俚曲三種	〇五一
跋羅振玉	〇五一
小曲三種	〇五五
跋羅振玉	〇五五
搜神記	〇五七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〇九三
羣經叢殘	
唐寫本周易卷三存噬嗑至離	〇九五
又卷四存解至益	一二五
跋羅振玉	一三七
唐寫本隸古定尚書存周書順命	一四一
跋羅振玉	一四五
唐寫本毛詩傳箋存召南麟趾至陳風宛邱	一四七
又存國風柏舟至匏有苦葉	
六朝寫本毛詩傳箋卷九存鹿鳴以下	二〇九
又存出車以下	二三九
又存小雅六月至吉日	二四七
跋羅振玉	二六七
唐寫本禮記卷三檀弓	二六九
跋羅振玉	二八一
唐寫本春秋經傳集解存僖公五年至十五年	二八五
又六朝寫本卷七存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	三一一
又唐寫本存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三五二

又六朝寫本存定公四年至六年	三六九
跋羅振玉	三八七
唐龍朔寫本春秋穀梁傳集解存莊公閔公	三八九
跋羅振玉	四二一
唐寫本鄭注論語存子路篇數行	四二三
羣書叢殘	
唐開元寫本易釋文大有以前闕	四二五
跋羅振玉	四五九
唐寫本漢書存王莽傳篇末	四六一
跋羅振玉	四六七
唐寫本贊道德經義疏卷第五	四六九
跋羅振玉	五〇三
唐寫本莊子存刻意篇	五〇五
又存山木篇	五一一
又存徐無鬼篇	五二五
跋羅振玉	五三三
唐寫本略出簞金	五三五
跋羅振玉	五六九

唐寫本類書	五七一
又	六〇五
又	六〇九
跋羅振玉	六一九
唐永隆寫本文選卷二存張子平西京賦	六二一
又唐寫本存答客難及解嘲	六六一
又卷第二十五存恩倖傳論後數行至光武紀贊	六七五
又隋寫本存王文憲文集序	六七九
跋一蔣勳	六八九
跋二羅振玉	六九〇
唐寫本玉臺新詠	六九三
跋羅振玉	六九九
七、敦煌零拾附錄	
尚書釋文(影本附跋)	七〇一
開元寫本本草集注(影本附跋)	七一—
老子義殘卷(影本附跋)	七八三
南華真經田子方品殘卷(影本附跋)	七九三
老子天應經(影本附跋)	八〇五

- 古寫本道書殘卷（影本附跋）……………八二五
- 八、敦煌古寫本諸經校勘記周易王注二卷……………八二七
- 九、敦煌古寫本毛詩校記……………八六一
- 十、散頒刑部格一卷……………九二七、九三六



敦

燿

后

室

遺

書

宣統三年刊

敦煌石室遺書目

尙書顧命

沙州志

西州志

五天竺國記

溫泉銘

沙州文錄

別本心經

五臺山讚

老子化胡經

摩尼教經

景教三威蒙度讚

沙州石室文字記 附

目錄



尙書顧命殘本

前缺

末命女享晉

築命告辭也大君成玉言滂王也

命女繼嗣其道言任臨君周邦肺循大法是用

道臨君大國肺燹味天下用眷敷文武之

光晉言用和天大教下用勤對之楊聖祖王苴拜興眷

日眇眇予末小子开能而率三方目

悉天畏言敬思我畏德乎小辭託不能者治四方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侗王受瑁為主成受

於三故酌爵者實已受群於臣所傳之進爵三上宗日嚮必祭

曰受福酒王太保受同降受王所返於館同盥呂異

酒口章以酢

以下缺

校勘記

女享嘗

見今玉本作命汝今副訓斧按享嘗均

策命告辭也

命今本作册

道所稱楊終命

稱今本作所道所

以感動康王也

也今本無

因以託戒也

也今本無

肺循大法

大今辨按阮率循所大稱下乃阮氏校山勒記曰古本作孟子帥考修

反文孔中疏所引足之利學本也陸訓明告音義云法下之皮彥反徐扶羣變臣

沖循遠之明所為此循者蓋法深也知故下以字大無下法為訓大而法思王之肅亦不得司其也故斧乃按

誤為沖遠固停已疑說之此字之

師群臣

作今本率

燹味天下

字今本見玉燹和斧文按味

用眷敷文武之光

今本敷訓作

言用和天下

道今本和天作用下

和用勤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

勤今本無字

叙成王之意

之今本無字

开能而率三方

篇今本云开古其文能而亂四方惟斧今本玉篇均見作玉

說章與此小異三四

曰恐天畏

說今本文云作以毒敬忌天威斧來就恐見玉段氏曰蓋古即文

康秦語曰天畏予也君爽曰諛將天威而足利本即作蓋將見

天畏二字亦音義相近  
故傳寫時有異同也

以敬忌天畏德乎今本畏謙辭託不能者今本無受同

以祭也今本無告已受群臣所傳之命今本所作告以受

阮氏校有勘記曰告

上宗曰嚮今本嚮作五饗斧按嚮饗二字漢人往通用

嚮福酒 受王所嚮同今本皆下當返於篚今本作下

盥目異今本目

斧按此尙書顧命殘本尙是未經天寶中衛包改定之

古本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藉討論填

以訓詁先難所百篇制奧義有異於前代或亡而六體奇疑文於後學永在但



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一並 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雖寥寥不足十

行而異文多至十餘然其中亦有譌奪及別體如第一  
行女孛訃上少一命字此奪字也第二行邦作邦第三  
行變作癸注中揚作楊皆別字也第九行注中下堂作  
下當此譌字也皆無關考證者也餘若第一行孛訃二  
字第三行咏字斲字五行开羣三目四字第六行忝  
字皆隱然有隸古遺意古人寫書凡經文中字不敢苟  
簡注中則否許叔重作說文不收漢時俗字而說解中  
則恒用之此其例也是本注中若訓和揚其四以忌等  
字皆用通俗體與經文絕不相蒙可見梅氏書雖晚出

尚守漢儒矩矱自衛氏以後千餘年來虎賁典型絕迹  
天壤吁可慨也五代時郭忠恕嘗得古本宋世盛傳之  
今亦亡矣何幸地不愛寶尚有此鳳毛麟角流傳人間  
可不急爲表章之乎昔開元中吐蕃求書於唐帝命寫  
詩書賜之事在衛氏改定以前此豈其遺編耶阮文達  
撰尚書注疏校勘記序於今文古文言之甚備附錄於  
後以備參考惟文達謂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  
豈得或釋或不釋遂斥郭氏書爲贗本恕先好奇其書  
誠不敢盡信然若據陸氏釋文爲言則釋文已爲陳鄂  
等刪改文達固已言之矣又豈可盡據以爲典要乎

通考引崇文總目曰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尚書與周明皇所定今文較異令鄂剛定其文改從隸書蓋

今文自曉者多 故音切彌省 今得此本可爲郭氏弭謗若元朗所譏

或未能免耳吳縣蔣斧記

附錄阮氏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

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

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

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

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

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

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  
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  
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  
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  
之爲數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竄改  
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  
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  
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  
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  
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

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

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尚書顧命殘本



隸古文尙書顧命殘本補考

上虞羅振玉

隸古文尙書自衛包奉詔以正隸改定後民間悉用今文隸  
古文藏之書府罕傳人間然宋史藝文志有孔安國隸古文  
尙書二卷是此書至宋尙存故郭忠恕楊備晁公武王應麟  
均得見之晁氏至刻之石至薛季宣而作書古文訓惟薛氏  
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書今尙存通志堂經解中嘉興李氏  
遇孫又據薛書爲尙書隸古定釋文八卷今以此殘本校之  
則有合有不合吾友蔣君伯斧旣爲校釋比勘其異同而未  
見薛李二家之書又所稱七經孟子考文乃就阮氏校勘記

所引亦未復檢山井氏原書茲據兩書爲補之如左

經文

末命女享訾 薛本作末侖侖女享訾

臨君周邦 薛本作臨商周豈 按辨乃別字 見漢鄭固碑

歸循大法 薛本作衛循大卞

變味天下 薛本作變味天丁

用着敷文武之光訾 薛本作崩富揚亥武里亥訾

王再拜興眷曰 薛本作王再攬興富曰

眇眇予末小子 薛本作妙妙予末小孛

开能而羣三方目恐天畏 薛本作元耐而喬三目敬恐



天魯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薛本作博股同瑁王式宿式

祭式託

上宗曰嚮 薛本作上宗曰官

太保受同降 薛本作太豸股同彖

注文

策命告辭也 考文古本作策命之辭也

所以感動康王也 考文古本亦有也字

以薛書與此殘本相較其隸古文同者僅七字其不同者則三十有七字疑薛書乃彙集諸家字書所引而益以說文解

字中之古文以成之非衛氏改定以前之舊本故不言所自  
出不知卽宋志所錄晁氏所刻與抑薛氏自寫定也金壇段  
氏謂薛書不可信其洵然矣然使不得此十行者亦烏乎知  
之唐人書府之藏一旦出之荒山複壁中俾千餘年後尙得  
窺見六朝之舊豈非奇快乎

補考

沙州志殘卷補目

以前缺

苦水

獨利河水

懸泉水

七所渠

宜秋渠  
北府渠

孟授渠  
三丈渠

楊開渠  
陰安渠

都鄉渠

一所壕塹水

三所澤

東泉澤

卅里澤

大井澤

二所堰

馬圈口堰

是城堰

一所故堤

一所殿

鹹鹵

三所鹽池水

東鹽池水 西鹽池水 北鹽池水

一所興胡泊

一十九所驛 並廢

州城驛 清泉驛 橫湖驛 白亭驛  
長亭驛 甘草驛 階亭驛

新井驛 廣顯驛 烏山驛 雙泉驛  
冷泉驛 胡桐驛 東泉驛 其弟五驛

懸泉驛 魚泉驛 无窮驛 空谷驛  
黃谷驛

州學

縣學

醫學

三所社稷壇

州社稷壇

燉煌縣社稷壇

四所雜神

土地神

風伯神

雨師神

祇神

一所異怪

二所廟

先王廟

孟廟

一所冢關冢

三所堂

嘉納堂

靖恭堂

謙德堂

一所土河

四所古城

古阿倉城

古効敷城

古長城

古蓋城

張芝墨池

二十祥瑞

同心梨  
瑞葛

赤氣龍迹  
禾木連理

白雀生楊枚  
柳樹

大石立

黑狐黑雉  
白狐

木連理

鳳皇  
甘露

白龍  
野穀

沙州文錄序日

沙州越在西陲自唐天寶至德以後兵革間阻聲教隔絕雖困守數十年而至元和之季終淪異族宣宗收復河湟時唐德已衰羸縻而已史冊所紀若存若亡五季已降中國亂離宋雖混一宇內而郡縣之置不能西及甘涼紀載之文宜其多缺誤也大興徐氏記西域水道搜採碑版遺文以證史傳隻鱗片羽讀者莫不珍若鳳毛今年秋遇法蘭西學士伯希和于京師讀其所獲燉煌石室書卷其完整者已由同人醵金影寫所餘叢殘文字皆足考見沙州沿革而補正舊史乃與同縣王捍鄭太守盡二日之力手錄之得碑讚勅牒雜文

二十餘篇碑讚皆當時寺僧傳寫之本潦草譌奪或至不能句讀審諦揣摩僅乃繕寫其不可辨者缺之命之曰沙州文錄列目如左宣統元年九月吳縣蔣斧記

孔周碑

李太賓碑

吳僧統碑

陰嘉政碑

索法律碑

翟家碑

李明振碑



金山白衣王勅

瓜州牒

馬軍武達兒上司空牒

陳彥口等獻物牒

僧龍訓等上司空牒

又謝司空賜物牒

又上司空獻酒牒

曹仁貴仲秋狀

又獻物狀

曹夫人讚

曹良才畫象讚

曹元忠刻經象記 三段

宋刻陀羅尼記

附西夏刻經記

目錄

歌謠

日瑠  
揚石  
光慶堂

白雀

蒲昌海  
五黃色龍

白五  
狼色鳥

以後缺

目錄

2  
E

三

沙州志殘卷

以上殘缺

美草更缺

水又西流八十里與硤缺

美草又西北流入硤谷缺

流曝布桂鶴缺

蔽虧日月深谷缺

里不生草木中缺

春之後仲夏缺

秋後即下向人缺

無雜鳥水無缺

者不過數缺

曲多野馬缺

狼虫豹窟穴其缺

里至子亭鎮西三缺

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闕烽水東即是鳴沙流山其  
山流動無定峯岫不恒俄然深谷爲陵高崖爲谷或峯  
危似削孤岫如畫夕疑無地朝已干霄中有井泉沙至  
不掩馬馳人踐其聲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無草木又  
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號爲馬圈口其堰南北一

百五十步闊二十步高二丈總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  
荷鍤成雲決渠降雨其腴如涇其濁如河加以節氣少  
兩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減夕漲  
其水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  
北府東流者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一名神農渠州  
一名陽開渠  
西北又分一渠名都鄉渠又從馬圈口分一渠於州西  
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  
豪族土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鴉五穀皆饒唯  
無稻黍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派

苦水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城  
北十餘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  
號爲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南西  
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即向  
西北流至□□□於西北□□□散入沙鹵

### 獨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敦煌縣東南界雨  
多即汎無雨竭涸

### 懸泉水

右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細流



一里許即絕人馬多至水即多人馬少至水出即少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苑迴至此山兵士衆渴乏廣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以濟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曰懸泉

### 七所渠

宜秋渠 長二十里

右源在州西南二十五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十里高一丈下闊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晚禾因號爲宜秋渠

孟授渠 長二十里

右據西涼錄敦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於  
甘泉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爲號

陽開渠 長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舊名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  
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門堰水溉田人賴其利因以爲  
號

都鄉渠 長二十里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馬圈堰下流造堰擁  
水口里高八尺闊四尺諸鄉共造因號都鄉渠

北府渠 長四十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門爲其渠北地下每  
年破壞前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於今  
不壞其斗門壘石作長四十步闊三丈高三丈昔敦煌  
置南府北府因府以爲渠名

三丈渠 長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於河斗門南向東修堰穿  
渠一十三里其渠闊三丈因以爲號

陰安渠 長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據西涼錄敦煌太守陰澹  
於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爲號

一所壕漣水 闊四十五尺 深九尺 壕遶城四面

右其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爲兩道流遶城四面周匝至東北隅合流北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

三所澤

東泉澤

右在州東四十七里澤內有泉因以爲號

四十里澤 東西十五里 南北五里

右在州北四十里中有池水周迴二百步堪漚麻衆人往還因里數爲號

大井澤 東西三十里 南北二十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遣破羗將軍辛武賢  
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因號其澤曰大  
井澤

二所堰

馬圈口堰

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漢元鼎六年造依馬圈山造因  
山名焉其山周迴五十步自西涼已後甘水湍激無復  
此山

長城堰 高一丈五尺 長三丈 闊二丈

右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堰苦水以溉田承前造堰不

成百姓不得溉灌刺史李無虧造成百姓欣慶無虧漢  
承相蔡之後自隴西徙居幽州之范陽五代伯祖司空  
訐尙後魏太祖舅陽平王杜超女後爲公主億長安城  
太祖於范陽爲主築長安城俗號長安城李隨時定氏  
族去其安字直爲長城李氏

大周聖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故時人名此堰  
爲長城堰

一所故堤 高三丈 闊三丈五尺

右在州東北一百二十步按十六國春秋嘉興四年西涼

王李歆爲且渠蒙遜戰敗於酒泉東懷城歆死國滅其弟

恂爲敦煌太守與諸子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元緒  
行敦煌太守緒行險惡失於人心郡人宋承義張弘以恂  
在郡有惠政密遣招恂九月率數十騎入于敦煌索緒東  
奔宋承義等推恂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子德政率  
衆一萬攻恂恂閉門不戰至五年春蒙遜率衆二萬攻敦  
煌遣恂書諭以興亡之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  
城恂使壯士千人連板爲橋潛欲決堤悉爲蒙遜所擒將  
佐等勸恂曰今水彌盛東軍來者相繼雖有熊武之士決  
戰無所宜遣使降因以擊之恂遣使請降遜不許左長史  
宋承義武衛將軍張弘等開門降遜恂自殺其堤多毀滅

唯東面北面其趾步存

一所殿 六門 五架 高四尺 東西十七步 南北八步

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門據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年建造  
此殿以聽政至今見在州司以爲館

鹹鹵

右州界遼闊沙磧至多鹹鹵鹽澤約餘大半

三所鹽池水

東鹽池水

右在州東五十里東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鹽在水中  
自爲塊片人就水裏漉出曝乾並是顆鹽其味淡於河



東鹽印形相似

西鹽池水

右俗號沙泉鹽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總有四陂每陂二畝已下時人於水中漉出大者有馬牙其味極美其色如雪取者既衆用之無窮

北鹽池水

右在州西北四十五里東西九里南北四里其鹽不如

西池與州東鹽味同

一所興胡泊 東西十九里 南北九里 深五尺

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鹹苦唯泉堪食商胡從玉

門關道往還居止因以爲號

一十九所驛並廢

州城驛

右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爲名東北去清泉驛四十里

清泉驛

右在州東北四十里去橫澗驛二十里承前驛路在瓜

州常樂縣西南刺史李無虧以舊路石磧山險迂曲近

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 勅

移就北其驛置在神泉觀莊側故名神泉驛今爲清泉

戍置在驛傍因改爲清泉驛

橫澗驛

右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驛二十里刺史陳玄珪  
爲中間迂曲奏請奉證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敕置驛側有澗因以爲名

白亭驛

右在州東北八十里東北長亭驛四十里同前奉

敕移爲置白亭烽下因烽爲號

長亭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去甘草驛二十五里同前

奉 敕移爲置在長亭烽下因烽爲號

甘草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四十五里東南去階亭驛二十五里  
前刺史李無虧爲中間路遠兼有沙鹵奏請奉

敕置驛側有甘草因以爲號

階亭驛

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三十里同前  
奉 敕移爲置在階亭烽側因烽爲號

新井驛

廣顯驛

烏山驛

已上驛瓜州提

右在州東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樂界同前  
奉 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四月

三日 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

日 敕爲沙州遭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停改

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 敕第

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使等食付王孝傑并瓜州沙

州審更檢問令瓜州捉三驛沙州捉四驛件檢瓜州驛

數如前

### 雙泉驛

右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樂縣

界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 敕移稍竿道就第五

道莫賀延磧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四月三

日 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敕爲沙州遭賊改第五道來往南去瓜州常樂  
縣界烏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驛六十  
里八十步

第五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一十一里四十步同前奉 敕  
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雙泉驛六十四里八十步北  
去冷泉驛六十八里三十步

冷泉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

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驛六十八里三十步北去胡桐驛八十四里

胡桐驛

右在州東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

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驛八十四里北去

伊州柔遠縣界赤崖驛八十里

東泉驛

右在州東四十里東去其頭驛二十五里刺史李無虧

爲其路山險迂曲奏請就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

八日

敕移就北其驛遂廢

其頭驛

右在州東六十五里西去東泉驛二十五里東去懸泉驛八十里同前奉 敕移廢

懸泉驛

右在州東一百四十五里舊是山南空谷驛唐永淳二年錄奏奉 敕移就山北懸泉谷置西去其頭驛八十里東去魚泉驛四十里同前奉 敕移廢

魚泉驛

右唐咸亨四年刺史李祖隆奏奉 敕置去州東一百八十五里東去瓜州常樂四十五里西去懸泉驛



四十里同前奉

敕移廢

无窮驛

右在州東一百里在无窮山置西去其頭驛三十五里  
東去空谷驛三十里唐永淳二年奏移就北行其驛遂  
廢

空谷驛

右去州東一百三十里在空谷山南置西去无窮驛三  
十里東去黃谷驛四十里爲同前移道其驛遂廢

黃谷驛

右去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魚泉驛二十五里爲同前

移道其驛遂廢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先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廟堂內有素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於北墻別構房宇安置

二所社稷壇

州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二十四步

右在州城南六十步春秋二時奠祭

敦煌縣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二十四步

右在州城西一里春秋二時奠祭

### 四所雜神

#### 土地神

右在州南一里立舍畫神主境內有災患不安因以祈焉不知起在何代

#### 風伯神

右在州西北五十步立舍畫神主境內風不調因即祈

焉不知起在何代

雨師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舍畫神主境內亢旱因即祈焉不知起在何代

祆神

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二十龕其院周迴一百步

一所異怪

老父投書

右按十六國春秋北涼永和三年正月有一老父見於

城東門上投書於地忽然不見書一紙八字滿之其文  
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且渠茂虔訪於奉常張體  
順順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此老父之見國之休祥  
深願陛下尅念脩政以副三十之慶若盤于遊田荒於  
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卒爲魏所滅

## 二所廟

### 先王廟

右在州西八里西涼錄涼王李暠諡父爲涼簡公於此  
立廟因號先王廟其院周迴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五尺  
次東有一廟是鬻子譚讓恂等廟周迴三百五十步高

一丈五尺號曰李廟屋宇除毀階墻尙存

### 孟廟

右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 二年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卒官葬於此其廟周迴三百步高一丈三尺

### 一所冢

### 闕冢

右在州東二十里闕駟祖儵之冢也後魏書云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儵有名於西土父玫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其冢高三丈五尺周迴三十五步

三所堂

嘉納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五年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圖讚所志其堂毀除其階尚存其地在子城東北羅城中今爲効毅府

靖恭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三年於西門外臨水起堂以議朝政閱武事今堂基尚存餘並破毀

謙德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建以聽政其堂在子城中恭德

殿南今並除毀

一所土河

右周迴州境東至磧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西至  
白山烽去州三十里南至沙山七里北去神威烽去州三  
十七里漢武帝元鼎六年立以爲匈奴禁限西涼王李嵩  
建初十一年又修立以防奸寇至隨開皇十六年廢

四所古城

古阿倉城 周迴一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北二百四十二里俗號阿倉城莫知時代其

城頽毀基趾猶存



古効穀城

周迴五百步

右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効穀縣本是漁澤鄆桑欽說漢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意不爲漁澤都尉教人力田以勤効得穀因立爲縣名焉後秦苻堅建安二十一年爲酒泉郡人黃花攻破遂即廢壞今北面有頽基數十步

古長城

高八尺

基闊一丈

上闊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接石城界按匈奴傳漢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

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於烏孫北爲塞以益廣因漢元帝  
竟寧元年侯應對詞曰孝武出軍征伐建塞起亭遂築  
外城設長戍以守之即此長城也

### 古塞城

右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四十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  
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據漢書武帝元鼎六  
年將軍趙破奴出合居拊酒泉置敦煌郡此即闢土疆  
立城郭在漢武帝時又元帝竟寧單于來朝上書願保  
塞和親請罷邊戍郎中侯應以爲不可曰孝武出軍征  
伐建塞檄起亭燧築外城設長戍以等守之邊境少安

起塞已來百有餘年據此詞即元鼎六年築至西涼王  
李暈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備南羗北虜其城破壞基趾  
見存

張芝墨池 在縣東北一里効穀府東南五十步

右後漢獻帝時前件人於此池學書其池盡墨書絕世天  
下名傳因茲王羲之顙書論云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好之  
絕倫吾弗及也又草書出自張芝時人謂之聖其池年代  
既遠並磨滅古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開元二年九月正  
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  
柱國杜楚臣赴任 尋墳典文武俱明訪覩此池未獲安

惜至四年六月敦煌縣令趙智本到任其令博覽經史通  
達九經尋諸古典委張芝索靖俱是敦煌人各檢古跡具  
知處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長二尺闊一  
尺五寸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上柱國張仁會上柱國  
張履暹上柱國張懷欽上柱國張仁會上柱國張楚珪上  
柱國張嗣業文舉人昭武校尉甘州三水鎮將上柱國張  
大爽學博士上柱國張大忠游擊將軍守右玉鈐衛西州  
蒲昌府折衝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于闐錄守使敦煌郡  
開國公張懷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上  
柱國張懷立壯武將軍行右屯衛岷州臨洮府折衝都尉

上柱國張燕容昭武校尉前西州岸頭府左果毅都尉攝  
本府折衝充墨離軍子將張履古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廟  
及張芝容

監牧

羈縻州

江河淮濟

海溝

陂

宮

郡縣城

關鑿津濟

岳瀆

鐵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節婦烈女

營壘

陵墓

臺榭卸亭鑛窟

帝王遊幸

名臣將所至屯田

右當縣並無前件色

二十詳欄

同心梨

右後涼錄呂光麟慶元年敦煌獻同心梨

赤氣龍跡

右按西涼錄李暠庚子元年赤氣起於後園龍跡見于

小城

白雀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年白雀翔于靖恭堂

大石立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立於敦煌馬

圈山

瑞葛

右西涼王庚子五年敦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色沙州無葛疑是瑞鳥二字相似誤爲葛焉

嘉禾 木連理 柳樹生楊牧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六月敦煌獻嘉禾木連理

柳樹生楊牧

白狼 黑狐 黑雉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於敦煌

鳳凰

右按西涼錄涼王建初元年正月鳳凰集

白龍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龍見於平河水邊州司  
錄奏

甘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酉甘露降彌漫十五里

木連理

右唐調露元年於敦煌鄉董行端園內木生連理

甘露

右按垂拱四年董行靖園內甘露降於樹上垂流於地  
晝夜不絕



野穀

右唐聖神皇帝垂拱四年野穀生於武興川其苗莖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麩甘而不熱收得數百石以充軍糧

瑞石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嚴洪爽於城西李先王廟側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代三十卜年七百其表奏爲上瑞當爲封嶽並天咸置寺觀號爲萬壽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觀自號靈圖

白雀

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會昌於平康鄉界獲白雀一  
雙馴善不驚當即進上

### 黃龍

右唐弘道元年臘月爲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  
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見空中有一黃龍見可長三丈  
以上鬣鬚光麗頭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當即表  
奏制爲上瑞

### 五色鳥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陰嗣鑒於平康鄉武孝通  
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

人百姓並往看見羣鳥隨之青黃赤白黑五色具備頭  
上有冠性甚馴善刺史李無虧表奏稱謹檢瑞應圖曰  
代樂鳥者天下有則見也止於武孝通園內又陰嗣鑒  
得之臣以爲陰者母道鑒者明也天顯

日揚光 慶雲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慶崔撝等狀稱今日冬  
至卯時有五色雲扶日闊一丈已上其時大明大授一  
倍以上比至辰時復有五色雲在日四邊抱日光彩甚  
鮮見在官人百姓等同見咸以爲聖神皇帝陛下受命  
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聖人在上日有

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遊有人從已西  
已北已東來者咸云諸處 赦日亦總見五色雲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魃延弟地舍  
撥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  
清明徹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  
聖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聖人知者  
刺史李無虧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斗  
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僭海夷也天應  
魏國當塗之兆明土德之昌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陰守忠狀稱白狼頻到守忠  
庄邊見小兒及畜生不傷其色如雪者刺史李無虧表  
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智明愨即至動準法度則見  
又云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愨  
動準法度四夷賓服之徵也又見於陰守忠之庄邊者  
陰者臣道天告臣子並守忠愷也前件四瑞諸州皆見  
並是天應 陛下開天統殊徵號易服色延聖壽是以  
陽烏疊彩暎澄海以通輝瑞鳥摛祥對景雲而共色胡  
戎唱和識中國之有聖君遐邇謳謠嘉 大周之應寶

命

歌謠

神皇聖氏生於文王之祖生於后稷故詩人所謂生人  
尊祖也於昭武王承天翦商誰其下武

聖母神皇穆斯九族綏彼四方遵以禮儀調以陰陽三  
農五穀萬庾千箱載興文教載構明堂八窗四闥上圓  
下方多士濟濟流水洋洋明堂之興百工時揆庶人子  
來口鼓不口肅肅在上無幽不察無遠不相千齡所鍾  
萬國攸向俗被仁禮家懷孝讓帝德廣運  
聖壽遐延明明在下於昭于天本枝百代

福作萬年惟彼洛邑

聖母營之惟彼河水

神皇清之穆穆帝子

聖母生之浩浩海濱

神皇平之福兮祐兮在

聖母兮盛兮昌兮在

神皇兮

聖母皇皇撫臨四方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禿髮狂瞽侵

我西土

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徼之外各安其所穆穆

聖君受天之祐

聖皇爲誰

神皇聖母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永淳之季

皇昇玉京如喪其考人不聊生表徐作釐淮海波驚

皇皇聖母定從服橫綏以大德威以往兵神謀獨運

天鑒孔明危邦載靜亂俗還平河圖洛書龜背龍脅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既營大室爰構明堂如天之堰如

地之方包含五色吐納三光傍洞八牖中制九房百神

薦趾膺乾之統得坤之經子來之作不日而成不得有

得非名如天之壽於萬斯齡黃山海水蒲海沙場地隣

蕃服家接渾鄉昔年寇盜禾麥調傷四人擾擾百姓遑



遑聖人哀念賜以惟良既撫既育或引或將昔靡單袴  
今日重裳春蘭秋菊無絕斯芳

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使於百姓間採得前件歌

謠具狀上訖

以下殘缺

老  
州

—  
—  
—  
—  
—

沙州志殘卷首尾缺佚其存者長不踰三丈始於水渠竟於歌謠叙述詳瞻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如苦水獨利河興胡泊及三澤二堰均不見於他地書七渠之名僅都鄉渠一見於使于闐記鹽池三所元和圖志則舉其一而遺其二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爲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所記十六國時諸涼遺事取校崔鴻書如張體順之譌張愼宋承義之誤宋承涼武昭王之庚子紀年直稱至五年非元年稱庚子二年稱辛丑武昭之修塞城敦煌之獻同心黎繫年舛誤均足正明人纂輯兩本之譌奪又如効穀古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辛武賢所開井

泉在州北不在州西足訂一統志孟康注之譌誤崔不意爲  
漁澤都尉非漁澤尉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匈奴傳起亭燧  
之燧不作隧足正師古隧道之曲解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此  
芟芟殘卷雖把不盈握而有裨史地之學如此之宏惜徐張  
沈何諸先生生早而不及見也予校寫既竟爰以一夕之力  
將考證所得爲札記一卷而撮其大凡於此當世方雅其有  
以匡予之所不逮焉宣統紀元臘嘉平六日丙夜上虞羅振  
玉記

此書之作殆在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  
多挑行空格而無僞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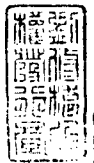
如虎作武隆作隆基作其四民稱四人之類均爲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又爲非作於肅代以後之明徵也次日又記

シ  
カ

シ  
カ

沙州志殘卷校錄札記

上虞羅振玉



水東即是鳴沙流山 流字疑衍

又分一渠名都鄉渠 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

陽關殆即此渠

懸泉水在州東一百三十里 元和郡縣圖志作在敦煌縣

東一百三十里與此合西域圖志引元和志作沙州縣東

北一百三十里不知所據爲何本

出於石崖腹中 元和志作出龍勒山腹 西城圖志引元和

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薤 元和志與

此同惟苑字作宛西域圖志引元和志李廣利誤作李廣  
西涼錄敦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於甘泉都鄉

甘泉上於字殆衍文今本西涼錄卷十六國春秋呂光龍

飛二年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  
沙州刺史而不載造渠事今本十六國春秋出明人手乃  
采輯而成多所奪誤當據此書補正

舊名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 考西涼錄不載

宣刺沙州惟前涼錄三秋十六國春秋張駿傳咸康元年分敦

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

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是宣乃前涼人此西



涼錄殆前涼之譌但今本前涼錄亦奪宣開渠事當據補  
下北府渠條稱前涼時刺史楊宣則宣確是前涼人與駿  
傳合

據西涼錄敦煌太守陰澹於都鄉斗

原誤斗字原並誤升以下門

上開渠溉田澹仕前涼張軌此西涼錄亦前涼錄之譌  
又澹造渠事張軌傳及澹本傳均不載亦奪佚

辛武賢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漢書西域

傳下烏孫傳載此事作案行穿卑鞬侯井孟康注大井六  
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案西域圖志白龍  
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

沙堆是均謂白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謂大井渠在縣北十五里與孟康說不合

五代伯祖司空訴尙後魏太祖舅陽平王杜超女 訴魏書

有傳作李訴杜超魏書有傳作杜超

李密 訴傳及元明 皇後傳並同

直爲長城李氏 元和姓纂及古今姓氏書辨證於李氏均

不載長城一系此詳記長城系之源流可補姓氏書之缺

蒙遜以索元緒行敦煌太守緒行險惡失於人心 西涼錄

三載此事略同惟作元緒竄險好殺大失人和其文稍異

郡人宋承義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 宋承義今西涼錄作

宋承奪義字當據補下承義名兩見並譌作承

密遣招恂 遣今西涼錄作信

九月率數千騎入於敦煌 今西涼錄奪九月二字數千騎

作千騎當據改

遣子德政率衆一功万別即字攻恂 今西涼錄誤作率衆二萬

至五年春蒙遜率衆二万功敦煌遣譌恂書論譌之以興

亡之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 今西涼錄奪三面起堤

以上二十七字當據補

悉爲蒙遜所擒將佐等勸恂曰今水稱盛東軍來者相繼雖

有熊武唐諱改避之士決戰無所宜遣使降因以擊之恂

遣使請降遜不許 此段文今西涼錄全奪

左長史宋承義武衛將軍張弘等開門降遜 今西涼錄作  
承等開門出降

恂自殺 今西涼錄作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與此不合均當據此改正

一所殿 此處不載殿名下謙德堂條云在城中恭德殿南  
則此殿名是恭德也今本西涼錄李暉傳薨於光德殿光  
德殆恭德之譌

東鹽池水在州東五十里 元和圖志作鹽池在縣東四十  
七里即此池也而不及西北兩池

老父投書 此事載北涼錄二秋十六國春沮渠茂虔傳中而

文略異當據此改正

有一老父見於城東門上投書於地 今本北涼錄作有一父老見於敦煌東門投書

涼王且渠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體順曰 張體順今本北

涼錄作張慎誤體順於李暠時爲寧遠將軍李歆時爲左

長史

見西涼錄

殆西涼亡而仕北涼者

此老父之見國之休祥 今錄奪此九字

深願陛下尅念修政以副三十之慶 今錄作深願殿下崇

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

西涼錄神口二年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卒官

神下原缺一字當是璽字敏仕段業業以呂光龍飛二年  
叛光自稱神璽元年

父玫爲一時秀士 魏書闕駟傳作父玫

官至會稽合 魏書駟傳作會稽令合乃令之譌

涼王李暹庚子五年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

堂於後園圖讚所志 西涼錄一秋十六國春載此事於癸

卯四年誤先一年又案暹建元庚子故稱庚子元年庚子

二年以至五年皆以庚子紀之今本西涼錄作庚子元年

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甲辰五年誤也當據此改

正

於西門外臨水起堂 西門今本西涼錄作南門

今堂其尙存 其即基字避元宗諱省土下數基字並同

謙德堂 此不箸建堂之年西涼錄髡傳亦不載惟李歆傳

西涼錄二嘉興三年張顛疏中有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

陷語

古効穀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効穀縣 一統志稱効

穀龍勒故城俱在沙州衛西西域圖志云今日敦煌縣西

踰黨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効穀龍勒城郭遺址疑于是

乎在此云在州東北則非在沙州衛之西可知惜徐星伯

先生不及見此志當時未於城東北一尋迹之也

本是漁澤鄆地 此文與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略同但漁澤鄆顏注作魚澤障

濟南崔意不爲漁澤都尉 顏注作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  
此云意不殆不意二字之倒置顏注魚澤下奪都字當時  
諸障皆都尉治之當據此補正

教人力田 顏注作教力田疑原是教民力田顏注避諱省  
民字此又改作人也

後秦符堅建安二十一年 堅紀元無建安安字殆元之譌  
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於烏孫北爲塞以益廣  
因 漢書匈奴傳作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



援國又北益廣田此作廣因殆廣田之譌

將軍趙破奴出合居 漢書武帝紀作出令居合乃令之譌

又元帝竟寧單于來朝上書 漢書匈奴傳單于來朝在竟

寧元年此奪元年二字

建塞傲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等守之 此疏見匈奴傳

惟亭燧匈奴傳作亭隧師古注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

鈔寇其義紆曲宜從此作亭燧謂起烽堠也又匈奴傳守

字上無等字此衍

至西涼王李暠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備南羗北虜 西涼錄

一建初九年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

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即此事誤列于二年前當據此改正又據此志州之四向皆有塞城而西涼錄稱東西二圍西南二圍重西而不及北殆亦有誤

後涼錄呂光麟慶元年敦煌獻同心黎 麟慶後涼錄一六十

國春秋八十一作麟嘉又此事後梁錄列於太安三年云敦煌太

守宋歆送同心黎誤先一年當據此改正

庚子年白雀翔于靖恭堂 庚子下奪一字西涼錄叙此事

在三年案靖恭堂建於庚子三年志叙此事在四年大石立之前則此事必在三年年上所奪乃三字也

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立於敦煌馬圈山 今本西涼錄四

年奪此事當據此補

有瑞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色 今本西涼錄色作形案葛  
無作鳥形之理作色爲當應據此改正

庚子五年六月敦煌獻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 牧字有  
誤又今本西涼錄於五年奪此事當據補

白狼黑狐黑雉

鳳凰 此二事今本西涼錄亦奪當據補

鑒者明也天顯 顯下有奪文

其時大明大授一倍以上 此句有譌誤

謹案瑞應圖禮升威儀曰 升乃斗之譌

並守忠愷也 愷字譌

殊徵號 徵字譌

生於文王之祖 於下疑奪文王二字

福作萬年 作殆祚之譌

威以往兵 往兵疑是佳兵

不得有得非名 名下奪二字

四人優優 優乃擾之譌

沙州志殘本校錄札記

西州志殘卷

以上缺

道十一達

赤亭道

右道出蒲 下缺

磧瀆雜沙 下缺

新開道

右道出蒲 下缺

觀十六年 下缺

有泉井 下缺

之阨今見阻賊不通

花谷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七百卅里豐水草  
通人馬

移摩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  
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薩捍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薩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  
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突波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  
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  
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醜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  
石往來困弊

烏骨道

右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  
嶮石險唯通人徑馬行多損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  
足水草唯通人馬

白水澗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足水草通車  
馬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瀆唯  
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山窟二院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禪院一所

右在柳中縣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廿里寺  
其依山 構揆巖疏階鴈塔飛空虹梁飲漢巖巒紛紜  
叢薄阡眠既切煙雲赤虧星月上則危峯迢遶下輕溜  
潺湲寔仙居之勝地諒棲靈之秘域見有名額僧徒居  
焉

寧戎穿寺一所

右在前庭縣界山北廿二里寧戎谷中峭巖三成臨危  
而結極曾巒四絕架迴而開軒既庇之以崇巖亦環之  
以清瀨雲蒸霞鬱草木蒙籠見有僧祇久著名額

古塔五區

聖人塔一區

右在州子成外東北角古老傳云阿育王之所造也按  
內典付法藏經云輸伽王於閻浮提造八萬四千塔阿  
輸伽即阿育王也其塔內有故碑碣與道俗同故此俗

稱聖人塔 下缺

西州志殘卷

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間數十行審其文乃西州志也以證

新舊兩唐書地理志多合惟兩志均言西州領縣五舊志為

高昌柳中蒲昌天山此通典及寰宇記無交河此名見柳新志

則有前庭無高昌而於前庭注曰本高昌寶應元年更名元和

志作天寶元年更名今此卷內所載凡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

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疑唐志及諸地志誤也

六縣中之柳中本漢之舊稱其地亦當漢之舊地後漢書班

勇傳為西域長史屯柳中李賢注柳中今西州縣又西域傳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入十里通典及寰宇

記並云柳中在西州之東四十四里元和志西州三與

地廣記西州柳中縣取漢舊地爲名齊次風先生

前漢書卷九十六考

證因漢書狐胡國傳中有治車師柳谷之語疑班勇所屯之

柳中卽柳谷今考此志移摩薩捍突波三道下並云出蒲昌

縣界西北向柳谷他地道下云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柳谷柳

谷凡四見唐書地理志交河注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

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與志正合據元和志交河東南至

州八十里是交河在西州之西北柳谷又在交河之西北而

柳中據通典諸書所記則並謂在西州之東方位迥異截然

兩地今此志四道之下並云西北向柳谷可爲通典唐志諸

書之左證而糾正次風先生之失至志中所載十一道唐志

及諸地志均不載惟銀山道見新唐書焉帝命郭孝恪

管山道新唐志西州注謂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帝命郭孝恪

山道殆以磧得名又元和志云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今此志大海道下云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是大海道因大沙海得名兩志可互相印證至白水湖之名曾見唐書婁師德傳與虜戰白水湖入遇八克通鑑亦載高宗永濟元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白水湖注白水湖有白水軍考唐書地理志一叙隴右節度所統九軍有白水軍注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此志中之白水湖絕非其地蓋唐之鄯州爲今之西甯唐之西州爲今之吐魯番今由

西甯至吐魯番計程三千餘里此道不應如此遼遠且此志言白水澗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交河在西州之西北而鄯州則遠在西州東南數千里則此白水澗非鄯州之白水澗審矣此卷寥廖四十餘行而已有裨考古如此若得全卷所得當何如耶宣統元年十一月上虞羅振玉記

又案西州本高昌真觀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並置縣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至貞元六年陷于吐蕃大中五年沙州首領張義潮逐虜守者以十一州地圖獻中有西州後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回鶻曰高

昌均服屬于遼此唐至五代數百年間西州之沿革也至此志之作竊意當在乾元以後貞元之前新開道下有見阻賊不通語是作志時州尙未淪于吐蕃之證且其叙述丁谷寧戎兩窟風景文字爾雅尤非唐中葉以後所能爲也又卷中丁谷窟條云西去州廿里聖人塔條云在州子城外東北角則此書之名當是西州志而非交河郡志又可知矣振玉又記

—  
ア  
—

ナ  
—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

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本傳音義加書題

以上殘缺

寶赤足裸形外道不著

下缺

之食即喫亦不齋也地皆平

下缺

有奴婢將賣人罪與煞人罪不殊

下缺

一日至拘尸那國仏入涅槃處其城荒廢無人住也仏入涅槃處置塔有禪師在彼掃灑每年八月八日僧尼道俗乾彼大設供養於其空中有幡現不知其數衆人同見當此日之發心非一此塔西有一河伊羅鉢底水南流二千里外方入

恒河彼塔四絕無人住也極荒林木往彼禮拜者口犀牛大

虫所損也此塔東南卅里有一寺名 般檀寺有十餘口口

口口口口常供養彼禪師衣食今在塔所供養 下缺

日至彼羅泥斯國此國亦廢無王 下缺

彼五俱輪見素形像在於塔中 下缺

上有師子彼懂極麗五人合抱文里細 下缺

塔時并造此懂寺名達磨斫葛羅 下缺

外道不著衣服身上塗灰事於大大此寺中有一金銅像五

百口口口是摩揭拖國舊有一王名尸羅票底造此像也兼

造一金銅口口輻團圓正寸卅餘當此城俯臨恒河北岸置

也即此鹿野苑拘尸那舍城摩訶菩提等四大靈塔在摩揭  
陁國王界此國大小乘俱行不口得達摩訶菩提寺稱其本  
願非常歡喜略題述其愚志 五言 口盧菩提遠焉將鹿  
苑遙只愁懸路險非意業風飄入塔難誠見叅著經劫燒何  
其人願滿目覩在今朝 又即從此彼羅疵斯國口口月至  
中天竺國王住城名葛那及自此中天王境界極寬百姓繁  
鬧王有九百頭爲餘大首領各有三二百頭其王每自領兵  
馬鬪戰常與餘口天戰也天中王常勝彼國法自知象少兵  
少即請和每年輸稅不交陣相煞也衣著言音人風法用五  
天相似淮南天村草百姓語口差別仕口之類中天不殊五

天國法無有枷棒牢獄有罪之者據輕重罰錢亦無刑戮上至國王下及黎庶不見遊獵放鷹走犬等事道路雖有足賊取物即放亦不殤煞也若物即有損也土地甚暖百卉恒青無有霜雪雉梗糧餅麩蘇乳酪等無醬有鹽總用土鍋爇餅而食無鐵釜等也百姓無別庸稅但抽田子五石與王王自遣人運將田主不爲送也彼土百姓貧多富少王官屋裏及富有者著氈一雙自口一隻貧者半片女人亦然其王每坐衙處首領百姓總來遶王四面而坐各評道理訴訟紛紜非常亂鬧王聽不噴緩緩報云汝是汝不是彼百姓等取王一口語爲定更不再言其王首領等其敬信三寶若對師僧

前王及首領等在地而坐不肯坐床王及首領行坐來去處  
自將床子隨身到處即坐他床不坐寺及王宅並皆三重作  
樓從下第一重作庫上二重人住諸大首領等亦然屋皆平  
頭埽木所造自外口並皆草屋似於漠屋雨下作也又是一  
重土地所出唯有氍布爲馬萬物當土不出金銀並從外國  
來也亦不養隄騾驢諸等畜其牛惣白萬頭之內希有一頭  
赤黑之者羊馬全少唯王有二三百口六七十疋自外首領  
百姓惣不養畜唯愛養牛取乳酪蘇也土地人善不多愛煞  
口市店間不見有屠行賣肉之處此中天大小乘俱行即此  
中天界內有四大塔恒河在北岸有三大塔一舍衛國給孤

菌中見有寺有僧二毗耶離城菴羅菌中有塔見在其寺荒  
廢無僧 三迦毗耶羅國卽佻本生城無憂樹見在彼城已  
廢有塔無僧亦無百姓此城冢居比林木荒多道路足賊往  
彼禮拜者甚難方迷四三道寶階塔在中天王住城西七日  
程在兩怛河間佻當從刀利天變成三道寶階下閻浮提地  
處左金右銀中吠瑠璃佻於中道梵王左路帝釋右階侍佻  
下來卽於此處置塔見有寺僧有 卽從中天國南行三  
箇餘月至南天竺國王所住王有八百頭鳥境土極寬南至  
南海東至東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西天東天等國接界衣  
著飲食人風與中天相似唯言音稍別土地熱於中天土地

所出氈布爲水牛黃牛亦少有羊無駝騾驢等有稻田無黍粟等至於綿綸之屬五天總無王及領首百姓等極敬三寶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於彼山中有一大寺是龍樹菩薩便夜叉神造非人所作並鑿山爲柱三重作樓四面方圓三百餘步龍樹在日寺有三千僧獨供養以十五石米每日供三千僧其米不竭取却還生元不減少然今此寺廢無僧也龍樹壽年七百方始亡也于時在南天路爲言曰 五言 月夜口口路浮雲颯颯歸絨書叅去便風急不聽迴我國天岸北他邦地角西日南無有鴈誰爲向牀飛 又從南天北行兩月至西天國王住城此西天王亦五六百頭爲土地所出

豔布及銀爲馬羊牛多出大小二麥及諸荳等稻糜全少食  
多餅麩乳酪蘇油市買用銀錢豔布之屬王及首領百姓等  
極敬信三寶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土地甚寬西至西海國  
人多善唱歌餘四天國不如此國又無枷棒牢獄形戮等事  
見今被大窳來侵半國已損又五天法出外去者不將糧食  
到處即便乞得食也唯王首領等出自賚糧不食百姓口口  
又從西天北行三個餘月至北天國也名闌蘭達羅國王  
有三百頭爲依山作城而住從茲已北漸漸有山爲國狹小  
兵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葉彌羅國屢屢所吞所以依山而  
住人風衣著言音與中天不殊土地稍冷於中天等也亦無



霜雪但有風冷土地所有出爲氍布稻麥驢騾少有其王有馬百疋首領三五疋百姓並無西是平川東近雪山國內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又一月過雪山東有一小國名蘇跋那具怛羅屬土番國所管衣著與北天相似言音卽別土地極寒也又從此闍蘭達羅國西行經一月至一社吒國言音稍別大分相似衣著人風土地所出節氣寒暖與北天相似亦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信三寶 又從此吒國西行一月至新頭故羅國衣著風俗節氣寒暖與北天相似言音稍別此國極足駱駝國人取乳酪喫也王及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卽造順正理論衆賢論師是此

國人也此國大小乘俱行見今大窳侵半國損也卽從此國  
乃至五天不多飲酒遍歷五天不見有醉人相打之者縱有  
飲者得氣得力而已不見有歌舞作劇飲宴之者 又從北  
天國有一寺名多摩三磨嬾仏在之日來此說法廣度人天  
此寺東澗裏於泉水邊有一塔而仏所剃頭及剪爪甲在此  
塔中此見有三百餘僧寺有火辟支仏牙及骨舍利等更有  
七八所寺各五六百人大好住持王及百姓等非常敬信又  
山中有一寺名那揭羅駄嬾有一漢僧於此寺身亡彼大德  
說從中天來明閑三藏聖教將欲還鄉忽然遠和便卽化矣  
于時聞說莫不傷心便題四韻以悲冥路 五言 故里燈

無主他方寶樹摧神靈去何處玉兒已成灰憶想哀情切悲  
君願不隨孰知鄉國路空見白雲歸 又從此北行十五日  
入山至迦羅國此迦彌羅亦是北數此國稍大王有三百頭  
爲住在山中道路險惡不被外國所侵人民極衆貧多富小  
王及首領諸富有者衣著與中天不殊自外百姓悉枝毛毯  
覆其形醜土地出銅鐵氎布毛毯牛羊有爲少馬粳米蒲桃  
之類土地極寒不同已前諸國秋霜冬雪夏足霜兩百卉亘  
青葉雕冬草悉枯川谷狹小南北五日程東西一日行土地  
卽盡餘並蔭山屋並板木覆上不用草瓦王及首領百姓等  
甚敬三寶國內有一龍池彼龍王每日供養不一羅漢僧雖

無人見彼聖僧食亦過齋已卽見餅飯從水下紛紛亂上以此得知迄今供養不絕王及大首領出外乘爲小官乘馬百姓並皆途步國內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五天國法上至國王至國王王妃王子下至首領及妻隨其力能各自造寺也還別作不共修營彼云各自功德何須共造此旣如然餘王子等亦爾凡造寺供養卽施村莊百姓供養三寶無有空造寺不施百姓者爲外國法王及妃嬪各別村莊百姓王子首領各有百姓布施自由不王也造寺亦然須造卽造亦不問王王亦不敢遮怕拈罪也若富有百姓雖無村莊布施亦勵力造寺以自經紀得物供養三寶爲五天不賣人無有奴婢

要須布施百姓村藪也 又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  
程卽是大勃律國楊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番所管  
衣著言音人風並別著皮裘氎衫靴袴等也地狹小山川極  
險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若是已東吐番總無寺舍不識仏  
法當土是胡所以信也已東吐番國純住冰山雪山川谷之  
間以氎帳而居無有城墪屋舍處所與突厥相似隨逐水草  
其王雖在一處亦無城但依氎帳以爲居業土地出羊馬貓  
牛毳褐之類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爾土地極寒不同餘國  
家常食麩少有餅餌國王百姓等惣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國  
人悉皆穿地作炕而臥無有牀席人民極黑白者全希言音

與諸國不同多愛喫虱爲著毛褐甚饒蟣虱捉得便梳口裏  
終不棄也 又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國  
此屬漢國所管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勃律相似著氎衫  
及靴剪其髮頭上纏疊布一條女人在髮貧多富少山川  
狹小田種不多其山樵杭元無樹木及於諸草其大勃律元  
是小勃律王所住之處爲吐番來逼走入小勃律國坐首領  
百姓在彼大勃律不來 又從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  
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羅門  
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爲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  
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煞彼罽賓王自爲國主因茲國

境突厥霸王此國已北並住中其山並燠無草及樹衣著人  
風言音節氣並別衣是皮毳氍衫靴袴之類土地宜大麥小  
麥全無黍粟及稻人多食麩及餅唯除迦葉彌羅大勃小勃  
楊同等國卽此建馱羅國乃至五天崑崙等國總無蒲桃口  
口甘蔗此突厥王爲有五頭羊馬無數駝騾驢等甚多地與  
胡口口口口迴不過向南爲道路險惡多足劫賊從茲已  
北西業者多市店口口極多屠煞此王雖是突厥甚敬信三  
寶王王妃王子首領等各各造市供養三寶此王每年兩迴  
設無遮大齋但是緣身所受用之物妻及爲馬等並皆捨施  
唯妻及爲令僧斷價王還自贖自餘駝馬金銀衣物家具聽

僧貨賣自分利養此王不同餘已北突厥也兒女亦然各各造寺設齋捨施此城俯臨辛頭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爲一大寺卽是天親菩薩无著菩薩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諾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舊時葛諾歌王造從王立寺名也又此城東南口里卽是仏過去爲尸毗王放鴿處見有寺有僧又仏過去捨頭捨眼餒五夜叉等處並在此國中在此城東南裏各有寺有僧見今供養此國大小乘俱行又從此建馱羅國正北入山三日程至烏長國彼自云鬱地引艸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以供養衣食設齋供養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



人也專行大乘法也衣著飲食人風與建馱羅國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馳驟羊馬氎布之類節氣甚冷 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此王亦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著氎衫袴等亦有羊馬等也 又從此建馱羅國西行入山七日至覽彼國此國無王有大首領亦屬建馱羅國所管衣著言音與建馱羅國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 又從此覽波國西行入山經於八日程至罽賓國此國亦是建馱羅王所管此王夏在罽賓逐涼而坐冬往建馱羅趨暖而住彼卽無雪暖而不寒其罽賓國冬天積雪爲此冷也此國土

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食飲與吐火羅國大同少  
異無問男之與女並皆著毳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無有差  
別男人並剪鬚髮女人髮在土地出駝騾羊馬驢牛氎布蒲  
桃大小二麥鬱金香等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百姓家  
各絲造寺供養三寶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貝佛螺  
髻骨舍利見在王官百姓每日供養此國行小乘亦住山裏  
山頭無有草木恰似火燒山也 又從此罽賓國西行七日  
至謝颺國彼自呼云社護羅薩他舵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卽  
是突厥其王卽是罽賓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此於國不  
屬餘國亦不屬阿叔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

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領名娑鐸幹每年一迴設金銀無數多於彼王衣著人風土地所出與罽賓王相似言音各別 又從謝颯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衣著氈布衫皮毬氈衫等類土地出羊馬疊布之屬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國及謝颯等亦並剪於鬚髮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別異處多當土言音不同餘國 又從此犯引國北行廿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爲縛底耶見今大窳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見屬大窳所管言音與諸國

別共剽賓國少爲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毬氎布等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毬爲上服土地足駝驢羊馬氎布蒲桃食唯愛餅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內及慈悲等不事外道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髮土地足山 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窳大窳是波斯王放駝戶於後叛便煞彼王自立爲主然今此國却被大窳所吞衣舊著寬氎布衫剪鬚髮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喫也土地出駝驢羊馬出高大驢氎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

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  
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煞生事天不識佛法 又從  
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窳國彼王住不本國見向小拂  
臨國住也爲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處所極罕爲此就彼  
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毛毳亦有寶物衣著細疊寬衫衫上  
又披一疊布以爲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女人亦著  
寬衫男人剪髮在鬚女人在髮喫食無問貴賤共同一盆而  
食手把亦匙箸取見極惡云自手煞而食得富無量國人愛  
煞事天不識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 又小拂臨國傍海  
西北即是大拂臨國此王兵馬強多不屬餘國大窳數迴討

擊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寶物甚足駝騾羊馬疊布等物衣著與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別不同 又從大寔國已東並是胡國卽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騾國米國康國中雖各有王並屬大寔所管爲國狹小兵馬不多而能自護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疊衫袴帶及皮毬言音不同諸國又此六國總事火祇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此中胡國並剪鬚髮愛著白氎帽子極惡風俗婚姻交雜納母及姊妹爲妻波斯國亦納母爲妻其吐火羅國仍至矧賓國犯引國謝颯國中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 又從康國已東卽跋賀

舵國又兩王縛又大河當中西流河南一王屬大寔河北一  
王屬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皮裘疊  
布食多餅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僧尼  
又跋賀舵國東有一國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當  
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駝騾羊馬牛驢蒲桃疊布毛毯  
之類衣著疊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王及首  
領百姓大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國屬大寔所管  
外國雖云道國共漢地一個大州相似此國男女剪鬚髮女  
人在髮 又從此胡國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東至漢國  
已北總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識佛法無寺無僧衣

著皮毳氍衫以虫爲食亦無城郭住處氍帳爲屋行住隨身  
隨逐水草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頭言音與諸國不同國人  
愛煞不識善惡土地足馳驟羊馬之屬 又從吐火羅國東  
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  
四韻取辭 五言 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  
險澗賊途倡 鳥飛驚峭嶷人去偏樑平生不捫淚今日灑  
千行 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 五言 冷雪牽冰合寒  
風擊地烈巨海凍塲壇江河凌岨嶮龍門絕瀑布井口盤虵  
結伴火上駭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蜜王兵馬少弱不能自  
護見屬大窳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



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氍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鈔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所出羊牛極小不大亦有馬騾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總事佛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男並剪除鬚髮女人在頭住居山裏其山無有樹水及於百草又胡蜜國北山裏有九個識匿國九個王各領兵馬而住有一箇王屬胡蜜王自外各並自住不屬餘國近有兩窟王來投於漢國使命安西往來絕唯王首領衣着疊布皮裘自餘百姓唯是皮裘氍衫土極寒爲居雪山不同餘國亦有羊馬牛驢言音各別不同諸國彼王常遣三二百人於大播蜜川劫彼與胡及於使命縱劫得絹積在庫

中聽從壞爛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識匿等國無有佛法也

又從胡蜜國東行十五日過播蜜以卽至葱嶺鎮此卽屬漢兵馬見今鎮押此卽舊日王裴星國境爲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國界無有百姓外國人呼云渴飯檀國漢名葱嶺 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此亦漢軍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葱韭等土人著疊布衣也 又從疎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卽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葱韭等也漢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是漢軍馬領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從此已東並

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可悉 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  
旬至安西于時節度大使趙君 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  
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  
七寶臺寺口大雲寺維艸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  
寺僧也 大雲寺上座名明懌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  
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慮 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  
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 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  
寺有一漢僧名口口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  
人士疎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  
又從安西東行口口至焉耆國是漢軍兵領押有王百姓是

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口口口口口口此即安西山鎮名數

一安西 二于闐 三疎勒 四焉耆 下缺

上缺人依漢法裹頭著裙 下缺

此卷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

等記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初不省其

書名及作者之姓氏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

其目錄作慧超書中作惠超 往五天竺國傳就其音義證

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條其次第並與此一一脗合知此即

慧超傳矣惟慧琳稱慧超書凡三卷其所引超書如裸形

國波羅痲斯毛樹土塢四條在中卷婆簸慈犍牛以下十

一條則在下卷而此卷則首尾連接中間無裁割粘合之跡又惠琳書所載中下兩卷之音義有出此卷外者知慧琳所見爲三卷本此爲一卷本殆卽刪節三卷本爲之猶法顯佛國記之有一卷與二卷兩種也見胡震亨佛國記跋慧師行業釋氏記錄多弗及其成此書殆在元宗朝以書中有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云云藉以知之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贍然如稱胡密國北山中有九識匿國國有一王足證唐書外國傳五識匿各有酋長之誤謂疎勒外國人呼伽師祇離國證以唐書疏勒傳足正慧琳音義伽師佶黎卽葱嶺之非其他可資考證者尙不少古

殊域紀行之書惟法顯傳及西域記僅存宋雲行記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十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放佚殆盡此書晚出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亦幸事矣宣統元年十月上虞羅振玉記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校錄札記

上虞羅振玉

至拘尸那國

拘尸那水經河水篇注引釋氏西域記及法顯傳均作拘

夷那揭國西域記六作拘尸那揭羅國

僧尼道俗乾彼大設供養

乾字誤

有憐現

憐即幡之別字从巾之字古或別作𦉳

此塔西有一河伊羅鉢底水

河下似奪日字又伊羅鉢底西域記作阿恃多伐底注舊  
云阿利羅跋提譌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  
河

至彼羅疵斯國

慧琳音義作波羅疵斯西域記七作婆羅疵斯

彼懂極麗

懂即懂之別字

文里細口

里殆理之譌

身上塗灰事於大大



大大乃大天之譌西域記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  
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

是摩揭拖國

拖下文作陀西域記七摩揭陀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  
唐書摩揭它國傳一曰摩伽陀唐書地理志安南條下作  
摩羯陀水經河水篇注作摩竭提元應音義云摩竭提或  
云摩揭陀亦言默偈陀又作摩伽陀皆梵音訛轉也正言  
摩揭陀此譯云善勝國或云無惱害國

輻團圓正寸卅餘當

此句有譌誤

即此鹿野苑拘尸那舍城摩訶菩提等四大靈塔

舍城當是舍衛城奪衛字

天中王常勝

天中疑中天之譌

亦不殤煞也

殤疑傷之譌

唯粳糧餅麩蘇乳酪等

蘇即蘇之別字

總用土鍋爇飴而食

土鍋慧琳音義作土塢爇乃煮之別字

似於漢屋兩下作也

此句有譌誤

一舍衛國給孤園中

園乃園之別字

即仏本生城

仏卽佛之別字

仏當從刀利天

刀利卽切利

梵王左路帝釋右階

法顯傳作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天帝釋化作紫

金階在左邊與此左右互異

王所住

住下有奪字

山中有一大寺是龍樹菩薩便夜叉神造

便當作使宋雲行記云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即此寺也

又無枷棒牢獄形戮等事

形乃刑字之誤

名闍蘭達羅國

西域記四作闍爛達羅

至一社吒國

此疑有誤字

又從此吒國

吒上有奪字

今大寔侵

寔乃寔之別字卽唐書之大食

寺有火辟支佉牙

火殆大之譌

忽然遠和

遠乃遠之別字

至迦羅國此迦彌羅亦是北數

迦羅迦彌羅以下文證之當作迦葉彌羅西域記三作迦

濕彌羅唐書外國傳箇失蜜或曰迦濕彌羅又亦是北數

句有譌誤又華嚴音義諸菩薩住處品迦葉彌羅國注舊名罽賓

國今此傳迦葉彌羅與罽賓並載唐書亦然足正慧苑之失

悉枝毛毯

枝殆被之譌唐書箇失蜜國傳云俗毛褐與此正合

夏足霜雨

霜字疑誤

百卉亘青葉彫

此句有誤字

餘並陰山

句有譌誤

國內有龍池

唐書箇失蜜國傳世傳地本龍池池徙水竭故往居之

上至國王至國王

當作上自國王此衍三字

爲外國法

此句有譌誤

王及妃姤

姤乃后之別字

布施自由不王也

王上有奪字

王亦不敢遮怕拈罪也

有譌誤

得物供養三寶爲

爲下有奪字

即是大勃律國

勃律乃勃律之別字唐書有大勃律傳

娑播慈國



慧琳音義作婆簸慈

所以信也

有譌誤

無有城墪屋舍處所

墪乃郭之譌

土地出羊馬猫牛毳褐之類

猫牛慧琳音義作犛牛注作猫兒字非也又毳殆毳之譌  
字

皆穿地作抗而臥

抗殆坑之譌

多愛喫虱

慧琳音義作牙嚙蟻蝨注傳文俗字相傳作虱不成字也  
翦其鬣髮

鬣卽髮之別字二髮字衍其一

至建馱羅

西域記二作健馱邏

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爲此

有譌誤又罽乃罽之別字

此圖已北並住中

此奪誤

此城俯臨辛頭大河

水經河水篇注引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太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曰新頭河法顯傳陀歷國有水名新頭河新唐書地理志提颶國有彌難大河一曰新頭河字並作新頭此傳前叙由叱國西行至新頭故羅國其國殆因濱新頭河得名亦作新頭唐書吐火羅國傳居辛頭水之北西域記一阿那娑答多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注舊曰辛頭河譌字均作辛頭與此合水經河水篇注又引郭義恭廣志作新陶水梁書諸夷傳亦作新陶蓋譯音無定字也

至烏長國

漢書西域傳罽賓東至烏秣水經河水篇引郭義恭曰烏  
秣之西有懸度之國烏秣殆卽烏長又法顯傳及魏書外  
國傳並作烏婁西域記二作烏仗那國注唐言苑昔輪王  
之苑囿也舊曰烏孫場或曰烏茶皆訛唐書摩揭它國傳  
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婁

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羅國

殆卽西域記三之曷邏闍補羅國唐書箇失蜜傳作得曷  
羅闍補羅

至覽彼國

彼宜從下文作波疑卽西域記二之濫波國惟記稱濫波

附屬迦畢試此云屬建馱羅爲異耳

與吐火羅大同少異

魏書外國傳作吐呼羅西域記一迦畢試國條作覩貨邏  
唐書吐火羅傳或曰吐豁羅曰覩貨邏

至謝颶國

慧琳音義或曰謝越唐書外國傳作謝颶與此同

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卽是突厥其王卽是罽賓王姪兒

唐書謝颶國傳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人雜居景雲初  
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

住此於國

此於二字倒置

每年一週設

設下有奪字

別異處多

多上似奪不字

其王被其王被遍

下其王被三字衍

皆以皮毯爲上服

毯當作裘

食內

有奪誤

受與易

有奪誤

彼王住不本國

住不二字倒置

又小拂臨國傍海西北即是大拂臨國

拂臨卽拂菻

卽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驪國米國康國

諸國始見魏書康國傳隋書亦有安曹史米康諸國傳惟  
均無石驪國唐書康國傳云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

疑卽

石 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石國西域記 一作赭時國康國記作颯秣建國曹國記作  
却布咀那國米國記作弭秣賀國何國記作屈霜你伽國  
安國記作捕喝國史國記作羈霜那國

又兩王

又疑有之譌

食多餅麪

麪殆麩之誤

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

唐書骨咄國傳本西羌族又舊唐書地理志二十高附都



督府條下作骨咄施國

此國男女翦鬚髮

下有女人在髮語則女字乃衍文

至胡蜜王住城

胡蜜慧琳音義作胡箴唐書識匿國傳又作護蜜元魏謂  
之鉢和

口烏飛驚峭嶷人去偏樑雖平生不捫淚

雖字衍文又此詩樑與倡韻樑上殆奪一字鳥上不應有  
奪字

焉能度播蜜

播蜜慧琳音義作播篋

其山無有樹水

水殆木之譌

山裏有九箇識匿國九個王

唐書識匿國傳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五酋長自治  
謂之五識匿此作九識匿可正唐書之誤

往來絕

絕上疑奪不字

過播蜜以

以字下有奪字

外國人呼渴飯檀國漢名葱嶺

南史外國傳作渴盤陀魏書作渴槃陀云在葱嶺東唐書  
疏勒國傳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壇亦謂渴羅陀治葱  
嶺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提

至疎勒國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

慧琳首義作迦師佉黎注胡語唐云葱嶺案此傳上文既  
云葱嶺外國人呼渴飯檀國琳師音義又以伽師佉黎爲  
葱嶺彼此矛盾唐書疏勒國傳云王居迦師城迦師當是  
伽師祇離之省稱則伽師祇離爲疏勒非葱嶺也

至龜茲國卽是安西大都護府

唐書龜茲傳太宗朝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  
疏勒號四鎮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  
年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  
三萬鎮守

卽安西山鎮名數一安西二于闐三疎勒四焉耆

唐書焉耆國傳開元七年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  
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疎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校錄札記

溫泉銘

前半殘缺

及故

缺

其尙矣哉

缺

雲英可以

約四字缺

金漿玉液可以怡神

駐壽然而攀霞口霧仰其術者難尋策鳳驅鸞訪其路者罕

繼是以秦皇銳思不免茲山之塵漢帝窮神終鬱茂陵之草

故知仙道紆闊孰長齡之可希未若茲泉近怡情性者矣朕

以憂勞積慮風疾屢嬰每濯患於斯源不移時而獲損於是

面山開宇徙舊裁基泉涌殿而紫池砌環流而起岸巖虹曜

彩曲曲垂梁岫月澄輪低低入牖迥調風以蕩志鑑靈泉而

肅心貴乎炎景鏢時長波不足其熱霜風擊歲疊浪不稍其

寒不以古今變質不以涼暑易操無宵無旦與日月而同流  
不盈不虛將天地而齊固永濟民之沈疢長決施於無窮故  
勒芳碑乃爲銘曰

巖巖秀岳橫基涓濱滔滔靈水吐岫標神古之不舊今之不  
新獨痲蕩瘵療俗醫民鑠凍霜夕飛炎雪晨林寒尙翠谷暖  
先春年序屢易暄涼幾積其妙難窮其神靡覲落花纈岸輕  
苔網石霞泛朝紅煙騰暮碧疎簷嶺際抗殿巖陰柱穿流腹  
砌裂泉心日瑩文淺風幽響深蕩茲瑕穢濯此虛衿偉哉靈  
穴凝溫鏡徹人世有終芳流無竭

此銘無題目年月書撰人姓名文駢麗可喜作者自稱朕

而字迹頗似晉祠銘圓勁流麗則過之中間民字基字均未缺筆故知爲唐太宗御製御書其文太平御覽及全唐文與諸類書中均不載細繹文旨乃頌溫泉故知爲溫泉銘宋人寶刻類編載溫泉碑太宗撰并書題額爲散隸二字曰貞觀金石錄及通志金石略並有太宗溫泉銘墨池編有太宗撰及書之溫湯碑稱名雖各殊殆均即是碑矣紙尾有墨題一行曰永徽四年八月三十日圍谷府果毅

見下缺藉知爲初唐拓本真人間之墨皇也上虞羅振玉

### 溫泉銘





文

文

錄

錄

誦芬室印

沙州文錄

吳縣 蔣斧 輯

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

序并

白龍吼地之鄉必生奇哲黃驪變驥之水天假長才半千之  
應未期百夫之雄斯及是則拔魑顏而獨立盛椎髻而孤標  
陳力久於轅門任重經於閩外者其惟右軍衛十將使孔公  
忠誠者矣公諱周望推高於鄒竟世族聞於燉煌因國任爰  
居代爲縣人者矣其遠祖聖人之苗裔在宋司馬稱其爵歸  
魯宣王諡其封返兩像於岳聖德感於麟至于思基雅儻安  
國繼世名儒奕葉英文備彰史傳曾祖皇唐朝訃州良社府

折衝都尉上柱國祖諱崇雲丹州長從府折衝都尉上柱國  
烈考諱含光京兆恒王府折衝都尉上柱國並以禦侮則固  
命折衝成功則昭陽首秩臨人泛愛莅衆清強機變叶於六  
韜武略鬪於七德公乃抉懸門而示勇早傳將帥之風開柰  
字而知深遠慕趨庭之訓覩雙槐而聳幹門蔭三千之徒望  
泗水而洪流祚膺萬年之慶貞心白玉諾重黃金令望一時  
義全三友亦以士有行藏虎生獨步材稱上選豹變因時干  
天祿於流沙入月營於塞上屬以胡馬因風敢掠陽關之草  
王師電舉分邀磧外之蹤逐北出其前鋒振旅推其後殿呈  
功匆伐有效先勳拔萃行間遷階列首蒙授得右軍衛十將

使兼先鋒將知軍中事猶是負荷既深夜佩衝星之劍承恩  
既重朝提倒日之戈終成墨翟之功願效廉頗之守暨乎陟  
帖思寧風驚靜樹昇雲珍獻供絕泉魚糝乖色養之勤宜切  
倚廬之慕尊府君春秋凡二原空字終於燉煌之私第歲次丁亥  
正月朔日葬於玉關鄉界湖渠東源白沙路西側禮也公乃  
七帟繞墳懼飛雷而霍響三年泣血感泉下而成悲麻衣勿  
褻於禮容苴杖終身於慟切不圖万善示期二親俄極一身  
獨立更失脡枝舉目痛心無知措適想慈顏而罔極義絕白  
華念愛子而短殤青襟死絕霜摧蘭而沙奄珠落掌而塵溼  
命極天然靈歸地穴嗚呼九相烏飛落山西而潛影二魂螢

夔隨惱鱗而何之非勝福不濟亡靈假增修而超膺子謹選  
得燉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負郭良疇厥田上上馮原施砌  
揆日開基樹仙菓百株建浮圖一所又漢高窟龕圖畫功德  
二鋪州西靈圖寺寫真藏經涅槃經一部所以五事分平迥  
開靈刹三危特秀勢接隆基輝浮孟敏之津影曜神農之水  
門開慧日窗豁慈雲清風鳴金鐸之音白鶴沐玉豪之儼林  
花散地茂葉紛空新疑彌勒之宮創似育王之塔信之清善  
之家長幼歸於信敬素王垂膺昆季好於崇修厥有從兄人  
甲專心產業務本農桑灌園得其浮沈鑿井行歌而自逸財  
豐數篋廩積百鍾勸濟後遺用申追遠卽有夫人望植清河

名佳白屋三從義重均一恩深四時竭蘋藻之功六行潔潢  
汙之敬如荼如薺無辭箕帚之勞爲綌爲絺俱効崇誠之仰  
伏資乳哺慈魂常聞七佛之教推梨散魄當生十善之門身  
浮八水之蓮性啓一音之悟果丞築砌因沐聚沙去濁而証  
涅槃捨六趣而超仙境慮以璧月移旬珠星運歲人倫終火  
宅之患桑田竟蒼海之翻將檢龜年希憑鳥字其詞曰

聖徒兮遺蹤桀出兮英雄神資兮勇畧塞上兮成功陟岵兮  
昇崗衣錦兮還鄉深思兮父母崇修兮道場無涯兮常住劫  
限兮浮圖月團兮金剎珠攢兮火珠釋迦兮像法達摩兮初  
禪記留兮萬固垂驗兮千年

斧按孔君曾祖爲訥州良社府折衝都尉祖爲丹州長從  
府折衝都尉考爲京兆恒王府折衝都尉訥字當作邠唐  
書地理志邠州有府十其三曰良社丹州有府五其五曰  
長松杜與社形相近松與從音相近傳寫之誤也又京兆  
有府百三十一而百二十府逸其名恒王府當在逸名中  
矣君之父含光卒於丁亥考唐代第一丁亥爲貞觀元年  
第二爲垂拱三年第三爲天寶六年文中有勢接隆基語  
必非作於玄宗登極以後其爲垂拱三年無疑矣碑敍孔  
君戰績有王師電舉分邀磧外之蹤等語唐書黑齒常之  
傳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常之引精騎夜



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婆等單騎去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燒獲不貲吐蕃憚畏不敢盜邊碑中所述當即指此惟碑既立於武后時而文中無一新製字亦不書垂拱年號殊不可解豈孔君以世爲唐臣故遠慕陳咸用漢家之祖臘近希陶令廢劉氏之紀元乎

隴西李家先代碑記

石刻有額題曰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

楊授述

燉煌之東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爲德成凝質之形地爲象陵憎千峯磅礴萬里呀豁中絕埃垓相廡鑿爲靈龕上下雲矗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鍾乍鳴四山雷發靈仙鬼物往往而在屬以賊

臣干紀勅寢幸災磔裂地維暴殄天物東自

卷子本至此字  
止今以石刻補

之足隴坻舊陌走狐兔之羣西盡陽關遺邑聚豺狼之窟口木

夜警和門晝扃塔中委塵禪處生草時有住信士朝散大夫

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太賓其先指樹命氏紫氣度流沙之西

刺山騰芳口名感懸泉之下時高射虎人望登龍開國西涼

稱藩東晉諮議即興聖皇帝十三代孫遠派天分廿濟其美

靈根地植代不乏賢六代祖寶隨使持節侍中西陞諸軍事

鎮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燉煌公

玉門西封邑三千戶曾祖達 皇燉煌司馬其後因家焉祖

操 皇大黃府車騎將軍考奉國 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

鎮將早逢 昌運得展雄材一命是凌雲之資百齡懷捧  
日之慶垂條布穎業繼弓裘築室連閔里成冠蓋難兄令弟  
卓然履道之賢翼子謀孫宛爾保家之主諮議天授淳粹神  
假正直交遊仰其信鄉黨稱其仁義泉深沉酌而不竭道氣  
虛遠感而遂通嘗以爲挹江海者難測其深淺望 乾坤者  
不究其方圓况色空皆空性相無相豈可以名言悟豈可以  
文字知夫然故方丈小室默然入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爾  
表無念之真以其虛谷勝聲洪鍾應物所以魔宮山坼佛日  
天開愛水朝清昏衢夜曉一音演法四衆隨緣直解髻珠密  
傳心印凡依有相即是所依若住無爲還成有住由是巡山

作禮歷險經行盤迴未周軒轅屹斷剗削有地締構無人遂  
千金買工百堵興役奮鎚聳壑楛石聒山素涅槃像一鋪如  
意輪菩薩不空罽索菩薩各一鋪畫報恩天請問普賢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東方藥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彌勒上生下生如意輪不空罽索等變各一鋪賢劫千佛一  
千軀初坏土塗旋布錯彩豁開石壁儼現金容本自不生示  
生於千界今則無滅示滅于雙林考經尋源備物象設梵王  
奔世佛母下天如意聖輪圓轉三有不空妙索維持四生人  
其報恩天則請問六牙象寶搖紫珮以棲眞五色獸王載青  
蓮而捧聖十二上願列於淨刹十六觀門開其樂土大悲來

儀於鷲嶺慈氏降跡於龍華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衆重圍鐵山希夷無聲悉率欲動爾其簷飛雁翅砌盤龍鱗雲霧生於戶牖雷霆走于階陛左豁平陸目極遠山前流長河波映重閣風鳴道樹每韻苦空之聲露滴禪池更澄清淨之趣時節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國公周公道洽生知才膺命世清明內照英華外敷氣邁風雲心懸日月文物居執憲之重武威當杖鉞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蒐練之暇以申禮敬之誠揭竿操矛闢戟以從蓬頭胼脇傍車而趨熊羆啓行鵷鷺陪乘隱隱軫軫蕩谷搖川而至於斯窟也層軒九空複道一帶前引簫唱上干雲

竟雖以身容身投跡無地而舉足口足登天有階目窮二儀  
心出三界有若僧政沙門釋靈悟法師卽諮議之愛弟也戒  
珠圓明心鏡朗徹學探萬偈辨折千人出火宅於一乘破空  
遣相指化城於四坐虛往實歸於是引兄大賓弟朝英姪子  
良子液子望子羽等拜手於塔下法師及姪僧志融斂袂於  
堂上曰 主君恤人求瘼戡難濟時井稅且均家財自給是  
得芳開虛洞橫敞危樓將以翼大化將以福先烈休庇一郡  
光昭六親况祖孫五枝圖素四刹堂構免墜詒厥無慙非石  
何以表其貞非文何以紀其遠且登高能賦古或無遺遇物  
斯銘今豈遐弃紛然遞進來以求蒙 蔡公乃指精廬而謂

愚曰操斧伐柯取則不遠屬詞比事固可當仁仰恭指歸俯就誠懇敢口口其狂簡庶髣髴於真宗口大歷十一年龍集景辰口口有十五日辛未建妹夫鄉貢明經攝燉煌州學博士陰庭誠

斧按此碑今尚存莫高窟外惟首行全泐第二行亦多剝蝕徐星伯先生作西域水道記時已然矣今此卷所錄即所殘缺之首二兩行合之石刻則全文首尾完具毫無缺憾一若千年前手錄此卷之人預知今日此碑之殘缺而特留此兩行以待補錄者亦奇矣碑末有妹夫陰庭誠題名初以爲作文之人今卷子本首行題曰楊授述則庭誠

殆書丹人也

吳僧統碑

竇良驥撰

記曰天之經則懸星應分地之理則岳鎮隨方三苗遠適於  
於金門燉煌因基於火德中有三峴極峻化出長巖窅谷虛  
通神生石壁龍天一舍仙應千身虫書記司空之文像迹有  
維摩之室是以懃懃諦思懇懇增修開七佛藥師之堂建法  
華无垢之塔者其惟我和尙焉皇考諱緒芝前唐王府司馬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即千夫長使在列城百乘之軍楊旌鎮  
遠終身報國既効先鋒窮髮留邊末由訴免因授建康軍使  
廿餘載屬大漠風煙揚關路阻元戎率武遠守燉煌警候安



危連年匪解隨軍久滯因爲燉煌縣人也復遇人經虎噬地  
沒於蕃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桑田一變葵藿  
移心師律否臧屯亶若此猶鍾儀之見縶時望南冠類莊崑  
之執珪人聽越響故知事因口散物極必移方承見在之安  
且沐當時之教曲肱處於仁里靡踐公門樂只而逸情懷周  
給知足爰及慈母即南陽貴望也令聞高堂念茲在德恩垂  
訓育慶口賢聞分功爲織錦之詞潔敬許蘋蘩之採和尚性  
靈神異氣骨天資隨一地而來蓮亭潔秀備三端而異則木  
出於林踈步元亨於日新齟齬聰明於月偈善勤先進法鏡  
爲宗蹈解脫之軌途弃人間之小利童子出家長成僧寶矣

自南天心印遠整域中河西蒼生將於法座且三學未並律  
 或先施則約法化人盛干佛事齊之以禮緇俗人師小學承  
 其旨歸上命舉其賢德遂使知釋門都法律兼攝引教授十  
 數年矣則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隣慶附邊虞不誠勢口風  
 清佛日重暉聖雲補集和尚以誘聲聞後學宏開五部之宗  
 引進前修廣說三乘之旨維摩唯識洞達於始終橫宗豎宗  
 精研於本末加以知色空而明頓悟了覺性而住無爲罄絕  
 兩邊兼亡不二得使返邪迷質所望知律迴向衆生真心授  
 記嘗知應世之半千必及一時之法會又承詔命遷知釋門  
 都校授以四攝一僧六和三衆祇園會二十清衆勸道匪解

於三時奈成口一万淨人給侍無虧於四事和尚一朝而謂  
門人曰夫法性幽玄覺花芳而始現真筌潛隱慧水澄而乃  
流使迷情久滯於愛河惑者長遺於溺浪若非理事齊運遏  
能澄員寂之門福志雙修方乃菩提之理則知泥龕不寔而  
能作住持之功竹素非真而有流通之用遂抽一納之長口  
五綴之餘豎四弘之心鑿七佛之窟拈金畫綵不可記之然  
則清涼萬聖搖紫氣而浮空賢劫千尊開碧蓮而化現十二  
大願九橫莫侵百八浮圖三灾莫染法華則金三歸一報恩  
乃酬起二龍文殊助佛宣揚普賢則悲深自化善財童子求  
法無厭得道天仙散花不倦經書龍藏驥口流通長燕魚燈

希明暗路香泥印印福備無垠慶設頻頻迴賚有識模真淺  
綠飭素多紅皆稱丹臚之奇貴盡筆毫之美和尚復特達真  
門強緣不勝慈心勸物務繼成功義及周親恩懷四輩卽及  
元昆滔光門傳善則急難存於弟兄語實親仁信重口于朋  
友長林獨步賞志新田典浦遊春歡心逸豫將期永日何遽  
早亡次兄季連試太子家令出狀忠於委任聚斂益於君門  
勤効四年成功七載忽思因果早自迴心退謝君恩歸心息  
念亦有城隍道俗受訓濟人近事女男應向同助又有僧王  
雲勝辦詞梨勒二千顆同助功德伏願世主處南面之尊威  
雄武定臣忠安富國之政信重和隣時豐將大慶之年人庶

沐清平口歲九族韶睦將承七佛之慈骨肉連枝永奉三尊  
之化戒香弟子罄仰同霑佛性蒼生成增利慶驥口明王國  
治許善不遺敢述虛材將存化俟

斧按碑稱僧統之父吳緒芝前唐王府司馬授建康軍使  
廿餘載此碑作於吐蕃據燉煌之時故稱唐爲前按唐書  
百官志云王府司馬一人從四品下掌統府僚紀綱職又  
兵志云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  
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  
總管建康軍爲河西道十軍之一唐會要云建康軍在甘  
肅二州界證聖元年置又按新唐書吐蕃傳云沙州刺史

周鼎爲唐固守贊普使尙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  
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都知兵馬使闔朝執鼎縊殺之  
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  
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  
曰苟無徙他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  
至是凡十一年是十年爲元年碑所謂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  
屈死休之勢即指此也沙州自是年陷沒後至開成四年  
張義潮歸義中間凡三十年此碑作於何時不能詳考惟  
碑中有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鄰慶附邊虞不誠口口風  
清之語則彼時必當國勢承平與民休息之際按吐蕃自

長慶定盟之後未嘗入寇邊候晏然及開成三年彝泰死  
弟達磨嗣爲贊普國政日亂未幾死諸臣爭國以抵於亡  
然則此碑之立其在彝泰未死時乎

大番故燉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

竇夫子撰

記曰天成厥壤允姓曾居地載流沙陶唐所治河分千溜法  
序九疇據五服而爲郊開一門而展掖是以良體三峯化似  
頂生之處金容丈六夢瑞誕于莫高壁峻毗耶巖深擅特散  
花臺上會待躡身合蓋塲中方等賢劫或以鄙識無恒忘本  
妄于迷逕善元有統佛性省于覺花勤績三皈將希一念然

乃堅鑄襲古遽預營新紉日照而懸柵揆天門而據樣者其  
則有故燉煌郡處士公姓陰字嘉政其先源南陽新野人也  
齊經九合瓚弁法於星藁漢約三章鬢髻明于箴管榮昇紫  
府貴踐黃門宿承玉斗之更早達金門之詔既乃躍鱗水上  
一挺龍門下說窖中三冬豹變猶鄭人佐距募隼旗以先馳  
若秦併列城選牛刀而寵俊就陰山之封秩大漠斯平據火  
候於燉煌陽關得勢亦猶王箭遠屠楚國預固莊田甘茂將  
伐宜陽先盟息壤塞門入陣略地中身野戰十年留連已此  
至今爲燉煌人矣曾皇祖諱嗣瑗唐朝正議大夫檢校豆盧  
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開國侯



議正朝門倜儻慕三閭之直當官不避歌遙履五殺之蹤撫  
勵行間善齊兵衆特奇要藉兼攝殊能臨機辦運轉之功處  
下許方圓之術皇祖諱庭誠唐朝右驍騎守高平府左果毅  
都尉賜紫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師經避席傳授次於曾  
參帥爾憑河好勇承於子路擬鷓冠之爪利致果毅雄選黃  
鸚之未調緩飛鄉貢洋洋百卷易簡薄于籛金髮髮五株性  
靜閑於肱枕皇考君諱伯倫唐朝游擊將軍丹州長松府左  
果毅都尉賜緋袋上柱國開國男三品榮門九皋聞遠青襟  
小學紫綬當年先成鎮守之功竟保燉煌之業屬以五色慶  
雲分崩帝里一條毒氣扇滿幽燕江邊亂踏於楚譟隴上痛

聞於豺叫梟聲未殄路絕河西燕向幕巢人傾海外搆維板  
籍已負蕃朝歃血盟書義存甥舅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  
鴛鴦夫妻解鬢鈿而辮髮豈圖恩移舊日長辭万代之君事  
遇此年屈膝兩朝之主自 贊普啓關之後左衽遷階及宰  
輔給印之初垂祛補職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門親表部落  
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親當五秉之饒一家蠲十一之  
稅復舊來之井賦樂已忘亡利新益之園池光流竟歲爰及  
慈母索代通海鎮大將軍之孫德備周親賢資近戚深基禮  
跡爲後代之孫切示筌繩富將來之嫡鞠恭志士遠仰垂風  
讓路行人高瞻訓制爲細務則灼然絺綌羞祔祀絕世女工

柔矜擬牀下之罇舉事滿堂中之寶其處士公明心雪刃比  
其嚴照膽水臺像其智承前永業望歲多將約後新儲豐年  
鎮積入爲孝悌出整綱宗舊制封官近將軍之列棘先賢世  
祿與都護之同堂飲渥水之分流聲添驥響啖平河之漑濟  
蠶賦馬鳴今則月德扶身歲星應會桑條小屈敏事嚴君棣  
萼相垂高門慶及時則處士公一朝返側三寸舌乾惴運心  
機情懷未吐其則有舍弟嘉義逡巡攝衽俯伏前諮敢問處  
士兄曰如何不決獨立嗟吁義聞急難者兄弟希得者手足  
出兄之口入弟之耳但豁情懷莫忍情事公曰天命之年媿  
之在德謀孫之道已教義方短日金秋寒風慟骨長更冬夜

白髮悲心每以錢埒久盈未施撲滿周親喜戲桃李往來涉  
苦海之程根匪持少分遇金山之厚利未獲纖毫方欲去縲  
繼將尋善友念解脫訪迹投崖念茲在茲是吾術內儼諸俛  
矣爾則爲之將就莫高山爲當今聖主及七代鑿窟龕一所  
遠垂不朽用記將來又有弟嘉珍及弟僧沙州釋門三學都  
法律大德離纏等進思悌恭將順其美是日也嚴駕辰朝執  
勤吁日白龍徼道覲慕神蹤赤景當時新求聖壁因得三身  
相像飛揚寶鏡之輝二鶴翩翩下向金錢之樹自東未遍自  
西忽臨指掌推一作難前目覩不遠遂則貿良工招鍛匠弟二  
層中方營窟洞其所鑿窟額號報恩君親也龕內素釋迦牟

像并聲聞菩薩神等共七驅帳門兩面畫文殊普賢菩薩并  
侍從南牆畫西方淨土法花天請問寶恩變各一鋪北牆藥  
師淨土花嚴彌勒維摩變各一鋪門外護法善神然則金烏  
東谷隨佛日以施仁玉免西山引慈雲而布潤龍飛天界繪  
合四王象海寰真工移十地化身菩薩馨馨石鉢之殮滿願  
藥師湛湛琉璃之水八十種好感空落之花圓万遍應身散  
珠星而煥綵輕紗淺綠對細霧而未開重錦深紅本無風而  
自動因親帝釋尚貴在於報恩厚德文殊補處詢于詣疾深  
山蘊玉空中聞梵響之螺崩巖階前戶外跣降魔之杵基盤  
白石剝負青雲者哉美矣公復以敬命天資好還人與和光

熠熠富日無嬌君子謙謙琢磨禮節故能鷓鴣羽翼禦侮同  
 來四鳥安巢齊聲未去瓜田廣畝虛心整履之人李樹長條  
 促坐移冠之客更有山莊四所桑杏万株瓠顆籬頭饋飲逍  
 遙之客葛羅樛木因緣得道之人穴地多駢角之羣叱石畜  
 仙羊跪乳亦乃克會有期怯寸陰而尙短時之易失恐日月  
 而逝諸匪戀火堂早辭風館入中道而可宜向善提之正路  
 其弟嘉義所管大蕃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  
 身滅旃矣三年學劍累及蒐軍二歲論兵曾經選將入擒生  
 之地遠踏前茅出死休之門能齊後殿乘孤擊寡起陣雲於  
 馬蹄裹甲從軍候迴風於鷓尾肘唯殷血人畏多功指抉懸

門先甲拒膺徵脩部落亞押偏裨職久公徒使宜軍政爲忠  
則決戰預善則叵循清信也如斯敬事也如此又弟嘉珍大  
蕃瓜州節度行軍并沙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九九初  
生心中密算二王舊體筆下能書收租寄義於馮煖請粟恩  
周於冉子端然章甫稱爲南面之臣束帶立朝可使諸侯之  
迎承家高戶重客盈門夕惕日新茵蕤靡倦諮詢禮順泛愛  
鄉閭尅謹賢敦具瞻人仰又有弟僧法律離纏行行備備四  
諦眞明德範競競三乘鏡淨軌儀風骨率性前生好聞眞乘  
名稱後哲大雲殊慶尙資善住之宮小劫未平永固伽藍之  
地知中庸之未悟歡引將先念眷屬之可憐聲陪導首其則

從弟僧靈寶覺岸小心小節步驟聿脩強力強爲惻勤向願  
解五銖於紳帶添寄大功減一分之衣糧隨心虔造即有尼  
法律智惠等

一作安國寺  
妹□□性

月中桂影已厭鮮花雲外天堂修

持有路鵝思步步隱隱含珠鹿苑青青應應如是貞神堅固  
爲小學之師資德重昇壇等碩人之比律愁腸苦積對法刃  
以殲除喜地正看割攀緣而不種男僧知欣懷萼普並少小  
早亡男僧常君及姪等芳田白璧孝感一心膝下黃中報成  
三歲其遠懷志友上達中君見義則爲方知有勇鐵裏應錚  
錚之響礪刃含霜庸中聞佼佼之聲調竝望月隨七擒之飛  
將摩壘致師願二尺之檄書開封獻捷然後聖善宜遵遵成



保主福生有道道濟先亡依稀聞普級之因世世信合門之  
貺驥輒以口宣心素尙淺文華舉事言功難能及意 歲  
次己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

斧按此記有二本一本首行作大番云云十七字而不題  
撰人姓名一本有撰人姓氏而首行僅存士碑二字文亦  
微有詳略今以二本互校合錄之處士曾祖嗣瑗檢校豆  
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按豆盧軍爲河西道十  
軍之一見唐書兵志又唐會要云豆盧軍在沙州神龍元  
年遣會要又云開元十四年勅河西長行轉運九姓即隸  
入支度使則嗣瑗服官之年當在開元以後矣處士之祖

庭誠已見於李太賓修功德碑李碑立於大歷十一年庭  
誠著銜爲鄉貢明經攝燉煌州學博士此作右驍騎守高  
平府左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蓋其最  
後歷官也高平府不見於唐書地志不知其屬何州矣己  
未歲當唐文宗開成四年

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

唐和尚作

蓋乾運三光羅太虛著象坤維八極口川以爲形若乃至道  
幽立理出輪迴之表性相無相口頗乏凡聖而無觀然則拯  
拔煩籠如來以如來出現隨機誘迪降法宇於大千是以能  
寂之應西旋騰蘭之風東扇故使祁山匿曜佛日舒光人天

莫口歸依率土咸知戒定玉塞燉煌鎮神沙而白淨三危黑  
秀刺石壁而泉飛一帶長河汎經波派而國渥注小海獻天  
驥之龍媒瑞草秀七淨之蓮臺彩雲逞五色之佳氣人馴儉  
約風俗儒流性惡工商好生氣煞航修十善篤信三乘惟忠  
孝而兩全兼文武而雙美多聞龍像繼迹繁興得道高僧傳  
燈相次總斯具美者其惟鉅鹿索和尚矣和尚俗號香其先  
商王帝甲之後封子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  
大夫武撫直諫飛龍既犯逆鱗之勢口同下獄撫恐被誅以  
元鼎六年自詎鑣南口徙居于流沙子孫因家焉遂爲燉煌  
人也皇祖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衝都尉諱奉珍屬天寶

之末逆胡內侵土蕃承危敢犯邊境旋泊大歷以漸猖狂積  
日相持連營不散公誓雄心而禦捍鐵石之志不移全孤壘  
於三危解重圍於百戰策功茂實賜信綵而光榮好爵自縻  
上帝聞其雅譽皇考頓悟大乘賢者諱定國英旄傷產早慕  
幽貞悟世榮之不堅了浮生而走電耕田鑿井業南畝而投  
簪鼓腹逍遙力東皋而守分詎謂白駒落西山之隙青龍洗  
東注之波懸蛇之疾俄侵風樹之悲口及山莊林野無復經  
行之蹤口水親交永陌平生之會春秋五十有六以元和七  
年歲次甲辰三月十八日終于釋教坊之第也以其月廿五  
日葬口洪閩鄉員埭圖渠東老師峰南源之禮也亡兄前仕

沙州防城使諱清字高情直節毓著公名權職蕃時昇榮曩  
日尅勤出烈管轄有方警候烽烟嚴更威宿故得邊方晏晏  
郭郭厭厭玉塞旁連人稱緩帶何圖口口萱草拒豁淪悲異  
畝嘉禾傷歧碎蕙美角先折今夜即亡春秋六十有三矣故  
弟清貞禮樂名家溫恭素質一城領袖六郡提綱鏘鏘契君  
子之儀濟濟有江泉之譽共被之慈播美同飡之惠馳芳在  
原之德未申陟崗之望俄軫對其桃李悲手足之長辭念懷  
橘之年痛連枝而莫返和尚天倫有三和尚即當中子也前  
沙州釋門都法律應法披緇智不虧于七覺弱冠進具精五  
百之修持行孤峻而竹風清寒戒月明而雪山皎淨神閑心

寂言簡氣和雲乘百川之陰日照千江之水白珪無玷心印  
密傳第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粹趨庭半城緇衆近訓乃  
數百俗徒競寸陰以勞籠爇三明於閭室設無遮之數供味  
列入珍惠難捨之資身慇懃三寶寫大集之教藏法施無窮  
建寶刹於家隅莊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無遺更鑿仙巖鑄  
龕一所召良工而扑琢憑郢匠以崇成竭房資而賞勞罄三  
衣而務就內素并小龕千周遍於是無勝慈尊擬兜率而下  
降多聞歡喜對金色以熙怡大士陵虛排彩雲而務集神通  
護世威振惛於邪魔千佛分身蓮花捧足恩報則報四恩之  
至德法華讚一乘之正眞十六觀行對十二之上願淨天啓

問調御荅以除無垢坊便現白衣而助揚真化雲樓駕迫聳  
口崢嶸磴道聯綿勢侵雲漢朱欄赫奕環拱彫楹紺窻映焜  
煌之寶扉繡柱鏤盤龍而覆錯溪芳忍草林秀覺花貞松垂  
萬歲之藤蘿桂樹吐千春之媚色多功旣就慶讚未容示疾  
數旬醫明無術春秋七十有六終於金光明寺門人躡躅一  
郡輟春宗族悲哀痛丁酷罰其日葬於漠高窟之禮也其前  
亡兄子有三次子押牙忠顛用冠三軍射穿七札助收六郡  
毗贊司空爲前茅之爪牙作後殿之耳目飄風烏陣決勝先  
行虎擲盤蛇死無旋踵誓腸縞於綠草而不願生還許國之  
稱己彰攻五涼而尅獲駐軍神烏鎮守涼城積祀累齡長衝

白刃俄然枕疾殂殞武威嗚呼小年不永壽小子有功將士  
押牙忠信天資秀異神假英靈孝悌于家忠貞於國登鋒利  
刃猛氣超羣鐵壁鑽搶先衝八陣提戈從事每立殊勳葵心  
向陽競競承主奉 元戎而歸闕臣子之禮無虧迴駕朔方  
被羈孤而日久願投桑梓未遂本情歎四鳥之分飛嗟手足  
而長旅長子僧常振天資爽悟道經逾明欽念三乘凝修四  
諦上交下接解營構而多方倜儻出羣孝敬之懷罔極助叔  
僧而修建自始及終愴失履而孤惇早虧恃怙嗣隆古叔之  
願誓畢殘功尅意崇誠忻然果就求蒙彩筆願勒碑銘誠罕  
免固辭粗云而記述其詞曰



乾運三綱坤維入荒含隆万象覆載無疆生死擾擾九土茫  
茫能仁出現拔濟獐猖教興西域流化東方率土歸依宙宇  
禎祥競崇修兮浩浩注注法水兮滂滂地善人純厥土燉煌將  
星文昌越跨五涼碩德高僧接踵連行有鉅鑿兮貴族則法  
兮當陽宗枝濟濟花萼昌昌三空在念四攝口張欲度愛河  
預設浮囊密傳心印定慧界香遍修諸善列道多強鑄龕造  
窟福祐皇王千尊璨璨百福穰穰功成果就侵疾宇床醫明  
窮術遷神坐亡門人酷罰宗族悽傷厥有姪僧能柔能剛超  
隆殘誓孝道名彰繼誠福口慶讚逾揚智求珠綴尅石爲堂  
既名蹤兮糟粕寔地久兮天長

斧按索氏爲燉煌著姓而諸史及姓氏書皆未言其得姓  
之由惟鄭樵姓氏略據左傳言商人七族索氏之後亦不  
能道其詳今此碑言其先商王帝甲之後封於京索間因

而氏焉漢太中大夫武撫徙居流沙遂爲燉煌人源流遷  
徙言之綦備尤與左氏殷民之說吻合足補諸氏族書之  
闕和尚之父定國卒於元和七年甲辰按是年歲在壬辰  
甲字乃壬字之誤文中有小子忠信奉元戎而歸闕被羈  
孤而日久之語當是指張義潮入朝事事在咸通八年

詳見

李氏再修  
功德記跋

則此銘作于八年後矣又按同時出土之真讚

卷中有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讚當即此人讚

末題庚寅年庚寅爲咸通十一年與此銘實一時之作

翟家碑

唐僧統述

蓋燉煌固封控三崕而作鎮龍堆旁礪透弱水而川流渥洼  
則西望金鞍宕谷東臨焉秀長巖万仞開聖洞之千龕呀豁  
澄泉引青龍而吐潤礮礮垠像體勢平源分野膏腴維邑坤  
德奇謀卿將應聖代而生賢龍像高僧繼法王之化迹總斯  
美者其惟都僧統和尚口起陶唐之後封子丹仲爲翟城侯  
因而氏焉其後柯分葉散璧去珠移一支從官唯流沙子孫  
因家遂爲燉煌人也皇祖諱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姿蘊孫  
子之韜鉗曉黃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弧彎六鈞河右振其嘉

聲上蔡聞其雅譽目尋太白臨入陣而先衝風雲壯心對三  
場而勇戰轅門羨德將帥推賢節下求能囊中先穎陳謀佐  
命定國難於奉天毗輔口刻勳名於翠石皇考諱涓天然俊  
藝神假精靈丹穴鳳雛生而五色黃馬英詞莫比碧豹雄辯  
難當一郡提綱三端領袖文滋海量志湧波瀾敷五德以伏  
人存百行而爲本加以情殷慕道歎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堅  
念許由而洗耳尙居羈鞅未免遭迴於是捨出家毀其形口  
撥嚚煩而取靜頓息心機既世網而不拘易相菩提之路弟  
承慶前沙州燉煌縣尉稟風雲之氣懷海嶽之靈去三惑以  
居貞畏四知而體道惟忠惟孝行存輓輒之名莅職廉平穎

拔貂蟬之後豈謂風燈運促黃雄之祟妖侵手足長辭痛齟  
鴿之失羽姪男懷光智等松筠情同鐵石提戈遠鎮荷戟從  
軍即戎習七德之謀對敵好六奇之勇輕財重義施惠求能  
愛撫七尺之刀聲播五涼之俗次姪懷恩齟齬聰惠智有老  
成文勘師古文濟臨危僉謂卓犖丈夫寔兮鼎鼐僧統先任  
沙州法律僧政四輪寶三學樞機定慧將水鏡俱青戒月以  
金烏爭巋慈悲善誘攝化隨宜五乘之奧探立七祖之宗窮  
妙威稜侃侃凌霜之氣有殊處衆煚煚獨顯卓然之象名馳  
帝闕譽播秦京勅賜紫衣陞階出衆麟角之美更新風靡咸  
從傾口青雲之士施則彌綸法戒說真俗而並存卷之入一

毫端譚空有而雙遣然則存不建遺二利之行方圓遺不建  
存更建耆闍之窟四弘之誓寒松之操不移克意修營鐵石  
之懷耿介傾城聳騎躬詣先巖陵朝陽而槃迴巡暉嶧而瞻  
仰璞琢有地締構無人遂罄捨房資貿工興役於是盃鎚競  
奮塊圮磅轟礮確聒山宏開靈洞興功自敦牂之歲

此處原  
空字數

大淵之年郢人盡善以鈔鏤匠者運斲而逞巧香廚辦供每  
設芳筵爰召僧瑤橫眞績聖內龕朔諸形像等若乃釋迦輪  
足化緣而已周彌勒垂蹤顯當來之次補十地菩薩妙覺功  
圓八輩聲聞

此處原  
少三字

注測多聞護世奪赫奕之威光力士呀

哆破耶山之魔鬼蓮花藏界觀行澄之十首楞伽親承教之

淨名方便級引多門薩埵投崖捨身濟虎十二上願化盡東  
方十六歡門應居西土金剛了義讚善現而解空天請報恩  
降魔而成道焜煌火宅誘駕三事中觀靈巖上乘珠綴飛仙  
繚繞散空界之天花淨信熙怡獻人間之供養盤龍秀出舞  
鳳揚翔噉道遐聯雲樓架迥崢榮翠閣張鷹翅而騰飛欄檻  
雕楹接重軒而璨爛紺窻曉露分星月之明階闕藏春朝交  
彩雲之色溪蓼道樹遍金地而森林湖澄荷泛漣泥而流演  
清涼聖境僭寶住持望物知津使歸楫喻苦集之因絕蔓菩  
提種智抽芳弘誓克周咸通隨念乃軫陵成碧海谷變峴山  
勒刻銘朴略頌記其詞曰

我僧統兮德彌天戒月明兮定慧圓導羣生兮示真詮播芳  
名兮振大千勒賜紫兮日下傳鑄龕窟兮福無邊五彩莊嚴  
兮模聖賢聿修德兮光考先刻石銘兮寶刹前劫將壞兮斯  
跡全

斧按同時出土之眞讚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  
臨壇大德三學教授兼毗尼藏主賜紫故翟和尚逸眞讚  
與此碑文內所云三學樞機勅賜紫衣語合可據以補此  
碑結銜之缺元和姓纂翟姓下云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國  
語云爲晉所滅而此碑則謂陶唐封子丹仲爲翟城侯丹  
仲不見記載翟城侯之名亦非古制附會之說不足徵信



碑敍僧統之祖希光定國難于奉天可見興元之初燉煌  
獨爲唐堅守且能出餘力以勤王也

李氏再修功德記

原夫天垂万像以遵中極之官四輔匡持翼一人於元首固  
有承乾御宇總玉葉之貞芳贊佐金門必維城之所尙所以  
帝室千房宗城万里因本根而枝葉遂繁承皇族而圖籍縻  
廣乃有故府君諱明振字九皋即西涼武昭王之系也增  
祖顥唐□□大口□□□□司郎中賜緋魚袋二缺字十曄歸唐  
贈右散騎常侍英髦驥駟河岳粹靈皆以稽古微言留心儒  
素或登華弟更高拔隊之名文戰都堂每中甲科之的雖云

流陷居戎而不墜弓裘暫冠蕃朝猶次將軍之列子既承恩  
鳳關父乃擢處貂蟬朱門不媿於五侯樹戟崇隆於貴族至  
而源分特秀門總簪裾家承九錫之枝流派祥雲之盾時遭  
西陲汨沒泊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殄絕玉關之路凡二甲  
子運偶大中之初中興啓途是金星耀芒之歲皇化溥洽通  
乎八宏遐占雪山綿邈万里 府君春秋纔方弱冠文藝卓  
犖進止規常迥然獨秀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  
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特進  
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南陽張公諱義潮慕  
公之高望籍公之文武於是乃爲秦晉遂申伉儷之儀將奉

承祧世祚潘陽之美公其時也始蒙表薦因依獻捷親拜彤  
庭 宣宗臨軒問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階 上亦沖融  
破顏羣公愕視乃從別 勅授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  
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錫金銀寶貝詔命陪臣乃歸戎幕二  
十餘載河右麾戈拔幟抉囊龍韜盡展克復神烏而一戎衣  
殄勦寇于河蘭馘獯戎于澣海加以隴頭霧卷金河汜湍瀨  
之波蒲海臬鯨流沙弛列烽之患復天寶之子孫致唐堯之  
壽域晏如也百城無拜井之虞十郡豐登吏士賀來蘇之政  
此乃三槐神異百辟稀功英雄半千名流万古公又累蒙朝  
獎恩渥日深方佩隼旟用堅磐石勳猷未萃俄已云亡享齡

五十有二終於燉煌之私第 亡叔僧妙弁在蕃以行高才  
峻遠邇瞻依名達戎王贊普追召特留在內兼假臨壇供奉  
之號師以擅持談柄海辯吞流恩洽燉煌庇麻家井高僧寶  
月取以爲儔僧叡餘蹤扇於河隴 亡妣汜氏太夫人龍沙  
鼎鼐盛族孤標庭訓而保子謀孫軌範而清資不乏承家建  
業荐累代而揚名閥閱聯綿長緒 帝王之室今乃逝矣佳  
譽存焉 故府君贈右散騎常侍生前遇三邊無警四人有  
暇於東臯命駕傾誠謁先人之寶刹迴顧粉壁念疇昔之遺  
蹤瞻禮 玉豪歎紅樓之半側豈使林風透闥埃塵寶座之  
前峻嶺陽烏曝露茶毗之所燈道之南復有當家三窟今亦

重修泥金華石篆籀存焉於是乃募良工訪其杞梓質材運  
斧百堵俄成魯國班輸親臨勝境雲霞大豁寶砌崇墉未及  
星環斯構矗立雕簷化出巍峨不讓于龍宮懸閣重軒曉万  
層於日際其功大矣筆何宣哉 亡兄河西節度衙推兼監  
察御史明達天與孤貞松筠比節懷文挾武有張賓之策謀  
破虜擒奸每得玉堂之術曾朝絳闕敷奏金鸞指畫山川盡  
縱橫于天險 兄明德任沙州錄事參軍操持吏理六曹無  
阿黨之言深避四知切慕乘鷗之詠 兄明詮燉煌處士今  
古滿懷灑落卿雲之彩仁先効義光騰喬露之文五柳閑居  
慕逍遙於莊老 夫人南陽郡君張氏卽河西萬戶侯太

保張公弟十四之女溫和雅暢淑德令聞深遵陶母之仁至  
切齊眉之操 先君歸 覲不得同赴於京華外族流連各  
分飛於南北於是兄亡弟喪社稷傾淪假手託孤幾辛勤於  
苟免所賴 太保神靈享恩勦斃重光嗣子再整遺孫雖手  
創大功而心全奔致見機取勝不以爲懷乃義立姪男秉持  
旄鉞總兵戎於舊府樹勳績于新墀內外肅清秋豪屏迹慶  
豐山踴呈瑞色于朱軒陳霸動容歎高梁壯室四方嚮義信  
結隣羌運籌不愧於梓潼貞烈豈慙於世婦間生神異成  
太保之徽猷雖處閨門寔謂丈夫之女然心悟道併弃樊籠  
巡禮仙巖願圖壽於瑞象于時頓捨青鳧市紫金于上國解

瓔珞弃珠珍銷金鈿於廊廡運嘘橐於庭際乃得玉豪朗耀  
光衝有頂之峯寶相發輝直抵大羅之所 長男使持節沙  
州諸軍事口沙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  
大夫上柱國弘愿輔唐憂國政立祥風忠孝頗懇于君親禮  
讓靡忘於伯玉六條布化千里隨車人謁來暮之謠永續龔  
黃之績 次男使持節瓜州刺史墨離軍押蕃落等使兼御  
史大夫弘定文武全材英雄賈勇晉昌要險能布頗牧之威  
巨野大荒屏盪匈奴之迹挾纊有幽於士卒汜燧不媿於襄  
陽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積貯萬廂東郡著雕金之好  
次男使持節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弘諫飛馳拔拒

唯慶忌而難儔七札穿楊非由基而莫比泊分符於張掖政

恤惻孤布 皇化於專城懸魚發詠 次男朝議郎前守左

神武軍長史兼侍御史弘益三端俱備六藝精通工書有類

於鍾繇碎札連芳於射戟子雲特達文雅而德重玉音于時

豐年大稔星使西臨親抵燉煌頒宣 聖旨內常侍□□□

□□康玉裕稱克瑜副倅師大夫稱齊琪判官陳大夫曰思

回借 殿廷英俊樞密杞材遐耀 天威呈祥塞表因鑿樂

石共紀太平余所不材斐然狂簡 此卷子本至此 □□□□□□

元年歲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五日甲子 缺 宋國 缺 伊西等州

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妻弟前沙瓜伊西口河節度使檢校



口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張淮口缺史缺等州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下缺

斧按此碑卷子本無題目卽接書於李太賓碑首二行之後今此碑尙存刻於前碑之陰有篆額四行行三字曰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西域水道記亦載其文惟首二行剝泐李君之名已不可見賴此寫本以補之張義潮見新唐書吐蕃傳云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帝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咸通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

度使證以此碑知義潮入朝之後淮深嗣位以前國中嘗  
 有爭奪之事僅而後定淮深嗣位時義潮已沒故碑有太  
 保神靈之語立碑之歲徐氏考為乾寧元年而碑未有淮  
 深之名則咸通十三年淮深未嘗卒也諸事皆可為唐書  
 之補正

金山白衣王勅

此勅以白麻書之極厚緝高  
 約尺許廣約四尺後截已缺

西漢金山國聖文神武勅

前散兵馬使兼知客將宋惠信

此行五印前後均空數寸滿鈐朱印共十五顆分三行每

右可攝押衙

兼鴻臚卿知

客務仍舊餘

如故

勅攝押衙兼鴻臚卿

知客務宋惠信儒門

俊骨晚輩英靈體

備三端深明六藝故

得文侔擲地寔不異

於鄭言武亞穿楊

雄不殊於楚勇宣

知四綬習院不墜之

國儀去住彌安膽支

不謬於曲直遂乃東

西奉使况聞說過甘

羅南北輸忠壯節堅

之金石所以勳効旣

曉宜獎功流負德幹

材堪爲僉擢寵茲

恩渥唯竭忠誠後

肖青尾則當榮美

下缺

羅跋曰西漢金山國史所不載惟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  
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  
金山都督府又五代史記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  
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證以此敕上印文知聖文神  
武帝即張奉其國在西州也

瓜州牒狀

牒河西開復綿地數千建旗起自於龍沙襲逐遽聞於破竹  
太保應五百之間生宣盛垂衣之美化介開疆宇遐拓

河源猛將誇刺虎之能士卒尙接鳶之勇東擒羌落西牧獯  
戎一月三捷以飛章戰馬萬蹄而獨嘶於瀚海索中丞出  
身隴上文武雙兼有陳安撫養之能懷介子馘戎之効一從  
旌旆十載征途鐵衣恒被於嚴霜擊劍幾勞於大漠積功累  
効豈媿於曹叅向國輸誠無慙於己信况當親懿德合潘陽  
久輔轅門頗脩職業專城符竹須藉明仁割折疆場必憑武  
略切以晉昌古郡曾馭全軍城堅鳳鳥之形地控天山之嶮  
必資果敢共助皇風繼接連營共美曹公之術事須請守  
使持節瓜州刺史仍便交割印文表次聞奏寶袂刁弋  
疑弋卽  
西未非浼准口舉者謹狀

曹仁貴仲秋狀

仲秋漸涼伏惟

令公尊體起居萬福即日仁貴

蒙恩未由拜伏下情倍增

瞻戀伏惟

鑒察謹因

朝貢使往奉狀不宣謹狀

沙州節

八月十五日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仁貴狀上

度使印

曹仁貴獻物狀

玉一團重一斤一兩 羚羊角五對 礪砂五斤

伏 以 積 西 遐 塞 戎 境

枯 荒 地 不 產 珍 獻 無

奇 珉 前 物 等 並 是 殊 方

所 出 透 狼 山 遠 屈 燉 煌

異 域 通 儀 涉 滌 海 來

還 沙 府 輒 將 陳

獻 用 表 輕 懷 干 黷

鴻 私 伏 乞

檢 納 謹 狀



沙州節

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仁貴狀上

度使印

武達兒牒狀

馬軍武達兒

右伏以達兒先送

皇后年其弟名管軍馬奉命西州充使不達鄉際亡歿  
兄達兒未入名字有寄來瘦馬一疋汜都知專擅攪繞  
言道著馬嚇將細縹一疋不知東西此年捉本分同鋪  
人見在自後人言縹則不合與他作其恩義且亦潤却  
司人去歲甘州爲使破散比置立鞍馬中間請官馬

一正然後私便買馬去七月令捉道汜都知將壯羊一口放却同月聞荊州賊起尋復境界靈謐軍迴至定點檢達兒只當一役枉就罰羊一口准合汜都知招丞昨向取自羊去來不肯聽納恰似有屈今被羊司逼迫難可存活無處投告伏乞

司空阿郎仁恩照察貧流特賜與汜都知招丞始有存濟伏聽 公憑裁下 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丙申年正月 日馬軍武達兒 狀

斧按此牒未署丙申年實後唐末帝清泰三年也以其與

清泰諸牒粘連一卷故知之

陳彥口獻物牒

右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陳彥口左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口口等

香棗花兩盤苜蓿香兩盤菁

苜香根兩盤艾兩盤酒貳甕

右伏以麩賓戒節端午良辰率境稱歡溥天獻

上禮當輪壽之祥共賀延齡之慶前件馨香及酒等

貴府所出願獻

鴻慈誠非珍異用表野芹塵黷

威嚴伏增懾懼伏乞

仁恩時賜 容納謹錄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清泰四年丁酉歲五月

日左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口口牒  
右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陳彥

後唐末帝以清泰三年十一月自焚唐祚遂亡而此牒及

僧龍管等二牒尙署清泰四年此牒於四年下更著甲子

以示區別是時歸義節度爲曹義金豈以其嘗受莊宗爵

命故不願奉石氏正朔耶

僧龍管等上司空牒

旁注之字乃塗改  
處均照原本錄之

應管內外釋門都僧統賜紫沙門龍管都僧錄惠雲都僧政紹宗等

右伏以

司空五才神將降世以定龍沙七德變通護

六州而治 蓮府大開八表四路朝聞投欸之聲

覆恤內育蒼生人民有攀援之處万姓長承乳哺昨者時臨凝雅不被

烈風巡山川喜戲軍營則百獸皆傷賢存邊城照社稷萬人基同自從

司空出境天暖似覺重寒晝雖靜烟雲日夜歡娛心中

元生爽切城隍人外憂邑悴晨夕無安九類惶惶

隨更剋實增攀慳慕伏望迴乞靜車西陲

司空高懸玉鏡願照衆情幸誰早降合那有招蘇之慶伏增戰懼謹錄狀上

於龍沙草木有初榮之喜不敢不申伏請

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沙州都僧統印  
清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應管內外釋門都僧統賜紫沙門龍管都僧錄惠雲都僧政紹宗等

僧龍管等謝司空賜物牒

應管內外釋門都僧統賜紫沙門龍管都僧錄惠雲都僧政紹宗等

草跋壹畝麥酒壹瓷謹因來旨跪捧領訖

右龍管等忝為釋吏一無助君之功希

履道門又闕課念之力昨者

司空出境巡歷遐遙嚴風冒犯於

威嚴冷氣每臨於

令等口是徒

貴體不得資薦競悚倍常特蒙

台慈

恩賜

仁恩遠垂重禮龍管等万生榮幸准

誠恐誠隍無任

拈躍之至例合越詣

幕下面拜 威容

合趨步銘荷軍前伏為奉守城

玉格難違遠誰不慢 社稷

治不敢專擅謹遣都頭張信盈往彼

馳狀 陳謝謹錄以上

伏增戰懼

牒件狀如前謹牒

清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應管內外釋門都僧統賜紫沙門龍管都僧錄惠雲都僧政紹宗謹牒

沙州都僧統印

又獻酒牒

應管內外釋門都僧兼統兼佛法主賜紫沙門龍管都僧錄賜紫沙門惠雲都僧政賜紫沙門紀宗等

酒貳瓮

右伏以運偶昌晨時當朱夏麥壠飛芒之際階莫吐菜  
之初伏惟

司空應天文之德定押河隍稟地里之祥肅清九郡龍  
管等桑門折足釋教么愚幸逢端午之榮兼值祝壽之  
慶前件少尠雖慙貢 獻聊表釋儀伏乞

府賜特口

容納謹錄狀 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年月缺

曹夫人讚



夫人者即前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  
廣平鼎族膺婺宿而誕質河湟天假英姿稟神州而降臨蓮  
府年當卯歲播淑德於宮門貴族千求結婚娉於王室因得  
母儀之婉順柔行每振於一州婦道俱明軌範恒彰於五郡  
溫恭立性高名傳九族之中愕節清貞美響透六親之內冰  
姿皎潔桃李莫比其芳顏玉兕爭鮮松柏難奪其神志眉偷  
初月頰類紅蓮秀麗越於西施雅操過於南蜀三從寔備能  
遵姜女之賢四德皆通豈亞秋胡之婦庭訓善政育子曉五  
教之風治理宮閨謀孫探四儒之術方保坤儀轉曜同岳石  
而齊堅桂葉恒芳等滄溟而長壽奈何天奪人願禍倂瓊顏

神起妖灾併臻內閣遙尋祕術延生之効難陳遠訪良師再  
活之期何有辭 天公主囑託偏照於孤遺別易 司空何  
世再逢於玉眷郎君躡躡二州天地而蒼黃小娘子悲啼百  
鳥同哀而助泣 等謹奉旨命略述數言駐筆含悲乃爲讚  
曰

廣平鼎族

暫誕河滄

稟靈山岳

降下遐方

年當卯歲

淑德口彰

豪宗求娉

出事侯王

母儀婉順

婦禮尋常

冰姿皎潔

桃李爭芳

操越秋婦

德亞恭姜

謀孫育子

訓習忠良

方保受蔭

岳石延長

何兮福逼

卞璧沉湘

辭天公主

偏照孤孀

執司空手

永別威光

郎君躡躑

寸斷肝腸

小娘子叫切

此世難忘

天地昏暗

九曜蒼黃

百身助泣

一郡悲傷

略題數韻

同讚紀綱

斧按此曹夫人當是曹元忠之妻元忠以宋興國五年卒

贈燉煌郡王授子延祿本軍節度

見文獻通考

前此義金元德

未聞受此封爵而延祿之死在真宗時此石室中無咸平

後片紙又文中有別男司空之語延祿爲宗壽所害其男

不得復爲司空故知爲元忠之妻無疑文又言辭天公主

天公主者回鶻可汗妻之稱

見五代史記

甘沙自唐末以來卽

爲回紇所并文獻通考載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云云曹氏雖遙受宋封實近逼虜境故文中及之耳

曹良才畫像讚

蓋聞河岳降靈必應傑時之俊星辰誕質爰資護塞之勳是以極邊神府千載降出於一賢英業奇仁五百挺生於此世公諱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長兄矣公乃是亳州鼎族因官停徹於龍沙譙郡高原任職已臨於西府祖宗受寵昆季霑恩官祿居宰輔之榮品秩列三公之貴門傳閱閱輸匡佐之奇才勳業相承有出入之通變年

芳小俊英靈雄勇而出群弱冠之秋從戎東征而西伐揮戈  
塞表狼烟怙靜於沙場撫劍臨邊只是輸誠而向國威宣白  
起機運張良七德光標六奇在念故得儒宗獨步裁詩而滿  
樹花開指硯題文動筆乃碧霄霧散秉心潔已清名久播於  
人倫端直守忠奉上貞心而廉慎前任衙內師長位綰管內  
軍戎領兵而戰敵艱危計謀而豐淵湧出臨機變策止渴前  
示於梅林穎脫囊錐漉飢遙瞻於畫餅弓開滿犬戎纔見而  
低心矢動流星獫狁觀之而下意治民德衆士卒戀而的親  
雄猛超群志列共陳平競轡威權將略恩廣義深遂乃別選  
携持重遷大務榮加五州都將委任一道指揮更乃恪節當

官不犯清閭之道差科賦役無稱偏儻之音斷割軍門例歎  
均平之好遂使入方讚美聲傳於鳳闕之中四海揚名德播  
於丹墀之內因茲榮高麟閣位透齊壇佩朱紫於門庭降  
鴻恩而受寵榮登上將陳王珪十在之能歷任崇資亞昌業  
忠言之諫將謂松年永茂爲大國之棟梁岳石同期作衙庭  
之綱紀奈河良材早析隨逝水而東流寶樹先摧逐流星而  
北上牧童廢業二州悶絕而號天入樂無音六鎮哀聲而震  
地大王叫切恨羽翼而分飛貴姪酸涕怨瓊枝而彫墜府寮  
哽噎道俗悲哀子躡躑而無依閨女傷嗟而滿路丹青繪影  
留在日之眞儀略述片言傳生前之美德其詞曰

人中仁也

府內一賢

國中保也

文武兩全

門高鐘鼎

族貴瑚璉

年芳小俊

智藝超先

揮戈定塞

恬靜狼烟

需宗獨秀

万陪能詮

守忠端直

清慎人傳

前僉大務

廉正如弦

後超都將

不致人怨

方保遐壽

岳石同延

何期逝速

卞璧沉泉

軍門無望

失緒愕然

空留數字

用紀他年

五代刻本大聖毗沙門大王象趺題記

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

主領天下一切雜類鬼

神若能發意求願

悉得虔心虔敬之徒

盡獲福佑弟子歸義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大傅譙郡曹元忠

請匠人雕此印板

惟願國安人泰社

稷恒昌道路和平

益天安樂

于時大晉開運四



年丁未歲七月

十五日記

斧按此紙本高約二尺寬尺餘中畫神像左題一行曰  
大聖毗沙門大王記文十四行刻於像之下方元僧念  
常佛祖通載曰天寶癸巳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  
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  
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  
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  
懼卷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唐舊

書王籍傳代宗每西蕃入寇必元忠雕印此象亦猶沿  
令羣僧誦仁王經以禳

唐世遺風耳開運四年實後漢高祖之元年所謂天福十二年者也

五代刻本金剛經後題記

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進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

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

彫板押衙雷延美

斧案此經前半已缺僅存三葉半從三十分末二行起至卷末止天福無十五年己酉歲者後漢乾祐二年也河西僻遠不知改元聞高祖嘗以晉之天福紀年遂亦相沿用

之然即以天福計則己酉歲當爲十四年不得云十五年  
也可見當時篡亂頻仍致使遠人逃聽混淆紀年爲極簡  
易之事而差錯若是此之視彼亦猶彼之視此宜後之修  
史者於西陲之事闕誤良多也

五代刻本觀世音菩薩象題記

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曹元忠造

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

宋刻本陀羅尼題記

大隨求陀羅尼

若有受持此神呪者所

在得勝若有能書寫帶

在頭者若在臂者是人

能成一切善事最勝清

淨常爲諸大龍王之所

擁護又爲諸佛菩薩之

所憶念此神呪能與衆

先最勝安樂不爲夜叉

羅刹諸鬼神等爲諸惱

害亦不爲寒熱等病之

所侵損厭蠱呪咀不能

爲害先業之罪受持消

災持此呪者常得安樂

無諸疾病色相熾盛圓

滿吉祥福德增長一切

呪法皆悉成就

若有人受持共養切

宜護淨 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二十五日雕

板畢工手記

斧按此刻本式與曹元忠刻毗沙門王象略同上方刻佛

象及梵書呪語記文二十行刻於下方

西夏刻經後題記

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大八施大藏經於

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

斧按右題記二行刻於西夏文佛經後經凡三種皆已斷爛不完以其板式有大小故知其爲三種也此出於別一窟中因西夏文字傳世極罕故附錄之

沙州文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衆及諸菩

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入諸法平等甚深顯了三摩地復於

爾時觀自在菩薩

以前上面

行心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體

空時具壽舍利子口佛威力白觀自在菩薩曰若善男子善

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者應何修學作是語已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

以上後面

此經書於板上其形



兩面書之而髹以漆慧琳一切

經音義載心經二本一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著何人

所譯一題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劉賓僧般若於西明

寺譯今此殘本心經與通行本不同其題則與音義前一種同豈即此本歟然音義後一種內有行者夔帝諸字爲通行本所無疑不能明他日當取釋藏一校之吳縣蔣斧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五臺山聖境讚

金臺釋子立本述

讚大聖真容

金刹真容化現來  
光明花藏每常開  
天人共會終難識  
凡聖同居不可裁  
五百龍神朝月殿  
十千菩薩住靈臺  
浮生踏著清涼地  
寸土能消萬劫災

讚普賢菩薩

普賢刹海應羣機  
象駕神通遍護持  
十地有緣方得見  
二乘無學豈能知  
纖毫納芥因慈悟  
一念超凡更不疑  
由是善才登正覺  
翫時功果滿三祇

題五臺

東臺

迢迢雲外

續清涼傳作水

涉峰巒漸覺天低宇宙寬  
東北分明瞻

傳作

觀

大海西南咫尺見

傳作望

長安圓光化現珠千顆紅

傳作

日

初生

傳作昇

火一團風雨每從岳下起  
那羅延窟

傳作洞裏

有龍蟠

北臺

北臺靈異嶮嵯峨  
雨雹縱橫聖驗多  
九夏風霜無斷絕  
千年

冰雪未消磨  
祥雲化作樓臺狀  
瑞草翻成錦繡窠  
莫怪夜深

寒更切  
龍王宮殿遍天河

中臺

玉華潛與海門通  
四面山朝勢不同  
散漫龍居千處水  
颺颺

花落九天風眞容每現靈臺上無染親經化寺中高步幾回  
遊絕頂似乘靈鶴在虛空

西臺

寶臺高迥

峻傳作

足靈祥

穹傳作

師子遺踪八水傍五色雲中遊

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時雨灑龍宮冷五更一傳作風飄月

桂香土石盡

尙傳作

能消障累

罪傳作

不何傳作

勞菩薩放神光

南臺

蓬萊仙鳥未能超上界鐘聲聽不遙蜀錦香花開璨爛文殊  
宮殿出喧囂藤蘿萬丈連紅日雲樹千尋映碧霄七佛往來  
游歷處曾經幾度化金橋

山語  
三  
金剛窟聖境

文殊火宅異常靈境界幽深不可名金窟每時開梵響樓臺  
隨處現光明南梁法照游仙寺西域高僧入化城無限聖賢  
都在此逍遙雲外好修行

阿育王瑞塔

如來真塔育王明分布閻浮八萬成震旦五峯添聖化漢朝  
七日放光明雲霄感得樓臺現實利標題善住名無限焚香  
諸道俗龍華三會必同生

讚肉身羅睺

羅睺尊者化身來十二年中在母胎昔日王宮修密行今時

凡室作嬰孩端嚴肉髻同千聖相好真容現五臺能與衆生無限福世人咸共捨珍財

金剛窟邊念經感應

銀燈數盞雲中現一顆圓光室內明金窟定知通化寺常聞菩薩念經聲

大乘五更轉

以下缺

此讚有二本一即此本一則僅有文殊普賢及五臺七讚而已此本書體清勁的是唐寫第二本則頗草率當是五代後傳鈔本矣立本不知何時人張商英續清涼傳附載

清涼山詩其中東臺西臺二首與此本正同蓋即取本公  
舊讚改削之非盡自撰也伯希和君又言有一洞中徧繪  
五臺山圖因以影本見贈叢叢疊巘工細無倫廣清涼傳  
所載諸寺歷歷可辨按舊唐書吐蕃傳長慶四年九月遣  
使求五臺山圖疑即此本矣昔年先府君嘗假甬宋樓  
正修堂所藏清涼傳合校授梓今復得此圖翰墨因緣真  
復不淺他日常倩名工模勒卷首流傳唐跡先書此以爲  
息壤吳縣蔣斧

老子化胡經殘卷

以上缺

缺 止開之則

一約  
二缺  
字十

之始吾欲書之非筆口口口口體之無

形可擬飄乎無外或沉或口口口口口口豪翳餘止如響紀

消若雲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捕魚比之於道不足稱無深愍口

口口口口口口為周柱史經九百年金身口口口口齒銀額有

參午龍顏犀文耳高於頂日角月立鼻有雙柱天中平填足

蹈二五手把十文無極之際言歸崑崙化彼胡埏口口蜀賓

後及天竺於是遂遷文垂後世永乎弗泯

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

是時太上老君以殷王湯甲庚申之歲建口之月從常道境  
駕三氣雲乘於日精垂口九耀入於玉女玄妙口中寄胎爲  
人庚辰口二月十五日誕生于亳九龍吐水灌洗其形化爲  
九井余時老君鬚髮皓白登即能步生蓮花乃至千九左手  
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開揚無  
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遍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  
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時有  
自然天衣桂體神香滿室陽景重輝九日中身長九尺衆咸  
驚議以爲聖人生有老容故號爲老子天神空裏讚十號名  
所言十者太上老君圓神智無上尊帝王師大丈夫大仙尊



天人父無爲上人大悲仁者元始天尊此後老君凝神混迹  
教化天人兼說治身中外法百有餘載王道將衰殺戮賢良  
枉害無數忠臣切諫反被誅夷天降洪災曾無覺悟如是數  
載爲周所滅康王之時歲在甲子亦同俗官晦迹藏名爲柱  
下史師輔王者至于照王其歲癸丑便即西邁過函谷關授  
喜道德五千章句并說妙真西昇等經乃至太清上法三洞  
真文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使其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  
無斷絕便即西度經歷流沙至于闡國毗摩城所爾時老君  
舉如來節招諸從人倏忽之間有赤松子中黃丈人元始天  
王太一元君六丁玉女八卦神君及龍虎君功曹使者金乘

童子惠光童子天官地官水官空官日官月官山官海官陰  
官陽官木官火官金官土官五岳四續諸神等君天丁力士  
遊羅將軍飛天神王仙人玉女十萬餘衆乘雲駕龍浮空而  
至於是老君處于玉帳坐七寶座爇百和香散衆名花奏天  
鈞樂諸天賢聖周帀圍遶復以神力召諸胡王無問遠近人  
士咸集于闐國王乃至朱俱半王渴叛陁王護密多王大月  
氏王骨咄陁王俱密王解蘇國王拔汗那王久越得健王悝  
怛國王烏拉喝王失范延王護時健王多勒建王劉賓國王  
訶達羅支王波斯國王疏勒國王碎業國王龜茲國王拂林  
國王大食國王殖膩國王數漫國王恒沒國王俱藥國王嵯

骨國王曇陵國王高昌國王焉耆國王弓月國王石國王瑟  
匿國王康國王史國王米國王似沒盤國王曹國王何國王  
大小安國王穆國王烏那葛國王尋勿國王火尋國王西女  
國王大秦國王舍衛國王波羅柰國王帝那忽國王伽摩路  
王乾陀羅王烏長國王迦葉彌羅國王迦羅王不路羅王泥  
婆羅王熱吒國王師子國王拘尸那揭羅王毗舍離王劫毗  
陀王室羅伐王瞻波羅國王三摩咀吒王烏荼國王蘇刺吒  
國王信度國王烏刺尸王扈利國王狗頭國王色伽栗王漫  
吐嚩王泥拔國王越底延王奢彌國王小人國王軒渠國王  
陀羅伊羅王狼揭羅王五天竺國王如是等八十餘國王及

其妃后并其眷屬周而圍遶皆來聽法爾時老君告諸國王  
汝等心毒好行殺害唯食血肉斷衆生命我今爲汝說夜叉  
經令汝斷肉專食麥麩勿爲屠殺不能斷者以自死肉胡人  
很戾不識親疏唯好貪姪一無恩義鬚髮拳鞠疏洗至難性  
既羶腥體多垢穢使其修道煩惱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鬚髮  
隨汝本俗而衣氍毹教汝小道令漸修學兼持禁戒稍習慈  
悲每月十五日常須懺悔又以神力爲化佛形騰而來高丈  
六身體作金色面恒東向示不忘本以我東來故顯斯狀令  
其見者發慈善心汝等國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東向政事  
如是不久過葱嶺山中有深池毒龍居止五百商旅宿於池

濱爲龍所害竟不遺一我遺其國渴叛陁王傳祝與之就池  
行法龍王恐怖乃變爲人謝過向王請移別住不復於此更  
損人民令後往來絕其傷害次即南出至于烏場遍歷五天  
入摩竭國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浮屠教號清淨  
佛令彼刹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無上正眞之道歷年  
三八穆王之時我還中夏使入東海至于蓬萊方丈等洲到  
於扶桑覲過大帝之所按集仙品稱位高下又經八王二百  
餘載幽深演之時歲次辛酉三川震蕩王者將亡數遭百六  
非人可制我更西度教化諸國次入西海至于聚窟流鱗等  
洲總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并未授任遊散

仙人至孝至忠適經歷度者如是等輩八萬餘人校量功德  
行業輕重授其職位五等仙官廿七品仙真上聖岳瀆三天  
咸悉補擬如是又經六十餘載桓王之時歲次甲子一陰之  
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託  
胎而生號爲悉達捨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爲佛陀  
始建悉曇十二文字展轉離合三萬餘言廣說經誠求無上  
法又破九十六種邪道歷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時其歲  
乙酉我還中國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義等法爾後王誕六  
十年間分國從都王者無德我即上登崑崙飛昇紫微布氣  
三界含養一切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

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示爲太子捨家  
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  
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  
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  
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効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  
齊同歸於我仁祠精舍接棟連薨翻演後聖大明尊法中洲  
道士廣說因緣爲世舟航大弘法事動植含氣普皆救度是  
名總攝一切法門

老子化胡經卷第一

胡

五



老子化胡經立口卷第十

我往化胡時頭載通天威金紫照虛空燄燄有光暉胡王心  
憊戾不尊我爲師吾作變通力要之出神威麾日使東走須  
彌而西頽足躡乾坤橋日月左右迴天地晝闇昏星辰牙差  
馳衆災競地起良醫絕不知胡王心怖怕叉手向吾啼作大  
慈悲教化之漸微微落簪去一時右肩不著衣男曰憂婆塞  
女曰憂婆夷化胡令賓服遊神於紫微

我在舍衛時約勅瞿曇身汝共摩訶薩賚經教東秦歷落神  
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至尊法教授嚶俗人與子威神法化  
道滿千年年終時當還慎莫戀中秦致令天氣怒太上踏地

古  
一  
六  
暝寺廟崩倒漸龍王舐經文八萬四千弟子一時受大絃輪  
轉五道頭萬無一昇仙吾在三天上愍子淚流連念子出行  
道不能却死緣不能陵虛空束身入黃泉天門地戶塞一去  
不能還雖得存禪嗣使子常塞心逆天違地理灾考加子身  
神能易生死由子行不真三十六天道終卒歸無形

我身西化時登上華岳山舉目看崑崙須彌了上懸矯翼履  
清虛倏忽到天西但見西王母嚴駕欲東旋玉女數萬千姿  
容甚麗妍天姿絕端嚴齊執皇靈書誦讀仙聖經養我同時  
姝將我入天庭皇老東向坐身體噉然明援我仙聖道接度  
天下賢

我昔西化時登上華岳山北向視玄冥秦川蕩然平漢少雜  
類多不信至真言吾後千餘年白骨如丘山屍骸路草野流  
血成洪淵不忍見子苦故作大秦吟哀歎廿頭以示通中賢  
見機降時世不值苦以辛

我昔化胡時西登太白山修身巖石里四向集諸仙玉女擔  
漿酪仙人歌經文天龍翼從後白虎口馳斷玄武負鐘鼓朱  
雀持幢幡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剛身時與決口教後當存經  
文吾昇九天後尅木作吾身

我昔離周時西化向巖賓路由函關去會見尹喜身尹喜通  
窈冥候天見紫雲知吾當西過沐浴齋戒身日夜立香火約

勅守門人執簡迎謁請延我入皇庭叩搏亦無數求欲從我  
身道取人誠信三日口不言吾知喜心至遺喜五千文欲得  
求長生讀之易精神將喜入西域遷喜爲真人

我昔化胡時涉天靡不遙牽天覆六合艱難身盡嬰胡人不  
識法放火燒我身身亦不缺損乃復沉深淵龍王折水脉復  
流不復行愚人皆哀歎枉此賢人身吾作騰波烝起立上著  
天日月頭上噉光照億萬千胡王心方悟知我是聖人叩頭  
求悔過今欲奉侍君伏願降靈烝怒活國土人吾視怨家如  
赤子不願仇以嫌化命一世士坐臥誦經文身無榮華飭後  
畢得昇天吾告時世人三界里中賢欲求長生道莫愛千金

身出身著死地返更得生緣火中生蓮花爾乃是至真莫有生煞想得道昇清天未負卽真信喪子千金身我昔學道時登崖歷長松盤屈幽谷里求覓仙聖公食服泥洹散漸得不死蹤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身體絕華麗二儀中無雙遺我元氣藥忽然天聖聰

尹喜哀歎五首

尹喜告世人欲求長生道莫求時世榮我昔得道時身爲關府君一日三賞賜雜綵以金銀不以爲已有施與貧窮人白日沾王事夜便習靈仙養松食苦栢微命乃得存精誠神明祐守真仰蒼天感得天地道遇見老君身難我以父母却遺

五千文秘室伏讀之三年易精神授我仙聖方都體解自然  
我昔上九天下向視玄冥但見飛仙士列翼影清天朝宗九  
天主太上皇老君滌蕩六府中受讀仙聖文王喬得聖道遊  
行五岳間服烝食玉英受命與天并

昔往學道時登岳歷高岡動見百丈谷赫赤道里長有無極  
神烝何以到西方元以度赤谷垂淚數千行自念宿罪重五  
內心摧傷

我昔求道時逕歷數千崖得遊八荒外徒跣身無衣東過日  
出界西尋清山累足底重躡生手中把少微道見西王母問  
我子何歸恥身不學道意欲覓仙師感我精誠至乞我鞋以

衣爾乃得學道仙炁漸微微父母佐我晚晝夜悲嗥啼大道  
與俗返一往不復歸高志日日遠不覺心肝摧雖得不死道  
氣力甚微微心精不退轉今作天人師

昔往學道時蹤跡亦難尋東到日出界樹木鬱鬱深南到閻  
浮提大火燒我身西到俱地尼但見金城門青龍堯城腹白  
虎守城前衝天金樓殿太上居湛然光影耀虛空仙人絕端  
嚴齊執黃卷書口誦長生文北向入玄冥大水湛湛深遠天  
數百匝足底重繭生爾乃得道仙把攬天地神子能述吾道  
白日得昇天

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

三十六宮主太上皇老君哀愍下世士垂神教世賢子欲修  
冥福先當體窈冥生時得尊貴不如過去榮仙駕龍車迎子  
遊清天上登金樓殿坐臥虛空間行則飛仙從威儀上柱天  
朝登天東頭暮到於天西戲樂九天外縱意極周旋驅使役  
百鬼總統於萬金

吾哀世愚民不信冥中神恃力害良善不避賢行人馳馬騁  
東西自謂常無前善惡畢有報業緣須臾間神明在上見遣  
使直往牽從上頭底收係著天牢門五毒更互加惡神來尅  
侵口吟不能言妻子呼倉天莫怨神不祐由子行不仁

吾哀時世人不信於神明先人與種福子孫履上行衣厚飯



得飽灾考不到門口氣頭嘯天自謂常終日看師真遼然得  
病叩頭請外恭心不敬神明以知人三魂係地獄七魄懸著  
天三魂消散漸五神不安甯伺命來執載丞相踏地瞋左神  
不削死右神不著生生神不衛護煞神來入身或患腰背痛  
或患頭目疼百脉不復流奄忽入黃泉天門地戶閉一去不  
復還

吾哀世愚人不信冥中神生時不恭敬死便償罪緣典官逐  
後驅牽北走東西抱沙填江海負石累高山白日不得食夜  
分不得眠朝與杖一百暮與鞭一千不堪考對苦賣罪與生  
人兩兩共相牽遂至死滅門皆由不敬道神明考譴人何不

敬真神生死得昇天生榮死者樂生死得蒙恩

吾哀時世人不信冥中神一門有十息縱意行不仁神明鑒  
無外終不濫煞人或爰華秀子或爰妙少年門崩戶以壞學  
者如浮雲死亦不脫歲悲哭仍相尋妻子沉堙漸一身孤獨  
存呼天天玄遠呼地地亦深不能自怨責各道怨師尊雖欲  
思善道十子不復還

吾告時世人修道宜慤懃恩亦不虛生神明必報人昔有劉  
仲伯精誠於道門勸惡使從善歲會集羣賢香火日夜勤亦  
能感倉天命盡應當死衆神與表天三魂飛揚漸七魄入死  
星右神削死籍左神著生名伺命來極濟左相踏地曠普告

二十獄拔出仲伯身三魂還復流七魄還入身血脉還運轉  
百節方更堅面目更端嚴骨肉更鮮明死臥三七日寢尸還  
更生

吾告時世人骸骨不別真閑時不共語急便來求人死者如  
流水去者如浮雲秦川純軍馬中庭生叢榛百中不留一到  
思吾本言何不學仙道人身常得存

老君十六變詞

一變之時生在南方亦如火出胎墮地能獨坐合口誦經聲  
瑣瑣眼中淚出珠子禿父母世間驚怪我復畏寒凍來結果  
身著天衣誰知我

古十  
十一  
二變之時生在西岳在漢川寄生王家練精神出胎墮地能  
語言晃晃昱昱似金銀三十六色綺羅文國王歡喜會羣臣  
英儒雅士平論忽然變化作大人髮眉皓白頭柱天

三變之時變形易體在北方出胎墮地能居牀合誦經聲瑯  
瑯額上三午十二行兩手不開把文章配名天地厚陰陽從  
石入金快翱翔

四變之時生在東方身青葱出胎墮地能瞳春合口誦經聲  
雍雍白日母抱夜乘龍崑崙崙山上或西東上天入地登虛空  
仙人侍從數萬重當此之時神氣通

五變之時生在中都在洛川嵩高少室嶺岑顛中央修福十

萬年教授仙人數萬千齊得昇天入青雲降鑒周室八百年  
運終數盡向闕賓化胡成佛還東秦敷揚道教整天文

六變之時生在乾地西北角圖畫天地立五岳處置星辰敍  
四瀆二十八宿注鄉曲日月照耀爲下國走如流水得周局  
智者察之知急速雨澤以時熟五穀萬人食之大化足

七變之時生在北方在海嶼出胎墮地聲由由好喜歌舞無  
憂愁造作音樂作箜篌萬帝來請用解憂黃河爲路行竟頭  
一身涉世快遊遊

八變之時生在東北在艮地圖畫天地我次比白衣居士維  
摩結欲結坐禪須諳悉通暢經書有舍利見吾相好須信企

古十一  
十二  
感子單誠不延次齊得昇天不墮地

九變之時下人黃泉正地柱開闢天地施地戶四炁非陽立  
冥所雖有人民不能語吾入身中施六府脇爲傍通心爲主  
從此已來能言語尊卑大小有次緒萬天稱傳道爲父

十變之時生在東南出風門畫出天道安山川置立五岳集  
靈仙吹噓寒暑生萬民煩炁衆生人得真置立五藏施心神  
動作六神能語言有生有死須臾間如水東流何時還遯适  
相代不得停何不習善求長生槃散流俗入膠盆不能免離  
喪子身欲求度世於中禪搨心不堅固仙根育聾音瘖教不  
倫由子前身謗經文論說道士毀聖人在惡必報受罪緣但

勤自責莫怨天

十一變之時生在南方閻浮地造作天地作有爲化生萬物  
由嬰兒陰陽相對共相隨衆生稟氣各自爲番息衆多滿地  
池生活自衛田桑靡劫數滅盡一時虧洪水滔天到月支選  
擢種民留伏羲思之念之立僧祇唯有大聖共相知

十二變之時生在西南在黃昏時人厭賤還老身善權方略  
更受新寄胎託俗蟒虵身胎中誦經不遇人左脇而出不由  
關墮地七步雜穢間九龍洗浴人不聞國王歡喜立東宮與  
迎新婦字衢夷八百伎女營樂身八斛四升不亂禪破散庫  
藏施貧人道十八人詣宮門賈作大醜婆羅門借問太子何

時還王心不語動王情騎王白象觸王瞋晃師知意不與言  
塚著檄特在丘投身餓虎求道門變爲白狗數百身積骨須  
彌示後人傳語後學須精勤莫貪穢辱喪子身沉累六趣更  
生難不信我語至時看

十三變之時變形易體在蜀賓從天而下無根無號作彌勒  
金剛身胡人不識舉邪神興兵動衆圍聖人積薪國北燒老  
君太上慈愍憐衆生漸漸誘進說法輪剔其鬚髮作道人橫  
被無領涅槃僧蒙頭著領待老君手捉錫杖驚地虫臥便思  
神起誦經佛炁錯亂欲東秦夢應明帝張僊迎白象馱經詣  
洛城漢家立子無人情捨家父母習沙門亦無至心逃避兵



不範道法貪治生塌心不堅還俗纏八萬四千應罪緣破塔  
懷廟誅道人打壞銅像削取金未榮幾時還造新雖得存立  
帝恐心

十四變之時變刑易像在金衛沙門圍城說經偈至著罪人  
未可濟胡人聞之心恐怪將從羣黨來朝拜叩頭悔過求受  
戒尅肌尅骨誓不退燒指練臂自盟誓男不妻娶坐思禪死  
爲尸飽餒鷹鷂遷神涅槃舍利弗骨得八斛散諸國如此遷  
達離煩欲苦身求道立可得

十五變之時西向教化到罽賓胡國相釐還迦夷侵境暴耗  
買育人男子守塞憂婆夷吾入國中作善詞說化男子受三

歸漸漸誘進說法輪別其鬚髮作道人陽爲和上陰阿尼假  
作父母度僧尼師徒相度理無私遷神涅槃歸紫微四鎮安  
穆和我神胡人思念長吁啼鑄作金像法我形三時入禮求  
長生寂寂寞寞不應人低頭視地仰看天大聖正真何時還  
十六變之時生在蒲林號有遮大富長者樹提闍有一手巾  
像龍蚰遣風吹去到王家國王得之大歎吒興兵動衆來向  
家離舍百里見蓮花國有審看一月夜王心惡之欲破家忽  
然變化白淨舍出家求道號釋迦

五百歲之時乘龍駕虎道得昌漢地廣大歷記長三十六人  
計弟兄超度北闕雲中翔新盧酒出俱行嘗娥媚山邊作細

昌當此之時樂未央伊耶樂生壽命長

六百歲之時一世以去二世歸城郭如故時人非觀者衆多  
知我誰死生各異令人悲何不學道世欲衰躑躅西北長吁  
誰伊耶樂生治太微

老子化胡經卷第十

1

...

老子化胡經考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章懷太子注或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略曰西戎傳曰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  
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  
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  
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唐陳子良辯正論注魏略西域傳云臨倪國王以祀浮屠得  
兒故名太子爲浮圖也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似

老子常教民爲浮圖近世黃巾見其頭白改彼沙律題此老  
聽曲能安隱誑惑天下前漢哀帝時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  
太子口授浮圖經還漢浮圖所載略與道經相出入也

斧按裴陳二家所引文字雖略有異同其實一書也

唐釋法琳辯正論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撓  
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喜與聽化胡作佛  
佛起於此

高僧傳帛遠傳晉惠之末與祭酒王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  
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

魏書釋老志寇謙之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

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

續高僧傳曇無最傳魏正光元年明帝敕諸法師等與道士  
論義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  
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  
時

魏書于闐國傳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

之所並隋書北史于闐國傳所載  
同惟五里作五百里

唐會要七十三于闐西南有北摩伽藍城相傳云是老子化  
胡之所建也初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曰我暫返  
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白淨因

造此寺焉

唐陳子良辯正論注隋僕射楊素從駕至竹林宮經過樓觀見老廟壁上畫作老子化鬪賓國度人剃髮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爲道士何乃爲沙門于時道士無言以對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唐總章元年進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僞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爲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



譯筆授證義當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欣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旣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先立元統敘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瀆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爲罪制

俞正燮癸巳類稿老子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裴松之同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唐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僞

唐會要四十九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

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與教使同客  
禮割屬鴻臚云云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冬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

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

經之碑昔在憲宗皇帝朝通載又載至元十八年聖旨云前

戊午年即宋理宗寶祐六年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

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

其教闕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

在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

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爲諭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陽覺陰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爲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板的達爰合師入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羅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

問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尙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悉命歸之至元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奏台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左丞文謙

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郝志誠  
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教考證真僞翻閱兼旬雖  
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  
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  
架虛罔有根據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上曰道家經文傳訛  
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  
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諭張宗演  
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  
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  
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

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憫忠寺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又卷三十四欽奉聖旨焚斷道藏偽經下項

見者取便

化胡經 王浮撰

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 梁曰廣

齷邪論

三破論 齊張融  
假託他姓

明真辯偽論 吳筠

太上實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玄九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異九迷論

玄傳  
卿奕呂

歷代應現記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

唐  
千員

輔正除邪論

吳  
筠

辟邪歸正論

杜  
光庭



十二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赤畫度命經

樓觀先生內傳

謗道釋經 林靈素杜光庭撰造破大藏經

三教根源圖 金天長李大方撰

歷代帝王崇道記

高上老子內傳

靈寶二十四生經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實錄

斧按綜觀諸書所載知老子化胡之說濫觴於後漢成書於西晉極盛於北周唐初議廢佛之時雖有甄鸞法琳著論詰難終不能遏其燄及唐高下詔焚棄其勢稍衰而尙未盡絕故武周時惠澄又以爲言而宋初莫高窟中尙藏此卷元起朔方專以宗教綏懷屬地佛教最盛而他教亦所不廢道士遂思復張其餘燄然至元一炬是經遂絕迹於天壤此亦道士所不及料者矣

化胡經考

古  
云

月

老子化胡經補攷

上虞羅振玉

老子化胡經一焚於唐再燬於元故諸史志既不著錄道藏亦無傳本惟晁氏讀書志及日本現在書目有之此殘卷存第一及第十卷一前題作老子西昇化胡經卷十前題作老子化胡經立口而兩卷之後題則均作老子化胡經晁錄及日本現在書目所著錄之老子化胡經十卷稱名及卷數並與此同是此本與晁本日本本合而元代所禁本題老子化胡成佛經稱名已不符而辨僞錄所引經文證以此二卷亦多不合元代所傳之本或已非唐代之舊歟

辨僞錄第五篇言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王磐焚毀僞道  
藏經碑則言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云云則  
誤王浮爲宋人辨正論卷六引晉世雜錄言道士王浮改換  
西域傳爲化胡經則王浮確爲晉人無疑也

唐書藝文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議化胡經狀一卷注萬歲通  
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知璿  
等議狀晁錄化胡經後附劉知璿議化胡經八狀是此狀宋  
時即附於經末俞理初癸巳類稟道笑篇書劉知璿作劉汝  
璿晁錄又作劉如璿均與唐志不合俟再考之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老子消水經一卷案甄鸞

笑道論引化胡消水經凡二條據唐志則消水自爲一書要亦化胡類也又宋志卷四神仙類有老君出塞記一卷殆亦記化胡事蔣君伯斧作化胡經考徵引甚博茲補其所未及者於此

化胡經補考

十

十



老子化胡經校勘記

上虞羅振玉

時有自然天衣桂體 桂當作挂 一葉

至于照王 照當作昭 二葉

五岳四續 續當作瀆 二葉

星辰牙差馳 牙當作互 六葉

屍骸路草野 路當作露 七葉

修身巖石里 里當作裏 七葉

怒活國土人 怒當作恕 七葉

得道昇清天 清當作青 八葉

盤屈幽谷里 里當作裏 八葉

九重室中 此句奪一字 八葉

列翼影清天 清當作青 八葉

青龍堯城腹 堯當作遼 九葉

迎子遊清天 清當作青 九葉

總統於萬金 金當作全 九葉

看師真遼然 遼當作瞭 十葉

神明以知人 以當作已 十葉

典官逐後驅 後當作復 十葉

秦川純軍馬 純當作屯 十一葉

生在南方亦如火 亦當作赤 十一葉

英儒雅士平論 此句奪一字 十一葉

合誦經聲唧唧 台下奪口字 十一葉

感子單誠不延次 單當作殫 十二葉

下人黃泉正地柱 人當作入 十二葉

尊卑大小有次緒 緒當作叙 十二葉

邂逅相代不得停 適當作逅 十二葉

育龔音瘧教不倫 音當作暗 十二葉

墳着檀特在丘 丘字下奪一字 十三葉

變刑易像在金衛 刑像當作形象金衛當作舍衛 十四葉

尅肌尅骨誓不退 尅即刻之別字 十四葉

男子妻娶坐思禪 妻娶二字倒置 十四葉

漢地廣大歷記長 記當作紀 十四葉

娥媚山邊作細昌 娥媚當作峨眉 十四葉

化胡經校勘記

化胡經軼文

化胡消冰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

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劇賓身自爲佛

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  
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  
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  
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以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  
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  
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子爲優婆

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  
韓平子白日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  
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  
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  
尺項有日光且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  
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  
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  
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

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

化胡經云老子化鬪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齋經  
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寧世尊法教授聾俗人

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

帝怒太上躡地瞋

按此歌卷中有一終東秦作中秦無令作致

令

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

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

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

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尙佛經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



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代不過十年災變  
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  
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埋按埋當是  
理字之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  
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斧按辯正論引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圖自傷不

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原注新本改云  
佛生何以晚

佛出一何早原注新本改云  
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此

即所謂改換西域傳也

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

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

以上十五條見北周甄鸞笑道論按續高僧傳三十天和  
元年敕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  
鸞乃上笑道論帝以爲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至建德  
三年乃普滅佛道二宗

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迴在世號曰迦葉於娑羅  
林爲衆發問

化胡經言喜欲從聘聘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

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

到聘前便成七豬頭

明威化胡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  
自斃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誠  
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楮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  
割毀形貌示爲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執逆之種

化胡經云罽賓國王疑老子妖怪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知  
神人舉國悔過老子云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  
奉教皆爲沙門也 此條見注中

以上四條見辯正論按辯正論作於唐武德四年傅奕請  
廢佛法時

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罵詈言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  
懟當莫發

以上一條見俞正燮癸巳類稿

化胡經帙文

摩尼經殘卷

吳縣 蔣 斧 錄

前缺

宿死屍若有覆藏還同破戒

寺宇儀第五

經圖堂一 齋講堂一 禮懺堂一 教授堂一

病僧堂一

右置五堂法衆共居精修善業不得別立私室廚庫每日齋食儼然待施若無施者乞丐以充唯使聽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每寺尊首詮簡三人

第一阿拂消薩

譯云讚願首專知法事

第二呼噓喚

譯云教道首專知獎勸

第三退換健塞波塞

譯云月直專知供施皆須依命不得擅意

出家儀第六

初辯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爲

次明三際

一初際

二中際

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

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猷離  
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爲真孰  
敢聞命事須辯析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  
二宗各復兩者交歸

次觀四寂法身

四法身 下缺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

長安志卷十懷遠坊東南隅大雲經寺本名光明寺隋開

皇四年文帝爲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因隋  
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焰隋文奇之將改所住寺爲光明寺  
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時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  
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  
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初元年秋七月有沙門十人僞  
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  
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唐書后妃傳則天皇后載初中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  
鄂國公令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



唐會要卷四十九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禱  
兩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又迴紇傳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  
長慶元年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  
人入朝

新唐書回鶻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  
飲水茹葷屏酒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  
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武宗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

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資入之官通鑑元和元年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回鶻信奉之或與議國事胡注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

唐會要卷四十九會昌三年勅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御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宅修功德迴紇並勅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志磐佛祖統紀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歷六年回紇請荆揚等州遣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擒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姪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是上上乘

錢氏原教考引

五代史周本紀廣順元年二月回鶻使摩尼來

又回鶻傳梁乾化元年賜其入朝僧擬盧宜李思宜延鑓等紫衣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

遼史屬國表聖宗統和十九年回鶻進梵僧名醫

宋史高昌國傳乾德三年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蓋高昌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

又回鶻傳唐會昌中其國衰亂西奔安西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景德四年遣僧翟入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老子西昇化胡經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爾後王

誕六十年間我即上登崑崙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入西  
那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王室示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  
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  
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由此  
度

斧按摩尼教入中國時代記者言人人殊然觀長安志所  
載則其來也其在周隋之際乎隋文所立之光明寺武后  
改爲大雲經寺證以代宗賜摩尼寺額爲大雲光明則此  
寺爲摩尼寺無疑又摩尼爲火祇別派故以蠟燭自然聳  
人主觀聽而請廣其教否則是時佛教已徧中國又何藉

曇延之請乎據日本桑原隲藏東洋史要言摩尼教為漢  
 獻帝時波斯人摩尼所創其源本於火教參酌佛教耶穌  
 教等而別成一派與開元勅文依附佛教之語相合可見  
 其教絕無足以特立之精義故其行於中國也不能驟入  
 而以漸進始則附庸釋民繼則獻媚女主後乃假手兵力  
 而中國之人視之初時直以為佛教之支流故諸郡所立  
 大雲寺碑祇述建寺之年月而不言立教之宗派元一大河足  
內大雲寺碑二景雲二年涼州衛大雲寺碑均見金石及  
萃編三元和十一年柳州復大雲寺記見柳子厚文集  
 憲宗元和二年回紇有河南太原置寺之請舊史始書之  
 於策曾不四十年而遽遭廢黜會昌一炬其經象遂無一

字存於中國矣厥後回紇衰亂徙帳甘沙故彼中曩留此  
燼餘之譯本而終不能復興於東土至歐公修史之時已  
末由詳其始末遂誤以舊史立寺之年爲始至之年溫公  
未察亦沿其誤於是摩尼入中國之時代益不可考矣今  
參稽諸書得其大略著之於篇以質當世之談宗教者

摩尼經殘卷

具  
案

一



摩尼教經首尾殘缺但存中間寺儀第五出家儀第六二篇而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統紀定爲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唐書及會要謂摩尼至唐代入中國予意當更在前唐會要謂大歷爲摩尼置寺賜名大雲光明以長安志考之光明之名蓋昉於隋文大雲之稱則改於武周至大歷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言隋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燄奇之改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明言曇延爲摩尼然云其教則非固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時雖已置寺而教未顯至唐而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勅令

天下創寺度僧勢乃浸盛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記雖略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教隋文時已入中土絕非唐代乃入也伯斧臆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頗該博然予終以未得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為憾嗣細審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教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為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隨後改號為

天賜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

摩尼教中所謂二宗乃辨明暗

所謂三際亦發明自然之旨故隋代立寺取名光明乃其教旨不僮紀蠟燭自然之異也然光明二字實已見於化胡

經從真寂境

摩尼經中有次觀四寂法身此云真寂亦與經合也

至蘇鄰國中誕降

王室爲太子號末摩尼

或初名末摩尼或稱摩尼或稱末各尼

轉大法輪說經

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

亦三際二宗之名

教化天

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  
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  
入中洲就此二者考之知涼州衛大雲寺始創於晉其教之  
流傳乃由西而東故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  
所言與此經一一脗合均晉代已有摩尼教之確證又辨正  
論稱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洲道士廣說因緣語知此  
教初託道教故王浮僞造化胡經而屢入摩尼教旨其人蓋  
道士而摩尼者也化胡經雖爲道家而頗攀附釋氏其叙摩

尼教亦有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語均依傍竺法之證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語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爲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已又別創末摩尼也既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比丘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燭燄之靈徵而改名光明且以揭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賜以示寵異初援於老後入於釋罔非欲依附以謀浸入俾勢盛而後扇其宗風焉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逞終不能脫離老釋而獨立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即以爲僧徒而不知其實別爲一教者其來也

自西涼而終仍漸滅於沙州與高昌

宋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

使高昌行程記言高昌有摩尼寺在波斯僧各持其教者

宋以後

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宗教事實記載至略釋氏撰箬中偶

及外道亦語焉不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及此殘

經中參互考證始得其教之涯略不知尙有他書可考否爰

記之以質世之治宗教學者宣統元年十月上虞羅振玉記

東友桑原博士

藏

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斯人

摩尼唐初其教似已由波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之時代不

知其所自出而以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言襄王之

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摩尼之後

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襄王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而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在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專爲倡導摩尼教而設所託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確在司馬之世矣振玉又記

涼州衛大雲寺碑言寺有造經房翻譯經典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不至漸滅淨盡亦幸事矣聞德人在吐魯番得番文摩尼教古經甚多安得好古者一詳考之振玉又記

景教三威蒙度讚

无上諸天深敬歎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  
慈父阿羅訶一切善衆至誠禮一切慧性稱讚歌一切含真  
盡歸仰蒙聖慈光救離魔難尋無及正真常慈父明子淨風  
王於諸帝中爲師帝於諸世尊爲法皇常居妙明無畔界光  
威盡察有界疆自始無人嘗得見復以色見不可相惟獨絕  
凝清淨德惟獨神威無等力惟獨不轉儼然存衆善根本復  
無極我今一切念慈恩歎彼妙樂照此國彌施訶普尊大聖  
子廣度苦界救無億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航苦不辭勞願  
捨羣生積重罪善護真性得無絲聖子端任父右座其座復

超無彘高大師願彼乞衆請降楸使免火江漂大師是我等  
慈父大師是我等聖主大師是我等法王大師能爲普救度  
大師慧力助諸羸諸目瞻仰不暫移復與枯焦降甘露所有  
蒙潤善根滋大聖普尊彌施訶我歎慈父海藏慈大聖謙及  
淨風性清凝法耳不思議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尊經

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

應身皇子彌施訶

證身盧訶甯俱沙

已上三身同歸一體



瑜罕難法王 盧伽法王 摩矩辭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 景通法王 寶路法王

千眼法王 郝甯逸法王 玳艷法王 摩薩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沒吉思法王 岑穩僧法王

廿四聖法王 憲難耶法王 賀薩耶法 彌沙曳法王

娑羅法王 瞿盧法王 報信法王

敬禮常明皇樂經 宣元至本經 志元安樂經

天寶藏經 多惠聖王經 阿思瞿利容經 渾元經

通真經 寶明經 傳化經 罄遺經 原靈經

述略經 三際經 徵詰經 甯思經 宣義經

師利海經 寶路法 王經刪河律經 藝利月思經

甯耶癩經 儀則律經 毗退啓經 三威讚經

牟世法王經 伊利耶經 暹拂林經 報信法王經

彌施訶自在天地經 四門經 啓真經 摩薩吉斯經

慈利波經 烏沙那經

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  
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太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  
並奏上本章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  
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繙譯此

案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  
開封回民家得猶太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  
教皇許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足資彼  
教之考證上虞羅振玉

景教三威蒙度讚



沙州石室文字記

東吳曹元忠

光緒戊申同年陸季良示余甘肅敦煌縣令汪宗翰所遺後唐天成四年己丑歲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藥師琉璃光如來象絹本長三尺許筆意古拙彩色鮮明其所題記文皆右行蓋千佛巖莫高窟物也明年宣統己酉法博士伯希和來游京師云在敦煌得卷子本經籍墨榻碑版雕印佛象出所藏閱之則皆沙州曹氏故物遭西夏兵亂扃錮石室者至於今千數十年矣將據以考證曩史而沙州曹氏五代史僅附吐蕃傳己云卒立世次史失其紀宋史雖爲立傳而其文全

襲文獻通考止於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賢順以後莫之詳焉則史之漏略者多矣因就伯希和所藏之關於史事者條記如左

一爲西漢金山國賜宋惠信勅其下半殘闕上有朱文金山白衣王印按此伊西等州節度使張奉勅也五代史吐蕃傳云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今勅有金山白衣王印爲奉無疑又考舊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尋又改爲金山都督府是金山爲西州都督府舊治據西域水道記所載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未有口口元年歲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

子缺宋國缺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結銜甲寅爲昭宗乾寧元年既云淮深爲伊西等州節度吐蕃傳云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此必淮深卒後奉襲其位爲伊西等州節度使故自號金山白衣天子則新唐書吐蕃傳所云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者非事實矣不如宋史沙州傳云義潮入朝以從子淮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較爲得之

一爲河西牒言索中丞爲瓜州刺史事就西域水道記所載河西道歸義軍節度索勳紀德碑考之碑云太保東歸口平

口義河西克復昔年土宇一旦光輝公則河西節度張太保  
之子聳也又云特授昭武校尉持節瓜州諸口口口口墨  
釐軍押蕃落口知牒云太保膺五百之間生謂張義潮而勳  
爲義潮之婿故云索中丞出身隴上文武雙兼况當親懿德  
合潘陽其書潘楊爲潘陽自是相仍俗陋非譌字也此牒爲  
義潮時奏表勳爲持節瓜州刺史墨釐軍押蕃落使故末云  
事須請守使持節瓜州刺史仍便交割印文表次聞奏正可  
與碑互證至碑云于時景福元祀白藏無射之末公特奉絲  
綸就加口口當是昭宗景福元年八月授勳歸義軍節度而  
遷張淮深爲伊西等州節度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立在乾



寧元年後此二載其署淮深結銜如此可知代張氏者義金  
之前先有索勳矣

一爲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仁貴狀中云玉壹  
團羚羊角伍對礪砂伍斤考五代史吐蕃傳云其所供礪砂  
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鑿大鵬砂毘羯玉團皆因其  
來者以名見宋史沙州傳亦云天聖初遣使貢乳香礪砂玉  
團此狀所署悉與史合迺知史文礪砂礪砂皆礪砂之誤蓋  
宋時礪砂之礪或書作礪今世所傳大觀政和證類本草皆  
然傳寫譌爲礪礪可据此狀正之又狀後結銜下鈐朱文沙

州節度使印按此印爲周世宗所賜沙州傳云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太平寰宇記隴右道沙州云以歸義軍節度觀察留後曹元忠爲節度使以知瓜州軍事曹元恭爲瓜州團練使仍各鑄印以賜之皆旌其來王之意是也

一爲曹大王夫人讚初疑夫人爲曹延祿之妻以續資治通鑑長編云眞宗咸平四年春正月戊子封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爲譙郡王也然長編載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權節度兵馬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節度

使母封秦國太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知延祿妻爲李氏据伯希和所見石室造象題名延祿爲于闐王婿證以舊五代史晉書高祖紀天福三年十月戊子于闐國王李聖天册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其女封隴西郡夫人門望亦合而讚云廣平鼎族則非李氏明甚顧讚又云辭天公主囑託偏照於孤遺別易司空何世再逢於玉眷其天公主云云似病革時託遺息於于闐王女夫人何人未能強爲說也若延祿封譙郡王据長編所載仁宗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諭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有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進討之語詎太宗旣授延祿沙州節度使卽令討李繼遷

至是以功進郡王歟

一爲雕印佛像十餘番中有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造北方毗沙門天王象記云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開國侯曹元忠其稱歸義軍節度使云云與西域水道記所載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南陽張公諱義潮相合其稱特進云云與舊五代史晉書少帝紀天福八年春正月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相合當是開運時元忠未奉朝命權假歸義軍

節度結銜觀周書世宗紀顯德二年五月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彼時尚云留後可證也

一爲青紙金字寫經數卷据長編云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甲子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爲歸義節度先是賢順遣使入貢言其父宗壽既卒以其母及國人之請求嗣位詔予之仍賜以金字藏經及茶藥等物亦從所請也與宋史沙州傳所云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情事皆合然則此金字寫經殆眞宗賜曹賢順物也

余記伯希和所藏止此因考沙州曹氏始通中國在後唐莊

宗時新五代史唐本紀同光四年正月乙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是也其後元德元深之名史不絕書迺長編於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癸酉沙州來貢既云元忠義金之子也又云据薛居正五代史則義金卒於天福五年二月子元德襲其位而天福八年正月又載沙州留後曹元深除歸義節度使開運三年迺書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而國史及會要並無元德元深二名不知何故者當是義金卒後晉以元德嗣立未幾元德又卒復以元深代之新五代史于闐傳載張匡鄴高居誨以天福二年使于闐而居誨記云西至瓜州沙州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是天

福初年元深尙爲瓜州刺史可知元德元深非史有駁遼也  
及元忠延祿而後沙州事遼事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故文  
史屬國表亦列沙州回鶻敦煌郡王而聖宗紀云統和二十  
四年八月沙州敦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開泰  
八年正月封沙州節度使曹順爲敦煌郡王九年九月乙亥  
沙州回鶻敦煌郡王曹順遣使來貢以宋史證之曹壽即曹  
宗壽真宗紀云咸平五年七月丙子沙州曹宗壽遣使入貢  
以宗壽爲歸義軍節度是也曹順即曹賢順沙州傳云大中  
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是也通鑑續編謂沙州自  
宗壽以來通使契丹似得其實顧遼史又云統和六年六月

乙酉沙州節度使曹恭順還授于越考聖宗統和六年即宋太宗端拱元年其時宗壽尙末害延祿也又恭順之名不見他史惟長編有建隆三年春正月丙子元忠子延敬賜名延恭或延恭爲沙州節度延祿使遼耳則與遼通使宗壽以前亦有之矣至於沙州之地史家每謂爲西夏所并此据宋史夏國傳景祐二年取瓜沙肅三州文也然長編云必不在今年通鑑續編因云景祐四年趙元昊侵吐蕃遂取瓜沙肅州信如此言仍無以解於仁宗紀景祐四年皇祐二年之沙州來貢也頗疑景祐之初元昊雖取沙州而不能有故兵事旣解旋修職貢皇祐以後或與中朝阻絕史未之書而文昌雜



錄猶云主客所掌諸番西方有九其七曰瓜沙門漢敦煌故地則沙州當神宗元豐時尙存矣宋史于闐傳有云元祐八年請討夏國不許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者松漠紀聞所謂回鶻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耳則終西夏之世瓜沙肅不過羈縻州也嗚呼當五代遼宋之際沙州一隅孤懸界外始謂吐蕃終稱回鶻蓋疆以戎索久矣詎意曹氏故物復出人間令我思古之情躍然而不能自己又惡可以無言也

沙州石室文宇記





室

鳴

佚

沙

書

石

東方學會影印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又千七百餘載為我

先皇帝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簡軸  
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既已甄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尚未知重而吾則  
快然自足一若天特為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縹緗已散我國人士  
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君始為予具言之既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携  
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則斯編所  
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感交併有不能  
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數倍之即時會  
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小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  
可欣者一也釐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  
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啟遺書西邁  
東土人士未由沾溉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  
屢通異書荐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倫所藏殆  
逾萬軸法京所弄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為言諸國典守森嚴不

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釋已竟行將刊布其餘卷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携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積甘肅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為毛實君方伯度藩與予姻好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及琛實同鄉里與謀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十卷者等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流都市然或行翦字折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儉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企合力已乃無助于為涇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為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制劄子任考訂願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于贖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亡樂歿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願汲汲為此急若捕亡揆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

往志不可奪此編既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寧守之以慰幽獨苟  
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尚當移書伯君更求寫影節普衣食之資賡續印行以償  
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歲在癸丑九月二十三日上虞羅振玉商遺父書於  
日本寓居之大雲書庫

往歲癸丑在海東影印敦煌石室古卷軸中中土久佚者十八種為鳴沙石  
室佚書資力所限僅印百部十餘年來篋中久罄海內學者每移書見詢苦  
無以應之乙丑春乃精樸付諸石印以廣其傳戊辰仲夏工始竣爰書前序  
之末以識之貞松翁書于津沽嘉樂里寓居





鳴沙石室佚書目錄提要

隸古定尚書

上虞 羅 振玉

唐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佚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為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而舊本藏於書府人聞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尚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為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不存十一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於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著錄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奭仿呂氏所鑠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為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尚書亦十餘則

一若夫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至今具存于叢  
一披覽滿紙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為偽託段茂堂先  
生亦斥為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為穿鑿之徒古今  
一也而不能得作偽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  
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亦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卷二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尚  
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  
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  
傳揚備所讀其均為郭本可以理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逾七八而與陸氏  
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據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  
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商書微子第十七  
後題尚書卷第五核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  
國傳陸德明經典叙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開成  
石經亦然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為十三卷與  
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即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即是一端言

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藉是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偽又因是卷而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竟緣是而得作偽者之主名可為段說之左證豈非無偶之快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為唐宋以來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為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卷中經傳異文予別著之羣經點勘中而記此卷之所以可貴者於此

### 春秋穀梁傳解釋

唐寫本春秋穀梁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前半已損後半尚具書題其存者一百三十有九行始於僖公八年十二月訖於十五年十一月不見作者姓名考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闈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初不知此書屬何家嗣檢集解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卷中雖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不足為異知此書為麋氏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見經典釋隋唐兩志並稱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而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知

之矣其經傳之文取以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而以此為優陸氏釋文顧皆不出今

畧舉之如十年傳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卷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責此卷無

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卷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為君此卷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

此卷過字作過注言吾與汝父子之情未有待過汝明則麗姬必死此卷無明則二

字宗余氏集本集解不若自死此卷無自字十二年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卷作

春王三月石經及余本與此卷同左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卷五下有廟字又夷

吹相敗此卷狄下有自字如是之類義皆優勝可補陸氏之闕又以文中避諱諸字

考之世子作太子治作理知是卷為高宗朝所寓書迹精雅為唐寫本中之至佳者

虞氏此注楊氏疏中偶有徵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尚引其書似北宋之初尚存

然晁陳諸家書目則均不之及殆天水初葉祕府僅存人間已久佚耶往者伯希和

君寄影本至京師知為佚籍苦不能得作者姓氏今一旦考知之當移書伯君萬里

之外當亦拊掌稱快也

論語鄭氏注

鄭注論語唐以後久佚宣統庚戌東友內藤湖南富田君搗兩君先後寄其國本願  
寺主大谷氏所得西域古卷軸影本至京師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九行予據詩棠  
棣正義所引定為鄭注已訖為希世之寶為之印行矣越四年法友伯希和君又寄  
此卷影本至則由述而至御黨凡四篇視前所見逾十倍益驚喜欲狂亟發紙展讀  
每篇題之下皆書孔氏本鄭氏注褚墨書迹均與本願寺本不殊蓋一帙而紛失者  
也考何晏論語集解叙謂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漢末大司  
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皇侃注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論也今  
此卷明著孔氏本一若所注為古論者而考其篇次則太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  
十固明明同魯論如何叙皇注為可信顧孔訓世既不傳此卷乃明題孔本初不可  
曉且陸氏經典釋文亦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與何皇說略同乃反  
復考之釋文所舉鄭氏校正諸字則皆改魯從古無一從齊者始悟此卷所謂孔氏  
本者乃據孔氏古論改正張侯魯論而何皇諸家謂考校齊魯者蓋張禹本受魯論  
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見集解叙鄭君既注於張論則不異兼采齊論其實固僅據古正魯  
也此卷寫官漫題孔本雖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實亦可喜矣釋文又云鄭以

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者非也今考鄭君校正五十事釋文所著不及十五述而以卞四篇中釋文所載鄭君據古正魯者得八事而校以此卷則僅載其一則與陸氏鄭本或無此注說正合然此卷有美玉於斯節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則釋文未及徵引此殆五十事之一可據以補釋文者也陸氏所見鄭本與此本異者四事釋文陳司敗注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夫此卷則作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御寇子疾注鄭本無病字此卷則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鄭或作恠恠此卷則作空空

陸言或作則鄭本有兩端注鄭云末也此卷則作不作恠者與此卷同

兩端猶本末凡斯殊異率此為優則斯卷者不僅為今日幸存之秘籍其在有唐亦鄭注中之善本矣鄭君此注既久佚吾鄉陳仲魚徵君以前人所輯鄭注古文論語為不備且鄭注本非古文乃以集解為本采輯古注為論語古訓集解之外蒐輯鄭注獨多今校以此卷知前籍徵引每多違迕有誤以他注為鄭注者集解不義而富且貴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今卷中所注與此全異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踧踏如也鄭注踧踏敬恭貌此卷則作謙讓貌集解引馬注踧踏敬恭貌也是誤以馬注為鄭也世說新語注引式負版者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

之者賤隸事也此卷無是語集解及文選華子岡詩注並引孔注負版持邦國之圖  
籍者也是誤以孔注為鄭也有誤以鄭注為他注者集解朋友死注孔曰重朋友之  
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又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歡難久也今檢此卷並是鄭說  
此誤以鄭注為孔也又有徵引鄭注而不標明者士相見禮正義引鄉黨孔子與君  
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陳仲魚徵君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  
與注往往不為區別今檢此卷則確是入門公節注但其文作自此已上謂圖事於  
廷攝棗升堂謂圖事於堂字句小殊耳集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  
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又君賜食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此二事不標  
注者姓氏似為何氏之言而校以此卷亦為鄭義殆作集解時一時偶疏非如郭象  
之竊莊也至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論  
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徵君謂與集解異為鄭可知並據李膺傳  
注吳志步騭傳並引論語恂恂然善誘人謂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今檢是卷則實  
作循循亦無恭順貌之注而鄉黨恂恂如也注則曰恂恂恭順貌也此誤以鄉黨篇  
注入子罕也又集解賓退注鄭曰如此復命白君賓已去也皇本高麗本作孔曰今

此語實在卷中則邢本是而皇本高麗本誤矣又古人引書往往附加己意以足之  
後人不能析別如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既夕記疏所引則  
此句下更有一日之中三時食七字核以此卷則但有上句知下七字為引書者附  
加初非鄭注所有以上數者均賴此卷之存得以是正者也鄭君此注多根據禮經  
殆成于禮注既成之後晚年所寫定集解采二三而遺六七天佑斯文俾不終闕於  
窮裔石室一旦遽入予目豈非人生之至幸耶表章而流傳之固予之責焉矣影印  
既竟爰書簡末以質宇內之治鄭學者至經文之異同別為校記入羣經點勘中茲  
不更出

### 春秋後國語

孔衍春秋後國語畧出殘卷巴黎圖書館藏前端殘闕而中間每篇出書題及撰人  
名計存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後有番書尺許此書唐書  
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別史類均著錄作十卷孔衍字舒元王氏玉海及  
元吳師道國策識語均以為晉人劉知幾史通內編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  
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宗衛中



山其所留者七國秦齊燕楚三晉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行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嗟乎云云今案據諸書所言則此書紀述七國總為十卷而是殘卷則僅百四十八行已有趙韓魏楚四國紀事簡畧殆已將得全書之半初頗以為疑及以予所藏秦語及巴黎所藏魏語兩殘卷校之則詳畧大異蓋彼二卷為衍原書此則刪節之本唐人所謂畧出者也宗初勅撰太平御覽引後語六十餘事刻川姚氏亦據以勘正國策然姚氏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則南宋之初已不易遶玉海言通鑑外紀引此書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是亡佚於宋元之際故深甯已不得見也御覽所引後語並出注文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未知為衍本注抑李昉等所增予案姚氏補高誘注戰國策卷一顏率下續注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又謀於葉庭之中續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庭以是證之知御覽所引確是後語原注非李昉等所增也明矣又據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

田子方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五季宗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殆為五季人又可知也至此書與國策史記異同別校錄之而第考其傳佚與其可貴者於卷尾

春秋後秦語第一殘卷前後斷損存字九十五行予以宣統庚戌得之燕市蓋石室藏書由敦煌解送學部時為人所盜鬻者初不知為何書檢宋本白氏六帖卷四鼎引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曰秦无

道欲與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顯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不識何塗之所從王曰塗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之華亭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之云云

今檢此卷則正在卷末又國策卷一紹興刻川秦與師臨周章姚宏續注引後語校勘同異與此卷亦合知此為春秋後秦語矣今以此卷校國策知姚氏所舉疏漏尚

多而六帖所引率與此同今列舉之國策周君患之此卷作周顯王患之六帖引亦

作顯王患之姚校於秦與師臨周下注周顯王後語此注應謂齊王曰此卷作謂齊

宣王曰姚校同夫秦之於無道也此卷作秦之無道六帖引作秦无道今國策乃衍

於字不若歸之大國此卷大國作大王姚枚未舉使陳臣思將以救周此卷陳臣思作田

恆姚枚未舉少海之上此卷作小海六帖引同謀之於葉庭之中此卷葉庭作華庭六帖

引作華亭姚枚未舉之庭姚枚未舉所見本與此異所以備者稱此此卷備作鈞姚枚未舉傳世國策以剡川

姚氏本為最善乃一章之中謬誤已至此然微此卷亦安所取正乎孔行是書據諸

家所述則紀錄七國都為十卷今所存雖僅二三殘卷然其分卷之大畧尚可考見

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為予言其書頗

似國語予當時即疑為孔衍書而苦無左驗今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

漢之際史記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

鼎絕臚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為三卷

此卷終於武王二年後有闕損然多亦不過十數行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叙孟說事遂以

首章記卷古書之例皆然秦語既有上中必有下卷可知秦語以後齊趙韓魏楚燕

各為一卷畧出本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合之秦語三卷共得九卷

其末卷當是叙目否則齊趙韓魏楚燕六國中或尚有一國事實較多分兩卷耳此

卷書寫不精殆出於有唐中葉褚墨閣澹故久不得售予一見詫為瑰寶以重位得

之卷背記張義潮事實爰附印於張延綏傳後而以此卷與畧出本同印之  
春秋後魏語殘卷百二十行亦巴黎圖書館所藏首尾均損不見書題而以畧出本  
證之知為春秋後魏語也畧出本魏語僅記樂羊為將文侯飲酒西門豹治鄴襄王  
為中天之臺秦始皇帝與鄢陵君易地凡五事此卷雖殘闕然尚得十事中間又有  
闕損趙惠文王惡范痤章侯後半吳起去西河章侯前半而襄王為中天之臺及秦  
易馮陵君之地二章則兩卷均有之知此卷為後語原本確無可疑且以此卷例之  
知畧出本所刪節蓋十省六七矣此書絕於人世者垂七八百年一旦出於窮荒萬  
里之外予復得伯希和君之遺珠俾今日得會合印行豈非快事惜秦語中第二尚  
未得寫目當更求之伯希和君延津之合期諸異時展對之餘已為神往矣

晉紀

此卷前後殘損無書題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其存者始於二月訖於六月計百五  
十一行約二千八百言考隋唐書經籍藝文志有晉一代別史至多此卷體裁編年  
繫月乃晉陽秋晉紀之類此類作者亦多至十餘家不知果出誰氏觀此卷僅存五  
閱月中事實已將三千言其卷帙必宏大即元帝一朝殆亦將二三十倍於是卷晉

書鄧粲傳載粲著元明紀十卷此或粲書耶此卷雖僅百餘行然以較晉書多可補  
 正晉書元帝紀記石勒僭位在太興二年十一月戊寅此卷則在正月元帝紀記二  
 月周撫之誅四月陳川之叛與此同而此卷所記較紀為詳五月王敦表解荊州牧  
 晉書敦傳亦載表文惟詳畧與此頗異此卷表後有元帝答詔則傳所不載第云帝  
 優詔不許而已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於浚儀王師敗績  
 祖逖傳則云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  
 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紀傳所述即是一事而勝敗相反  
 考之此卷記平西將軍元帝紀作平北將軍祖逖傳劉琨與琨改書或稱贊逖成德  
詔逖逖為鎮西將軍又作鎮西均平西之誤紀為鎮西均平西之誤為北傳  
譌平為伐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救之秋即逖之入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殆射而  
鎮也殺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  
 言王師敗績者誤也段匹碑領幽州以疑害劉琨晉人離散往往依邵續於厥次事見  
 碑傳而元帝紀於太興四年記石勒攻厥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碑沒於  
 勒而以前並不記碑奔厥次事碑傳亦不著奔厥次之歲月此卷則於六月記段碑  
 既為末波所敗殺太尉琨石勒遣孔長侵畧范陽諸郡碑部離散且飢是月奔於厥

是矣

七

次可補晉書紀傳之疏畧晉書劉琨傳載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繫  
 其事於太興三年據此卷則在二年六月又琨傳載諶等表文與此卷詳略互異表  
 文中將軍姬澹琨傳作箕澹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載晉劉琨嘗遣將軍  
 姬澹帥衆十萬討石勒則作箕者非也琨傳子姪四人俱被害而所錄盧諶等理琨  
 表則言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史臣作傳既明載是表而記述乃自牴牾此卷則作言  
 琨父息四人凡息從兄息三人則子姪遇害者且六人矣此卷盧諶崔悅理琨表之  
 前尚有溫嶠一表亦全錄其文琨傳則但云太子中庶子溫嶠亦上疏理之而已嶠  
 傳則並不及此事琨之贈謚傳繫於盧諶等理琨之後不明著年月此卷云至四年  
 秋乃下幽州刺史吊祭知理琨在二年而吊祭則尚在四年此卷記六月己卯加太  
 常賀循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琨為丹楊尹元帝紀己卯作己亥又不及  
 琨尹丹楊事劉琨傳太興初兼侍中尋代薛彤為丹楊尹據此卷知在二年六月也  
 此卷僅二千餘言耳而以校晉書所得已如此若得全卷其所刊正更將何如令我  
 夢想不能自己矣又此卷書法至精其中別構之字與六朝碑版同而隋唐諸帝諱  
 若忠堅虎炳淵世民等字皆不諱為隋唐以前寫本無疑雖不能確指為何代然今

日得見六朝精寫本文字之福速過前哲可不與藝林共寶永之乎

### 閩外春秋

李荃閩外春秋十卷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宗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均著錄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之云唐少室山布衣李荃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四庫全書錄荃所撰太白陰經八卷總目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提要所考荃之仕履止此今傳本太白陰經則前有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表末作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偽託序署永泰四年考永泰無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元大厯作偽之迹顯然至進表前有臣荃少室書生才非武職而後又有臣自風塵悖亂牧口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云云前恭後倨又自謂牧口邊陲戰伐常勝幽州去兩京密邇並非荒裔何以史家絕不一及其功伐且並其名氏而遺之揆斯情實誣偽可知仙家

紀傳例多難信序表所署亦復相類而此卷署題作少室山布衣與陳氏所云正合  
意荃或竟以布衣終耳荃事實雖不可考見而其所著書太白陰經以外所注孫子  
散見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中則雖佚實存此書不知佚於何時直齋尚親見其書  
記其起訖是宋代尚有完帙此僅存第四五二卷其紀述但具兩漢然文辭爾雅其  
所根據與班范二書時有同異蓋其時謝華諸家之書尚存尤可為攻治班范諸史  
者考鏡之資至可寶矣往在京師伯希和君為言此書存第一四五共三卷今僅得  
二卷異日當更乞第一卷俾得並傳倘亦伯希和君所贊許乎

張延綬別傳

張延綬別傳河西節度判官張口撰傳稱延綬為西河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公字祿伯第三子以光啓三年三月授左千牛兼御  
史中丞傳即作於是年之冬考舊唐書宣宗紀張義潮以大中五年獻瓜沙伊肅十  
一州其年冬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新史吐蕃傳咸通八年義潮入朝  
為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  
務遂投歸義軍節度使此傳稱延綬父為河西節度使舉其字而不名李氏再修功



德記述義潮之婿李明振修寺功德立於乾寧元年碑末附記有伊西等州節度使

兼司徒張淮深

伊西以上已泐淮深當是明振妻兄

妻弟前沙瓜伊西口河節度使張淮之名記中又

有義立姪男秉持旄鉞語是河西節度自大中以後乾寧以前三十餘年間皆張氏

世守之明振妻之姪男不知何名然嗣義潮者為淮深嗣淮深者為淮之淮之以後

尚有嗣者雖中間沙州偶有篡奪然不久即滅

詳于所作張義潮補傳中

張氏之主河西殆終唐

之世延綬不知為淮深抑淮之之子要為義潮諸孫行傳稱僕射之政達藩歸仁塞

下清晏是光啓三年延綬之父方任節度西河無事延綬且以蔭得官豈有如吐蕃

傳咸通十三年曹義金已代張氏之理且舊五代史吐蕃傳稱唐莊宗時回鶻來朝

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

察使是義金之守歸義軍在同光之初上距咸通將六十年淮深守歸義時義金當

尚在襁褓何能遂領州事薛史即有謬誤是傳必得其實以此證之唐書之謬成鐵

案矣此傳語多駢偶文筆拙滯延綬亦無事實可稱然可正史氏之謬則至可喜也

傳後署光啓三年閏十二月考唐自穆宗長慶二年迄昭宗景福元年均用宣明術

依術推之是年乃閏十一月非十二月證之通鑑考異所引妖亂志十國春秋均合

惟舊五代史梁本紀則是年十二月後亦書閏月與傳正同殊不可解附著之以俟考

水部式

此卷首尾皆缺不見書題檢白氏六帖卷二十二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

白二渠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恆佳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邊多

即上下用水處相開放還入清水三月六日已前八月二十日已後任開放之云云

正在此卷中知此書為水部式也考唐六典唐律一十二章令二十有七格二十有

四篇式三十有三篇此水部式蓋三十三篇之一有唐初葉式凡四修曰永徽曰垂

拱曰神龍曰開元此卷不知屬何時矣六帖所引文多不可通以此卷校之數行之

中得異文二謫字五奪字三六帖置斗門此卷置作著任開放之卷作亦任開放清

水恆佳為五分佳乃準之謫雨水邊多邊乃過之謫三月六日作二月一日二十日

以後作三十日以後高陵界界上有縣字即上下用水處相開放即下有與字相下

有知字六帖並奪佚予所據之六帖乃宋槧本謫奪尚爾不知明以後刊本更何如

也更以校六典及唐書百官志得據是卷訂正其疏誤者凡十事六典水部郎中條

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橋置水手二百人仍置竹木匠十人今檢此卷則  
 置竹木匠十人下有在水手數內句知非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故下文又有蒲津  
 橋水匠一十五人之文水匠乃合水手竹木匠稱之六典刪在水手數內五字則似  
 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名額矣六典大陽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今檢此卷  
 則作每三年非每年也六典孝義橋所須竹索取河陽橋退者以充今此卷則云孝  
 義橋所須竹葺配宣饒等州造送其洛水中橋竹此三字已不可見參葺取河陽橋  
 故退者充六典誤洛水中橋為孝義也此均六典之疏誤也六典修理河梁橋梁此  
 卷作陽六典大陽蒲津橋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材木送橋所造材此卷作採則又六  
 典刊本之謫字矣六典和水使及唐書百官志河渠署令注每渠及斗門有長一人  
百官志水部郎中條言京畿有渠長斗門長不言幾人今此卷云蓋田新開渠每斗門置長一人有水槽處置  
 二人百官志諸津令條天津橋中橋則衛士拚掃此卷作令橋南北捉街衛士灑掃  
 所有穿穴隨即陪填唐志省去衛士上數字不知為何等衛士矣百官志諸津令注  
 唐改津尉曰令有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三人津吏五人橋丁各三十人匠  
 各八人此卷作都水監三津各配守橋丁三十人三津仍各配木匠八人唐志省都

是

十

水監三津諸字囹圄不可通矣百官志河渠署今注有漁師十三人此作都水監漁

師二百五十人其中長上十人短卷一百二十人明資一百廿人六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河渠署文與

此志不知何以誤為十三人百官志諸津今條瀟橋永濟橋以勳官散官一人蒞之

此卷作瀟橋永濟橋差應上勳官並兵部散官李別一人折番檢校其義乃二橋每

季以一人檢校其人差應上勳官並兵部散官更番充之唐志節省其文義乃全晦

格式文字與律令同未容隨意增損點竄六典專述典制尚不免此弊歐公素持文

省事增之旨其疏失更無足異矣然使此卷不存亦烏乎是正之則此卷者洵石室

佚籍中之至寶矣又唐代轉漕於水陸常運外曾行海運兩書食貨志中顧不載之

子編檢紀傳及唐會要石刻冊府元龜杜甫詩得七事知由貞觀以訖開天屢屢行

之咸通中再行之舊唐書崔仁師傳征遼之役詔韋挺知海運仁師為副仁師又別

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

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名為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此一事也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太常卿韋挺於河北諸

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今太僕少卿蕭銳於河南道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

銳奏稱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島  
接連貯納軍糧此為尤便詔從之於是自河南道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  
貯此此二事也登州司馬王慶基誌萬歲通天元年白虜起趨鋒交碣石天子詔左  
衛將軍薛訥絕海長驅掩其巢穴飛員執粟霧集登萊除公行登州司馬仍充南運  
使扛粟齊山飛雲蔽海三年歎美俞曰得人聖歷年運停運任此三事也唐書姜師  
度傳神龍初試為易州刺史河北巡察兼支度營田使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  
海運省功多運司農卿册所元龜卷四百九十七記師度約舊渠傍海穿此四事也  
唐會要玉海卷一百八十二引開元二十七年十二月李適之為幽州節度使河北海運使此  
五事也杜甫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棧粟來東吳此六事也舊史趙宗紀咸通三年  
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廣州之食潤州人陳碯石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  
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  
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州矣執政是之以碯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  
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又五年五月丁酉詔曰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今  
三道據所搬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雇入海舸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

足外輒不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舸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云云此七事也前六事為太宗武后中宗元宗四朝海運事實可考者第七事則懿宗朝復行海運之事實此卷載滄瀛貝莫登萊海泗魏德等十州共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運二千八平河宜二年與替又云安東都里鎮防人糧令萊州召取當州經渡得勲人諳知風水者置海師二人拖殆即師四人隸蓬萊鎮令候風調海晏併運鎮糧所記海師拖師水手之制足補紀傳諸書所未備兩史食貨志謂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然唐之海運行之數世烏可不載兩志乃均削而不著幸散見紀傳及諸書石刻及此卷中得知涯畧明邱瓊山謂唐代海運見於杜詩可謂疏矣予故採摭之附載於此俾言唐代史事者有所稽焉

### 諸道山河地名要畧

諸道山河地名要畧第二殘卷開首斷缺存河東道州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為後世地志體例所自昉此書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凡九卷

韋澳撰一作虔分語今以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中所記建置沿革皆本圖志其事迹  
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物產後或附虔分語然此八州府中惟蔚州潞州有之  
此為全書中一門目唐志徑以為一作虔分語認為書名誤也澳任宣懿兩朝卓然  
為一代名臣宣宗勵精圖治洞知外事此書簡畧或澳撰以供幾餘之覽者耶此書  
既依據圖志取以校勘可據以是正誤宇圖志潞州八到西南至上都一千三百三  
十里此卷作一千二百四十六里圖志晉陽縣晉澤溉田周迴四十一里此卷作四  
十餘里圖志祁縣有胡甲水此卷作護甲水圖志記此水東南自潞州武鄉界流入  
而於潞州鄉縣亦正作護甲水可證作護甲者是圖志祁縣下作胡甲者非也亦有  
可補唐志疏畧者代州條記武德四年置代州都督府今為朔州理所兼置代北水  
運使院考代北水運地理食貨兩志均不載惟新書盧坦傳記遣史崇泗州朔州薛  
譽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獻事及坦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事冊府元龜卷四  
百九十八載開成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年移院振  
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與狀言移院不便請依舊移代從之則兩史紀傳亦不之及此  
卷代州有使院蓋在杜悰奏復之後也嘗謂有唐一代制度表志所述多依據六典

通典中葉以後無記制度專書故表志率詳於中葉以前憲穆以後之制大半闕如  
時見一鱗半爪於紀傳中史臣不能悉心鈎撿一一載入表志嘗欲就紀傳所記參  
以唐人文集中所載以補諸志所未備顧勿未就今讀此卷若助成予志者暇當  
卒就之也此卷繕寫多謬奪如太原府條天寶元年改北却為北原原字乃京之謄  
晉水注伯遏晉水伯上奪智字牢山注劉聰達子榮榮字乃榮之謄代州勾注山注  
漢高不聽敬之說敬上奪婁字雲州條開元十八年後置雲州及雲縣縣上奪中字  
嵐州條隋大業中於靜東縣界置樓煩郡靜東乃靜樂之謄畧舉於此以證讀是書  
者

### 殘地志

殘地志十六行存劍南道十二州曰姚曰協曰曲曰悉曰柘曰靜曰保曰霸曰維曰  
真曰恭曰翼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州之里數長以校  
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異同至多諸書且於十二州數亦不全備

通典遺曲真霸協四州元和志遺保霸二州新志遺協翼

僅於真州下再見翼州之名二州各州

所管諸縣各書亦參差不合如姚州領縣四曰姚城長明瀘南通典及新志作領縣



三曰姚城長明瀘南而無長城與地廣記及太平寨宇記同元和志作姚城長明長城而無瀘南

舊志則但有瀘南長明並無姚城長城協州領縣三曰東安西安湖津元和志舊志

並與此同惟湖津元和志作胡津曲州領縣二曰朱提唐興元和志舊志新志新志列曲

州於屬唐州中戎州所隸各州內不入劍南道太平寨宇記均與此同悉州領縣曰識白左封歸誠通典新

志作領縣二曰左封歸誠元和志則有識白與此表同柘州管縣二曰柘縣喬珠通

典元和志太平寨宇記與地廣記並與此同寨宇記柘誤作柘而舊志則不載領縣靜州領

縣二曰悉唐靜居通志及舊志與此同惟靜居通典作靜川舊志靜居縣界有靜川元和志新

志太平寨宇記與地廣記則二縣外別有清道保州領縣四曰定康歸順雲山安居

新志同舊志及太平寨宇記則無安居通典則保州作奉州雲山郡但領定康一縣

霸州領縣四曰安信牙利保寧歸化新志及太平寨宇記與此同舊志則但一縣曰

信安殆安信之誤維州領縣二曰薛城小封舊志與此同通典作領縣三曰薛城定廣小

封元和志作薛城定康鹽溪新志又作薛城通化注本歸化真州領縣四曰真符雜

川昭德昭遠元和志及新志與此同舊志及太平寨宇記則無昭遠恭州領縣三曰

和集博恭烈山諸書並與此同翼州領縣三曰衛山翼水岷和元和志及與地廣記

與此同通典舊志太平寰宇記作領縣四曰衛山雞川翼水昭德綜觀諸書所記諸州領縣惟協曲拓恭四州諸書悉同餘八州則異同殊甚雖未能盡決其得失然維州所領縣元和志有鹽溪考新志薛城注貞觀三年置又析置鹽溪縣永徽元年省入定廉則鹽溪永徽中既已併省不應別出至通典記維州領縣有定廉殆由定廉致謫而定廉已割屬保州亦不應更隸於此新志維州領縣又有歸化考此縣已屬霸州不合於此重出則元和志與通典新志誤也翼州領縣通典及舊志有雞川昭德舊志又云此二縣開生獠新置太平寰宇記言唐書云開生獠置即不述年月考新志於真州昭德注顯慶元年開生獠置本隸志州天寶元年隸翼州又雞川注先天元年析翼水縣地開生獠置本隸志州天寶元年隸翼州雖不言由翼隸真之年而二縣之開置一在顯慶一在先天則瞭然可知元和志及新志均以二縣隸真州不應仍隸於翼則舊志仍通典之舊者誤也而此表則均不誤惟妣州領縣此表作妣城長城長明瀘南考之新志謂瀘南本長城故元和志有長城無瀘南新志有瀘南無長城此卷則長城與瀘南並列為不可解耳至各州距兩京道里各縣距州道里與諸書亦多不合妣州注上即上三十一百里元和志作四十三百里通典及舊

志作四千里東都即東三十九百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八百九里通典及舊志不記距東京

里長城注州北五十元和志作南至州五里長明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協州注上三千一百舊

志作四千里東三十九百六十里元和志則距兩都里數並與此同西安注州卅七

元和志作二十七湖津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曲州注上三千三百里舊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

元和則與此同東四千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舊志不載距東都里數唐興

注州東五里元和志同悉州注上三千九十五里東四十一百六十里通典去西京

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二千七十六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至東都三

千二百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八百里柘州注上三千一

百里東三千七百里通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

二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三十里靜州注上三十四百五十里東四千二

百五十里通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二百

九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舊志至京師三千一百里舊志云至京師里數與當州同此據當州書之

保州注上二千九百四十里舊志同東二千五百九十里舊志至東都三千七百九十

里通典本州雲山郡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十六百里霸州注上三千一百二十里東三千四百七十里

舊志至京師二千六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維州注上三千七百

四十里東三千九百四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

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六十里真州注上三千六百

里東三千八百里元和志作至上都二千一百八十里至東都三千四十五里舊志

至京師三千里至東京三千八百五十里恭州注上三千一百二十里舊志東三千

八百里舊志無非東京里數通典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里元和

志至上都三千三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翼州注上三千里東三千六

百里通典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

四百二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

二百七十八里此卷與諸書既異而諸書亦互相差池則末由決其異同得失矣至

各州貢賦校以元和志新志亦間有不合如悉州貢麝香犛牛尾當歸班布蜀馬元

和志載開元貢有麝香當歸羌活犛牛酥並尾而無班布蜀馬新志亦無班布蜀馬

而有柑與欬金柘州貢麝香羌活當歸犛牛元和志載開元貢無犛牛新志則無犛

牛而有升麻靜州貢與柘州同保州貢與靜州同元和志靜州開元貢麝香犛牛酥

新志作麝香犛牛尾當歸羌活新志保州貢有欵金無羌活當歸霸州貢石密升麻  
麝香新志失載恭州貢麝香羌活當歸元和志失載新志與此同而別出升麻翼州  
貢麝香當歸犛牛大黃元和志載開元元和兩貢均無當歸犛牛大黃而別賦麻布  
凡是異同雖亦無由決其得失而可據補元和志及新志之闕遺亦可喜也此卷不  
見書題及撰人名然據卷中所記考其時代及以宋樂史所言定之殆即賈耽貞元  
十道錄觀首行有當悉恭拓真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語是作書之年僅存姚協  
曲三州考新志載松州廣德元年沒吐蕃其後松當悉靜拓恭保真霸乾維翼等為  
行州以部落首領世為刺史是十州之廢在代宗廣德以後元和志記協州以天寶  
十三年沒蕃貞元九年南詔又以其地內屬今此卷協州未廢則作於貞元協州內  
屬之後可知又卷中所記諸廢州中若當若悉若真若翼元和志並載元和貢是四  
州當元和時復內屬此尚稱已廢則作於元和以前又可知貞元元和之間僅隔永  
貞一年則此書作於貞元時代可以確定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叅和縣下言此邑  
見貞元十道錄今叅和之名明記卷中可為此卷即賈耽貞元十道錄之確證據唐  
書藝文志十道錄凡四卷其書本非詳博故樂史進太平寰宇記表有編修太簡之

識此卷則又似畧出之本然賈耽為輿地學專家此書殆與所撰地圖皇華四達記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九州別錄諸書當參互考證其所記必精確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雖寫錄未精復多謬字如悉州之悉作恙作急真州謬作真州姚城謬作姚誠東安謬作安東歸誠郡謬作歸城郡靜川郡謬作靜永永殆水郡天保郡謬作大保郡雜川謬作維川昭德昭遠謬作照德照遠然均得就他書校正之要不害其為鴻寶也

沙州圖經

沙州圖經殘卷首尾缺佚其存者長不踰三丈始於水渠竟於歌謠敘述詳賾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如苦水獨利河興胡泊及三澤二堰均不見於他地書七渠之名僅都鄉渠一見於使于闐記于闐記又分一渠名都鄉渠素高居誨使三所元和圖志則舉其一而遺其二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即此池也而不及西北兩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為古今地志之所不

及所記十六國時諸涼遺事取校崔鴻書如張體順之謬張慎圖經涼王且渠茂度訪於奉常張體順業

張體順今本北涼錄作張慎誤體順於手嵩時為宣達將宋承義之誤宋承人宗承軍事款時為左長史見西涼錄殆西涼亡而仕北涼者

義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素宗承義今西涼錄作涼武昭王之庚子紀年直稱至五

年非元年稱庚子二年稱辛丑百人起嘉堂於後園園讚所志素西涼錄一載此

事於於卯四年該光一年又素嵩建元庚子元年庚子二年以至五年皆以庚子紀

之今本西涼錄作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庚子四年甲辰五年皆以庚子紀

改武昭之修塞城敦煌之獻同心黎繫年舛誤同心黎繫麟履今本後涼錄一作麟

嘉又此事後涼錄列於太安三年云敦煌太均足正明人纂輯兩本之謬奪又如効

守宗欲送同心黎誤先一年當據此改正

穀古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州志稱古効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効城縣素一

日敦煌縣西踰黨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効城郭遺址疑不在此云今

州東北則非在沙州街之西可知惜徐星伯先生不及見此當時未於城東北一尋

遠之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志穿大井素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傳載此

事作素行穿卑提侯井五康注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西土山下西域

圖志白龍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堆是均謂白

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謂大井渠足訂漢書孟康注及西域志之謬誤崔不意為漁澤

在縣北什五里與孟康說不合

都尉非漁澤尉圖經濟南崔意不為漁澤却尉素顏注作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此

治之當據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匈奴傳起亭燧之燧不作隧圖經建塞傲起亭燧

守之業此疏見匈奴傳准亭燧匈奴傳作亭隧師古注隧謂深閘小道而行避

敵鈔寇其義行曲宜從此作亭燧謂起燧墩也又匈奴傳守字上無等字此行

師古隧道之曲解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此芟芟殘卷雖把不盈握而有裨史地之學

如此之宏惜徐張沈何諸先生生早而不及見也至此書之作殆在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過大周處多批行空格而無偽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作武隆作隆基作其四民稱四人之類均為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其非作於肅代以後又可知矣唐代圖經久絕於世亟為考其厓畧俾讀者知此為人間鴻寶也

此書乃涇陽端忠敏公方向伯希和君影照予從忠敏借印十本分頒同好乃迨二年神州淪喪忠敏遽完大節此書玻璃影片不知尚在京邸否搜行篋得舊日影本亟復影與西州圖經同印行之以推廣忠敏傳古之雅意倘亦忠敏在天之靈所默契乎攬卷悲往為之涕零

### 西州圖經

此卷首尾均缺審其文乃西州圖經以證新舊兩唐書地理志多合惟兩志均言西州領縣五舊志為高昌柳中蒲昌天山

通典及寰宇記無此縣元和志有之

交河此名見柳新志則有

前庭無高昌而於前庭注曰本高昌寶應元年更名元和志作天今此卷內所載凡

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疑唐志及諸地



志誤也六縣中之柳中本漢舊稱殆亦當漢舊地後漢書班勇傳為西域長史屯柳  
 中李賢注柳中今西州縣又西域傳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  
 通典及寰宇記並云柳中在西州之東四十四里元和志作西至州三  
十里里數不合輿地廣記西  
 州柳中縣取漢舊地為名齊次風先生前漢書卷九  
十六考證因漢書狐胡國傳中有治車師  
 柳谷之語疑班勇所屯之柳中即柳谷今考此卷移摩薩捍突波三道下並云出蒲  
 昌縣界西北向柳谷他地道下云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柳谷柳谷凡四見唐書地理  
 志交河注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與此正合據元和  
 志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是交河在西州之西北柳谷又在交河之西北而柳中據  
 通典諸書所記則並謂在西州之東方位迥異截然兩地今此卷四道之下並云西  
 北向柳谷可為通典唐志諸書之左證而糾正次風先生之失至卷中所載十一道  
 唐志及諸地志均不載惟銀山道見新唐書焉耆傳帝命郭孝恪為西州道  
總管率兵出銀山道新唐志  
 西州注謂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銀山道殆以磧得名又元和志云大沙海在  
 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今此書大海道下云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是大海道因大  
 沙海得名與唐志可互相印證至白水澗之名曾見唐書婁師德傳與虜戰白水澗

八遇八克通鑑亦載高宗永福元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白水  
洲注白水洲有白水軍考唐書地理志一叙隴右節度所統九軍有白水軍注在鄯  
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此卷中之白水洲絕非其地蓋唐之鄯州為今西甯唐之西州  
為今吐魯番今由西甯至吐魯番計程三千餘里此道不應如此遠達且此卷言白  
水洲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交河在西州之西北而鄯州則遠在西  
州東南數千里則此白水非鄯州之白水洲審矣至此書之作竊意當在乾元以後  
陷蕃以前新開道下有見阻賊不通語是作志時州尚未淪于吐蕃之證且其敘述  
丁谷甯戎兩窟風景文字爾雅尤非唐中葉以後所能為也又考西州天寶元年改  
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為西州今卷中丁谷窟條云西去州廿里聖人塔條云在州子  
城外東北角則圖經之名確是西州而非交河乃撰於乾元以後而不在至德以前  
又可知矣

### 太公家教

宣統庚戌法人伯希和君言所得敦煌書籍有太公家教一卷其書已寄巴黎未之  
見也去歲郵寄寫真片數百枚亦無此書項在唐風樓見此卷蓋亦同出于佛洞石

室為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所遺又石室餘書未歸京師圖書館時流出人間者也此書史志與宋人書日均未著錄唯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王明清玉照新志三亦云世傳太公家教其書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為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胡仔漁隱叢話後集五十一引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張溪雲谷雜記二亦著此語陶宗儀輟耕錄五十二所載金人院本名目亦有太公家教殆行此書為之則此書至宋時尚存特以鄙俚故館閣與私家均未著錄今觀其文多作四字韻語鄙俗無叙與諸書所言正符今日俗諺猶多見其中設非見唐人寫本將疑為後世假託也書為楮紙卷本標目存一卷字篇首闕五字共一百二十七行每行自十八九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行書拙率殆出中唐以後矣

原書有云太公未過釣魚水

水上無相如未達賣卜於市口天居山魯連海水孔鳴

明字盤桓候時而起書中所用古人事止此或後人因是取太公二字冠其書未必如王仲言曾高祖之說也

### 星占

星占殘卷斷缺不見前後題其所存門目可考見者曰外官占曰占五星色變動曰占列宿變五星逆順曰五星守二十八宿各以其色定其福敗曰分野曰十二次曰二十八宿位次曰石氏中官外官曰甘氏中官外官曰巫咸中外官曰玄象詩末為日月旁氣占疑所存尚不及全書之半。唐代星占之書傳世者有李淳風乙巳占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今此卷作者姓名雖不可知然中有自天皇已來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歲語是撰此書者為初唐人矣今古之言星者僉祖述甘石巫咸三家此書備載三家內外官星總二百八十三坐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核以晉書天文志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之語正合若今傳世之甘石星經前署甘公石申撰而巫咸內外官諸星如齊趙鄭越十二星等亦闕入且計其都數僅得一百六十餘坐糅雜奪佚確出後人撮拾以託然宋晁氏讀書志載甘石星經一卷云漢甘公石申撰其

署名與今本正合陳氏書錄解題載星簿譜厯云唐志稱石氏星經簿譜今此書明  
言依甘石正咸氏非專石中書云云又頗與今本星經相類疑宋人所見之甘石星  
經殆與今世撮拾之本畧同而此卷列記三家內外官諸星位次坐數星數具存當  
時舊觀晁陳諸家所不得見者一旦乃出諸石室得與乙巳開元兩書並傳人間可  
不謂快事乎又卷中所載玄象詩記述星躔方位為五言韻語以便記誦唐書藝文  
志載王希明步天歌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亦著之其書以七言韻語記二十八舍諸  
星玄象詩殆在此歌之前鄭氏通志天文畧謂撰步天歌之丹元子乃隋人於前籍無徵恐未可信通志據步天歌以作  
天文畧而此詩則世不復傳予雖未習天官家言然亦深喜此卷之佚而復存固不  
得以占驗之學近於虛誣而輕視之也

### 陰陽書

陰陽書殘卷二百四十行尚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  
目曰立成法第十二減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立成法之前乃記一歲十二月中  
殞葬吉日其九月以前已缺篇題不可見矣考舊唐書呂才傳太宗以陰陽書近代  
以來漸致譏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

其可用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夫云陰陽書近代

漸訛則陰陽書自是六朝舊著呂才雖奉詔撰定新書五十三卷而舊書四十七卷

亦並行不廢乃隋書經籍志顧未著錄唐書藝文志則於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外

舊志作五十三卷別出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志作王璨撰王璨不知何人而新志遠列於

呂才書之前舊志列呂才書之後殆為唐以前人其書三十卷與呂才傳所謂舊書四十七卷

卷數不合是各為一書則在唐時陰陽書有三家矣此卷不知出於何人初疑為呂

才書乃審諦再三書迹不類唐人卷中不諱丙字必唐以前人所作其為王璨所著

抑為呂才傳所謂舊書蓋不可漫定葬事為陰陽書中一部類而此卷又為葬事篇

中之一班雖寥寥二百四十行而六朝以來葬經之傳世者僅此呂才葬書叙言葬

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隋唐志所錄十一二而已天水之世晁陳所記又僅隋唐志

之一二嘗謂隋唐以前古方技之書除醫經外傳世絕少陰陽家學說則尤鮮予雖

不習此學亦知其至可貴也亟刊布之以質世之留心古方技者

### 修文殿御覽

古類書殘卷前後皆不完不見書題卷第及撰人姓氏其存者烏部鶴類四十四則

鴻類十八則鵠類十四則雉類四則總七十九則其體例頗似太平御覽而所引諸

書至魏晉而止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謂太平御覽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

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修纂玉海卷五十六太平御覽今檢宋代御覽烏部其采

取此書者十五六而采取類聚者十二三當日館臣任意刪節復多謄奪而因襲之

迹昭昭可見則此殘卷即修文殿御覽殆無可疑考修文御覽天水初紀尚存而佚

於有宋末季然微之前史則其撰述之大畧尚可考見北齊書後主本紀武平三年

正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八月聖壽堂御覽成初付史閣後改名

修文殿御覽此書隋唐諸史志若錄稱名不同隋志子部雜家類載聖壽堂御覽三

之則由玄洲苑而改聖壽堂終定為修文殿乃一年中事顏之推此初撰之歲與告

傳觀或生賦注亦稱修文殿御覽則隋志仍書聖壽堂舊名誤也成之期可考見者一也顏之推傳觀我生賦自注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

陽休之祖考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素此下以奪例字據文撰修文殿御覽

院傳叙知之詳見下文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上之知當時修書者三十餘人而未悉舉其名北齊書

文苑傳叙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珽又奏撰御

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

監撰珽等奏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北史文苑傳陸入太子舍人王邵北史御衛

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

道闕考工部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

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儼北齊書文苑傳叙李以太學博士諸葛漢本朝請鄭公起

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並敕蕭放蕭愨題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

侍封考琇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北史作前究

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北史作

溫君愆入館亦令撰書是監撰者為珽收等六人撰書者為道孫等二十六人撰例

者為放等三人合計三十五人與顏賦注所謂三十餘人者正合此撰述人之可考

見者二也玉海卷五十四聖謂陽林之取芳林徧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

史為玄洲苑御覽素御覽撰者三十餘人乃獨舉林之不知何本玉海又引陽林之

云晚節說祖御覽傳云武平三年與朝士撰聖壽殿御覽令拾林之傳乃無此語但

書目言修文殿御覽放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又注采撫

厚書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所謂五十部當指總部類而二百四十部殆謂各總部



類中之分目此全書部類之可考見者四也綜計此書之成極一時人物之選蕭願撰例諸賢秉筆雖取材徧略必非勒襲蓋徧略為卷七百此才得半如何去取雖未可知而待詔諸人當無率爾陳氏解題乃詆譏孝傲並及此著謂毋乃盜徧略之舊以為已功可謂不得情實輕於立言者矣至傳世類書向以虞氏書鈔歐陽類聚為最古何意數百年後乃得重覩文林鉅製雖僅存二百五十餘行吉光片羽彌可珍貴且書迹爾雅觀虎民治諸字缺筆而隆字則否知其繕寫之歲尚在開天之前為唐寫本中之佳者予於宣統辛亥春既編寫此卷入佚籍叢殘中據陳氏太平御覽解題定為修文御覽而未及詳考茲補著此書撰述源流於此以證讀是書者

### 兔園策府

右唐杜嗣先兔園策府殘卷僅存序文之半案此書舊唐書經籍志與新書藝文志均未著錄唯宋史藝文志有杜嗣先兔園冊府三十卷五代史劉岳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道下兔園冊爾兔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

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註憚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策謂此也則此書盛行於五代或至宗季尚存故其撰人卷數體例深甯尚能言之歟然宋時私家罕藏是書惟晁氏郡齋讀書志出兔園冊十卷云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于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云云與深甯之說不同然則唐末五代村塾盛行之書其為虞書抑為杜書殊未可臆定竊疑世南入唐太宗引為秦府記室即與房元齡對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書豈此書盛行之際或并三十卷為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書鈔因嫁名於彼歟此書雖僅存卷首然猶是貞觀時寫本序中劉君詔問皆願治之詞治字未闕筆明尚在太宗時又業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蔣王憚以貞觀七年為安州都督至永徽三年除梁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則此書必成于安州而此本又書成後即傳寫者也雖斷璣尺刃可不寶諸

唐人選唐詩

詩選殘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可見今據全唐詩知為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都計完者七十一篇殘者二篇

今以諸家集本傳世者校之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而佚其二王龍標詩卷中十七

篇見於集本者僅三篇邱為詩六篇陶翰詩三篇今載於全唐詩者各一篇太白詩

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羸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則悉載集中以終刻本校

高常侍詩二篇上陳左相詩僅存前數行則今集本一存一佚其卷中諸詩今集本雖存而異同

至多篇題亦有異同殆每篇中必有數字予既錄入群書點勘中其尤甚者為二李

與高常侍三家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即此卷之首以此卷校之中間少四

句太白胡無人篇卷本無末三句臨江王節士歌陌上桑魯中都有小吏逢七朗以

斗酒雙魚贈余於逆旅因繪魚飲酒留詩而去三篇中卷本亦較集本各少二句古

意篇今集題作改古則卷末多二句瀑布水篇今集題作望廬山瀑布則卷集全異者四句贈趙四篇

今本題作贈人異者且過半千里思篇集本八句卷本則四句而四句之第三句亦全異第

四句與校注中之一本合校注中所載一作某者多與本本合如校注已甚古矣獨不見篇則除末二句但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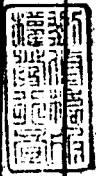
一字外其餘均不同高常侍信安王出塞篇集本題作信安王幕府詩以卷本校集本則後半先

後錯列者四句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見唐劉全白李昌碣記或傳寫異同或中間改訂

卷集互岐理所應有若高詩卷中但存一篇有半耳而以校正集本得益已如此之

巨至李王邱陶高諸佚篇可據以補今本之缺則尤可喜也唐人總集當代選本傳  
世者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以卷中避諱諸  
字考之尚為唐中葉寫本玉付影印而書名不可知姑署之曰唐人選唐詩並誌其  
所以可貴重者於後

提要



棗衿同六府孔修

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也水火金木土

穀甚脩治言政化和也

廢土交正底春財賦

交俱也眾土俱得其

正謂壤墳墟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民有節不過度也

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

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也

錫土姓祗

台惠先弗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

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也王者常自以敬我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也

又百里甸服

方規

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近王城者

也木葉曰櫨入之供食園焉也

二百里納銍

所銍刈謂木櫨也

三百里

納結服

結藁也服藁役也

三百里粟入百里米

納所

精者少麤者多也

入百里侯服

向服外之五百里也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百里

采

侯服內百里也供王事而已不主一也

二百里男邦

男任王者事也

三

百里采侯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召

入百里媯服

媯安

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王者文教而

行之三百里皆同也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也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

入百里要服

媯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者也

三百里甸

守平常之

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入百里采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  
也言荒又簡略也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  
之不制以法也  
二百

里流  
凡五服相距方五十里  
流移言政教隨其俗也  
東漸于棄西被

于流沙翔南泉聲教  
漸入被及也此言五  
服之外皆與王者

聲教而  
朝見也  
訖于三棄命錫玄圭告身成

功  
玄天色也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  
賜玄圭以章顯之言天功成也

尚書四新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后與又扈葬于四之塋作四新  
夏啓嗣  
禹立伐

有扈  
之罪

四新 甘有危郊地  
將戰先誓也

大葬于四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  
將皆命卿也 王曰嗟

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  
故曰六事 予新告女又危氏

畏侮入行怠弃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  
取法也有危與夏同姓

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  
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 天用勦讐

元命 用其失道故也勦  
截：絕謂滅之也 今予惟龔其行天之

罰 恭奉也言欲  
截絕之也 左弗攻于左女弗龔命

左車左：方主  
射政治：其職 右弗攻于右女弗龔命 右車  
右勇



力為士之主  
執戈半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女弗龍其命

御以正馬為政者也三  
者有失不奉我命也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  
祖主前亦不專也

弗用命翊于社

天子親  
征又載

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背者則戮之于  
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

予則汝

翊女

奴子也非但止身辱  
及女子言恥累之也

尚書人子之哥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大康失邦

啓子也般于遊田不恤民  
事為罪所逐不得返國

昆弟人人

顛于彘汭作人子之哥

大康五弟與其母待  
大康於洛水之北怒

其不及故  
作歌也

又子之哥

啓之五子  
因以名篇

大康尸位呂逸念

尸主也主以尊位  
為逸豫不勤也

咸身

惠黎民咸式

君盡其德則  
眾民二心矣

乃般遊亡度

般樂樂遊

逸無法度

政于又彘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  
之表

水之南也十日曰旬  
獵過百日不還也

又寤右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

有寤國名羿諸侯名也距大  
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也

身弟又人御

介母呂刃

御侍言  
從政也

儀于彘之汭又子咸

怨

待大康怨其  
久畋失國也

述大命之戒以作哥

述循也  
歌以叙

怨示一曰皇祖又嘗民可近弗可下

皇君  
祖亦有

訓戒也近謂親  
之下謂失分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  
當固民

以安  
國也予眎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

畏敬小民所  
以得衆心也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弗見是

困

三失過非一也不  
見是謀備其微

予臨兆民廩虜若朽

索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廩危  
見朽腐也索馭馬危懼甚也

為

人上者柰何弗敬

能敬則不憍在上  
不憍則高而不危也

示二

四

曰訾又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為也

荒色女色 禽鳥獸也

曰酒者音峻寓彫牆甘者無獸足也峻高

大彫飾 又一于此未或弗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

畫也 一有一必止

况兼有乎 元三日惟彼陶唐又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也都

冀州統天下四方 今失身遺孽其紀綱

乃底戚止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戚止也 元三日明明我

祖万邦之君又典又則貽身子孫君萬國為天子

也典謂經籍則法也貽遺言仁及後世 闕石味鈞王府則又荒

墜身緒覆宗繼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

古制存而大康失其業以取者也

元又曰於虜曷歸予衷之

悲

曷何也言思而悲也

万姓仇予予將晷依

仇怨也言當依

誰以後國乎

檮陶虜予心顏奎又恟恟

鬱陶

言哀思也顏厚色愧恟泥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

弗脊身惠雖恣

可追

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尚書亂征第三

夏書

孔氏傳

義味酒淫廢肯樂日

義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

五

至三代去職不絕承大康之後沈  
酒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亂往征之作

亂征 消國之君奉  
王命往征之

亂征 奉辭伐  
罪曰征

惟中康肇位三棄 弃廢大康而立其  
弟中康為天子 亂

侯命掌六師 中康命  
侯也掌主  
六師為大司馬也 羲和

廢身職酒荒于身邑 合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脩

其業也 亂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  
私邑討之也 告于

眾曰嗟予又眾 普勅  
之也 聖又暮訾明徵

定保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立明證所以定國安家也

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又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也

百官

修補身若惟明明

脩職輔君臣俱明也

每歲孟

昔道人以木鐸循于路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

文教也

官師相規王執藝事

臣諫官眾官也更相

規關百王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失常也

元或弗龔共邦又常

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也

惟昔義味顛覆身憲

顛覆言及倒也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也

沈繼于酒畔

六

官離次

沈謂醉真次位也

側擾天紀遐弄身

司

側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秣月朔反弗集

于防

辰日月之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

警奏鼓嗇夫

馳虞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警樂官進鼓則伐之也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

札天神也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義味尸身官宥脊

知其主

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也

昏迷于天烏呂干先王

之誅

闇鎔天象言亂之也干犯也

政典曰先肯者殺

亡赦

政典夏若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也先天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彗望晦朔先



天時則罪  
死無赦也

弗及昔者殺亡殺

不及謂歷象後  
天時也雖治其

官苟有先後之差  
則無赦况廢官乎

今予以尔又眾奉將天

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  
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尔眾士同力

王室尚敬予欽承天子畏命

以天子威  
命增其士

眾使  
用命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崑山  
出玉言火遠而

害玉

天吏侑息戮于猛火

侑過也天王之  
吏為過惡之德

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  
猛火裂矣又裂於火

殲乎渠魁脅刃

宥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  
身也其脅從崑王師者

善沈

七

汙侶咸與惟斤

於事

今亦十今宮後女何生在上

言不後無後計女何得久生在民上福

將及之也今予念女一亡追穢臣自臭

我一心命女遠我是自臭

也敗也 恐人倚乃身予乃心

言女人所

却續乃念予死予豈女思

却迎也言我從欲迎續女命於天豈以威脅女乎用奉畜養汝

予念我先神在

出勞余先予丕克恭余用哀余然

言我亦法湯大

能進勞女以義懷女心而

女連我是

失于政敕于茲高右

八

丕乃崇降罪疾曰害虐朕罔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

不徒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故我民而不徒乎

女万罔乃弗生之泉

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謀同心從也

先若丕降与女臯

疾曰臯害弗臯朕幼孫十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女幼孫盤庚

自謂比

同心也

故十爽真自上亦罰女：它能迪

湯有

明德在天見女情下罰

女、無能道言無諱也

古我先若死勞乃祖乃

父

勞之共治已也

女共作我畜罔女十我則在乃心

我殘也女共我治民有殘民之心而不從是反父祖之行也

我先右綏乃祖

乃父乃躬弃女弗救乃死

言我先王女女父祖之忠今女

不忠女父祖必斷絕棄女不救女死

茲予大率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乃祖先父丕乃

告我高右曰作丕刑于朕

女父祖見女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

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也

迪高右丕乃崇降弗祥

言女父祖開道

湯大重下不善忠陳孝之義皆之也

烏呼今予告女弗易

凡所言皆不易

之 永敬大邱亡骨豔遠 長敬我言大慶行之 無相與絕遠奔喪也 女

不猷念臣相朋各設中于乃心 羣臣當不相與 謀念和以相從

各設中正 於女心也 乃不弗吉弗迪 不善不道 謂凶人也 顛越弗

龔暫遇茲宄 顛隕越墜不恭不奉上命也暫遇人 而劫奪之為茲於內為宄於外也

我乃剝弥滅出亡遺育亡甲易種于茲

新邑 剝割育長也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 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才生

今予將試臣女譽永逮乃家 自今已往 進於善

我用以女徒長立女家也卿大稱家也

尚書盤庚下第十

尚書

孔氏傳

盤庚元畧奠身道乃正身位

定其所居正郊廣朝社之位也

嫫女叟於衆曰亡戲急楙建大命

女於有衆或無戲急勉立

大教今予介專心腹腎腸庶告尔百姓于

朕志

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也

有它罪尔衆尔亡共怒恊

比讒言予一人

羣臣前此過故禁其後也今我不罪女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也

古我先王將呂于齊功

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也

適考山

用降我山惠嘉績于朕邦

徙必依山之險无城郭之勞下去

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也

今我邑用蕩所離居宮十定極

水泉沉溺故蕩所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也

介冑朕害震燿万区

呂舉

言皆不明已本心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土息

率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也

朕及生敬讓承

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与尊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



予冲人非廢身甚吊繇霏  
冲童，人謹也。吊至靈善也。非廢

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也 各非敢專卜用宏茲賁  
宏賁大也。君臣

用謀不敢連卜用此遷都大業也 烏呼邽柏師兵百執事出人

尚皆隱才  
國柏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哉相隱括其為政善 予亦楙

乘相介敬念我眾  
簡大助相也。勉大助女念敬我眾民也 朕弗肩

好貨敦醜生、鞠人憇人出保屈叙欽  
肩任

也。我不任貪敢奉用進，於善者人之窮國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今我死恭告介

于朕志若否它十弗欽

已進告女之後順於女心與不當以情告我無敢

有不敬也

亡總于貨瑤生、自庸

無總貨瑤以求位當進、皆自用功德也

式粵区息永肩一心

用布亦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也

尚書說命上第十三

尚書

孔氏傳

高宗夢尋說

盤庚弟小乙子也名武丁得高可尊故歸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也

岑百工營求諸堃尋諸傳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飛象經營求

之於外野得之於傳巖之豁也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也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也

王宅憂亮會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也

死免喪亦

惟弗言

除喪猶不言政

羣臣咸諫于王曰烏呼知

出曰明之哲實作則

知事則為明知則能制作法則

天子惟

君万邦百官承式

天下待命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弗

言臣下宜道稟命

稟受命之命也

王庸作書曰誥曰

臣台正考四方 思息弗臂茲故弗言

用臣下恠

之也類善也我正四

方恐德不善此故弗言

齟默思道夢帝費予良致

亦代予言

夢天与我輔弼良佐  
將代我言政教也

乃審身象甲臣

形旁求于无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  
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

說築傳

巖之莖惟肖

傳氏之巖在虞舜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壞道常使骨靡形人築護此道說賢

而隱代骨靡築之以供食  
肖似：所夢之形者也

夏立佐相王置諸亦左右

於是礼命立以為  
佐相使在左右也

命出曰朝夕納吾臣輔台息

言

納諫誨直

若金用女作砮

鐵須礪以  
戍利器也

若濟巨北用女作舟

砮以輔我

用女作霖雨

霖三日雨  
霖以救旱

启乃心浹朕心若藥弗

瞑眩身疾弗瘳

開女心以浹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故其切言以自警也

若

跣不眎地身之用傷

跣必視地之乃無害言欲使為己視聽也

惟臬乃

僚它弗同心臣匡乃侯

与女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女君也

卑

衛先王迪我高若臣康兆已

言匡正女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

蹤以安天下也

烏呼欽予肯命亦惟十臬

敬我是命循其職使

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朋繩則正若朋諫則

聖

言木以繩直  
君以諫明也

右克聖臣弗命亦承

君能受  
諫則臣

不待命其

水意而諫

曰教弗極若王之休命

言如此誰敢  
不敬順王之

美命而

諫之也

尚書說命中第十三

尚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

在家宰  
之任也

乃進于王曰烏呼

明王奉若兄道逮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  
廿八宿皆有尊卑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

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封右王君公承呂大夫師

兵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弗惟逸念惟以率已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遠之主使治民也惟死聰明惟聖肯惡惟

肯欽若惟已朋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慎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也

惟口追羞惟甲冑追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

衣裳在笥惟干戈背身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宮弗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

明政乃無不美惟治率在廢官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不及

公明惟其能

不加私昵  
惟能是官

爵它及惡息惟亦取

言非賢  
不爵也

慮善呂嶠惟身肯

非善非時  
不可動也

十亦

善喪身善矜其能喪身功

雖天子亦必  
讓以得也

惟事

乃亦十之倫之亡患

事之非  
一事也

亡启寵納侮

開  
寵

非其人則  
納侮之道

亡恥過作非

恥過誤而文之  
遂成大非也

惟身道

屈政事惟醇

其所居行皆如所言  
則王之政事醇粹也

黷于祭祀肯

胃弗欽礼煩則率事神則難

祭不欲數則黷  
則不故事神礼



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  
王曰盲才說乃言惟欣  
豐數近厲故說目以戒之

盲美也美其所  
言皆可服行也  
乃弗良于言予宜費于行  
若女

不善於所言則我  
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詣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  
言知之易而行之  
難以勉高宗也  
王忱弗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  
則信合於先王成德也  
惟說弗言十身各  
王能行善而說不  
言則有其各罪

尚書說命下第十三  
尚書 孔氏傳

王曰來女說台小子舊學于甘般  
學先王之道  
甘般殷賢臣

有道 德也 死乃遂于丘塋入宅于河

既學而中廢業 遂居田野河洲

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

自河徂亳泉舟息丙顯

河自

往居亳与令其終故自無顯明之德

余惟嘗于朕志

言女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

若作酒醴尔惟麴蘖

酒醴須麴蘖以成 二言我女以成也

若作味

羹尔惟鹽梅

鹽醎梅酢羹須醎酢以和之也

尔交循予宮予

弃予惟克邁乃嘗

交非一之義邁行也 言我能行女教也

說曰王

人永孚聿肯惟逮事學于古嘗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  
學古訓乃有所得

事弗師古臣克永世匪說

適費

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  
非說所聞言無是道也

惟學遜志務肯敏

身修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  
疾其德之修乃來

允衷于茲道積

于身躬

信懷此學志  
則道積其身

惟敦學半念臯亂典考

學身真修它覺

敦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也  
終始常念學則其德循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亦永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  
長無過其惟學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曠又列考厥位

言王  
能志

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  
廣招俊又使列衆官也

王曰烏呼說四海之內咸仰

朕寘肯乃風

教也使天下皆仰  
我德是女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

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  
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貞作我先王

保  
衡

伊尹作起也正長也  
言先世長官之臣

乃曰予弗克卑身若惟堯舜

亦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  
則恥之若見撻於市故成其

能也

一夫弗獲則曰肯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得其  
所則以為己罪也

右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佐右成湯  
功至大天無能及也

尔尚明

保予宮卑阿衡燬崇十商

女庶效明女我事則与伊尹同美也

惟

右非取弗又惟取非右弗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也

亦介

克紹乃侵于先王永嫔已

能繼女君於先王長女民則女亦有保衡

之切說拜誦首曰教對敷无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

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尚書高宗彤日第十

尚書 孔氏傳

高宗祭戊湯十飛雉非真耳而雉

耳不聽之異雉

鳴也 祖己嘗諸王 賢臣也以 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嘗

所以訓也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 殷曰彤周日繹

高宗彤日越十雉雉

於彤日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

王正身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 正其事而與自消

乃嘗予王曰惟

死監下典身誼

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 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降年

十永不弗永非死友区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与 且有義者長

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友民、  
自不脩義以致絕命也  
區十弗若息弗聽罪

死无孚命正身息  
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  
脩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

永有不乃曰亦如台  
祖已怨王未受其言故乃  
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也  
烏

呼王司敬区它非无  
有典祀亡豐亏迟  
有嗣  
明近

也歎以感王入其言也王者主民當敬民之事、无非天所嗣常  
也祭祀有常不當待豐於近欲王曰異服罪改脩也

尚書西伯盛鬯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殷亂周各  
各惡也  
周人乘鬯  
乘勝也所以見惡也  
祖伊恐

祖已後  
賢臣也

奔告于受

封也音相乱帝乙之  
子嗣立暴虐無道也

作西伯戡虓

戡上  
勝也

西伯戡虓

西伯无戡虓

近王圻之諸侯也  
在上黨東北也

祖伊恐奔告于

王曰天子天无訖我殷命

文王帥諸侯以事紂  
内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国迫近王圻故知天  
以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也

格人元龜它敦知

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  
神靈考之皆無知吉也

非先王弗相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  
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也

故无



弃我弗卜康食弗筮死性弗迪衛典

以封自絶

先王故天上弃之宗廟不有妄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不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也

今我罔

它弗欲喪曰天害不降畏大命弗孽今王

介如台

孽至也民無不敬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禍其如我所言也

王曰烏呼我生弗卜命在况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

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烏呼乃罪弓众在上乃能

責命于死

及報、封言也女罪惡衆多參列在天、誅罰女、能責命於天距天誅也

殷出

即喪指乃功弗亡戮于邦

言殷之武之指其功事所致女不得無

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也

尚書微子第七

尚書 孔氏傳

殷无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告二師而去封

微子

微折内國名子爵也為封卿士去無道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微子以封距諫

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也

殷亦弗或率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

將必亡也

我祖庶適敷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也

我用沈

酗于酒用孽敗身寔于下

我紂也沉湎酗酒敗亂湯德於後世

殷它弗小大好中竊姦宄

草野盜竊又為姦宄之外內也 卿

士師，非度凡十辜罪乃它恒獲

六卿典事相師効為

非法度皆有辜

罪無秉常得中

小匡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匡各

起一方共為讎

今殷亦淪喪若涉大水亦亡津

敵言不和同

涯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也

殷遂喪曰至于今

言遂衰亡於是至  
於今到不待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亦發出狂象

家旄孫于荒  
我念殷亡茲疾生狂在家旄  
亂故欲遂出於荒野言愁悶  
今余亡

相告予顛崦若出何亦  
女元相意告我殷邦  
顛墮濟墜如之何其

救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也  
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也  
天

毒降及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  
天生紂為亂  
是天毒下矣

四方化紂沉  
酒不可如何  
乃宮畏之  
咈亦苟矣  
奮十位人  
起言

沉酒者上不畏天灾下不畏賢人違戾  
苟老之長致士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也  
今殷區乃攘

竊神祇出犧全牲用臣容將食之及

自來而取

曰犧色純曰犧斝兒曰全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降監

殷區用又讎毀凶敵讎弗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毀

累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凶敵讎弗懈怠

罪合于一言瘠宮詔

言殷人上

下有罪皆合於一封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

商今亦大及我興受亦敗

灾滅在近我起受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也

商亦淪喪我它為臣讎詔

王子出迪

商亦沒亡我二人无所為臣讎欲以死諫紂也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也

我舊

負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

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後殷者也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也

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

各自謀行其志人自獻達於先王以不失道也

我不顧行

遂

言將与紂俱死也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出處默語非一塗也

尚書卷第五

野棘知人意回何不早迴既能事于統得待溪

洩將來

薛石二書日記

末命女界嘗

身命者辭也大君成玉言鼻玉几道所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也

命女繼嗣其道言任

臨君周邦師循大法

用

重同以記式也

道臨君周師

群臣循大法

燹味天下用答敷文武之

光嘗

言用和天下用勤對揚駉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

王再拜興答

日眇々予末小子开能而率三方臣

恐天畏

言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畏德乎謙辭託不能者

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也礼成

於三故酌者實三射於王王三進射三祭酒三奠射告已受群臣所傳之命

上宗曰嚮

受福讚王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嚮同下當返於藍

盟呂異





言外人以滕妻不合為夫人而公於太廟致之見公

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

周公齊侯子衛侯鄭伯許

伯于葵上

周公天子三公食米於天  
周公爵也葵上齊地也

宰通于四海

宰官也掌四方賓客  
之事此當為太宰太

監六卿之職外統天下之理故其官号通於  
卿有一人故尊重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

宋其稱子何未葬之碑也

未葬故稱

不稱名者禮柩在堂上孤無外

尸柩之前喪事不肅而出外會諸侯  
非禮堂上謂兩楹之間也今背殯而

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橫塗龍輅謂之殯三

之喪喪之至極非有大故不當秋七月乙

酉伯姬平內女也未適人不平

言未適人

不當書其卒也此何以平也許嫁笄而字之

置女子十五許嫁笄而稱字明陰繫於陽笄者簪所以繫持髮象男子之飭也女而

嫁者為男卅而娶合成五十法大衍之數而生萬物又取參天兩地之義

死則

以成人之喪理之

謂成之者為服成人之禮而不為殤禮降

當時蓋許嫁于諸侯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鄭背楚而服脩好且盟

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

也

言自此以前齊桓之盟而不日者信之今有所美善於桓故復日之不論

不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

天子之禁即是

又五事故備

以美之也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

言信厚故陳牲而不教也

讀書加于牲上

謂書

書謂戎右之所掌也加謂  
讀書而臨於牲不歆血也  
壹明天

禁

言諸侯皆壹心明  
受天子之禁令也

曰無壅泉

水水郭  
利也

無訖糴

訖止也止糴貯粟  
不通諸侯也言有

無易樹子

樹子謂所立之嫡  
子不可以寵子而

以妾為妻

不得以妾為妻  
而乱陰教也

無

人與國事

政當由君無吏婦人乱  
於陽事故兆雞之展唯

成口侯詭諸卒

不書葬者斂  
太子失德也

土克敘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晉  
大夫奚

也子其君之子云者云殺其君之子者也

子也言國人不以奚齊為君之子故云其君之子以明之國

子何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

國之人不與獻 殺賢太子而立不正之奚齊故也

心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

一燕 生之邑後晉里克弑其

其大夫荀息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卓子

母弟故里克又殺之以尊及卑

荀息閑也

荀息立卓子而傳之以扞衛為

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里克立惠

既斂夫二孺子矣又將寡人之不亦痛乎於是斂之恐其復斂

下以殺二君

罪累徒於上

里克弑二君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其

其罪其殺之不以其罪

所為殺者為重耳

重耳夷吾

之庶弟狐姬之子言里克欲  
似不以弑君而見殺也 夷

討敎我故殺之不以其罪

三 重耳殺奈何晉獻公伐

姬

嬖姬嬖戎之女獻公伐於嬖  
戎嬖戎男以嬖姬女獻公也

有二子

私寵  
愛也

長曰奚齊緝

嬖姬欲為亂

請欲作亂於  
晉使獻公斂

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申生

也曰吾苦畏何不使大

衛冢乎公曰孰可使

也 衛 曰臣莫尊於太子

無也太 謂申生 故君謂太子曰嬖

姬夜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汝其

將衛士而衛冢乎太子曰敬諾 敬而受之故曰

也 諾 築宮宮成 太子往至夫人之冢築宮而防衛之 嬖姬又

曰吾夜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嬖姬

又假 虛言 以為夢也 太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



祠也

祠祭也言菲宮已成又夫人告飢何不使往祠祭之也

故獻公

謂太子曰其祠

言其當往祠之

故太子祠

往祠

夫已祠致福於君

已祭訖致福於君

君田而不

在

獻公田獵未還

嬖姬以鴆為酒

鴆毒鳥也其羽畫酒

飲之即飲者死言以鴆羽為毒酒酒謂所致福之酒

藥脯以毒

以毒藥置

脯中即所謂置董于脯也

獻公田來嬖姬曰太子已

祠致福於君君將食嬖姬跪曰食自

外來者不可不試覆酒於地地墳

靖讓  
起也  
以脯與犬  
犬死嬖姬下堂而啼

吟曰天乎天乎國則子之國也  
中生見為太子

公薨之後國乃子之國也  
子何遲為君  
何將未得國為遲而欲藥

於父  
君喟然而嘆曰吾與汝未有遇切

言吾與汝父子之情未有待遇汝以切急  
是何與我之深也

言汝此事何為與我之深害而欲殺我也  
使人謂太子曰尔

其圖之  
遣申生謀自死  
太子之傅里克謂太

子曰入自明  
傅謂師傅也諸侯之子八歲受小傅教之小學十五受太傅教

之以太學里克太子之太傅  
令申生入見君而自明已也  
入自明則可以

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  
生太子曰吾君

已老矣以昏矣  
昏亂也言老而用嬖  
姬之言昏亂於性矣  
吾若

此而入自明  
若如也吾如此以事  
賢而入於君自明已  
嬖姬必

死嬖姬死則吾君不安  
非姬不食非姬不  
寢若姬致死吾君

必不  
安立  
所以使吾君不安者  
吾不若死  
不  
如

自吾寧自殺以安吾君  
以重耳為寄

知重耳必可為君故  
寄於里克使輔之也  
刎脰而死  
脰頸也異  
方而言也  
故

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夷吾曰是又

將敎我

夷吾知申生之言故云又將敎我而遂殺里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

書之記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邳鄭父

鄭父

晉大夫里克之黨惠公惡而殺之也

稱國以殺累上

義與里克

也同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夫人者媵女也書天人會齊侯者刺公夫人與齊侯會男女無別也

秋八月

大雩雩月正也

雩者吁嗟以求雨也月者得恆人之正禮雩

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雩而有効則書雩於經雩

無功故書早不言雩

冬楚人伐黃

黃背楚屬齊又強子奔黃故見

也 伐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去冬伐今夏滅之也

貫之盟管仲

曰涇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也

貫盟在二年言楚為利在於江黃言令其出職貢也

若伐而不能

救

今既來屬於霸楚必伐之道遠遠楚若伐之而齊不能救也

則無以宗

諸侯

言齊不復能得諸侯之宗服也

桓公不聽遂與

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

救

如管仲之言也管仲以僖十五年死而此云死者以齊桓道極衰故因此以著其死若言

管仲在則黃不可而滅也

故君子閔之

閔其歸於霸主而見滅故書

於經若漢陽諸姬不歸齊者雖滅不書也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

丁未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

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

西戎為王子帶而伐周故齊桓

為兵車之會以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

齊

聘於齊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遷祀也淮夷病杞城而遷

之緣陵杞邑不書城杞者義與城楚上同

其曰諸侯散辟

散猶略言

略之而不書也

聚而曰散何

時實諸侯眾聚城緣陵而略言之者何也

諸侯城有散辟桓德衰矣

言由諸侯於城之時

各有散略於事不共同心是由桓公之德衰而諸侯不致力也

夏六月季

姬及繒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

魯女本鄆夫人也季姬來宣公怒鄆子之不朝也遂留季姬而不歸於是季姬及鄆

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魯而遇者同謀

言先有謀於防而往遇也來朝者來朝已也

言來朝魯而因

朝請已俱歸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為仁由己不仁

於人故不言使以病鄆子也

病其不有心朝事於魯為婦所召而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廐崩林屬於山為

廐沙山名

廐是山之足言山足崩也

無崩道而崩



故志之

言山足平地理無崩道而忽崩之故  
記異而書之聖王後興之應也

其日重其變

山足有崩變災  
之重故書辛卯

狄伐鄭

冬蔡侯昞卒

哀侯  
子也

諸侯時卒惡也

自卒正時卒惡也惡之者為其父哀侯為楚所  
執身死於楚昞仍不從中國而朝於楚父讎不  
復而及歸之惡之尤甚  
故不日卒又不書葬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五年一朝  
霸者之義

楚伐徐

徐蓋皆楚屬  
齊故為楚伐

三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牡上

尋葵上之盟且救徐

兵車之會也遂次

于匡

將救徐也

遂繼事

繼前牡上之盟而遂次匡

次止

也有畏也

公畏楚強而不敢速進故次于蔭待穆伯

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蓋不行而公孫敖

及諸侯之師以救徐

善救徐

善齊侯得霸之道也

夏五月

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之與

國伐之以報伐徐也

蓋于時厲與楚伐徐

八月螽螽虫灾甚則月

不甚則時

螽不為災則當書時螽眾也象公久在外而煩師眾也

九

月公至自會

桓公德衰故致會也

季姬歸于郕

以節子來朝公怒止而使季姬歸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者有雷電擊之也

晦冥

謂晝日而無光而冥

震雷也夷伯

魯大夫也因是以見天子至士皆有

廟

因此夷伯之廟事而見天子至士尊卑不同皆有廟數天子諸侯庶有主而大夫以

下無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

王者立宗廟緣生以事死敬之若事存故立宗廟而事之所以追孝繼養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士二廟祖廟考廟天子五

廟則月祭之二祀享嘗乃止諸侯二昭二穆月祭之太祖享嘗乃止天子諸侯祭廟用三牲卿

大夫二牲士用一牲尊卑之差也

故德厚者流光 言德厚重者名

流光大謂代享其祀故天子之德大而祭七廟諸侯五廟也

德薄者流

卑 言不能遠及後代故士二廟而已也 是以貴始德之本

也 言貴始受命之祖此取德之本也謂之本者人本乎祖也 始封必為

祖 始封有德之君必立之為祖其廟雖歷百代而廟不毀也 冬宋人伐

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徐以恃屬齊而慢楚故見

也 敗 夷狄自相敗志 楚之與徐二國是夷狄自相敗告之則書也

也 敗

也 敗

也 敗

也 敗

也 敗

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晉侯夷吾也秦伯謂住好也夷吾背秦之施懷諫遠下所以戰於韓而身見獲

不言釋之者絕之无名者秦以諸侯禮接之異於胡沈也韓之戰晉侯

失人以為其人未敗而君獲也有國之君

必結四鄰之好南面之主終資地庶之功善鄰則兵革不興得眾則軍師盡命晉侯中智

以下不思上德之源輕失臣人懷諫多所以戰於韓日人不授命當危故為秦伯所拘

文異華元之獲華元得眾故師敗而已見擒明晉侯失人未敗而身被獲君臣雖則不一

得失而豈殊乎

春秋穀梁經傳解釋僖公上第五

執鞭之

而知也孔子應聘諸國莫解貝  
知道終不可行故發此言執鞭之事

可求從吾所好也古人

之所慎齋戰疾

慎齋尊祖孝  
重民命慎疾愛性命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

知矣味不啻為樂之至於斯

韶舜樂名魯莊公廿二年陳公  
子完以奔齊故齊有焉三月不

知矣味思之深也昔時不啻  
舜作韶樂之美乃至於此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

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衛君者謂輒也靈公逐太子蒞蒞至卒而立孫  
輒後晉趙鞅納蒞蒞于餓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孔子時在

衛故問其意  
助輒否乎也

子曰伯夷對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有何怨乎子曰夫子不為

父子爭國  
惡行孔子

以伯夷村齋為賢且仁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故知不助衛君明矣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心在其中矣

疏之言庶  
恬之言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

得雲無閭澤於万物人之欲當貴道行以為名譽不以其  
道得之於我身有損故不居禮記曰德潤身閭屋也

子曰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矣

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此易其義理可無  
大過孔子時年卅五六好易既讀不敢懈倦汲

然自思不能究  
竟其意故云然也

子所雅詩書

執禮皆雅言

雅者正也讀先王典法不  
可有所避諱禮不誦故言

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

葉公楚縣公也名諸梁字子  
羔問孔子者驟得可法行也

子曰

汝奚不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尔

奚何也汝何不云我樂克舜之道思六藝  
之文章忽然不知老之將至云尔也

子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言此者 勉人學

子不語怪力亂神

為淺 識者

將為之有精氣不脩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惑世且 功恆力謂若石立社移社神謂神降于莘之屬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

於予者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欲使我制作 法度桓魋宋大夫司馬牛之兄疾孔子欲誅

之孔子侍

在宋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尔

二三子者 謂諸弟

子聖人知道廣大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懷使要術 見於顏色故解之二三子以我有所隱於汝乎我無所隱於汝也

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上也

我每有所為皆與汝共為之 是之本心言此者勉勵之也

子曰四教文行

中行

行謂六行孝 友睦曰任恤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

斯可矣疾世之世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恒常也人而有常則其教令可行也也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恒時人皆倚華而無實求此有恒者難得也子曰釣而不經弋不射宿經謂

大索橫流之屬弋繳射宿鳥時宿不經不射宿皆為長養万物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疾時人多穿鑿妄作為藉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聞而識之知

之者次五鄉難与言童子見門人或五鄉名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於時宜而有童子來

子曰与其進不与其退唯何甚見孔子門人恠孔子見之教誨之道与其進不

一甚人潔已以進与其潔不保其往猶去人虛已自潔而來當与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

也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人斯仁至矣人道不遠陳司敗問

照公知礼乎孔子對曰知礼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却寢昭公魯君之謚孔子謂之知礼為其隱耳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日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聚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礼孰不知也巫馬期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此言者孔吳孟子為同姓故不言吳姬之也

巫馬期以告之子曰上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人知也過則得自

改礼臣事君有礼無隱也子与人歌而善之必使返之而後和之使復為之而後和之重樂

也聲子曰文莫吾猶人莫無也猶若也文章之事無我若人言我寡与才等也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德

德猶等也躬行君子之道則我未有与之等者謹也

子曰若聖與人則吾

豈敢

吾豈敢者不敢自比方古之人賢也

抑為之不厭誨而不倦則可謂之

云尔

言我之行可謂如是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孔子之行正尔弟子不學及况于聖人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

謂謝過於鬼神乎

子曰有諸

觀子路曉禱禮不也

子路對

曰有之誅曰禱乎上下神祇

誅六折之禱子路見誅辭云尔謂孔子今疾亦當謝過於鬼神

曰丘之禱久矣

孔子自知無過可謝云禱久矣明素茶肅敬於鬼神且傾子路之言也

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与其不遜宜固

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礼

子曰君子

坦蕩小人長讖

坦蕩寬廣狠長讖多憂懼

子温厲而成不猛

恭而安 厲謂自嚴正貞

太伯篇第八

孔氏本

鄭氏注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以得而

稱焉

太伯周大王之太子次仲雍次村不見次李歷三以天下讓者見李歷賢又生文王又聖人之表欲以讓焉以為無大王之命將不見聽大王有疾回過吳越採

藥大王沒而不返李歷為言主一讓李歷赴之不來奔言二讓也勉言之後遂斷疑文身保以為飾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之讓三之德莫大於此

子曰恭而無礼則勞順而無礼則蕙勇而無礼則乱直

而無礼則絞

言此四者雖善不以禮節之不可行慈怒絞急也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

且興於仁故舊不遺則且不渝

舊厚倫苟且君子厚於骨矣之親則且効為之多仁

思故舊無大故不相遺棄  
則已不相與不旬且也

曾子有疾呂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

啓開也曾子以為孝子受身體於其父母當完全之今有疾或恐死故使諸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而今

而後吾知勉夫小子

今日而後我自勉於志難矣言小子者呼之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

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卿仲孫捷之謚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

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欲戒敬子故先言此以入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動容狠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辭氣斯遠鄙倍矣

此道謂禮也動容狠能濟、錯、則人不敢暴慢輕蔑之心顏色能矜莊嚴慄則人不敢欺

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

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

簋豆之事則有司存

言教于於禮當親行此三事其

則有司將存自理之不須親為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效昔者吾友常從事於

斯矣

效報也言人見假犯不報類淵仲弓子貢等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仁與君子仁也六尺

之孤謂年十五以下百里之命謂一國之政令周禮小國百里大節謂廢立之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毅任重

而道遠

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仕當寬大強斷決以其所任者重而行之又久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冕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興起也起於詩者謂始發志之意也既發乃有法度然後心平性正也

子曰已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

由從也已者冥也以正道教之必從如知其本末則暴者或乾而不行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亂行自此

也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

不仁之人當有以風化之疾之甚是又使之若亂行也

子曰如有周

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恠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而恠者使行鄙也

子曰

三年學不至於禱不易得也

禱祿也人學者必志於得祿三年久矣而心不念祿不易得言是人

好學難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行當然也危邦不入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

子曰

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



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開睢之乱洋

二乎盈耳哉

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開睢之聲而首理其乱洋之乎

盈耳哉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空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

侗蠢也愿善也空之信慈且也言人有此三者必有其行

子曰學而如不及猶恐失之

者兔人學

子曰巍々乎舜有天下而不与焉

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々乎已無能名焉巍々乎

其有成切也煥乎其有文章

已無能名者不知其所以然

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有乱臣十人

五人者禹稷契皋陶伯益也乱猶理也

武王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  
邵公太畢公榮公太顛宏父散宜生南宮括  
孔子曰才難不期

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一婦人焉九人而已

言人有才者難得豈不如其言乎周自大王、季文、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唐虞二  
聖相承期運之謹於周最為盛矣然而可以治理政事者十人尚有一婦人焉

餘過九人  
而以三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

也已矣  
周王之德乃能以多  
事宜故可謂至德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巖窞卑宮室而盡力

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非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獻祭  
服之衣寬其冠也方里為井、間有溝、廣

足深四尺十里為城、間  
有洫、廣八尺深八尺也

子罕第九

孔氏本

鄭氏注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希也利有貨之殖否命有受之長短仁有行之窮達孔子希言利者為其傷行也希言命與仁

者為臣不可

使知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者黨

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仁美孔子博學

道藝不成一名而已言其無不明達也

子聞之曰謂門弟子曰吾何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於所名當何所執乎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

藝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純當為緇古之緇字以木為聲此緇謂黑緇也儉猶

約也續麻卅升以為冕其切難成今人用緇其切約故從眾冕者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祭於君相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騎泰故拜於堂上

子絕四毋

億母必母固母我

億謂以意有所疑慮必謂成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  
曰然之我謂已言必可用絕此四者為其陷於專愚也子

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匡衛下邑也靈公問於陳孔子孔子去脚之陳匡  
人以兵遮而脇之茲此也孔子自此其身後死者先孔

子自謂後死文王先也孔子見兵來恐諸弟子驚怖言以此言照之文王雖已死其  
所已為文者其道不在我身乎天若將喪此文王之道我亦不當得與知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何予

既言遂微服而  
去兵之不逞也

太宰問於子

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太宰吳大夫名嚭問夫子聖人德大  
道於藝事何其多能多能者則必

不聖問此以魯哀公十二年  
冬會吳于素罽之時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言天縱大  
聖人之心

既使之聖又  
使之多所能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知我者知我不當多能吾少也賤少更苦也鄙事家人之藝事 宰日子云吾

不試故藝宰孔子弟子之穿試用也藝伎藝也言我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有鄙夫問於我空如也我叩其兩端焉言我無知者誘人也空之信慈狼

叩猶動發兩端猶本未有鄙証之人問事於我空如我語之動發本未有鄙証而盡知之况賢者之問事乎誘人者必卑之漸以進之也 子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苗吾已矣夫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苗今天無此瑞吾已矣者傷不得見用也 子見

衮褻者弁衣常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衮之褻者基服弁爵弁任祭於君之服瞽人樂也作趨也孔子哀喪者敬君禮樂之人坐見之必為之起行見之必為之趨也今時吏步也魯

讀弁為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

忽焉社後夫子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之以禮

欲罷不能

忽謂如恍之惚之惚誘進也顏淵初學於孔子其道若卑將可及若濶將可入其後日高而堅瞻之堂在我目前忽焉復在我後

言其廣大而近夫子之容根循然善於教進人一則博我以文章一則約我以禮法乃使我慙欲罷倦而心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竭盡也立謂立言也此言聖人不可及卓尔絕望之輝也既也我學才力

已盡矣雖欲復進猶登天之無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病謂病益困也子路欲使諸弟子以臣禮葬夫

夫君之禮葬孔子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

聞

也久矣哉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但今日孔子昔時焉魯司寇有臣今追去無臣之也

吾誰欺之天乎

吾嘗欺誰今欲我使我欺

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母寧也孔子以為臣之  
恩不如弟子之恩至也 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大葬大夫禮葬也我死於道路乎言我必有親昵將以土禮葬  
我何以必大夫禮葬也凡大夫退葬以士禮致仕乃以大夫禮葬也 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溫裏也櫝匣也沽誼賣

也子貢見孔子有聖德而不見用故發此言以視觀其意  
有美玉於此裏匣而藏之可求善價而誼賣之也 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價者也  
宣有自誼賣此道者乎我坐而待價者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 子欲居九

夷或曰陋如之何  
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疾世故發此言欲往居之 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云能化也 子曰吾自衛返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  
及魯哀公十二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遂乃正之故雅頌之聲各應其節不相奪倫 子曰出則事公

鄉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為酒困何有於我

哉酒困於酒謂耽亂魯讀困為魁今從古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言人年往如水之流行傷有道而不見用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見好色者也疾時

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壘止吾止也道成去也言有人

君為善政者少未成置而止雖未求我止不往也何者人之解倦日有甚也辟如平地雖覆一壘進吾

往也覆猶寫也以言有人君為善政者皆恃平地今而日益雖少行進若來求我則往矣何者君子積小以成高大也子曰語之而

不惰者其回也歟情懈情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退也顏淵病孔子注省之故發此言痛惜之甚子曰苗而不秀有笑夫秀



而不實者有有矣夫

不秀論頌託不實論頌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

來者之不如今也

後生謂幼稚斤類也。可畏者言其才美人也。孟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是時類剛死矣故發言何知來世將無

此人卅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言年如此而才德不門此不足畏也

子

日法語之言能無悅乎改之為貴

人有過行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者能必改乃為貴

選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

選讀為詮言之善者釋陳也人有心中所達發善言以

告之無不解說者能必陳而行之乃為貴也

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未無也言人操行如此我無柰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言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

也將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歟

言此者矯時者也。禮以故。絮曰緼。袍今時褊也。狐貉謂裘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言也。求謂則人之

過惡。臧善也。作詩之意。言人之行。不有此二者。何用焉。不善言其直者之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於詩。士太簡略。故抑之云。不支不求之道。何足以為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彫

傷也。病也。論賢者雖遭困厄不改其操行也。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

不憂勇者不懼

仁者不憂。通於窮達。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言人雖俱學問。或時未必能行。

人義之。之道者。或時未必能立。德之。立之功者。或時未必能知。權者。返於經合於義尤難知也。

唐棣之華。翩其

反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哉

唐棣移也其華翩、順風而返此其光色感時以諭有美女顏色如此我豈不思此之為夫婦乎其室家之道遠耳孔子言此詩者但不思之耳誠能

思之則可以礼伎媒氏注求之何有遠乎引此詩者以言推道亦可思而得之也

鄉黨篇第

孔氏本

鄭氏注

孔子於鄉黨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恭順貌也似不能言者所以接凡人其在

宗厝朝達便言唯謹尔也

便、辯也朝與下大夫言侃

如與上大夫言聞如也君在跼蹐如也與如也

朝与仰大

夫以礼會於君之朝也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聞、中正貌也跼蹐謹讓貌也與、温和貌也君在視朝也礼群臣别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

君曰使

擯色勃如也足躐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撝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若止使擯

有賓客使之迎之色勃如矜衽足躐如逡巡狼也揖所與立人偶同位也揖右人右其手揖左人左其手將揖必磬折則衣前垂小仰則衣後垂故曰撝如也翼如收衽舒張之貌賓退禮畢出復命曰賓已去

入公門鞠窮如也如不容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擯裏外堂鞠躬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逞其顏色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跼蹐如也

此謂君燕見與之圖車之時鞠窮自命致之狼也入公門如不容自卑小也立不中門行不當振闕之中央闕門限

也過位揖位也入門北面待君揖進之必避逸故言足雖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謙以待君尚也自此已上謂蒞事於庭榻裏升堂謂蒞事於堂降階一等中其顏色怡如悅懌貌也浸盡也階即庭翼如收脰舒張之貌也復其位向時揖處跼踏如讓君為之降也

鞠躬如也如不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

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覲愉：如也執珪謂以君命聘於隣國執珪如不

勝者敬慎之至執輕如執重上如指授天且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礼也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之縮：如有循舉前曳踵圍豚而行享獻躬礼既躬而享

：用珪璧有庭實皮馬相間也覲見也既享以私礼見用束帛乘馬君子不以紺縵飾紅紫不

以為執服紺縵紫者古之類紅者纁之類也古纁所以為祭服者尊其類也紺縵石染不可以為衣飾紅紫染不可以為褻

服飾謂純緣也當暑者鎮絺綌必表而出之鎮單也暑月單衣以葛為之為

褻衣祀禘也

其采藝必加表之而  
後出之者若今單衣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

裘藝求長短右袂  
緇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公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也素衣諸侯視朔之服黃衣大踏息

臣之服也凡裘所以為溫皆象其衣色藝裘  
私處之服也祔長之至者主溫短右袂便於事  
必有衾衣長一

身有半今時狐貉之厚以居在家所去  
去猶除也言服既除復吉時非惟裳必斂之惟裳謂朝祭服之服其制正幅非惟裳者謂深衣也斂之者削其

幅使縫裏倍響  
羔裘玄冠不以予此視朝之服也吉凶不相干予自有服丈夫皮弁錫饗當事則弁經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齋必有明衣布也明衣

委銀方冠齋必寢食居必避坐食不厭精膾不

之衣所以自潔清也其物以布為之

厭細食饅而餲魚腰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

乱沽酒市脯不食不徹薑食不多食

凡此皆齋為言也齋者致雨後

於鬼神故不可同於平時也奠食改膳遷坐移居饅謂之餲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菲朝夕日中時也不得其醬不食謂菲植醢醢梅魚膾芥醬之屬也亂困敝去齋禁董物嫌去薑食故記之耳薑食謂教埽牛羊突為之屑桂與薑以徼其上乾而食之施羊施糜施麻施磨亦如之不去此

物以其芬香故

祭於公不宿寗

助祭施君所得牲體歸即班賜不留神惠

祭寗不出三

曰不食之矣

自其家祭內也過三日不食是蕞鬼神之餘

食不語寢不言

為其不致雖

蔬以采羹菜祭必齋如也齋在致親也三物雖薄祭之必致禮記曰瓜祭上環也 席不

正不坐必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飲酒謂鄉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禮亦

十杖於鄉正齒位之礼主於老者礼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飲酒謂鄉黨正飲

服而立於阼階鄉人儻者謂駢疫朝服而立於阼階者為鬼神或驚怒當依人因礼十二月方相氏帥百隸而儻以索室中

駢疫駢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教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

日之上未達不嘗之饋遺也拜受教也立未達言不服之意也藥從中列不嘗者慎之至 廐焚子

退朝日傷人乎不問馬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未歸 君賜食必正席先

嘗之教君之惠既嘗乃以班賜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進於宗廟也人未享故可進也 君賜牲



必畜之

君賜生不敢  
致畜養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於君祭則先飯  
若為君嘗食然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鉉紳

不忘敬也朝服者主冠緇衣素裳緇  
帶鞞素紳則帶也疾時寢室中

北墉  
下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也行出  
而車駕隨之

入太廟每事

問

謂助祭於  
周公之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重朋友之恩無  
所歸無親朋

明

友之饋雖車馬非祭宍不拜

車馬雖重猶不拜用友  
有通財之義故不拜之

宍彼不

尸

為其  
可惡 居不容

室家之  
道難久 子見囊鍊者雖押必寢

雖仍見  
之猶為

政容皂  
衰言也

見弁者與瞽者雖藝必以貌

弁爵弁也士祭於君之服  
瞽樂人也教君禮樂之人雖

索與之藝今見之必  
為政容狝禮之至

凶服者弑之式負板者

凶服大功已下負板  
者皆徒負公家板

也式此人者亦哀言教君礼法也礼記曰式視路馬之属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中其志意作起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尔雅曰風疾雷多烈

升車正必立執綏

正立執綏而升慎至車

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為其後人備且戒眾也疾言謂聲急

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

見君之異志見於顏色則去迴翔審觀而後下心也

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見而作

孔子山行見雌雉食其梁粟無有驚害

之志故曰時時哉感而自傷之言也子路失其意謂可捕也乃捕而然之亨而進之三見之者不以敬見人之過既見之不起不食之

論語卷第二

維龍紀二年二月燉煌縣

賢人也釋而弗誅居有頃豫讓又恭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  
 識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人識之為泣曰子之才實  
 臣事襄子必近幸子乃為所顧顧不易也殘身苦形不亦難乎豫  
 讓曰既委臣事人而終之是懷二心事君也且吾所冷難身可以為  
 此事者將以恥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既去頃之豫讓也  
 下襄子出至橋馬驚襄子曰必是務讓也人視之果見務讓也於是  
 讓子面數之曰昔之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不報仇反委質  
 臣事之今智伯死何獨為讎侏也豫讓曰臣之事范中行氏皆人遇我  
 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慨然歎曰泣嗟  
 乎務讓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宣人之赦也足矣子其自為計  
 宣人不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死名存前

君已寬恩赦臣天下莫不稱君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君得之  
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脫附身之  
衣以與之務讓拔劍三踴呼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  
死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流涕

春秋後趙語第五

孝成王十二年秦復我而圍邯鄲王使平原君如楚與合從親而請其  
救平原君素喜賓客食客三千人餘將行約其客有文武者廿餘人  
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相即善武不能取卿相茅屋之下必得定從約  
而遂士不外素取門下九人未有可以備世者毛遂自讚請行平原君  
曰先生處勝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  
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三年而無所聞是先生無  
能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遂若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待鋒見也平原君乃許与偕十九人皆笑之<sub>也</sub>此至楚之皆服之平原  
 君見楚王論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遂  
 乃素劍偕偕而上謂平原君曰合從利害兩言決耳今日而出言日中不決者  
 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  
 不下吾与君言汝何為者毛遂素劍而前日王之所以遇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命懸於遂之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之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國之強天下不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卒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擧鄢郢再  
 戰而燒夷陵三戰而奪王先人此百世之惡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  
 合從者為楚不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苟若先生之言謹

奉社稷以從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鷄狗血來遂銅盆盛血而跪進之謂趙王曰王當噫盟定從約次者吾君次者遂之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噫此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曰人事成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也勝之所相多者千人直者數百自以為不失矣今乃於毛先生失之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一至於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勝安敢復相天下之士哉乃以毛遂為上客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諱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酣起前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則有取者是高賈之人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虞卿欲以存邯鄲之功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至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為君封有之乎平

原君曰龍然曰此甚不可王舉君而相者非君之智也能令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以君親戚故也受相印而不詳無能受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今以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地成而國人計功此甚不可君必勿聽平原君曰善虞卿乃不敢復言

初平原君家樓臨近民家有壁者鹽澠而行及水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觀見大笈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好士不遠千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色也臣生不幸有跛瘡之疾而君之後宮美人臨見而笈臣願得笈者願平原君應之曰諾壁者遂去平原君笈曰吾觀壁子乃欲一笈之故而然吾

美人不之甚乎終不笑者居歲餘賓客門下稍引去過羊平原  
君垢之曰勝以待諸君未嘗敢失禮也而客去者何多也門下有一  
人前對曰君之不笑笑者美人謂君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  
耳於是平原君乃斬所笑美人頭自造門下進璧者而謝焉賓  
客聞之乃復却來

春秋後語韓語第六

孔衍撰

韓之先與周同姓自韓厥以下至康子四世為晉卿列於春秋

列侯三年聶政為嚴仲子筮韓相俠累初仲子與俠累事韓侯而有隙  
仲子懼誅出之遊於諸侯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有言



聶政壯勇避仇隱於屠肆之間嚴仲往見之知其賢乃奉黃金百溢前為政母壽政驚垢其厚回謝不受仲子固進之政曰臣母老家貧客遊以為猶屠者可以旦夕得甘脆以供養親僕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屏人与政言曰臣有仇竊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者將為夫人廉糲之費將以交足下之歡耳豈敢以有求乎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者徒以供養老母之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請讓聶政竟不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乃死既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為事然嚴仲子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舉百金為老親壽我雖不受是念深知故也夫賢者以感慨睚眦之音而親信窮僻之士

而政獨安可以嘿然而止乎且前日所以不許者以老母故也今母已終  
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以老親在故也今不幸親亡子所欲報仇者為誰今願聞命矣得  
以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侯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盛兵衛  
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得就今足下幸不棄請具車騎壯士以為  
足下輔翼政曰韓之與衛間不甚遠今煞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多入不能無得失則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  
不殆哉遂謝車騎壯士獨行至韓侯累坐相府持戟兵衛侍者甚  
衆政直入上殿刺煞侯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煞者數十人目自  
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為誰韓取政尸曝於市有能知者與千金之  
之莫知也政姊曰嗟乎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

韓市視之曰勇哉壯氣矜而隆是其逸賁育而高義成矣父母既  
沒兄弟無在者此為我故也乃抱尸而坐曰此妾之弟軹深井里  
聶政也亦自斃於政尸傍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賢乃其姪  
也列女也

春秋後魏語第七

桓子之孫曰文侯以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遂攻滅中山文  
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師對曰其子之  
肉尚食之其誰食而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  
文侯飲酒皆令諸大夫論己才能或言君之仁或言君之義  
或言君之智至於任座曰君不肖之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座曰君得  
中山之地不以封君之弟而已封君之子以此知君之不肖文侯不悅任座

趨出次復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其臣言之直今座之言直  
以此知君之賢也文侯大喜使翟黃召任座而入文侯下堂而迎之終以座  
為上客 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西門豹既到鄴會其長老問民之  
所疾苦長老皆言苦也為河伯取婦豹因問其故長老曰鄴三老逢掬  
常歲賦斂百姓取錢得數百方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取婦與巫祝共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祝行視小家女見好者日當為河伯婦即聘  
洗沐之為治新室繒綺縠衣閑居齋戒為治齋宮於河上張緹絳  
帷帳女居其中具牛酒飲食行十餘日施粉飾之嫁女牀席令女居  
其上浮河中始浮可行數十里乃沒其所從來久遠巨人俗語曰即不為  
河伯取婦水未漂沒溺其巨人西門豹曰至其取婦之時幸未語吾之  
也當往送女皆曰諾既至其時西門豹注會之觀者三三千人其巫祝者  
老女人也年七十有餘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衣以立其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未視其好醜即將其女出惟中采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曰女醜如是煩大巫媪為入報河伯別更為求好者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一大巫祝投河中有煩西门豹曰巫媪不出何久也更使弟子趨之即復取弟子一人投之河中有煩曰弟子何久復使一人趨之投一弟子於河中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媪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箝笏磬折向河仙立待之而不出西门豹願曰巫媪三老久不來還今柰何久待之欲復使逐拯与豪長者一人趨之皆叩頭流血惶怖失色西门豹曰且留待之須臾豹曰逐拯起矣伏河伯留客待之故而皆罷去飯矣鄴吏臣大驚恐從是已去不敢復有言河伯娶婦者也

襄王欲為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纍操拊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為中天臺之願加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与地相去万九千里今王曰而丰之當立七千五百里之臺基趾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

基必欲為之起兵以討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八千餘里  
乃足耳出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轉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佐襄王  
默然無以應之乃逐罷築矣

鄆陵君者魏之族也秦始皇既滅魏

使人謂鄆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鄆陵君五十里之地君其許寡人

乎鄆陵君辭不許鄆陵君與大王加惠大易小其幸甚矣雖然受地於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也秦王不悅鄆陵君乃使唐睢入秦始皇見之

謂唐睢曰秦滅韓魏而鄆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措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地於君而達寡人者輕宜人也唐睢

對曰非敢若此鄆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弗敢易也豈直五

百里地哉夫不以利害義者固鄆陵君之不取也始皇勃然作色曰公之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聞始皇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

血千里唐睢曰大王亦聞布衣之怒乎始皇曰布衣之怒免冠徒跣頭

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諸專之刺吳王僚也登  
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相俠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  
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懷怒未發殺烈擊天与臣將四矣若士  
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使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始皇色撓長跪而謝  
曰先生何遠至此宣人試諭矣夫韓魏滅已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徒以有先生故也

春秋後楚語第八

肅王十一年卒弟宣王立以昭奚恤為相諸侯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地  
方畏奚恤亦熙宣人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曰子无得  
食我天帝令我於百獸長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言我不信我為子  
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无走乎席以為必隨而後行獸見之  
皆走席不知獸之畏已而走反以為畏狐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  
任於昭奚恤北方非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見者畏也

君威也君若不用則威已矣  
魏王遺懷王美女懷王悅之夫人鄭袖  
妬之而慙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悅新人其愛悅之亦甚於宜  
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夫人知君之不以己為妬也知新人  
之信已也目謂之曰王甚悅子然惡之子鼻醜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  
子矣於是新人見王常掩鼻王心恠之謂夫人曰新人見宜人常掩鼻者何也  
對曰不知王強問之對曰常惡王之臭是以掩鼻王怒而刺之





何異王日

伐滅其國而有

而使諸侯西面事秦於是張儀

万地四平諸侯四通元名山大川

倦而至梁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

天下

諸侯其不可名明矣今秦之與楚接境壤之國大王誠能聽

諸使秦太子入質於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万

家之都以為湯沐邑長為昆弟之日終身無相刃伐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

是楚王亦重出黔中地逐復與秦從親

張儀去楚之韓說宣王日

韓地多阨鬼山居五穀所生非燕而麥之食大豆蔴飯菹羹一歲不收民不癡

糟糠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樹大王之卒恚不過世万而已斯徒負養在

其中矣除守激亭鄣見卒不過世万而已矣今秦帶甲百万車千乘騎万疋虎賁

之士踰詢耕頭貫頭奮戟者不可隊計矣乘馬之良戎馬之衆探前拔後蹄間

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被甲冒曹以會戰秦人損甲趁敵左挈人頭右接  
生虜夫秦逐山東之卒以孟賁之與怯夫以重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况夫戰孟  
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墮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  
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宜而聽後人甘之言好辭比周以相飾皆日聽吾計則可  
以霸強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臾之巧說誑誤其主無大於此者矣大王  
不事秦、下兵據宜陽絳韓之上黨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棠林之苑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黨則王之國公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恐深達秦而順楚雖欲無三不可得也臣願故大王計莫如為秦  
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如非以韓能弱楚也其地劫之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宣  
王聽張儀計還報於惠王以十五邑封儀為武信君 復使東說齊湣曰王天

下強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後  
 人之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何也大王覽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後人毋黨比周莫不以後為可且  
 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與危已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已之敗是荷  
 也齊大而魯小今秦之與齊趙猶齊之與魯秦與趙戰於河漳趙三秦卒數  
 十萬人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  
 娶婦為兄弟也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今大王不事秦、駢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拍博閔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齊潛王許 張儀去齊西說趙肅使曰弊邑秦王使且効過於大王率  
 天下以賓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弊邑恐懼攝服繕  
 甲厲兵飭車騎習戰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若攝蒙不敢動搖唯願大王有意  
 督過之今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南并漢中東苞兩國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惡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弊甲取兵軍於電池願渡河踰漳據吾  
會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征殺紂之事故使臣先聞左右九大王之所信為  
從者恃種秦榮或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反覆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蕃之臣齊敵漁塩之地此即  
斷趙之右臂夫而求與人鬪失其堂而孤若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拔三軍其一  
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兵渡河於邯鄲之東一軍於成臯馳韓梁而攻河外一軍  
於電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以先聞於左  
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電池面相約而口相結請安兵無攻伐願大  
王定計趙爾後許之 張儀乃去趙北之燕說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  
子嘗以其姊為大王妻欲并伐約與伐王過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佐金升長其尾令  
可以擊人與伐王飲 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熟啜及升擊之於足酒酣飲熟啜  
人進升及升以擊伐王其姊磨笄以自煞故至今有磨笄山天下莫不聞矣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明所見也且以趙王為親可乎趙興兵攻燕吾圍燕而

劫大王割七城以和今趙王已入會鄴池劾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下甲雲九原馳  
 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忘興師必  
 伐今大王事秦、王必喜趙不敢忘動兵是西有強秦之援南無齊楚之患願  
 大王孰計之燕昭王聽儀、常報未至惠王辛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於  
 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儀曰左右賣國以取容於秦若必復用恐為天下笑諸侯  
 聞之皆叛衛而復合後也武王元年羣臣曰也惡張儀而齊又來張儀、懼  
 誅曰為武王曰儀有過計願劾之王曰奈何儀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其  
 地今齊王甚增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儀願劾其不肖之身魏齊必罰魏齊之  
 重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齊以臨周求  
 九鼎祭器必出矣侯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武王以為然乃與草車世乘送儀  
 之梁齊果興師而伐魏襄王恐儀曰勿王恐請今罷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楚借使之齊謂齊王甚增儀然今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王曰宜人伐之

何謂託儀於秦也對曰是乃所以託儀夫儀之出知王必伐之故以秦立約伐韓三川  
臨周取器而王果伐之以成其計此非託儀而何齊王乃解兵而歸儀相魏一  
年而卒張儀本魏人也始與穰秦俱學於鬼谷先生既而遊說於諸侯嘗從楚  
相三辟門下咸意儀曰儀負無行資必盜相君辟也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乃  
釋之歸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曰汝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在  
耳儀曰足矣乃用於秦乃為尺二檄告楚相曰始吾從汝飲不盜汝璧而掠笞我  
今善守汝國願將盜汝城矣由是務欲困楚終如其志 秦興師臨周不來九  
鼎周顯王患之以告賴率曰大王勿憂東借救於齊 至齊謂齊宣王曰夫  
秦之無道欲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如歸之大王夫存危  
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置之齊大王悅發師五萬人使田忌將以救周而  
秦兵罷齊救求九鼎周顯王曰患之賴率曰大王勿憂臣請解之賴率至齊謂  
齊王曰夫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王曰宜人將寄任於梁顏章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其之暉臺  
 之下小海之上其日久矣入梁鼎必不出齊王曰宜人將寄於任楚顏章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莘廷之中其日久矣入楚鼎必不出齊王曰宜人將  
 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章曰弊邑固竊大為王患之鼎者非壺豐漿歟  
 可懷挾提挈而致於齊非學鳥隼鳥飛免與晁遊歟然可止於齊也昔者周之  
 伐殷得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萬八千二百人土卒師徒器械具被所以鈎者攝此  
 今王大繼有其人何塗之從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  
 顏章曰不敢大國疾定所從弊邑遷鼎以待命王乃止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蒞勝為周謂楚王曰昔者智  
 自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曰隨之以兵仇猶卒三無被故桓公之代蔡也言  
 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有吞天下之心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君懼  
 焉以蔡仇猶戒之故使長兵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囚實之周君豈能無愛

國哉恐一旦危亡而憂也楚王大悅 武王二年初以樗里疾為左丞相甘茂為右  
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宜人欲客車通三川以 周室而宜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  
伐韓取宜陽則可以得志矣甘茂之魏既聽命而還王迎之於息壤甘茂曰宜陽大  
縣上黨宜陽積之久矣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使臣背數險行千里攻之雖矣昔  
曾參處莢、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而煞人、告其母曰曾參煞人其母織自  
若頃之一人告之曾參煞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走來曰曾參煞人其  
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大王之信臣又不若參 之信 疑臣者

七 王魏文侯今集羊守

抒 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



山王再拜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  
述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者寡人知魏之急也唐  
平對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臣竊以為用榮之  
一無任矣夫魏万乘之國然所以西面而事秦而稱東  
由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是以為與也今齊楚  
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急將賴其未急也使  
而急彼且割地而約從士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  
之是失一東蕃之魏而彊二勁之齊楚則王何利焉

是秦王遂發兵救魏以復完也 趙惠文王惡  
瘞使人來告曰為我斂瘞吾請獻七十里地安釐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斂瘞曰上屋騎施請使者曰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日守西河  
秦人不敢東向韓魏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切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  
曰王小國殺大臣未附方是之時屬之子屬之我  
起嘿然良久曰屬之子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

上也吳起乃自知不若田文田文既死公州為相公  
 州尚魏公主而欲害於吳起公州之謀曰起易去耳  
 公州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度廉而自喜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園小使  
 與強秦接壤臣竊恐吳起之無留心武侯即曰奈  
 何君因曰試述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無畜心則  
 必辭以此卜之因名吳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輕君吳  
 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公州如其計為

之起景薛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如楚吳起  
之出也至於應門望西河泣其襟曰竊觀公意  
視去天下如脫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収淚  
而應之曰君誠使我畢能於秦之必可亡西河可  
以王今君聽護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地屬秦不久  
矣是以泣耳 武侯十六年卒子惠王立卅年  
伐趙之君告急於齊之宣王使孫臏救趙王大興  
師使太子申為大將軍與龐涓俱距齊過外之

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

可得聞乎徐子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万世無

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子之

言而還太子欲還其彀曰將出而還与北同罪太子

遂行与齊人戰敗馬陵為齊軍所虜龐涓死

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公孫鞅詐我公子印而

襲取其軍於是惠王以安邑近秦懼復為秦所襲遂

從治大梁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罪何溥乎既孟軻  
自來如梁王謂孟子曰涼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  
上將死國以空虛若先君宗厝社稷宜人甚愧之子不  
遠千里序於斃邑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下爭則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惠王卅六年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且為撻  
道而葬焉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以蓋行臣必

甚病又官費將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臣  
勞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宜不義子其勿復言於是  
羣臣莫敢復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見  
其唯惠子乎請告惠子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厯葬於楚山之尾壙  
水嚙其墓棺之前和見文王曰嘻先君一欲見羣臣百姓  
也乃出棺張幕朝以百姓而更葬之此文王之義也今  
葬有日矣而雪甚難以行太子以及日之故得無嫌

於故葬乎顛太子更日先王必顛少留而扶社稷  
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急文之義也  
太子曰善敬弛期而擇日為太子既立是為襄王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謀相王也於是追尊父  
惠王為襄王故為中天之臺日敢諫者死許綰負累  
搯捶而入日臣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顛加以力為王曰  
何也對日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須立七千五百里之臺七千五百里之臺基趾當



廣溲亟七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之基必欲為之  
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八千餘  
里乃足耳然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粟之輸當給其  
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遂罷築者耳

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以田需為相甚貴  
信之惠子謂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夫楊柳橫樹  
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  
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

之難而去之易今子雖自樹易生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哀王九年相田需死而張儀犀  
首薛公並在於魏楚相昭侯魚不善三子謂蘇  
糸卒子景湜王立十五年卒子假王立三年秦  
始皇使王賁引洪溝灌大梁大梁城壞虜  
王假而滅其國也 陽陵君者魏之族也秦始皇  
皇既滅魏使人謂鄆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  
之地易鄆陵五十里君其許寡人乎鄆陵君

日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率甚雖然受城地於先王  
顛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鄢陵君乃使  
唐睢至秦始皇見之謂唐睢曰秦滅韓魏  
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措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  
送索人者輕索人故也唐睢對曰吾非敢若此  
也鄢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弗敢易  
也豈直五里百哉夫不以義利而割義利者

固鄔陵君之不可取也始皇勃然作色曰公  
亦曾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未嘗聞始皇  
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亦  
嘗聞布衣之士怒乎始皇曰布衣之士怒寇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怒庸夫匹夫之怒非士  
之怒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侯之刺吳王僚也彗  
星襲月昬政之刺韓相俠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慶忌倉鷹擊于殿上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

之事懷怒未發，襪烈擊天，與臣將四矣。若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走劍而起，進始，皇色撓，長跪而謝曰：先生何遠至此？寡人論諭矣。夫韓魏滅亡，而鄆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故也。初，鄆陵人縮高，其子仕於秦，以為管守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鄆陵君曰：其遣縮高。吾將士之使為持國，慰鄆陵君曰：小國不能必。

使其臣使者自住請使吏通使者至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  
嗛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主非君之喜  
聞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大使  
吏之鄆陵君曰鄆陵之地由魏也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君生束縮高而  
以之若君不致无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  
鄆陵君曰吾先君武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也

卒受奉符之憲曰子熟父臣熟君有心不  
國惟大汝卒滅之子不導与焉今宿焉

六十六





使人

合諸胡從子

小學恩兵課農

從子 肅美

弟挺石會

在勿隱孔萇石他憂安王

麥晉人則程遐徐光朱表韓攬郭敬

石生劉澂舊族見用者河東裴憲穎川荀綽

北地傅暢京兆社憲樂安任播清河崔澌大論

凶功先賞葛陵時人已死者加其孤寮賞一等

從司與豪右三千餘家以實襄國諱胡号曰

古侯掌其辭訟名曰門臣二月折

不共軍徐州刺史蔡宣師下邳內史劉遐及  
徐龕以伐周撫戰于寒山刻之龕將于樂追  
禽傳首京都夏四月永康令胡毋崇多受  
寄託賦斂百姓事發覺逃亡首出詔都街  
頓鞭一百除名為民戊寅振武將軍陳留內史  
陳午平午臨平戒其衆勿事胡午者乞活  
師也永嘉大亂中夏殘荒保壁大師數不

盈世多者不過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午時據後儀衆可五千餘人率勁悍善戰  
午既死子赤特尚幼大師馮寵李頭等共  
推午從父川輔相赤特川遂自号盛 朔將軍  
陳留內史川本太陵縣吏以法繩下衆心不附  
討樊雅之從祖逖徵兵諸村保川使李頭將  
兵助之逖過之厚雅既滅以其名馬遺之頭  
深德拔稱美之甚川怒然頭乃襲其支黨  
餘人奔于拔川使魏碩師衆掠豫州諸郡

拔遣衛榮傲擊滅之川大懼以後儀叛周撫  
之滅也論功劉遐弟一徐龕自以禽撫怨望是  
月自稱兖州刺史寇掠兖土五月王敦讓荆  
州牧侍中欲受刺史而已敦內體豺狼之性而  
外飭註為以眩或當世自少及長終不以財位  
為言布衣踈食車服廉青語輒以簡約為首  
故世自以高師朗素既為江州刺史復并領荆  
州恐時猜嫌乃上疏曰自昔已來王命圯冑榮  
成彊俠注以威綱未振因而即之故令逮官分

職未允拜倫今聖朝承遠宜漸抗終總制  
御四方諸所加授自臣已下皆除之州牧之号  
所不敢當輒送所加侍中貂蟬并官省職人  
居儉約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康成告使持節侍  
中都督江陽荆相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  
軍荊州牧領江州刺史漢安侯得表所陳聞  
之公德為世表勳無与哉故特加授以崇國典  
恠復冲讓遣送貂蟬又辭牧号親攬之曰  
情用恨然昔伊不辭阿衡之号呂望不讓

太師之位方賴和猷混同無外豈得固執以  
違注命今勅謁者僕射壹如前詔稱朕意  
焉平西將軍伐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救  
之拔人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而誼之肅乃  
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國笛桃豹屯  
于川塞是月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輟六  
月丙子省御府進南中郎將周訪為安南  
將軍餘如故遐段碑既為未波所敗誼太  
尉珣石勒遣孔萇侵略范陽諸郡碑部

衆遂離散且飮是月奔于厭次温嶠上書  
訟劉琨枉曰故太尉臣琨為段碑所害誣以  
大罪如所聞碑于時將琨息群踞從弟未  
浹大敗碑軍群為所獲碑懼民情歸  
琨又怨琨息在波中不与已同由此致寢琨  
昔受荒州遺民餘戶不盈三万而左右強  
殺日尋干戈內撫傷夷外和猗盧雖不能  
賊截鯨鯢然十二年間數摧二虜以年荒  
飢饉戰又敗績進無堅鉀可更造賊場退

七十

無糧儲可以固守城池軍士離散苟求食  
息劉恣石勒帶其三面計窮憲屈託身殊  
類原其情則破家殉節言其力則裸身投  
人豈尋見事自不容反也且琨以中間鬪塞  
下山之日遣臣受成規奉大勸及天朝之達  
又上章節欲歸身奉朝臣觀琨以國已破家  
意在達忠勲雪大耻以義感則有不可奪之  
志与人交居厚而不居其薄然琨少遊衡  
門出入埃塵雖有風亮之氣適以致美邁之



嫌又據方州統戎馬慨於欲立功立事世人以刑疑之臣昔未與周遊意以不異衆論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不明是以言之耳方伯之臣受害夷狄刑名不允無以不遠然前匹碑尚彊或宜隱忍以濟時難若無事宜當直法正刑碑戮辱台司專擅威刑竟無功力可以減責然珮受戮宜見申論珮位列鼎臣受方牧之任不能固其棟樑死授守境孤負國恩身名俱沒誠自招之

然非王誅所加而受豺狼之害陛下若發明  
詔愍珮所志遣一介之使致賙祭之禮足令義  
士懷恩而致命沒者無恨於黃泉臣雖與  
珮姻親情相痛念誠不存私以害公論從事  
中郎崔悅盧諶之上理之日臣等竊見故司  
空珮在惠皇帝之世值鼎沸之難戮力皇  
家義誠殫屬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社稷刻  
盜竄輿反補此珮効忠之驗也其後東甌  
公騰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從三魏珮受

并州遺戶無纖手下單窻所據空虛外廁  
疆胡內接衆寇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  
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都失守群縱  
逸咸以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衆珮抗  
辭厲聲鞠誓百姓脩繕甲兵東佗西討以  
重氣之窻衆當天之下敵雖不能摧弥  
忿勒且得據其心腹及至猗盧敗亂晉人  
歸奔珮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姬澹以為  
此雖晉人久在荒寰不識祀難以法御今

內牧鮮卑之餘縻外抄殘胡之牛羊遇民  
冒此不可使用珣以為王室難危二賊逋討  
今有此衆而不星奔寇場豈是臣子殉國之  
節乃令濫師衆討勒以致橈敗軍威外挫  
民食內乏公私流離至於遷土失據此又珣急  
病讓夷之驗也珣初陞匠師仁討開不利  
害至於言論之日精貫神明以逮武元年九  
月始乃興舉至于故安碑便迴還珣誨諭懇  
切不能復制顧謂臣等曰誘勸碑等始合

此舉不啻於此而復不果自欲將其左右任  
據常山若晉人歸順事或有成如其不然  
必以身死之而殫憲章已之罪復固逼琨不  
得令南琨自以總維不舉無緣空虛荷大任  
是以陛下登祚便私慙告遜遣從事中郎  
續澹奉送章節與殫使榮邵俱又殫  
懼琨奪已威重自故安還忌惡漸章琨知  
其如此憲不可久欲遣妻息盡詣京都以  
其門室一委陛下若殫或縱凶慝則妻息可

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  
迎衛會民王成從平陽進采辭南陽王保  
稱号隴右士衆甚盛當祕關中碑聞此問  
停笛臣劬而厚待前兼鴻臚邊狼欲使  
狼西宣其兩端懼澹南駭已共相警閣不  
得弘路使琨丹懷赤心卒不上進碑尋為  
弟未波所敗琨子群為波所獲百姓憑向  
於琨碑遂猜忌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  
二人琨先知碑必有禍心語臣等曰蒙國厚

息竟不能刻款雖才略不及之由遇此厄運  
人誰不死之主命也唯恨不能効節於一方  
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聽其  
言莫能仰視碑旣害珮橫相加誣言珮  
欲闢神器謀畝不軌珮踣亂亡之中扶  
屑異類之間豈當有如此之心哉又碑之  
害珮稱陛下密詔竊承聖朝進珮位太  
尉拔之見事旣已不然且珮有罪陛下加誅  
自當肆諸市朝何緣行隱切之命裁台輔

之且碑怙亂專恣虐害鼎司傳曰是而可  
忍孰不可忍自河以北可以抗行二寇者惟  
珮而已自珮受害之後群凶欣々此又華夷  
小大所以長歎者也碑今昭無復部衆逃  
死寄命依憑邵續既往之罪固已炳然將  
來無益之有可知伏惟陛下方將平章典  
刑以經厚万邦而珮受害冤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  
谷水劉向罪陳陽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



上是以悟人主之懷臣等門宗湮滅播越遐  
褻與珮周祗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  
昔之義謹撰珮本末冒以上聞至四年秋乃  
下幽州使遣帑祭已卯以太常賀循為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為丹陽尹  
是時王氏得政隗之在門下也從容言於  
帝曰王氏強宜漸抑損王敦聞而上疏曰  
臣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謹秉



王

宣帝

師先令三校率夜銜枚渡水

橫為列營益

渡者主星明餘悉渡之遣候 騎視諸險得無虜乎騎曰無國

日吾入其境既無險隘之備上 男無能為也時羌騎數百來挑戰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斗 駢駢難爭鋒恐其誘我也

且擊虜以殲滅為期小利不足貪目 乃從軍距險遠斥候行必

為戰備上必堅營壁持重愛志以挫其鋒軍志有言攻不足而

守有餘盜可以我致人不可以人致我 自羌見大軍不戰衆

七十六

心解弛遂大湟水出其不意縱兵大破之或曰何不乘勝趨利  
國曰此敗寇不可迫也緩之則奔走不窟多之則還致死鳥窮則  
啄獸窮則搏况於黠羌乎遂降之西方遂平

元帝建昭二年秋七月西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朝  
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焉至輒遇害時陳湯與甘延壽使  
出西域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  
每昇高遠望以觀形勝常患位卑權輕不決有臆之謀既專塞  
上之任曰謂延壽郅支單于結怨諸國屈辱漢使輕杆樂戰久  
畜之必為西域患雖然蠻夷

金城湯池之固堅甲強弩之

器思義不彼<sup>行</sup>可取也若<sup>亦</sup>

士并發烏孫兵直拔城下亡

七十七

則無所守戰則無所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然之日請奏  
乎湯曰不可夫智者見才萌愚者闇成形肉食者鄙朝廷  
公卿無與議焉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延壽疾卧湯因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署置官吏業而已行  
延壽聞而驚起心之湯按劍叱之日大衆已集豎子胡敢沮衆  
耶乃上疏自劾矯詔之狀曰分兵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至  
單于城三十里而營單于恠而遣使問曰漢兵何以來湯曰  
見單<sup>于</sup>本國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且我為單于遠來

軍卒至恐驚動單于左右故此而營單于不自出受將軍事在  
而使皂隸馳於其間是失主客之禮也今我人疲乏又無牛  
酒之享幸單于苗之單于不知旨意猶豫無備因夜進  
兵圍城鹵指並入遲明拔城斬郅支首獲名王貴人五千餘  
級珍寶方物名馬駝駝牛羊百萬計而還

新室地黃三年冬十月王莽末歲饑人弊豪傑蜂起劉伯升  
稱兵于新野也合乎林新市之衆攻城旬地王莽素聞其俠  
大憚之百姓歸之若魚赴泉也議欲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多  
曰伯升諸將素貪鄙憚伯升威明愛劉聖公懷弱先共定策立

之然後曰伯升亦其議伯升曰諸公幸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憲鄧州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擁兵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亦有所立若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見疑於天下自隳其權非所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則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而遽帝之為天下准的使後人得承吾弊非計之善也今且稱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賢明則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号亦未晚也幸君面之諸將咸曰善將軍張昂拔劍抵地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

有貳辭色激勸右左莫敢枝梧遂立劉聖公為天子号更  
始猶是豪傑姓更始忌伯姓而誅之更始始亦為赤眉賊所害君子曰伯仲秀於林而風摧之始負且乘  
致冠至木鳥之間良亦難覩

### 革命

高祖諱邦姓劉氏沛國人也帝堯之後秦失其鹿天下逐之  
高祖集散卒起豐沛乘五星而入秦杖三傑以亡楚龍戰  
于野草昧已寔及乎父景比德於成康也書曰北鷄並辰唯  
家之索高后王諸呂社稷幾亡哀平尊新室神器斯易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殒瘁漢之中微也階外戚焉王莽承四父



之業遭三絕之運窮凶極詐肆為篡逆奮驕矜威滔天虐  
人毒流諸夏行桀紂之事詠黃虞之德海內蹶然兵飢荐起地黃  
四年冬十月王莽敗于漸臺凡十二帝起高祖盡穗子嬰通  
王莽合三百廿九年而更始興

更始元年春三月光武皇帝略地至昆陽王莽聞劉氏興漢  
帝立大震遣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軍嚴尤陳茂將兵百萬  
徵天下善騎鈴者悉補軍吏召募驍果賁育之士被於行間  
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驅諸猛獸以勵軍威自茲狐剌矢已來未  
嘗若此之盛也光武諸將見尋邑兵盛皆惶懼訣妻子顧珍寶

議欲散歸諸城光武讓之曰始與諸公徒步起宛杖策下城方擬  
建大功立社稷經營四方以安萬姓今遭小寇而懷退愞可謂勇  
而無剛者也夫兵不在衆而貴在和商周之不敵今內無積粟  
外多驕寇不能并力禦之而欲散顧妻子且昆陽一日而破諸部  
繼踵亦滅身首異處妻子珍寶孰為主耶若功成事遂燕趙  
佳麗嬪于後庭吳蜀金碧實於帑藏公其思之諸將怒曰  
劉將軍何敢如是會諒者有言尋邑兵且至城北長鼓雷野高  
旗箕雲埃塵數百里莫知其後諸將惕然是時城中衆無十  
掾粟不支月因令王鳳留守光武跳出收兵諸部時嚴尤說

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聖公潛号在宛張大軍趨之彼必奔走宛下而昆陽自服邑吾日昔為武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下何為將耶遂圍之數重列營百所造雲梯十餘丈瞰臨城中旌旗蔽野埃塵連天鉦擊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或衝輞撞城弓弩亂發矢下若兩城中負戶而汲蒙楯而趨王鳳請降王邑不許自謂功在漏刻意氣甚溢夜有流星墜其營中書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墮去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光武自外挑戰頻克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乃與敢

死者數千人乘隄決水衝尋邑營大潰繼銳崩之遂殺王尋城  
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聲動宇宙奔軍奔騰踐殪此  
屍百餘里回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川河競溢武豹皆  
股慄水為不流王邑嚴尤與<sup>輿</sup>尸敗律盡獲其軍寶車甲珍  
寶積如昆城陽齋與<sup>輿</sup>之連月不盡或焚燒其塗君子曰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王莽之天乎哉

冬十月王莽滅更始使使伯郡國令曰先降者復爵位  
使至上谷耿况為太守寢恂為功曹况上印綬於使者使  
者納之而無復意恂勒兵入使<sup>見</sup>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

王明命功曹欲有之乎恂曰非敢恊使者者竊傷使君之失  
計不祥也今天下初定恩信未孚使君違節銜命以臨四  
方郡國莫不<sub>不</sub>逌頌企踵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  
信沮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將復何以号令他郡乎且耿  
府君在上谷久矣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  
不賢則生其亂為君計莫如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  
顧叱左右以使君命召况之至恂進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况拜受之還後卜者王郎註稱成帝子與  
僭号邯鄲羽檄郡縣令發兵應之檄至上谷恂言於况曰當今

海內分崩逆節如蟻鼠竊苟盜難易從之昔王莽時獨聞南陽  
劉文种身尊賢下士士無賢不肖咸歸之且天造草昧臣頂  
擇君韓信背楚陳平歸漢殷鑒不遠君其面之况曰王郎  
方盛撤至不從得無禍乎恂曰今上谷完富控弦萬騎據大郡  
之資足觀成敗恂請東至漁陽結謀於彭寵王郎惡足不  
意焉况然之恂至昌平寵擊王郎使者而奪其軍與况子奔  
南歸光武時漁陽以承撤欲發兵應邯鄲唯吳漢素聞光武  
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長戟  
勁弩無出其右乘時不用見拔不作悔無日矣蓋舉精甲

南附劉公擊王郎此諸侯之業也幸無後時寵以為然患部  
將不從漢思以譎衆計未定出諸途忽遇行者廣衣博帶侃  
侃然似儒生漢因言曰夫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成而功者  
未之有也乃召儒生入為具食問以所聞生曰漢失其庶能者  
逐之今雖滅一莽而十莽復生皆非經濟之才無元元慮也  
臣聞以德和人不可亂理亂今赤眉阻兵而安忍更始  
貪弱而竄謀王郎詐多而信少此皆成擒虜耳不足以從事  
也夫耶正由人吉凶是命當須審安危擇去就易曰繫于  
金柅所結惟固也竊謂天下之主莫若劉文赫耳寬仁愛下握

髮揮洗交同布衣攻城略地秋毫不取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  
可謂真主也漢大悅遂詐為光武書檄漁陽令傷生齋詣  
寵令具以詞說之漢隨後復入寵然之遂大發兵與漢會  
先武擊王郎而平之君子曰高鳥擇木智人擇主詩云鳩彼  
晨風鬱鬱彼北林

二年春正月

河北盡為王郎

所有光武自荊而南馳衆無五旅師不宿黥鉅鹿人耿純率  
宗族賓客二千餘人扶老携幼而歸光武純恐宗族有變  
陰令燒鉅鹿廬舍光武知而問其故純曰明公以單車臨河北  
非有府藏膏邑好爵重賞以甘餌聚人徒以恩信懷之



故豪傑多附今王郎自立河朔疑戴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勝  
兵於行間猶恐有首上之意故焚其室廬以絕返顧之望也  
光武日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因拜純為前將軍光武行至信  
都太守任光開城門而待之議者欲因信都兵而西還長安卒  
正鄧彤曰議者皆非也且吏人歌謠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  
号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  
之將莫不捐城道逃虜伏請降遂古已來未有也且下者  
王郎假名因勢驅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郊况明公奮三郡  
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拔以戰則何敵不北今釋此而

歸豈徒失河朔而擾動三輔隳損威重非計之得也從之遂  
成帝業也夏五月更始拜光武為蕭王破銅馬於滿陽也盡降  
其衆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  
歸本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相謂曰夫不疑於  
物物亦誠焉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今蕭王推赤心安人腹中公  
既誠焉安得不投死乎遂分配部陣得數十萬衆於是復  
振時人号为銅馬帝時賈復說漢中王劉嘉令歸光武曰臣  
聞苗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苗武湯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苗桓文之事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

魏而不能守者亡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然之遂歸光武君子曰柔能勝剛信能懷疑銅馬懷光武之信而得其用也詩之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後漢光武皇帝建安三年春

閏二月司徒鄧禹將軍鄧弘馮異之謀攻赤眉也異曰僕與赤眉相拒有日矣雖屢北之其衆猶盛乘飢藉敗是謂窮寇不可逼也弘不從遂戰移日赤眉陽敗弃輜重而走車皆載土覆之以兵士餓爭取之不為行列赤眉引還擊之弘軍大潰異引兵而救之僅乃得免異又約共赤眉為戰期使壯士更服色與

赤眉等伏於道側會明赤眉攻異異與之戰氣色兩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驚潰大破之於堵底降男女  
八萬之餘衆赤眉南走宜陽初帝徵鄧禹還詔曰朕聞大飢人  
人相食白骨蔽野城郭為墟籍千里間無人煙縱有老衆堅守  
不下赤眉既無虜掠必東向求食吾折杖待之非諸將憂也  
時赤眉<sup>有</sup>堵之底敗果引師而東光武將守新安宜陽邀之  
今日賊若東走則引宜陽兵會<sup>新安賊若南走則引新安兵會</sup>宜陽赤眉果南走帝自率宜  
陽盛兵而邀之賊忽遇大軍驚震莫知所為乃遣使乞降曰  
劉盆子將百萬之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赤

肩乃拚盆子及丞相徐宣文武等面縛銜髀肉袒與觀  
牽羊詣轅門上傳國爾更始七尺劍及髀玉皆脫甲績  
兵於宜陽城下如然耳山齊帝令受髀解縛焚擯饗之  
以牛酒二十萬衆皆得饗餐餞因曜軍臨洛水令赤眉君臣  
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應死猶幸上憐而赦  
之取上笑盆兒大黠吾宗無癡者又謂赤眉曰得無悔降乎  
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仗耳  
徐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以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謀始故不可豫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武口歸慈母

誠歡誠喜無所悔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也  
又數赤眉曰卿何無道之甚所過皆夷滅老弱社稷汙井竈  
發掘丘陵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子無所改  
易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三善也餘賊  
善也乃各還妻子賜田宅洛陽君子曰功能補過善也赤眉  
蔽惡毒痛四海而有三善先武多之德不孤也

四年夏六月偏將軍王霸捕虜將軍馬武之攻周逢也蓋茂殺  
之建以精騎擊武先鋒自躡其後殿武恃霸而戰志氣不擊為  
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曰殺我霸曰賊方盛出必兩亡

其勉旃吾不復救汝也遂閉營堅壘軍吏多諫之霸曰賊銳乘勝難與爭鋒捕虜恃吾兩軍不一此敗之道也今閉營固守亦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殺其戰自倍如此茂達之衆疲吾乘其弊乃可以逞茂達果悉軍攻武合戰移時霸乃飭精騎梯壘而出襲其背茂達前後受敵驚亂大破之俘級而還

五年冬十月將軍耿弇攻張步於劇也步遣弟藍屯西安多將守臨淄其城相去四十里弇軍其間曰西安城小而堅且藍步弟也其必精其守亦堅不可攻也臨淄雖大諸將共守群居終日衆心不一攻之必拔也乃陽言日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虞守至期弇

勅吏士秣馬蓐食會明辟臨淄城下或曰何不先攻西安弁曰  
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以有備預臨淄不意而至必驚擾因而攻之  
會食可拔矣臨淄若下西安自潰所謂一舉而有兩實卞莊子  
之勢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頓兵堅城之下清野無所掠深投  
敵境後絕轉輸未決一旬敵坐看吾弊遂拔臨淄蓋弃西安而  
遁盡據二城

閩外春秋卷第四



閩外春秋卷第五 後漢 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六年冬十有二月伐魏躡于汧隴

也王師敗績躡王元將巡行等乘勝進取是期也檜將軍馮異

欲先據之諸將曰虜乘勝鋒銳難可與爭也宜按

兵便地徐觀後面異曰不然虜兵臨境忸怩小利若得

檜邑三輔震搖是吾憂也夫攻不足而守有餘今先據

之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迺潛往檜城偃旗即鼓巡

行不知馳而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噪躍而出巡

軍大駭奔走種仆蹂踐者不可勝計追擊數十里而還

初魏歸命遣子入侍王元以為天下凶成敗未可知不欲

事漢說蹠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一朝敗壞將軍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僭号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并千乘之業羈族危國  
以求万全此循覆車之轍非計之得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殷盛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  
請以九渚為君東封函谷關此万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  
畜養士馬繕甲兵具卒乘據險隘自守曠日持久待四  
方之變而王不成其勢猶足以霸且魚不可以脫于泉神  
龍失水還與蚯蚓同蹠然之而不能用遂北有盟帝遣來  
歛往諭之蹠不從而執之將害蹠將王尊諫曰臣聞為

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惡重禍慎名器則下服其命  
 輕因惡禍則受其殃家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  
 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惡禍結矣古國列國交兵使在其  
 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者也何況承王命措重質而  
 犯之哉但米欵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无也害之無  
 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  
 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禮遣之君  
 子曰天命不可以力爭聖化不可以智取高祖比成周志移於婁  
 敬而興也隗躡佯西伯不屈於王元而滅也詩云謀臧不從不臧復用  
 十年冬十月將軍高峻叛奔于隗躡毛兵而拒汧隴帝親征之不

尅詔寇恂曰卿為朕事之如不降可濟師而攻也恂奉詔進軍枉  
峻壁峻遣謀將皇甫文謁恂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  
峻擁兵數萬卒多強弩西邀隴道則連年不通東寇秦關  
則三輔版蕩今始欲降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之應遂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驚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耶諸將曰非所及也  
十有一年夏六月公孫述為王師所敗來歙言於帝曰公孫子  
陽因時草創竊據巴蜀自謂江漢為池岷峨為城太山磐石

未足固也雖假息逐命在險而不循其德此天亡之時也今以  
師徒敗績上下猜貳餓饉仍之土無半畝臣聞趙將賈人高祖  
縣之以利今西州千里推菽不糶以穀招之百万之衆可指麾  
而會也恩食懷之使系道而入于陽之首可懸於素旗此廟  
算之策不可失也光武大悅而從之是時山東略定王欲師有  
事于西方公孫述將荆邯說述曰夫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  
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  
瘡愈復戰何則先死而成功踰於滅亡也隗躡遭時運會奄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值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

領四方瓜剖踴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謂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擇閔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不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樵門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窮蹙不堪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sup>計</sup>以為且及天下之望未絕其家傳尚可招樵門急心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檄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令逐卒出漢中收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定如此海內震蕩莫

有利述以問群臣博士曰昔武王勝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鮮然猶班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出師千  
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邇日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駘鳥合之  
衆跨馬陷陣所向輒平不亟棄時與之分切而坐談湯  
武而効隗躡歎為西伯竊不可也述竟不從遂敗君子曰  
智小謀大力小任重禍鮮不及矣公孫述不用荊邯之謀  
比德於文武不亦悞乎詩云謀之其臧則具是達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  
十有九年春正月鬱侯臧宮圍妖  
賊于武原也妖衆堅守移月而不拔士卒疾癘帝患之  
議公卿計無所出東海王曰妖巫惑衆唯禱是與非有踈爵

列地為長久子孫之業也。比日遇夫一時之事，耳今官軍臨之，其中多悔。臣欲者患外圍急走，無從可宜。少微圍從之，令得逃，毅則一亭長是擒也。帝然之，勅威宮解圍，賊眾果殺遂斬媛巫。

明帝永平十有八年夏六月代

已拔尉耿恭使于西域也。至踈勒城為匈奴所圍，城中無水，吏士渴乃穿井五丈而不及。泉恭仰天歎曰：昔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愬服白井禱之。有頃，水泉奔騰，士卒皆稱萬歲。遂揚水以示虜，君子曰：至誠通神，忠以感人。耿恭可謂至忠也。詩云：靖恭在位，好是正心。直神之尔，尔景福。



靈帝光和六年秋八月朝綱失緒政在宦官尚書何進謀於  
表詔曰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閣豎弄權可  
為萑草也蓋萌<sup>而</sup>難之太后聞而不從進度不能制欲  
召方鎮董卓之屬兵臨京師脅而誅之主簿陳琳諫曰勿  
稱即庶無虞該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  
國之大事其可以誑而立乎今明公愬白<sup>或</sup>握兵要龍驤  
武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牙夫違經合道天人  
所慎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夫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切必無成為禍階耳進不聽遂召前  
將軍董卓卒為禍亂而進亦為宦官所殺

中平元年春三月黃巾賊屯于許類皇甫嵩將官軍而討之賊衆銳而吏士有難色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燒之必驚潰輕騎乘之乃可以逞田單之功吾得之矣其夕天風密令壯士束蘊懷火首風而縱之炎光屬天壯士躡燼而萌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黃巾大潰俘斬略盡許類遂平

二年冬十月王師有事于西方司空張溫會諸將董卓後至而不恭將軍孫堅曰卓受任偏裨不時應命矜高自若蓋陳軍令而法之以鏡於後溫曰董卓名稱秦隴今若誅之是西行無憑也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重天下何仗一卓而行乎古者名

將授鉞未有不斷於已以示其武也故鏘首斬疋賈親  
絳戮揚干今垂意於卓不時加誅後悔無日矣温竟不  
從後為卓所害初堅年七與諸父同載渡浙江會海賊  
掠賈人財物於岸而分之行旅皆輟棹中流莫敢進取  
堅謂父曰彼賊可擊而奪諸父叱之曰賊衆而銳非汝面  
也堅行操刀上岸乘高以手東西拍麾者有所分布  
部兵以為邀遮之狀賊望見將為官兵來捕衆皆駭  
奔物散走堅追而斬之數級而還盡收其物由是以表知名  
五年冬十一月原州賊寇我陳倉將軍白甫嵩董卓帥  
王師而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曰不可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備，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  
於此也。豈曰不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是先  
為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者，動——  
九天之上，不<sup>屈</sup>者陷九地之下。今陳君雖小城守固，備非九  
地之陷也。賊雖強而攻者，我之所救，非九天數之勢也。夫勢非  
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賊。今陷受害之地而陳  
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將何救  
焉。遂不聽賊圍陳。倉三月不拔，賊疲弊，果自解。退，當  
進擊之。卓曰：不可。軍志有言：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  
追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螳之有斧，蝸之有角，况大賊

乎焉不日然則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非歸衆也賊衆且走莫有阻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沒殿連戰大破斬首  
數萬級而卓大慙曰吾不及子也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豪傑起義兵之誅董卓也  
烏合之衆白逾十萬坎血加書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卓

聞兵起大懼乃遣天子都長安卓留毛洛陽焚宮室而拒  
之紹將各毛所部莫敢進奮武將軍曹操曰今舉義兵以誅  
暴亂衆集事就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  
之重據二周之險申命号令明罰勅法東向振旅與天下

事衡雖以無道足為患也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  
震蕩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夫時難遭而易失君子見  
機而往不俟終日公其思之諸將不從曰置酒高會操復  
讓之曰諸公聽吾計則成敗如運諸掌耳收河內之衆而拒  
孟津舉酸棗之師而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則全制其  
險矣率南陽之卒徑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持  
重勿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討逆董卓可傳  
殄而定矣今兵以義舉持疑不進竊為諸公恥之竟不見  
用而九郡英雄尋則夷滅也君子曰夫善始善終其為聖  
人乎表紹諸將能造而不能遂可為患愚夫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冬十有二月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起江南表術極魯陽表不得之任南郡人蒯越詔表曰夫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貪而不義今啖之以利宗賊必舉衆而降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盛德既行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凌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一檄而定表術從來折杖挫之無能為也表行其策開出千里帶甲十萬遂有荊州二年春荀彧去表紹而歸曹操與之語大悅曰吾之子也時曹公初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可以勝敵是足以自守雖師北身遁者數矣而終復振成  
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之要  
地而將軍之關池若不先定根本將何以寧乎宜且急收熟  
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慮也今捨之而東未見其使多留兵  
則不可勝敵少留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果震動人心縱  
保數城非已所有操從其謀遂破布而平兗州

三年夏四月黃巾賊攻我兗州之東平也刺史劉岱欲擊之  
鮑信諫曰今賊衆百万此人震恐士無固志不可以鋒鏖刃  
敵也且賊戈羊之衆群小相隨無君臣節鉞之神踈濶裂地  
之封軍無輻重以抄掠為資饑則共食飽則相噬今不



若畜士衆之力清野固守彼欲戰不得能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出其不意一舉可以破也或不從

出戰遂為黃巾所殺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將避地自

河東幸洛陽荀彧勸鎮東將軍曹操而迎之日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錫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

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御難于外乃心無所在王室今鑿駕旋軾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北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服天下大略也扶弔義以致英傑大德也四方雖有違節其何能為操然之乃迎帝都許

二年春三月曹公之征張繡也未及而退繡將追之

賈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果為公所敗而還詡曰可更追之必勝繡  
日不用明公言以至於是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非一途也尚  
能知敗豈不知勝乎宜亟往繡乃悉收散卒追曹公戰大勝而還因謝  
問詡曰僕精兵追退軍明公言必敗及敗乃收疲弊之卒追乘勝之軍  
言必勝果如其誠何其返而驗也詡曰此易知耳足下雖善用兵非曹  
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  
敗曹公攻足下無失其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也既破足下必輕  
軍速進留諸將斷其後諸將雖勇非足下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繡曰苗南之鳥非斥鷃所知也初曹公欲伐繡而荀攸言於公曰繡  
與劉表相恃以為強然繡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離不

如緩軍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外救至公不從果為繡敗而表救亦至是歲曹公自宛而征呂布戰下邳布連敗城守攻之不拔公士卒疲疫死者十三四公欲捨布而還郭嘉說公曰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也夫軍以將為主主衰而士無奮意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遂引沂泗水灌城潰而生擒呂布初表術遣將紀靈攻劉備於小沛也備乞師于呂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袁公何救之有布曰術若得備必來取吾所謂豨滅麋亡輔車相依者也胡為不救乃救之紀靈聞布至皆毀兵而止布屯沛城下遣人命備并請紀靈等與共厚飲布謂靈曰備布弟為諸軍所困何得不殺布性不喜合鬪

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一戟於牙門布設弓顧日諸君觀布射戟  
小支中當各解兵不中可留使鬪耳布即發矢正中戟支靈大驚日將  
軍天威也敬從命明日歡會而解兵

四年春廬

廬州

江太守劉勳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

策惡之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日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  
之路遊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厚實吳娃越姬充  
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  
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日上繚  
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  
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

九十七

進屈於敵退無所歸於周易大壯三乾下之豐三離下小人用壯君子用  
因羴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在茲乎動不從遂大興師  
伐繆果為孫策所襲動感遂奔于曹公

閩外春秋卷第五

廿七綫



南陽張延綬別傳

浙西節度判官權掌書記朝議賢御史桂國賜緋魚袋張

張延綬字楮紳即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公  
字祿伯之第三子也博學多聞尤好評  
禮蘊蓄百家之書靡不精躍留心  
騎射頗得由基之術身長六尺有

餘臨陣擐甲騎馬揮槍獨出人表  
平原茂草活擒虎狼至如黃公  
三略納在胸中孫子六韜手不釋  
卷性頗沉默對毅稀言有慶  
忌之勇懷子路之信每至金風  
初爨擁鐵騎於三關獨建雲旗  
護燉煌之千里登山望遠有陳湯



吞併之心等  
畫機權羅覆張  
飛之膽長城以北休聞沓鏃之  
交大漠以南裁斷西戎之臂

九十九

元戎寶鏡展匣而照  
楹機懸殼  
銅牙百發穿揚之勝  
于時光啓三  
年三月七日  
寵授左千牛兼御史  
中丞加之仁孝同乖  
定省於晨

昏扇枕忘疲觀志立不專之行  
閨門友愛懷橘致採蘭之芳接  
士迎賓握髮解金臺之榻

公其時年方壯齡智勇雙秀

僕射之政遠蕃歸仁塞下清晏  
誦兵論劒搜鍊戎韜既得玄中  
之術一方無晏開之憂出地升天

勢奪長平之陣又善擊手毬

莫敵

會昌時邠州節度  
張君緒能對御打毬

懷挾壯衣我寔謂

赴武夫若遇文士連宵請益不

覺之過席又善絃管頗獲奇

與花間宴樂不倦於艷陽臨

水撫琴誠有衡岳之志

榮啓期  
衡山之陽

鹿皮為裳撫琴而歌夫子見而問曰子有何樂而致于斯榮

啓期曰我有三樂一者我聞男尊女卑今已得之是一樂也  
既得人身我今行年九十有七是二樂也 貧者人之分也年  
者人之終也知分處終吾何怨焉是 三樂也 智人以此  
懷 每遊邑中嘗有恙隱人事惠及  
者也

走吏是以人多仗其紀德余固

不才略標傳首後來

髡俊請

續歌詩尔

于時大唐光啓三年閏三月十五日傳記

涇渭白渠及諸大渠用水溉灌之處皆安斗門並  
須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不得當渠造堰

諸溉灌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當渠 堰聽

於上流勢高之處為斗門引取其斗門皆須州縣官  
司檢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須臨  
時暫堰溉灌者聽之凡澆田皆仰預知須畝依次  
取用水遍即令閉塞務使均普不得偏併

諸渠長及斗門長至澆田之時專知節水多少其州

縣每年各差一官檢校長官及都水官司時加巡察  
若用水得所田疇豐殖及用水不平并虛弃水利  
者年終錄為功過附考

京地府高陵縣界清白二渠交口著斗門堰清水恒  
准水為五分三分八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水兩過多  
即與上下用水處相知開放還入清水二月一日以  
前八月卅日以後亦任開放涇渭二水大白渠每年  
京地少尹一人檢校其二水口大斗門至澆田之時須

有開下放水多少委當界縣官共專當官司相  
知量事開閉

汪水南白渠中白渠南渠水口初分欲入中白渠偶南  
渠處各著斗門堰南白渠水一尺以上二尺以下  
入中白渠及偶南渠若水兩過多放還本渠其南  
北白渠雨水汎漲舊有洩水處令水次州縣相知檢  
校䟽決勿使損田

龍首汪堰五門六門昇原等堰令隨近縣官專

知檢校仍堰別各於州縣差中男廿人匠十二人  
番看守開閉節水所有損壞隨即修理如破多  
人少任縣申州差夫相助

藍田新開渠每斗門置長一人有水槽處置二人  
恒令巡行若渠堰破壞即用隨近人修理公私材  
木並聽運下百姓須溉田數令造斗門節用勿  
令廢運其蓋田以東先有水磴者仰磴主作節  
水斗門使通水過



合譬官舊渠深處量置斗門節水使得平滿  
聽百姓以次取用仍量置渠長斗門長檢校若  
既灌周遍令依舊流不得日茲弃水

河西諸州用水既田其州縣府鎮官人公廩田及職  
田計營頃畝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  
少亦准百姓量減少營

揚州揚子津斗門二所宜於所管三府兵及輕疾內  
量差分番守當隨須開閉若有毀壞便令兩處

併功修理從中橋以下洛水內及城外在側不得造  
浮磴及捺堰

洛水中橋天津橋等每令橋南北投街衛士灑掃  
所有穿穴隨即陪填仍令巡街即將等檢校勿  
使非理破損若水漲令縣家檢校

諸水碾磴若擁水質泥塞渠不自踈導致令水  
溢渠壞於公私有妨者碾磴即令毀破

同州河西縣澆水正月一日以後七月卅日以前聽百姓

用水仍令分水入通靈陂

諸州運船向北太倉從子苑內過者若經宿船別  
留一兩人看守餘並闕出

沙州用水澆田令縣官檢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  
後九月以前行水時前官各借官馬一疋

會寧開有船伍拾隻宜令所管差強了官檢校  
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餘緣河堪渡處亦  
委所在州軍嚴加捉搦

滄瀛貝莫登萊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  
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運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不煩  
更給勲賜仍折免將役年及正役年課役兼准  
毛丁例每夫一年各怙一丁其丁取免雜徭人家道  
稍殷有者人出二千五百文資助

勝州轉運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晉絳兩州取勲官充  
不足兼取白丁並二年与替其勲官每年賜勲一  
轉賜絹三疋布三端以當州應入京錢物充其白

丁充者應免課役及資助並淮海運水手例不願代者聽之

河陽槁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陝州大陽槁置水手二百人仍各置竹木近十人在水手數內其河陽槁水手於河陽縣取一百人餘出河清濟源偃師汜水鞏溫等縣其大陽槁水手出當州並於八等以下戶取白丁灼然解水者分為四番並免課役不在征防雜抽使役及簡點之限一補以後非身死遭憂

不得輒替如不存檢校致有損壞所由官与下  
考水手决卅安東都里鎮防人糧令萊州召取  
當州經渡海得勲人諳知風水者置海師貳人拖  
師肆人繇蓬萊鎮令候風調海晏併運鎮糧  
同京上勲官例年滿聽選

桂廣二府鑄錢及嶺南諸州庸調并和市折租  
等物迺至揚州訖令揚州差綱部領送都應須  
運脚於所送物內取充

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磴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  
八月廿日以後正月一日以前聽動用自餘之月仰所  
管官司於用磴斗門下著鑰封印仍去却磴石  
先盡百姓既灌若天雨水足不須澆田任聽動用  
其傍渠疑有偷水之磴亦准此斷塞

都水監三津各配守槁丁卅人於白丁中男內取灼然  
便水者充分為四番上下仍不在簡點及雜徭之限  
五月一日以後九月半以前不得去家十里每水大漲

即追赴橋如能接得公私材木棧等依令分賞  
三津仍各配木近八人四番上下若破壞多當橋丁近  
不足三橋通役如又不足仰本縣長官量差役事  
了日傳都水監漁師二百五十人其中長上十人隨  
駕京都短番一百廿人出狝州明資一百廿人出房  
州各為分四番上下每番送廿人並取白丁及雜色  
人五等已下戶充並簡善採捕者為之免其課役  
及雜徭本司雜戶官戶並令教習年滿廿補替



漁師其應上人限每月廿日文條并身到所由其  
尚食典膳祠祭中書門下所湏魚並都水採供  
諸陵各所管縣供餘應給魚處及冬歲度支  
每年支錢二百貫送都水監量依時價給直仍  
隨季具破除見在申比部勾覆年終具錄申所  
司計會如有迴殘八來年支數  
此下原有斷  
闕不計行數  
已了及水大有餘既灌湏水亦聽兼用  
京地府灞橋河南府永濟橋差應上勲官并兵部

散官季別一人折番檢校仍取當縣殘疾及中男  
分番守當灞橋番別五人永濟橋番別二人  
諸州貯官船之處須魚膏供用者量須多  
役當處防人採取無防人之處通役雜職

皇城内溝渠擁塞停水之處及道損壞皆令  
當處諸司修理其橋將作修造十字街側令當  
鋪衛士修理其京城內及羅郭牆各依地分當坊  
修理河陽橋每年所須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役丁

近預造宣洪州各大索廿條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條  
脚以官物充仍差網部送量程發遣使及期  
限大陽蒲津槁竹索每三年一度令司竹監給竹  
役津家水手造充其舊索每委所由檢覆如  
斟量牢好即且用不得浪有毀換其供槁雜  
近料須多少預申所司量配先取近槁人充若  
無巧手聽以次差配依番追上若須併使亦任  
津司与管近州相知量事折番隨須追侵如當

年無役准式徵課

諸浮槁脚船皆預備半副自餘調度預備  
一副隨闕代換河陽槁船於潭洪二州役丁匠造  
送大陽蒲津槁船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折丁  
採木浮送槁所役匠造供若槁所見匠不充亦  
申所司量配自餘供槁調度并雜物一事以  
仰以當槁所換不任用物迴易便充若用不足即  
預申省與槁側州縣相知量以官物充每年出

入破用錄中所司勾當其有側近可採造者役  
水手鎮兵雜匠等造貯隨須給用必使預為支  
擬不得臨時闕事

諸置浮槁處每年十月以後凌牡開解合水

抽心解合所須人夫採運輸條造石籠及繩索等

雜使者皆先役當津水手及所配兵若不足莫

以鎮兵及槁側州縣人夫充即槁在兩州兩縣

者亦於兩州兩縣准戶均差仍與津司相知

須多少使得濟事役各不得過十日

蒲津橋水匠一十五人虔州大江水贛石險難  
給水匠十五人並於本州取白丁便水及解木作  
充分為四番上下免其課役

孝義橋所須竹篲配宣鏡等州造送應  
塞繫篲船別給水手一人分為四番其浴水  
篲取河陽橋故退者充

牙 氏於此置

為物心管三寸四寸

晉州今為晉州刺

平陽也晉永嘉之亂

於此地

城書與作夜即有崩

姓韓有子名襪兒年

八累灰隨地依貴

去入一穴掘之口有

白龍子祠

尔春秋晋穆侯戰於干  
孟即其所也

冰水 涌水

一名壘口尚書云壘口理梁  
及岐曰也

人俗 其俗剛強

与河中太原同

麻布

北都太原府 赤府 并州 去上都一千二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 釋名云并者兼也不以

衛水為号不以常山為稱而云并者兩谷之

間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都也

春秋時為晉國西南距河北盡朔陝背地



也昔高辛氏子實沉及季夭氏子實豳之

所居也 魏黃初中置并州 又為太原

國 後魏為太原郡 武泰元年置郡為并

州又改為大都督府 今為河東節度使理兩

事跡 秦莊襄二年其弟警攻趙宣太原晉首

吳敗狄大鹵即 地也隋孝陵建資賊元斤

大業三年楊帝以 高祖神堯皇帝為山西

河東道撫慰大使太原郡留守開元十一年立

宗行幸至太原以此州 王業承典又建北都

改并州為太原府立起崇業碑以紀其事

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太原晉祠 周唐并雲祠也北

樞觀穿葉池源自高洋已下皆游集 晉文宣帝時大起

焉忽今為北都之也 介之推祠

俗名子推改漢書云周至為并州刺史舊以子推焚死忽其  
目威言神靈不火田是也土人至冬中鄉月望之民燔案者  
少不堪多死者周至乃作書以置子推之厝言盛冬去火殘  
換人非笑者之使意

去堂駝馬

春秋子推居日坊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去堂其生  
臺駝駝其草其父宣沙洩漳太原澤帝

用家之封汾川郡望地名太原郡太原又春秋地名曰置  
故立厝於此

太原石中都改魏日中書都太原夏墟晉陽

水名晉水灌晉陽城是晉澤溉稻田十餘里也涸過水到

与割元海汾水漢武帝幸河東秋既解日泛樓船若濟  
合輒亦楚

徐水護甲水潭池水山名芒山趙錄曰割

不剋踰蒙山穿山割駝遣子祭穀獲晉陽遂獲而歸是也  
穿山陳閔皮內山為之志

白馬山

其驕多至其  
陽多銅鐵也

厚仇山

熒參

介山

有介子推  
雷呈也

人俗

漢書地理志云其人有堯之遺教君

子淫思小人儉陋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

相傾歎誇切名嫁娶送死例皆奢靡

物產

甘草

龍骨

持生石

黃石糖

栢子人

蒲萄

人參

麻布

代州

中府

鴈門郡

去上都一千六百里

古并州之域也春秋時為晉地戰國屬趙之

與韓魏滅却物三分晉地則趙有代句注之

地秦有句注在州西北鴈門縣界涇山是也秦

早之鴈門郡漢因之及漢末匈奴侵邊其

地荒廢因宣帝自九原城移暱州於今

理隨開白之中改暱州為代州大業中改為馬

門郡隨代喪亂陷於寂境武詒四年平

置代州都督府今為刺史理所兼置代北水

軍使院

事跡

趙襄子殺殺代

王之逐平代地

史記趙襄子北登夏屋山誘代王使府人

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聞之泣而呼天卒并自殺代人於

之名而死地為摩于并山

漢高帝械繫劉敬於廣武

漢高帝欲繫匈奴使劉敬奴素

報曰必使奇兵以多利不可繫也是時漢兵廿餘方已踰

句注上怒宗安阻吾軍械繫宗於廣武遂往平城匈奴

果出奇兵圍高帝曰登七日乃解帝至廣武放象日吾

不用公之困亦平城乃封宗二千户为内侯注云勾注山在雁门唐武州亦属雁门郡之是也

漠高自裴陈舜喜使周勃入定代地漠书云代

相因陈舜反高帝日代地吾亦急故令舜以亦国守

代令乃劫掠地上自将而往向舜将皆受人多多以

至麟舜将多降使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免译

免译舜乃立文帝为代王也

郡望地名

雁门

代州门

唐武

帝赦到宗

封侯多合

漠时代郡之县柴武裴新韩信亦此地

武州塞

在雁门漠时武时单于将十万餘入騎武州塞是也

水名

呼

池

在唐林

震

音

水

在五堂界

佛湧以巨石投之湖决也

常溪

水在雁

出拔羅

山名

夏屋

山趙襄子誘殺代王  
襄在漢唐武難也

勾注

山漢兵  
卅萬餘

勾注穀山勾奴也晉勾注碑曰北方之險也靈就我孤勾注  
為之乎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漢高不從敬之說  
困於平城也秦勾注在雁門界即今西陲山是

五臺

在五臺縣東北道徑以為紫府內徑清源山也晉永  
嘉中百姓避亂入此山見仙人為之先驅回之不及尋

訪莫知故俗以  
法為仙人者之都  
一名牛  
心山也 塞曰百嶠偏嶺 東尖 西後宿

鳳凰

石鼓

山下有石鼓卧一丈八尺要背  
細之過繩至多也

連枷棒

西臺山

馬頭

烏堆

已上元塞上山  
名在唐林界

人俗

雁門并州屬郡也元居俗与太原略同

然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臨絕塞之地封略之

内雜芻芻所居戎狄之心鳥獸不食以歎僅刈割  
劫豐飽刈柔強牙報怨仇苦為讎制手不憚  
攻歎亦謂社金草死而不獸者也縱之編戶亦  
染我民比亦他邦實為難理

物產

鴈翎

麝香

貂尾

麻布

漢書曰并州至初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種

牛馬羊  
犬猪也

穀宜五種木惟二又瓜厥菜性九

甘草

麻苳

苦參

草薺

苳苳

大芩

芍藥

藜蘆

秦膠

雲州

下

雲中郡

去上都一千九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周屬并州春秋時為北狄地  
戰國時屬趙今州即時秦虜之也

漢為雁門之平城縣

漢末大亂匈奴侵邊

雲中雁門西河遂空曹公鳩集荒散立平

城縣

後魏道武又於此建都

孝文改為司州牧置代尹 孝昌之際離亂

尤甚常代之北盡為上墜

孝文宣帝置

常安鎮自周迄隋仍為鎮也

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界空之襄城移雲州及

空襄城亦此後為默啜所破移百姓於朔州

開元十一年後置雲州及靈州今為刺史理所

事跡

漢文帝赦魏尚為中雲守

魏尚得

賞罰作是時匈奴大人入朝郡教北地都尉文帝以胡寇

問馮唐曰魏尚為雲中守軍吏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文帝悅曰今日令唐持節  
赦魏尚復為雲中守  
猗靈都平城 晉亂并州刺史劉琨表封猗

靈為代王都平  
城今即雲中  
齊文宣置東州城 後魏之末亂離尤甚常化之北盡為上堽者

文宣天保七年置常安鎮徙之  
千宗以實之今名東州城也  
衛青休士馬於

雲中鴈門 漢武元朔中匈奴入代豎都尉大將軍衛將兵十餘萬出之襄斬首三十餘級還休士馬

方雲中  
鴈門 郡望地名  
雲中 雲州郡名  
平城 漢高

帝用陳平秘計得出匈奴圍是  
此地今之雲州是也  
單于臺 在雲州西北漢武帝元封

四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  
登單于臺即此地是也  
休胡 雲州是古雲郡之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此

紫塞 在北界土多紫色  
水名  
御河水 流入桑乾

浸日乙速孤

山名

白登山

上有臺名曰白登臺

火山

在雲中縣西山有火山井深不見底以

草投之則煙騰火發有大井祠山南有

奚望山

在郡東一百里

尾穴不測尾常不止也

採涼山

後魏孝文帝採涼處也  
在郡東北八十里也

俗州人

与代州同

所出藥物与代州同

物產

鴨翎

草羊

朔州

下馬邑郡

去上都一千七百廿里

禹貢冀州之城固为并州地春秋時为北狄地

秦为雁门郡地在漢即雁门郡之馬邑縣也

漢末大亂郡遂荒廢曹公又立馬邑縣晉改為

雁门郡晉亂其地为猗雷二郡據



後魏都代為畿內之地

孝文帝遷洛水之襄故城置朔州後又廢

齊文宣帝又於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

隋大業中罷朔州為馬邑郡 皇朝改為朔

州今為刺史

事跡

韓信誘理馬邑

即今朔州也漢帝以韓王信此武乃以太原郡為韓國從信以備胡故信以晉陽去塞誘理馬邑上許之匈奴大入圍信之故亦和上賜書責讓信恐誅以馬邑降胡却與胡騎居參合漢軍柴武遂屠參合斬信參樂合代郡縣曰之也

聶壹請詐降以誘匈奴

漢武帝時雁門馬邑塞師聶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誘

擊之王恢議可殺乎上從之陰使壹為門之入匈奴誘禪千日五不能斬馬邑令承以城降禪干以為然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未伏兵遣馬邑塞方谷中單于竟之遠去上怒王恢拒校不釋禪干輜重恢聞自死

郡望地名

馬邑

朔州郡名也州城本漢末邑城也昔秦入築城亦武州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

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及後父老異之曰依是塞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之也

大同軍城

開元五年不善陽也州東州也

水名

桑乾

河名在馬邑縣東

山名臺口

山在故北歷東南

人俗

与代州同

善觀寺音

物產

白鵝翎

兩生菜吻与代州同

山虎州下

樓煩郡

八重

本并州之城春秋時為晉後屬趙本樓煩胡之地也趙武靈王破以為縣秦太原郡地在漢

即汾陽縣之地漢末遂空曹公之立新興郡

後魏置嵐州即今理也

隋大業中分靜東縣界

置樓煩郡

武法四年平劉武周置東會州

六年廢重置嵐州今為夾史理兩

事跡

後魏置嵐州曰以崑崙山為名也嵐州

故城武志中百奇寇該大芝中如兵三千其後

李由秀又加兵至六千人号為奇寇

為安厥之北 衛不可久廢 郡望地名

樓煩 樓煩州郡名也 隋置 樓煩郡曰漢樓

秀容城 在宜芳界南對元海可築也元海曰威神而生

涇陽宮 隋涇陽故宮在靜系 蔚涇關 在今何縣 東七十里

長城 隋曰古跡修築長城起今河縣北卅里

三堆城 靜系界城內有堆 水名天池 在靜系界縣北燕

陽早不耗陰霖不溢嘗有人乘車馬 飄墮之地為人獲車輪不索

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牙與七頭放此池後五於孝乾

李乾泉得之 揚帝嘗亦池南置宮每夜 合河 蔚系山與黃河

尾而吹破完竟不成今池側有祠謂之天池祠 合河 今故日合河

其界 山名 奇山 蔚系山 蔚系山與黃河

置州曰此山高二千餘丈

管涔山

音山 在後靜系北初到曜源可此山之神便獸

惣林

玉龍

二山名山在崑崙軍西北三百里上多松木亦謂崑崙之木是之也

人俗

与代州同

物產

能皮

麻合蜜

蔚州

下 興唐郡

去上都二千里

春秋時屬晉戰國

禹貢冀州

之城周屬并州春秋時屬晉戰國

時趙

趙武靈王置雲中鴈門代郡秦亦為

代郡東魏靜帝於此置比雲上郡

周宣帝置蔚州

蔚州置鴈門郡

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蔚州今為刺史

理所

事始

橫野軍

在州東一百廿里開元十二年於軍城南置安

邊縣至法二年改

三河治

在苑狐縣元私七年以此治舊有

為興唐府

鑄錢鑪銅山

故十里銅錢至多遂置五爐鑄錢成二萬貫

郡望地名 興唐 蔚州郡 周利并州川日 漚夷 露日 菜

易 今遠夷在靈上 紫菜易在兔狐 兔狐之道 入州界古兔狐

其說漢王日 塞兔狐之口云其泥 也即此地可之也 水名 兔狐河 即遠夷河也

此河上樓 狹下樓 闊 有似兔狐 曰以名之也 兔水 出靈上縣西南 故回山 縣界此河五

山名 倒刺山 在興唐 狐兔而界 界亦号雪山 一名大茂山 在

有鐘乳穴 其深不測 即 俗傳靈仙 所居 出佳大芝也 太白山 一名大茂山 在

望穴中 乳如樹 穗之也 石銘 隱山 飲 在靈上 縣界 上有石銘 題

隘 山 山名 亦日 隘口 壁立 一垂 直上 屬崖 刺大有 方道 極險 狹後

魏 四五 義 舍 名 之 雨 也

摩 笄 山 名 昔 趙 襄 子 姊 為 代 王 夫 人 聞 襄 子 殺 弟 殺 代 王 摩 笄

人 俗 与 代 州 同

物 產 熊 皮 豹 尾 賦

熊皮 豹尾賦

麻布 山野多大韭

圖徑大韭多生於山野及平川本後魏孝文所種以濟軍食沃壤

中葉皆七三尺葉亦大  
少莖以蘭但味少耳也

太白山有鍾乳倒刺山出大莖

實分語

興唐郡北臨朔漢東接漁陽并

却咽唯邊延高襟帶宜多方控守俾息

龍雲

潞州 上府

上黨郡

二千二百卅六里

禹貢冀州之域 殷時為黎國春秋時屬晉滅

國時屬韓後降趙又為趙地 秦為上黨郡

也後周置潞州於襄垣縣 隨移於壘南今

州之里也 隋元十七年置大都督府今為昭義軍

節度使理所 事跡 尚書云西伯戡黎在



上堂東北即黎侯國也春秋時赤狄潞子所居  
之國潞子嬰兒為晉所滅遂屬晉

後漢董芝上奏作亂上堂郡移里臺開主守白王

帝嘗晉為州別駕所坐廳子似睡之時以吏咸見

赤龍擾案及朝京却後所居宿堂上之紫氣

氣二氣七日石散 舊居後為龍瓦宮

郡望地名 上堂臺開 山名刑似臺古乃亦此臺開

井谷開 在天井谷之內涂 水名 濁潼水 一名

清濟水 堯莊水 鷄鳴水 山名 麻芝山

石梯山 茨阜山 太行山 五龍山 茶峒水出此山

羊頭山 上有神農城印神農得 熊耳山 孤山等

同山 出人名 人俗 漢書地理志之上堂本

車 別郡左 韓素 去趙近後乃降趙 士廣俗

雜 六人大率精急高 氣勢輕為好大夫 亦習游  
戲 悲歌慷慨 女子 彈弦游媚 富貴

物產 人參 麻布 黑 粟 小 漆 壺 開 勢 臨 燕 趙

屏 衛 洛 京 表 裏 山 河 之 固 實 為 胡 庭 重 寄 卿 宜 勉 弘  
化 以 叶 僉 諧 諸 道 山 河 地 名 要 略 第 二

八 之 七 戊 辰 記

當恙拓靜直恭翼保霜維等十州並廢

下姚州 雲南郡 上四下 姚誠 郭 長城 州北五十 長明 州東十五 瀟南 中

下協州 上三千一百 安東 郭 西安 州西卅七 湖津 州北六十

下曲州 上三千三百 朱提 郭 唐興 州東五里

下急州 歸城郡 上三千九十五 廢識 曰 左封 中下 歸誠 中下 貢

麋音 整毛尾 當帝 班布 蜀馬

下柘州 蓬山郡 上三千一百 廢柘縣 中下 高珠 中下 貢 麋音 尾活

下靜州 靜永郡 上三千四百五十 廢悉唐 六中 靜居 一下 貢馬拓州同

十一

下保州 大保郡

上二千九百四  
東二千五百九

廢定康

中下

歸順

中下  
雲山

安居

中下  
貢與靜州同

下霜州

靜戎郡

上二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四百七

廢安信

中下

牙信

三中下

保寧

三中下

皎化

三中下  
貞

石炭

外麻

廢香

下維州

維川郡

上三千七百四十  
東三千九百四十

廢

葦城

中下  
小封

中下  
姜維城

下直州

上三千六百  
東三千八百

真符

中下  
維川

中下  
照德

中下  
照遠

中下  
廢

下恭州

恭化郡

上三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九百

和集

中下  
博恭

中下  
烈山

中下  
廢

下翼州

臨翼郡

上三千  
東三千六百

衛山

中下  
翼水

中下  
峨和

中下  
貞

中下  
大黃

三亭豆

水又西流八十里与硤

草又西谷

流曝布桂窳階

弊虧日月涂谷

里不生草木中

春之後仲夏

秋後即下司

無事鳥水無

者不過數一

曲多野馬

狼垂豹窟穴其

里至子亭鎮西三

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關烽火東即是

鳴沙流山其山流動無定 山不恒俄然

深谷為陵高崖為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

畫夕疑無地朝已干霄中有井泉沙至不掩

深谷為陵高崖為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

馬馳人踐其聲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  
無草木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号為  
馬園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闊廿步高三  
丈愔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荷鋤成雲汶  
渠降雨其腴如涇其濁如河加以節氣  
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霄雪  
水入河朝減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卅里至  
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  
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

一名神農渠  
一名陽關渠

西北又有一渠北名都鄉渠又後馬園口  
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  
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宜家<sup>族</sup>土流家  
自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鴉五穀皆  
饒唯無稻棗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  
派

### 苦水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  
城北十餘里西南流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  
南号為苦水又西行廿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  
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



南即向西北流至廣迄於西北

昔之沙鹵

十四

### 獨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燉煌縣  
東南界雨多即流無雨竭涸

### 懸泉水

右在州東一百卅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細  
流一里許即絕人馬多至水即多人馬少至水  
出即少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  
利西伐大宛迴至此山兵士衆渴乏廣乃以掌

拓山仰天悲誓人  
力愈夾山飛泉涌出以濟

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曰

懸泉

七所渠

宜秋渠 長廿里

右源在州西南廿五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十里高一丈下闊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晚禾曰号為宜

秋渠

孟授渠 長廿里

右據西涼錄燉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於甘泉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

曰以為号

陽開渠 長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舊名中渠據西涼  
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造五石井門堰水溉  
田人賴其利曰以為号

都鄉渠 長里

右源在州西南一八里甘泉水馬園堰下流  
造堰擁水 里高八尺闊四尺諸鄉共造曰  
号都鄉渠

北府渠 長里

十五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并門為其渠

北地下每年破壞 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万斛

買石修理於今不壞其并門壘石作長卅步闊三丈

高三丈昔燉煌置南府北府曰府以為渠名

三丈渠 長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於河并門南向東終

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闊三丈曰以為号

陰安渠 長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據西涼錄燉煌太守

陰澹於都鄉并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

曰以為号

一所壕塹水 闊卅五尺 深九尺 壕遠城四面

右其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為兩道流遠城四面

周迤至東北隅合流北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

三所澤

東泉澤

右在州東卅七里澤內有泉自以為号

卅里澤 東西十五里 南北五里

右在州北卅里中有池水周迴二百步堪漚麻衆人往還曰里數為号

大井澤 東西卅里 南北廿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遣破羌將軍  
辛武賢討昆彌至燉煌遣使者按行志實

大井曰号其澤曰大井澤

二所堰

馬圈口堰

右在州西南廿五里漢元鼎六年造依馬圈山造  
目山名爲其山周迴五十步自西涼已後甘水端

激無復此山

長城堰 高一丈五尺 長三丈 闊二丈

右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堰苦水以溉田承前造  
堰不成百姓不得溉灌刺史李無虧造成百  
姓欣慶無虧漢丞相蔡之後自隴西徙居  
幽州之范陽五代伯祖司空訢尚後魏太祖  
舅陽平王杜超女後為公主憶長安城太祖  
於范陽為主築長安城俗号長安城李隨時定  
氏族去其安字直為長城李氏  
大周聖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故時  
人名此堰為長城堰

一所故堤

高三丈

闊三丈五尺

右在州東北一百廿步按十六國春秋嘉興四年西  
涼王李歆為且渠蒙遜戰敗於酒泉東懷  
城歆死國滅其弟恂為燉煌太守與諸子奔  
燉煌奔于蒙遜以索元緒行燉煌太守緒  
行險惡失於人郡人宋承義張和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遣招恂九月率數十騎入于燉煌索緒  
東奔宋承義等推恂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  
遜遣子德政率眾二萬攻恂恂閉門不戰至五年  
春蒙遜率眾二萬攻燉煌遣恂書論以興亡  
之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



壯士千人連板為橋潛欲決堤志為蒙遜所擒  
將佐等勸恂曰今水弥盛東軍來者相繼雖  
有熊武之士決戰無所宜遣使降曰以擊之  
恂遣使請降遜不許左長史宋承義武衛  
將軍張弘等開門降遜恂自殺其堤多毀  
滅唯東面北面其址步存

一所殿

南 六間 五架 高四尺 東西十七步 南北八步

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門據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  
年建造此殿以聽政至今見在州司以為館

鹹鹵

右州界遼闊沙磧至多鹹鹵鹽澤約餘

大半

### 三所鹽池水

#### 東鹽池水

右在州東五十里東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鹽  
在水中自為塊片人就水裏漉出曝乾並是  
顆鹽其味淡於河鹽東印形相似

#### 西鹽池水

右俗号沙泉鹽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惣有四陂每  
陂二畝已下時人於水中漉出大者有馬牙

其味極美其色如雪取者既衆用之

無窮

### 北鹽池水

右在州西北卅五里東西九里南北四里其鹽不如

西池與州東鹽味同

一所興胡泊 東覃九里 南北九里 深五尺

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鹹苦唯泉堪食商

胡後玉門閔道往還居止曰以為号

一十九所驛並廢

州城驛

十九

石在州東二百步曰州為名東北去清泉驛卅里  
清泉驛

右在州東北卅里去橫澗驛廿里承前驛路在  
瓜州常樂縣西南刺史李無虧以舊路石  
磧山險迂曲近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  
五月十八日 勅移就北其驛置在神泉觀  
莊側故名神泉驛今為清泉尤置在驛傍  
曰改為清泉驛

橫澗驛

右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驛廿里刺史陳玄

珪為中間迂曲奏請奉證元年十二月卅日

勅置驛側有澗曰以為名

白亭驛

右在州東北八十里東北長亭驛卅里同前奉

勅移為置白亭烽下曰烽為号

長亭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廿里東去甘草驛廿五里同前

奉 勅移為置在長亭烽下曰烽為号

甘草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卅五里東南去階亭驛廿五

里前刺史李無虧為中間路遠兼有沙鹵  
奏請奉 勅置驛側有甘草曰為号

### 階亭驛

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

卅里同前奉

勅移為置在階亭烽

側曰烽為号

### 新井驛

廣顯驛

烏山驛已真翁投

右在州東三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樂界

同前奉

勅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

如意元四月三日

勅移就稍等道

行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勅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

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廿

日 勅第五道中惣置十驛擬供

客使等食付王孝傑并瓜州沙州審

更檢問令瓜州提三驛沙州提四驛件

檢瓜州驛數如前

### 雙泉驛

右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

州常樂縣界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

勅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  
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奉如意元年

四月三日 勅移就稍竿道行至

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勅為沙州

遭賊改第五道來往南去瓜州常樂

縣界烏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去

第五驛六十里八十步

### 第五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一十二里卅步同前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雙泉



驛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驛六十四里

卅步

冷泉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

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第

五驛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驛八十四里

胡桐驛

右在州東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冷泉驛八十四

里北去伊州柔遠縣界赤崖驛八十里

東泉驛

右在州東卅里東去其頭驛廿五里刺史

李無虧為其路山險迂曲奏請就北置

奉天授二年五月十日

勅移就其

驛遂廢

其頭驛

右在州東六十五里西去東泉驛廿五里東去

懸泉驛十里同前奉

勅移廢

懸泉驛

右在州東一百卅五里舊是山南空谷驛唐

永淳二年錄奏奉

勅移鮑山北懸

泉谷置西去其頭驛八十里東去魚泉

驛卅里同前奉

勅移廢

魚泉驛

右唐咸亨四年刺史李祖隆奏奉

勅置去州東一百八十五里東去瓜州常樂

卅五里西去懸泉驛卅里同前奉

勅移廢

无窮驛

右在州東一百里在无窮山置西去其頭驛卅

五里東去空谷驛卅里唐永淳二年奏移就  
北行其驛遂廢

### 空谷驛

右去州東二百卅里在空谷山南置西去无窮  
驛卅里東去黃谷驛卅里為同前移道其  
驛遂廢

### 黃谷驛

右去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魚泉驛廿五里為  
同前移道其驛遂廢

州驛字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先  
聖太師扁堂內有素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扁堂內有素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於北牆別構房宇安置

### 二所社稷壇

州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廿四步

右在州城南六十步春秋二時奠祭

燉煌縣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廿四步

右在州城西一里春秋二時奠祭

四所雜神

土地神

右在州南一里立舍畫神主境內有灾患

不安目以祈焉不知起何代

風伯神

右在州西北五十步立舍畫神主境內風不調

日昃祈為不知起在何代

雨師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舍盡神主境內亢旱日即祈  
為不知起在何代

祆神

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盡神主忽有廿龕其院周圍  
一百步

一所異恠

考父投書

右按十六國春秋北涼永和三年正月有一考父

見於城東門上投書於地忽然不見書一紙八  
字滿之其文曰涼王卅年若七年涼王且渠  
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曰昔豨之將亡神  
降于莘此老父之見國之休祥深願陛下剋念  
脩政以副卅之慶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  
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亟為魏所滅

## 二所屆

### 先王屆

右在州西八里西涼錄涼王李暠謚父為涼簡公  
於此立屆曰先王屆其院周迴三百五十步



高一丈五尺次東有一屆是髡子譚讓恂等

屆周迴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五尺号曰李屆

屋宇除毀階墻尚存

並屆

右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 二年燉煌太守趙郡

孟敏為沙州刺史車官葬於此其屆周迴三百步

高一丈三尺

一所冢

闕冢

右在州東廿里闕駟祖儻之冢也後魏書云駟

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儵有名於西去父玟為一時  
秀士官至會稽合其冢高三丈五尺周圍  
卅五步

三所堂

嘉納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五年興立泮  
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圖讚所志其堂毀除其階尚存其地在子  
城東北羅城中今為教毅府

靖恭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三年於西門外  
臨水起堂以議朝政閱武事今堂其尚存  
餘並破毀

謙德堂

右按西涼錄王李暠建以聽政其堂在子  
城中恭德殿南今並除毀

一所土河

右周迴州境東至磧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  
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  
北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漢武帝元鼎六年立

以為匈奴禁限西涼王李昱高達初十一年又  
修立以防葑葑至隨開皇十六年廢

#### 四所古城

古阿倉城 周迴一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北二百卅二里俗号阿倉城莫知時代  
其城頽毀其趾猶存

古効穀城 周迴五百步

右在州東北卅里是漢時効穀縣本是漢澤郭  
素欽說漢武孝元封六年濟南崔意不為  
漢澤都尉教人力田以勤効得穀曰立為縣

名爲浚秦符堅達安廿一年爲酒泉郡人黃花  
攻破遂即廢壞今北面有頽其數十步

古長城

高八尺

其闊一丈

上闊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  
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  
磧接石城界按匈奴傳漢武帝西通月氏  
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於烏  
孫北爲塞以益廣自漢元帝竟寧元年  
隻應對詞曰孝武出軍往伐達塞起亭  
遂築外城設夫太以守之即此長城也

# 古塞城

右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卅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  
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據漢書武  
帝元朔六年將軍趙破奴出合居折酒  
泉置燉煌郡此即關土疆立城郭在  
漢武帝時又元帝竟寧單于來朝  
上書願保塞和親請罷邊太郎中集  
應以為不可曰孝武出軍征伐達塞傲起  
亭燧築外城設屯太以等守之邊境安  
起塞已來百有餘年據此詞即元朔六

年築至西涼王李暠達初十年又修以  
南南羗北虜其城破壞其趾見存

張芝墨池

在縣東北一里勅毅府東南五十步

右後漢獻帝時前件人於此池學書其池盡  
墨書絕世天下名傳曰茲王羲之韻書論  
云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好之絕倫吾弗  
及也又草書出自張芝時人謂之聖其池  
年代既遠並磨滅古老相傳池在前件所  
去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  
事行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

任尋墳典文武俱明訪覩此池未獲安惜至  
四年六月燉煌縣令趙智本到任其令懷覽  
經吏通達九經尋諸古典委張芝索靖  
俱是燉煌人各檢古跡具知處所其年九  
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長二尺闊一尺五寸  
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上柱國張仁會上  
柱國張履暹上柱國張懷欽上柱國張仁會  
上柱國張楚珪上柱國張嗣業文舉人昭武  
校尉甘州三水鎮將上柱國張大奕學博士  
上柱國張大忠游擊將軍守右玉鈐衛西



州蒲昌府折衝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  
 于闐錄守使燉煌郡開國公張懷福昭武校  
 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上柱國張懷  
 立壯武將軍行右屯衛岷州臨洮府折衝都  
 尉上柱國張燕客昭武校尉前西州岸  
 頭府果毅都尉攝本府折衝元墨離  
 軍子將張履古等令從骨墨池中立厠  
 及張芝客

監牧

羈縻州

江河淮濟

海瀋

陂

宮

郡縣城

閔鐘津濟

岳瀆 鐵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節婦列女 營壘 陵墓

臺榭卸亭鑛窟 帝王遊幸 名臣將所至畜

右當縣並無前件色

廿祥瑞

同心梨

右後涼錄呂光麟慶元年燉煌獻同心梨

赤氣龍跡

右按西涼錄李昌高庚子元年赤氣起於後

園龍跡見于小城

白雀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高庚子年白雀翔于

靖恭堂

大石立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立

於燉煌馮園山

瑞葛

右西涼王庚子五年燉煌有葛緣木而生在

黃鳥之色沙州無葛疑是瑞鳥二字相

似誤為葛鳥

嘉禾 木連理 柳樹生楊牧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六月燉煌獻

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

白狼 黑狐 黑雉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於燉煌

鳳凰

右按西涼錄涼王建初元年正月鳳凰集

白龍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龍見於平

河水邊州司錄奏

甘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酉甘露降弥漫臺

木連理

右唐調露元年於燉煌鄉董行端園

內木生連理

甘露

右唐垂拱四年董行靖園內甘露降於

樹上垂流於地晝夜不絕

野穀

右唐聖神皇帝垂拱四年野穀生

於武興川其苗藜高二尺已上四散似  
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  
有暗炒之任麩甘而不熱収得數百石  
以充軍糧

### 瑞石

右唐貞觀元年有百姓嚴洪爽於城西李先  
王廡側得上伴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在  
古字云下代卅卜年七百其表奏為上瑞當  
為封嶽並天威置寺觀名為萬壽此州  
以得此瑞石遂寺觀自号靈圖

白雀

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會昌於平康鄉界獲白雀一雙馴善不驚當即進上

黃龍

右唐弘道元年臘月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見空中有一黃龍見可長三丈以上鱗鬚光鬣頭目精明首向北尾垂南下當即表奏制為上瑞

五色鳥

右大周天授二年月百姓陰嗣鑒於平康  
鄉武孝通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冠翅  
尾五色丹背赤足合州官人百姓並往  
省見群鳥隨之青黃赤白黑五色真  
備頭上有冠性甚馴善刺史李無虧  
表奏稱謹檢瑞應圖曰代樂鳥者  
天下有則見也心於武孝通園內又陰  
嗣鑒得之臣以為陰者母道鑒者明  
也天顯

日揚光

慶雲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度崔樞  
等狀稱今日冬至卯時有五色雲扶日闊  
一丈已上其時大明大授一倍以上北至辰時  
復有五色雲在日四邊抱日光彩其鮮見在官  
人百姓等同見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受命  
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  
聖人在上日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則  
景雲出遊有人從已西已北已東來者感  
諸靈 故曰亦忽見五色雲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  
耽近第地舍撥狀稱其並浦昌海水蒼棠  
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清明徹底其  
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聖  
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  
聖人知者刺史李無虧表云淮海水五色  
大瑞謹檢瑞應圖禮升威儀日人君乘  
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僊海夷也天應魏  
國當塗之世明主德之昌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陰守忠狀稱白狼頻  
到守忠莊邊見兒及畜生不傷其色如雷者  
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  
智明愷即至動准法度則見又云周宣王  
時白狼見大戎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愷動准  
法度四夷賓服之徵也又見於陰守忠之莊  
邊者陰者臣道天告臣子並守忠愷也前  
件四瑞諸州皆見並是天應 陛下開天  
統殊徵跡易服色延聖壽是以陽烏疊  
彩暎澄海以通輝瑞鳥搞祥對誓京雲而共  
色胡戎唱和誠中國之有聖君遐迹謹誌

歌謠

嘉 大用之應寶命

神皇聖氏生於文王之祖生於右祿故詩所謂  
謂主人尊祖也於昭武王承天剪商誰其下武  
聖母神皇祿斯九族綏彼四方遵以禮儀  
調以陰陽三農五穀萬庾千箱載興文  
教戴旃明堂宏窓四闥上圖下方少士濟  
流水洋洋明堂之興百工時撥庶人子來  
鼓不勝前在上無幽不察無遠不相千齡

所鍾萬國攸向俗被仁禮家懷孝讓帝

德廣運

聖壽遐延明之在下於昭于天本枝百代

福在萬年惟彼路邑

聖母營之惟彼河水

神皇清之禊之帝子

聖母生之浩之海濱

神皇平之福子祐子在

聖母子感子昌兮在

神皇子

聖母皇撫臨四方東南北無忍不服夷  
狂瞽假我聖

皇赫斯怒爰整其旅  
所徂之外各安其  
所徂

聖君受天之祐  
聖皇為誰

神皇聖母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水淳之季

皇昇王京如皇其考人不身生裴徐佐

覺雅海波驚  
皇皇聖母之從服

橫綏以  
大德感以往兵神謀獨運

天鑒孔明危邦載靜亂俗還平河  
圖洛書龜背龍翼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既營大室爰  
構明堂如天之垠如地之方包含五色  
吐納三光傍洞八牖中制九房百神薦  
趾膺軋之統得坤之經子來之位不  
日而成不得有得非名如天之壽於万  
斯齡黃山海水浦海沙場地隣蕃  
服家接渾鄉昔年冠盜禾麥調傷  
四人優百姓惶

聖人哀念賜以惟良既撫既育致引  
茲將昔靡單袴今日重蒙春蘭  
秋菊無絕斯芳

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使於百  
姓間採得前件歌謠具次上訖



阻賊不通

花谷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西北合柳中向庭州

豐水草通人馬

移摩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

州七百卅里是水草通人馬車牛

薩捍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薩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

州七百卅里是水草通人馬車牛

突波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

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烏骨道

右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嶮石魚唯通人任馬行多損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馬

白水瀾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慶月巴西諸蕃

是水草通車馬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  
沙磧涵唯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山窟二院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禪院一所

右在柳中縣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  
去州廿里寺其依山 捧揆懺疏階鷹塔  
飛空虹梁飲漢巖壘絲紜叢薄阡  
眠既切煙雲亦虧星月上則危峯迢遶  
下輕溜潺湲寔仙居之勝地諒栖靈之  
秘域見有名額僧徒居焉

宣戎窟寺一所

右在前庭縣界山北廿二里宣戎谷中峭巖三  
成臨危而結極曾壘四絕架迴而開軒既  
庇之以崇巖亦環之以清瀨雲蒸霞蔚  
草木蒙籠見有僧袂久著名額

古塔五區

聖人塔一區

右在州子城外東北角古老傳云阿育王之  
所造也按內典付法藏經云輸伽王於閻浮  
提造八万四千塔阿輸伽即阿育王也其塔  
內有故碑碣与道俗同故此俗稱聖人塔

卷

代長值危時望鄉失土波迸流離只

欲隱山居住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楊後伐復無晏  
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  
緣信業且逐時之隨輒以討其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灼  
禮時宜為書一卷助幼童兒用傳於後幸烈思之則  
經論上下易辯剛柔則詩分流儒雅禮樂興行信義  
成著仁道立為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成禮也  
知恩報恩風流儒雅有恩不報豈成人也事君盡

忠事父盡敬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捨父事師敬同  
於父慎其言語整其容兒善能行孝物貪惡事  
莫作詐巧直實在心物生欺誑孝心事父晨省暮  
看知飢知渴知暖知寒夏時共感樂時同歡父母有  
疾甘羨不飡食無求無求飽居無求安聞樂求樂  
聞喜不看脩身體不整衣冠得至疾瘳止亦不難  
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也學其言語黃金白銀  
乍可相与好言善述滂出口臣無境外之交弟子有束  
羞之好一日為師終日為父一日為君終日為主教子之

法常令自慎言不可失行不可虧他離莫越他事  
莫知他貧莫笑他病莫欺他財莫取他色莫假  
他殖莫觸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馬莫騎弓折  
馬死常他無疑財能害已必須畏之酒能敗身必須  
戒之色能聳害必須遠之忿能積惡必須忍之心能  
造惡必須戒之口能招禍必須慎之見人善事  
必須讚之見人惡事必須掩之隣有災難必須救之  
見人鬪打即須諫之意欲去處即須審之見人不是即  
須教之非是時流即須避之羅網之鳥悔不高飛吞

釣之魚恨不忍飢人生誤計恨不三思禍將及已恨不忍  
之其父出行子須從後路逢尊者齊脚劔手尊人面前  
不得唾地尊人賜酒拜受尊者賜肉骨不與苟尊者  
賜菓懷核在手若也弃之為礼大醜對客之前不得  
唾涕亦不漱口憶而莫忘終身無咎立身之本義讓為  
先賤莫與交貴莫與親他奴莫語他婢莫與言高賤  
之家慎莫為督市道接利莫與為隣敬上愛下  
汎愛尊賢孤兒寡婦特可矜憐乃可無官不得失婚  
身須擇行口須擇言惡人同禍必及身養兒之法莫聽



誑言育女之法不聽離母男年長大莫聽好酒女  
年長大莫聽遊走丈夫好酒宣拳肘肘行不擇地言  
不擇口觸寔尊卑濶亂用友女人遊走逞其姿首男女  
雜合風聲大醜慚恥尊親損辱門戶婦人送客不出  
閨進行其言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戒形門  
送前客莫出竒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能於此礼  
無事不精新婦事父音聲莫聽形影不覩夫之  
婦兄不得對語孝養翁門家敬事夫主沈愛尊  
賢教示男女行則纒步言必小語勸事女切莫學

歌舞小為人子長為人出則劔客動則庠序敬慎  
口言終身無苦希見今時負家養女不解麻布不  
閑針縷貪食不作好喜遊走女年長大聘為人婦  
不敬君家不畏夫主大人使命說辛道苦夫罵一言  
反應十矩損辱兄弟連累父母本不是人狀同猪狗  
含血損人先惡其口十言九中不語者勝小為人子  
長為人父居必擇隣慕近良友側立齊聽後待  
賓客侶無親踈來者當受合食與食合酒與酒  
閉門不看還同猪狗拔貧作富事須方寸看客

不貪古今實語握髮吐食先有常據閉門不看  
 不  
 如狗鼠高山之樹苦於風雨路邊之樹苦於刀斧  
 當道作舍苦於客侶不慎之家苦於官府牛  
 羊不圈苦於狼虎禾熟不收苦於雀鼠屋漏不覆  
 苦於樛柱兵將不慎敗於軍旅人生不學費其  
 言語近未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近倭者詢近偷者賊近愚者癡近聖者明近賢  
 者德近淫者色貧人多力勤耕之人必豐穀食  
 勤學之人必居官職良田不耕損人切力養子不

教費人衣食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與人同飲  
莫先犯觴行不當路坐不當車當路逢尊者  
側立其傍有問善對必須審詳子從外來先  
須省堂未見尊者莫入私房若得飲食慎莫  
先嘗饗食其祖宗始到取娘次霑兄弟後及兒  
郎食必先讓勞必先當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與人相識先政容儀稱名道字然後相知陪年已  
長則父事之十年已上則兄事之五年已外則  
肩隨之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為釋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蓋之滯不釋臧貧不擇妻飢不擇食  
寒不擇衣小人為財相煞君子以得相知欲求其  
長必取其短欲求其圓先取其方欲求其強  
先取其弱欲求其剛先取其柔欲防外敵先須自  
防欲揚人惡便是自揚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凡人  
不可只相海水不可升量茅茨之家必出公王  
蒿艾之下必有蘭芳助祭得食助酬得傷人慈  
者受骨暴者亡清之事為酒所傷聞人善  
事乍可稱揚知人有過密庵深藏是故同談

彼矩靡持已長鷹鷄雖迅不能仗於風雨日月  
雖明不照盆覆之下唐虞雖聖不能化其明主  
薇子雖賢不能諫其暗君比干雖惠不能自免其  
身蛟龍雖聖不煞岸上之人刀劍雖利不能煞  
清潔之士羅網雖細不能執無事之人非灾  
橫禍不入慎之門人无遠慮必有近憂斜徑懷  
於良讒言敗於善人君子合紅為大海水博內  
如川寬則得衆敏則有切以法治人即得治  
國信讒必煞忠臣治家信讒家必敗亡兄弟信讒分別

異居夫婦信讒男女生分朋友信讒必致死惡天雨  
五穀荆棘蒙恩祀薪救火必成災揚湯至沸不如  
去薪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守隘萬人莫當貪心害  
已利口傷身荒田不耜履李下耜冠聖君雖渴不飲道  
泉之水暴風疾雨不入宗婦之門孝子不隱情於父忠臣不  
隱情於君法不化君子禮不知於小人君濁則用武君清則  
用文多言不益其體曰伎不妨其身明君不愛邪佞之臣慈  
父不愛無<sup>カ</sup>之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小人不擇地而息君子  
固窮小人不擇官而事屈厄之人不羞執鞭之事飢寒在

身不羞凡蒼之恥負不可欺富不可恃陰陽相崔終而  
復始太公未遇釣魚水相如未達賣卜於市 天居山  
魯連海水孔鳴盤桓復時而起鶴鳴九皋聲聞於天電  
裏燃火燒氣成雲家中有惡人必知之身有德行人必稱傳  
孟母三移為子擇隣只患己所不知患己不知人也欲立身  
先立於人已欲達先達人立身行道始於事親孝無終始  
不離其身修身慎行恐辱先人已所不欲物施於人近能  
者臭近蘭者香近愚者闇近智者良明珠不營焉菽其  
光人生不學言不成章小兒學者如日出之光長而學



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學冥冥  
如夜柔必勝剛若必勝強堅即折若柔則女慕貞潔  
男效才良行善獲福行惡得殃行來不遠所見不長學  
不廣智惠不長欲知其君視其所使欲知其父先視其  
子欲作其木視其文理欲知其人先知奴婢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病則無法醉則无憂飲人誑藥不得  
責人之禮聖人避其酒容君子恐其酒仕知者不  
見之過愚夫之子多患小人過女无明鏡不知面  
上之精旅將軍之門必出勇夫博學之家必有

君子是以人相知相道行魚 望於江湖人無良友不知  
行之得失是結以交朋友須擇良賢寄死託孤意重則  
密則同榮辱則同辱難則相救危則相扶勤是無價  
之寶學是明月神珠積財千萬不如明解一經良田  
千頃不如薄藝隨軀慎是護身之符謹是百行  
之本香餽之下必懸鈎之魚重賞之家必有勇夫之  
者可償過者可誅慈父不愛無力之子只愛有  
力之奴養男不教為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獨  
癡人思婦賢女敬夫孝是百行之本故云其大

考乎

太公家教一卷

四十七



裏名去三星彗星在北斗內當

七星名天紀又有紀星九星屋

相食 太白与荧惑守之兵起 大牢六星在北斗魁

女人飢相食 貫索入漢中人相食 貫索一名 十辰昌

貫索天下政 天地六星 巫咸星四 東咸四星

天市北二星 同施北星 天倉二星居南一星北居荧惑守天倉大飢 荧惑入戶米貴

太白及五星入天市有兵荒赤氣入天市憂水南斗違六星天關也又有司空六星

在違東北歲星守天關有水災米貴民飢地氣發泄多病死 太白違久

留地氣泄万物不茂辰星守連米貴民飢 織女三星天女也一星亡兵起 荧惑

守其女久留十年兵息 客星守天女布帛貴 向鼓三星三將軍也星動搖兵起

五星守向鼓兵起 包瓜五星在鼓東星欲明、歲熟 客星守之魚鹽貴

離珠五星在向鼓北離珠之南方者大旱離珠之北方大水米貴 鈞陳九星

天桴四星 天津九星 熒惑守津大亂大旱 騰蛇廿五星守水災 閣道六星

熒惑守之兵起王不直天下道不通 造父五星 客星守之兵起 天廡七星在大陵

西南 天廚六星 客星守天廚大飢 傳舍九星 客星守之兵報 紀漢八星

客星守之天下九州各異政天大將軍十星 居居處向十星、有不直天下道不通

大陵八星 天船九星在大陵北 卷舌六星在大陵東 大陵一名積尸一名積京一名

積水在星北漢中大陵曲而北向卷舌曲而南向背為北狄大陵卷舌左右星不欲繁、

多天下悉為國口舌妄言民疾病兵起死人如亂麻星希少國安月及五星客星

入大陵中皆有水旱兵亂 天高四星 天衡二星 太白守之兵起道塞

天關一星太白守民多死 熒惑守之兵起 五車五星其中三柱各三星合十四星在

柳北大陵東 歲星守之人飢兵起月暈五星有赦 熒或入五車大旱兵起米貴旬  
 始象有喙見者即兵起 咸池三星 南向三星 北向三星 一名南北界日月五星之道  
 咸池一名五潢一名天津在車中太白犯咸池水灾有兵起百萬衆以上五星犯守咸池此  
 有殃大飢荒有攻南為權北為衡 月五星犯守此有兵荒水旱 酒旗三星 屬四星  
 水府四星 水位四星 外官占 庫樓十星 五柱三星 合十三星 在軛角南又衡四星  
 什庫天庫也在軛南角間又有五車三星不見兵起歲星守天庫兵起米貴人亂  
 騎官北星積卒二星在房星守之兵起 天龜五星 敝龜十四星 熒或守之水旱  
 巨魚星在翼間客守之魚塩貴 蒙星一名江星 忽不明如雲非雲江星中向  
 而居者天下道路通當夜居何邊邊若中而動者兵起 江中漢中而明動搖者  
 兵起如流沙死人如亂麻 魚星旗也中河而居大而不明即陰陽調和若動搖者  
 即水暴出 熒或守之在南為旱在北為水 天泉十星一名天海客星及五星

守之水出河決 熒或守之水旱凶燠 天雞三星熒或守之兵起 猶星有二  
猶因四父星在南斗端兩星不欲明大者有兵微小者吉 天曰四星

杵三星熒星守之人飢 九坎九星在南斗下 羽林卅五星陳四面星北落師門星  
羽林一名天津在室南三星上相隨正才須餘地星盛明國安若若布而  
動搖者兵起 羽林西南有一大赤星名地落一名天軍熒或入天門兵  
弱不可用殘更正以上五星入羽林中兵起 太白与熒或入羽林吳楚反

天倉六星 天廡四星 天積五星在婁胃之南天倉星衆盛久廡聚  
若希少則廡散天下亂五星犯天兵起米貴久守天下大飢人相食

天莞十六星在畢南九州九星之在畢南當十一月直之率一星不直一國凶三  
以上不直天下有兵金火守之九州兵 九游九星金火守之兵起 天節八星  
去井四星 軍井四星 天玉井在參右足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起參左足不遠



出玉外帝為宮火星若守玉井歲多水五星及客星入天節中米大貴人

相食 天矢星去屏星可丈當以秋分候之矢亡天下凶 狼一星 狐九星在

赤伐東天弓也主盜賊弓射狼矢直狼者無盜賊 五星犯守狼兵起狼

黃吉 八魁九星近羽林客星守之兵起尤急 軍市十三星在狼南客星

及五星守之大飢 老人一星一名南極丈人在狼弧下當以秋分候之出則兵起凶荒

天柱<sup>五</sup> 天廟<sup>廟</sup>十四星青兵七星土司空二星巫咸玉<sup>土</sup> 司空四星近青丘在

軒南五星犯司空天下男不得耕女不得織 占五星色變動 歲星色黃

潤吉 歲在東方宿色青南方色赤 在西方色白 在北方色黑 歲主齊吳有

寢動及他星相者齊吳地有殃 歲星與熒惑合方者居臣有憂明春宮

農不出三年有大兵起 熒惑主楚越色比歲星冬白為去凶色如春之右

角 熒或守宿星色青則多雨色黑則水災無兵起者敗出法應出東  
方若出西方謂及明主命臨之日天下更王 熒或芒角長為出征旗破軍將  
鎮星黃潤吉變色者隨其方色吉黑者皆凶主命漸 太白與歲合為繞環者其  
野有破軍殺將亡國 太白色昏心狼黃皆忝左角黑水災 太白出五芒夏旱  
若十二芒勾不可以戰此敗 太白色停白光吉揚光者戰色黃人多死凶  
太白有角必戰吉不戰凶擊長角所指則吉逢角凶 辰星色黑交四仲和陰陽  
主燕趙所在之國主有水災忽黃色天下大旱色赤地千里黑白燕趙有兵青  
色有疾病 占列宿變五星逆順犯者守國分野 角主兵動者兵起  
箕主疾動人多病 五主僇役動者人役苦 房主財寶動者財散心主憂  
動者有憂 尾主君臣動者不和 箕主夷墜動者墜叛 斗主兵動者  
兵起牛主犧牲動者牛疫 女主嫁娶 虛主宮動者國有大宮危主架屋動

者有劫 室主室館動者造宮軍出乏糧 壁主兵動者間術文章

金主溝動主水火天下 婁主聚眾動即眾聚胃主糧食動者輸運

昂主白衣會動者胡兵起 婁畢主邊兵動者邊兵起 角主保振動者人飢

參主斬伐動者斬刈 井主津梁動者修梁六水 鬼主積聚動者賊動

柳主天厨動者賞宴 星衣主裳之主兵動者則兵起 張主賞賜動者賞

賜 翼主倡樂 軫主車騎動則車騎行 九廿八宿各有州郡分野水旱之災皆

相應故旱候其国火動而水其国水星皆黑廿八宿合星色有變必与五星相

應歲星變色木星皆應之鎮星變土星皆應之太白變色金星此應之

鎮星皆然五星逆守廿八宿皆有禍甚角犯陵者禍成凡四時春夏東南則為前

西北為後秋冬西北為前東南為後春北方為左南方為右四方左右皆

如此。五星守廿八宿舍名以其色定其禍敗。歲星守木星色白必敗。

熒惑守火星色黑必敗。鎮星守土星色青必敗。太白守金星色赤必敗。

辰星守水星色黃必敗。凡候五星各以四時王日者木以春甲乙火以夏丙

丁去以四季戊己金以秋庚辛以水冬壬癸。各四時王日五星皆當如其本

變動則為災色即為禍也。日月与五星為客星相犯凌周舍為闕留卅日以上相

去七寸之內光芒相接若繞環既去復環鉤已者禍疏憂患必至。日月五星

行兩角間亮却置五外行房中央間行尾內十八尺箕內十二尺行斗柄一尺行斗

須女分四尺行虛外六尺一危外十三尺室外十六尺一壁外五尺行奎外十三尺行

婁外九尺一胃外十一尺一昂外十五尺一畢左角一觜內八尺一參內十八尺又一度東井

中一鬼外十四尺一柳內九尺一七星內十五尺一張為七尺一翼內十六尺一軫內十三尺

一此皆日月五星之心道也乘陽即水乘陰即旱。歲星出氣長三尺者三百日

雨王者不安 熒或出彙長一丈百曰旱 鎮星出彙長四尺有土功多雨

太白出彙長三尺多風雨兵起 歲星主吳齊 熒或主楚越 鎮星主周梁

太白主秦鄭 辰主燕趙若国有福意 歲星留在其国有凶禍金火留守之

伏宿星时大时小时明时晦时踈時靜時動時必參合於五星 逢以喜怒

皆以其彙類相感動者不足為福 伏合各有分野水旱之災相應故

早歲其国大星此應之 水歲其王水旱此應之 伏宿中外宮變色揚光喜怒

与星闕者如法禍廿八舍有變必与五星相應 太白逢以怒 舍星皆應之 五

星起怒陵留守列宿必當其時 斯貝色別光荒河憂也 五星守八舍

芒多從一至四下小上大者謀成 五星常西順以即垂芒上尖下大及其逢以此及

芒而上 五星起怒犯陵列舍或守东西南北左右前後各不同首彙合將時

宜動靜遲疾之理凡五星河犯垂筮廿日以上相去七寸光芒相接成鈎已者  
必有禍太白熒或尤其天道陽翼乍見乍遲流不可次列日月星辰垂象以為  
人若界故有居道之國日月過之則明五星過之順行其國吉昌人出安室  
無道之國日月過則薄食五星過則斷故其國凶亡 角亢五郊兗州東郡  
入角一度陳留入亢六度太白入角三度濟北入亢一度山陽入角六度濟陰入五度  
東平入五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陰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  
房一度魯國入心三度 尾箕燕出上谷入尾一度溫陽入尾三度右北牙入尾七度  
遼東入尾 度涿郡入尾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免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盧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  
陽入斗六度廣陵入斗六度會稽入斗廿二度臨淮入斗四度海西女二度 虛危  
青州齊入虛<sup>六</sup>度東萊入危九度五原入危十度 室壁衍并州安定入室一度隴西

入室四度酒泉入室七度天水入室八度張掖入室十度武都入壁四度金城入壁  
六度武威入壁六度 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sup>琊</sup>入奎六度高密入婁  
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 昂畢魏異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  
度常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清河入昂九度中山入畢一度安平入畢四度  
趙入畢八度河間入畢十度 甯秦趙益州廣漢入甯一度越雋入甯三度蜀  
郡入秦一度桂陽入秦三度梓枹入秦五度巴郡入秦九度漢中入秦九度益州固入秦  
十度 井鬼秦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太原入井九度應門入井十六度上  
堂入鬼二度 柳星張周同州三河弘農入一度河南入星二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  
入張九度 翼軫楚京州南陽入翼一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度零陵  
入軫一度桂陽入軫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太歲在子次玄枵 在丑次星紀 在寅次析木 在卯次大火 在辰次壽星

在巳次鶉尾 在午次鶉火 在未次鶉首 在申次實沈 在酉次大梁 在戌次降婁

在亥次取訾 已上十二次 廿八舍十二次如有分野古來地名數改易今与古多不同

秦廢諸侯國以為廿六郡守縣長城六國以楚為南郡韓為類川郡

魏為魏郡趙為趙郡漢有天下曰秦之制無復改易漢武王始更闢地置州牧禹

貢古之九州以隴西為雍以隴東為梁州河北為冀州正東為徐州東南為青州

淮南為揚州漢南為荊州河南為豫州河東為兖州合九州淮海推揚州

荊山及衡州惟荊州荊河惟豫州濟南惟兖州河海惟徐州兩河惟冀州

華山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海岱惟青州廿八宿次位徑石氏廿氏巫咸

氏三家星徑合味黑黃星有三家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赤星及廿宿一百廿二宿星有八百九星

黃星廿四坐二百四四星 黑星七十六坐二百八十一星





角二星十二度距左角星

去極九十一度半

鄭之分

氐四星九度距西南三星

去極八十九度

鄭之分

五四星十五度距西南星

去極九十四度

宋之分

房四星鈞鈴三星五度距西南布二星

去極一百八度

宋之分

心三星五度距前布一星

去極一百八度半

宋之分

尾九星十八度距布三星

去極一百廿度

燕之分

箕四星十一度距西北星

去極一百十八度

燕之分

右東方青龍七宿卅二星七十五度

南斗六星在六度四分之一距魁布四星

去極一百二十六度

吳之分

牽牛六星八度距中央大星

去極一百六度

吳之分

須女四星十二度距西南星

去極一百六度

越之分

五十四

虛星二十度距南星

去極一百四度

齊之分

危三星墳墓四星十七度距西南星

去極九十度

齊之分

營室三星離宮六星十六度距南星

去極八十五度

漸之分

東壁二星九度距南星

去極八十六度

漸之分

右北方玄武七星卅五星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星十六度距西南大星

去極七十度

魯之分

婁三星十二度距中央星

去極八十度

魯之分

胃三星西度距西南星

去極七十二度

趙之分

昂<sup>七</sup>星十一度距西南第一星

去極七十四度

趙之分

畢八星附耳一星十六度距左腹第一星

去極七十八度

趙之分

觜雙三星二度距西南星

去極廿四度

晉之分

參十星九度距中央西星

去極九十五度

晉魏之分

右西方白虎七宿五十一星八十度

東井八星鉞一星卅三度距南極西頭第一星

去極七十度

秦之分

興鬼五星四度距西南星

去極六十八度

秦之分

柳八星十五度距西頭第三星

去極七十七度

周之分

七星七度距中央大星

去極九十七度

周之分

張六星十八度距應前第一星

去極九十七度

周之分

翼廿三星十六度距中央西大星

去極九十九度

楚之分

軫四星長沙一星輅二星十二度距西南星

去極九十八度

楚之分

五十五

右南方朱鳥七宿六十四星一百十二度

合共宿一百十二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計一度有二千九百卅二里七十五步三尺六寸四分太半 惣有一百七万一千

五百五十里九百四尺六寸六分之二

自天皇已來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歲

攝提六星夾太角 大角一星攝提間 梗河三星大角北 招搖一星梗河北

玄弋一星招搖北 天槍三星北斗柄東 天梧五星女床東北 女床三星紀星北

七公七星招搖東 貫索九星七公前 天紀九星貫索東 織女三星天紀星東端

天市垣廿三星房心東北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 候一星帝坐東北 官者四星帝坐西

斗五星官者西南 宗正二星帝坐東南 宗人四星宗正東北 宗星二星宗人北

東咸四星房東北 西咸四星房西北 天江四星在尾北 建星六星南斗北

天弁九星建星北 句鼓三星鼓旗九星牽牛北 離珠五星頂亢北 匏瓜五星離珠北

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河中 騰地廿星營室北 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 閣道六星王良東北

卷舌六星在昂北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 九四星在畢東北 天關一星五車南參北 南北河六星夾系北

五諸侯五星東井北近北河 積水星北河西星北 積薪一星積水東南 水位四星東井北列

軒轅十七星亢星北 少微四星太微西南北列 太微十星翼軫北 黃帝坐星太微中

四帝四星夫黃帝坐 屏四星帝坐南近 即位五星帝坐東北 即將星即位東北

帝陳七星如畢狀帝坐北 三台六星兩而居起文昌 列太微 相一星北斗南 太陽守星相星西

北極五星鈞陳六星 皆在紫微宮中 天一星紫微宮門外 右星 太二星天一南相近

右石氏中官六十四坐二百七十星赤

庫樓十星五柱十五星 衡四星在角南 南門二星庫樓南 平星庫樓北 騎官廿星在斗南

積卒十二星房心南 龜五星在屍南 傳說一星在屍後 魚星在屍後河中

杵三星在箕南 敝龜十四星在斗南 九坎九星牽牛南 敗臼四星虛危南北

落師門一星羽林西南 羽林四十五星壘壁陳士星九五十七星室壁南 北洛師門星羽林西南

土司空三星在奎南 天倉六星在婁南 天囷十三星在胃南 天廡四星在昂南

天苑十六星昂畢南 參旗九星在參西一名天弓 玉井四星在參左豆下 屏二星玉井南

廟四星在屏東 天夫一星在廟南 軍市十三星參東南 野雞一星軍市中

狼一星參東南 孤九星狼東南 老人一星在孤南 稷五星七星南

右石氏外官三十坐凡二百五十七星合廿八宿及中外官一百廿一坐 八百九星赤

天皇大帝一星鈎陳口 四輔四星抱北極樞 華蓋七星柱九星九十六星大帝上

五帝因坐五星華蓋下 六甲六星華蓋柱傍 天柱五星在紫微宮中近東垣

柱下史一星北極東 女史一星柱下史北 尚書五星紫微宮門內東南淮

陰得三星尚書西 天休六星紫微宮門外 天俎四星北斗魁中 內厨三星紫微宮南

内階六星文昌北 天厨六星紫微宫東北維外 宗一星王良前 傳舍九星華盖上近河傍

造父五星傳舍南河申 車府七星天津東近河傍 人五星車府東南內 杵三星人星南河傍

曰四星人星東人 快星七星天津北 司命星在虛北 司祿二星司命北

司危二星司祿北 司非星司危北 敗瓜五星匏瓜傍 日鼓左旗九星日鼓左傍

天雞二星狗国北 羅偃三星牽牛東 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 斛四星在中斗南

日一星旁中道前 天乳一星在五北 死池六星在亢北 漸臺四星屬織女東

輦通五星屬織女西足 三益三星北斗柄東 周鼎三星攝提西 帝座三星大角北

天田二星右角北 天門二星左角北 中道二星左右角間 進賢星平道西

謁者一星左執法東北 三公內三星謁者東北 九卿內坐三星三公北 內五諸侯五星九卿西

太子一星黃帝坐北 送官一星太子西北 幸臣一星太子南 明堂三星太微西南角

靈臺三星明堂西

執乃四星太陽守西南

內平四星中台南

摧四星軒轅辰西

酒旗三星軒轅右角南

天樽三星系井北

諸天六星五車南

司柅四星鉞室北

坐旗九星司柅南

天高四星赤旗西近畢

厲石四星五車北  
八轅八星五車北

災讒一星卷舌中

積水一星天船中

積尸星大陵中  
左更五星在婁東

右更五星在婁西

軍南門一星將軍堯

天潢五星五車中  
咸池三星天潢東

月一星在昴東

天街三星昴間在月<sub>星</sub>西

天河一星在天高<sub>星</sub>西

右廿氏中官七十六座二百一十一星皆黑

青丘七星在軒東南

折威七星在亢南

陳車七星在互南  
駢陣將軍<sub>星</sub>  
駢官中東端

車駢三星駢官南

康一星冥舌前

農丈人一星南斗南  
狗二星南斗魁前

獨圜四星建星東南

天田九星牽牛南

哭二星在虛南  
泣二星在哭東

益屋二星在危南

八魁九星北洛東南

雷電六日生營室西南  
雲雨四星霹靂南



霹靂五星土公西南 土公二星東壁南 土公更二星營室西南 鉄鑽五星天倉西南

天涸七星外屏南 外屏七星在奎南 天庚三星天倉東南 芻藁六星天苑<sub>西</sub>

天園十三星天苑南 九州殊九星天節下 天節八星在畢附耳南 九游九星玉井西南

軍井四星玉井東南 水府四星東井南 四瀆四星東井南 轅東開兵二星南<sub>南</sub>

天狗七星狼東北 丈人二星軍市西南 子二星丈人東 孫二星在子東

天社六星在孤南 天紀一星外厨南 外厨六星在柳南 天廟四星在張南

東區五星生在翼南 器府三三星在軫南

右才氏外官卅二坐二百卅星合中宿一百下坐五百十一星黑

天尊一星中台北 三公三星北斗魁<sub>星</sub>第一西大理二星紫微宮門<sub>右星</sub>內 御女星<sub>宮</sub>鈎陳星北

天相三星七星北 長垣四星少微西南北列 虎賁一星下台南 軍門二星青丘西

去司空四星軍山南 陽門二星庫婁北 頓頑二星折威东南 從官二星房星亦北列  
 天福二星房星東之西列 捷閑一星房東北 罰三星东咸西南北列 肆二星天天市中央星西北  
 車肆二星天市門左星内 白度二星宗星東北 猪肆二星白度北 美仲四星如衡狀天北  
 鈎九星如鈎狀造交東南 天桴四星日鼓右旗篇南北列 天籥八星南斗柄第一星西  
 天樹十星在鼈龜東南九坎間一名三樹 青一星九坎東一星北 趙一星在青北  
 郑一星在趙北 越一星在郑北 周二星在越東 秦二星在周東南北列  
 伐三星在秦南 晉一星在伐西 韓一星在晉北 魏一星在韓北  
 楚一星在魏西 燕一星在楚南 離榆三星秦代東南北列 天壘城三星如貫索  
 虛梁四星在花南 天錢十星北洛西北 天網一星北洛西南 鉄鑽三星八魁西北  
 天一既十星東壁北 天陰五星畢柄西

石巫咸中外宿卅四坐一百卅四星黃

合名廿氏巫咸三家星樛有二百六十三坐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 一度二千九百卅二里七十五步二尺七寸四分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一之二千八百六十六

周天合一百七万一千里

玄偽詩

角亢五宿行位東西直庫婁在角南平星庫婁北南門婁下安駢良五南  
植攝角梗招搖以次當杓直 兩咸俱近房積卒在心旁龜魚傳尾  
側天江尾上張箕安尾北畔鼈龜在斗南廂建星与天弁南北正相當建星  
在斗背天弁中央市垣雖兩扇二十二星光其中有帝坐候官東西廂前  
者宗正立官側斗平量宗人宗在左宗在候東廂七公与天紀市北東西  
行公南貫位紀女北正林房唯餘有天梧獨在紫牆九坎至帝牛織

五十九

女旗河鼓牛東頂女位女上離珠府敗曰天南際瓠河畔清瓜左有天津  
下虛危所室壁兩星間上有騰蛇舞王良雖五星並在河心許曰東  
北落門東羽林府土空倉困苑例位俱遼遠奎婁胃昂畢並在中  
天出閣道河中央傳路在其旁將軍在婁北閣道幾相當天船河北岸  
大陵河南畔卷舌在其東雖繁有繚貫天倉天困北頭東曰昂側天  
開東柱南正是參西北參孤有十星頭上戴一嘴右脚玉井中左角參旗  
廁當左足下廁南有天矢南有屏星廁東有軍市中有野雞東有狼  
狐矢老人以漸遠出見稱祥美東井與五車俱河心裏水位南北列五侯東西  
遠北河五侯北南河東侯東南有積薪西北有積水欲知三星處並在三台始  
軒出柳星輪困垂鬼北柳左号为星曰末稱為稷三台自文昌斜連太微側

下台下有星少微與張翼稱在翼東太微當稱北太微垣十星二曲八星直  
其中五帝坐者、依本色并在帝前安常陣坐後植即位常陣東星繁  
遙似織女將獨易分不与諸星通天門在角南天田在角北平道有二  
星角牛東西直進賢平道西乳星居五北車騎、南隱將軍騎東匿  
陣騎車北安折威東西直亮池攝提近帝座梗日側周鼎東垣端  
依行在垣北 日落房心分彙廩飄箕舌前庫婁居市內農苟鼈  
傍邊 天雞苟國南北正相當天雞近北畔苟國在南方羅偃牛東列  
天田坎北張敗在瓠瓜側旗居日鼓傍漸臺將轅車道俱隣織女房  
津東有造父津北有扶匡宗在王良側車父騰蛇旁人在危星上杵臼  
人東廟命祿危非卦重重虛上行蓋屋危星下哭泣在南方八魁在壁外

土吏危星北土公東壁蔽雷星宮壁西霹靂驚羽林雲雨需

屏瀾居奎下鎖庫在倉前園芻天光接天莠九州連二更夫妻側軍

門當奎北天璣與尸水處置常依式咸池及五潢並在車中厓厲石在

河內船車兩邊逼天高畢仰東諸王天高北河月及天街咸依畢昂

側軍井屏星南九游玉井側司恠與坐旗車東正南直司恠井鉞近

坐旗車柱逼井北天樽位井南水府城市南文子孫井東疏四瀆社出老人

東丘在狼孤北外厨居柳下天苟在厨邊內平列軒側摧星鬼上懸

酒旗軒星置天紀在厨前天廟東甌接青丘器府連明堂列宮外震

臺南相對門東渴者傍公卿五侯輩太子當陣前淫幸西東邊

陽門庫婁五頓頑駢官側房下有淫官房西有天福罰在東咸

西鍵閉鈞鈐北屠肆與白度次宗旁息列肆計西維車肆東南得

斧斨前置天闕次居北 奚仲天津北鈎星奚仲旁天桴牛北累諸國  
次東以瑤瑜曰西隱天苟曰中蔽 天錢北落北天廐王良側鈇鎖羽林  
蔽天網羽門塞虛梁危下安天陰畢頭息 長垣少微下賁位在  
魁前天尊中台北天相七星邊司空器府北軍門祢下懸 紫微垣十五  
南北兩門通七在在宮門右在宮門東鈎陳與北極俱在紫微宮辰  
居四輔內帝坐鈎陳中斗杓將帝極向背悉皆同 華蓋宮門北傳  
舍東西直五帝六甲坐相旁近門闕 天厨及內皆宮外東西域天柱  
安御宮並在鈎陳側柱史及女史尚書位攢逼門內近極傍大理與陰  
德門外斗杓橫門近天林塞欲知門大小衡端例同則天一太一神衡北門  
西息內厨以次設后與夫人食臣相及檜戈攢聚杓旁得執守衡南

隱天理魁中匿三公魁上安天牢魁下植以次至文昌則南八轂北斗不  
是氣為是人皆識正背有奎婁正南當執翼以此記推步衆星安可匿  
五行及廿八舍 四時更王所主分 木春甲乙火夏丙丁土四季戊己

金秋庚辛 水冬壬癸右四時王日著之色變則為災變 木主吳

火主楚越 土主周梁 金主秦鄭 水主燕趙 右木所留居固有福金

留守地有福 五行守廿八舍以其色定其福敗 木守木色白必敗

守火色黑必敗 土守色青必敗 金守金色赤必敗 水守水色黃必敗

右五行所乘犯留廿日已上相去七寸光芒角相接成鈎已者必有禍金火尤甚

廿八舍大小明晦疎數動靜四時不定必參合於五行逆順喜怒皆各以

類相感動不如此者不足為大禍 廿八舍各有國土分野水旱之火相



其分水應

青赤青長天餘正主  
如干矛日月之旁

球青赤似背而向

背赤青曲向外如月  
物生背者為背

抱青赤曲向日月旁

戴色青赤而小

冠而長在日月之上

暈者負而不渾怒之惡氣

又 又 綉青赤氣小同在日下及左右者為綉

蒸氣如半暈在日下為蒸

提氣形在日四角為提

貝青赤氣如半暈狀在日上者

氣在日月之側

◎履青白氣在日下者名履

以前活攝提盡天陰有二百五十六坐一千二百八十二星、坐之數具如前注

埋宜子孫斬

草起土吉 角徵二姓用之凶

丙申日火開地下丙寅

絕陽

此日殯埋宜子孫啓殯

發故除服吉 商羽二姓用之凶

丁酉日火除地下丁丑 此日殯埋斬草起土除服吉

壬寅金定地下壬申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并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富貴大吉昌啓

殯發故斬草起土大吉 角徵二姓用之凶

癸卯日金執地下癸未 此日殯埋吉 角徵二姓用之凶

丙午日水成地下丙辰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子孫富貴啓殯發故

斬草起土大吉 宮徵二姓用之凶

乙卯日水執地下乙未 此日殯埋啓殯發故吉

庚申日木開地下庚寅 金鷄鳴玉獨吠

此日葬及殯埋有白龍蛇應神靈安寧宜子孫富  
貴不絕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大吉 宮商二姓用  
之凶 斬草吉

辛酉日木開地下辛丑 金鷄鳴玉獨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福隆後嗣啓殯  
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 宮商二姓用之凶

丙子日水滿地下丙戌 此日斬草起土吉

庚子日土滿地下庚戌 此日斬草起土吉

辛卯日木執地下辛未 此日斬草起土吉

丙寅日火定地下丙申 此日斬草起土吉

庚寅日木定地下庚寅 此日斬草起土吉

甲寅日水定地下甲申 陰錯 此日卓斬起土吉

冬擇日第十一

十月 立冬節

丙寅日火平地下丙申 此日殯埋殛殯斬草吉

庚午日土危地下庚辰 日金鷄鳴玉狗吠

此日葬及殯埋有黑鳥應神靈安寧子孫吉昌啓

殯發故斬草起土吉 角羽二姓用之呼人凶

癸酉日金開地下癸丑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黑鳥應神靈安寧宜子孫福  
流後嗣大吉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  
用之凶 斬草吉

乙酉日水開地下乙丑 月金雞鳴玉狗吠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大吉昌啓殯發  
故斬草起土除服吉宮徵二姓用之凶

丁酉日火開地下丁丑 月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啓殯發故斬  
草起土除服吉商羽二姓用之凶

壬寅日金平地下壬申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啓殯發故大吉

角徵二姓用之被劫賊大凶

己酉日土開地下己丑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赤龍應神靈安寧宜子孫大吉

啓殯發故斬草除服吉角羽二姓用之凶

乙卯日水定地下乙未 此日殯埋啓殯吉

辛卯日木定地下辛丑 月金鷄鳴玉狗吠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富貴大吉啓

殯發故斬草起土吉 宮商二姓用之凶

辛酉日木開地下辛丑 月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啓殯發故斬

草起土吉 宮商二姓用之凶

庚子日土除地下庚戌此日斬草起土除服吉

丁卯日火定地下丁未 此日斬草起土吉

庚寅日木平地下庚申 此日斬草起土吉

此日斬草起土吉

癸卯日金

此日斬草起土吉

甲寅日水

此日斬草起土吉

十一月

冬至節

丙寅日火滿地

金雞鳴玉狗吠

此日殯埋啓殯

發故

羽二姓用之呼人凶

壬申日金成地下壬寅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黑龍地應神靈安寧宜子孫福



及後嗣大吉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

二姓用之凶

壬午日木破地下壬辰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黑龍蛇應神靈安宜子孫

大吉啓殯發故斬草起土吉宮商二姓用之凶

甲申日水成地下甲寅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宜子孫福流後嗣大吉

昌啓殯發故

乙酉日水收地下乙丑 月金鷄鳴玉狗吠 此日殯埋神靈安

宜子孫啓殯斬草起土除服大吉

庚寅日木滿地下庚申 月金鷄鳴玉狗吠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吉啓殯發故  
斬草起土吉 宮商二姓用之凶

壬寅日金滿地下壬申金鷄鳴玉獨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福及後嗣大吉

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用之凶

丙午日水破地下丙辰金鷄鳴玉獨吠上下不呼 陽破陰衝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大吉啓殯斬草  
起土除服大吉 宮徵二姓用之凶

己酉日土收地下己丑金鷄鳴玉獨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多子孫大吉昌啓殯斬  
草起土除服吉角羽二姓用之被劫盜大凶

乙卯日水平地下乙未此日殯埋啓殯斬草吉

庚申日不成地下庚寅 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白龍蛇應神靈安寧宜子孫福

及後嗣大吉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宮商

二姓用之凶

庚午日玉破地下庚辰 月金鷄鳴玉狗吠 此日殯埋斬草

起吉

辛卯日木平地下辛未 此日斬草起土吉

甲午日金收地下甲辰 此日斬草起土吉

甲寅日水滿地下甲申 此日斬草起土吉

十二月 小寒節

丙寅日火除地下丙申

月金雞鳴玉狗吠

此日殯埋神

靈安寧子孫吉啓殯斬草吉商羽二姓用之凶

丁卯日火滿地下丁未此日殯埋斬草起土吉

庚午日土執地下庚辰此日殯埋吉啓殯斬草吉

壬申日金危地下壬寅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福及後嗣大吉

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用之凶

癸酉日金成地下癸丑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福及後嗣大吉

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用之凶

壬午日木執地下壬辰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黑鳥應神靈安寧宜子孫

大吉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吉宮商二姓用之凶

甲申日水厄地下甲寅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福及後嗣大吉

昌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宮徵二姓用之凶

乙酉日水成地下乙丑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吉昌啓殯

斬草起土除服吉宮徵二姓用之凶

庚寅日木除地下庚申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殯埋神靈安寧吉啓殯發故斬草起土

除服大吉宮商二姓用之凶

甲午日金執地下甲辰此日殯埋吉

丙申日火危地下丙寅月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子孫吉啓殯發故斬

草起土除服大吉商羽二姓用之凶

丁酉日火成地下丁丑此日殯埋斬草起土除服吉

壬寅日金除地下壬申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大吉昌福流  
後嗣啓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用之

凶斬草吉

丙午日水執地下丙辰金鷄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寧宜子孫大吉啓殯發

故斬草起土吉宮徵二姓用之凶

乙卯日水滿地下乙未此日殯埋發殯發故斬草吉

庚申日木危地下庚寅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神靈安宜子孫福及後嗣大

吉昌發殯發故斬草起土除服吉宮商二姓

用之凶斬草吉

辛酉日木成地下辛丑

月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

四宜子孫福隆後嗣

二宮商二姓用之凶

是土吉

此日斬

戌 此日斬

地下癸未 此日斬

寅日水滿地下甲申 此日斬草 吉

凡葬值用歲月日滅門大禍者凶自古及今無  
用單支單干皆支以干相配為用得歲問月  
得月問日推之

立成法第十二

甲巳之歲乙庚之歲丙辛之歲丁壬之歲戊癸之歲  
寅達丙寅達戊寅 達庚寅 達壬寅 達甲寅  
卯達丁卯達己卯 達辛卯 達癸卯 達乙卯  
三月達辰達庚辰 達壬辰 達甲辰 達丙辰



四月達己巳 達辛巳 達癸巳 達乙巳 達丁巳  
 五月達庚午 達壬午 達甲午 達丙午 達戊午  
 六月達辛未 達癸未 達乙未 達丁未 達己未  
 七月達壬申 達甲申 達丙申 達戊申 達庚申  
 八月達癸酉 達乙酉 達丁酉 達己酉 達辛酉  
 九月達甲戌 達丙戌 達戊戌 達庚戌 達壬戌  
 十月達乙亥 達丁亥 達己亥 達辛亥 達癸亥  
 十一月達丙子 達戊子 達庚子 達壬子 達甲子  
 十二月達丁丑 達己丑 達辛丑 達癸丑 達乙丑

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

正月

滅門日

大禍日

達甲寅之月	丁巳日	癸亥日
達丙寅之月	己巳日	乙亥日
達戊寅之月	辛巳日	丁亥日
達庚寅之月	癸巳日	己亥日
達壬寅之月	乙巳日	辛亥日
二月	滅門日	大禍日
達乙卯之月	甲子日	戊午日
達丁卯之月	丙子日	庚午日
達己卯之月	戊子日	壬午日
達辛卯之月	庚子日	甲午日
達癸卯之月	壬子日	丙午日

三月

達甲辰之月

滅門日

丁未日

大禍日

癸丑日

達丙辰之月

己未日

乙丑日

達戊辰之月

辛未日

丁丑日

達庚辰之月

癸未日

己丑日

達壬辰之月

乙未日

辛丑日

四月

達乙巳之月

滅門日

大禍日

達丁巳之月

丙寅日

庚申日

達己巳之月

戊寅日

壬申日

達辛巳之月

庚寅日

甲申日

建癸巳之月

五月

建甲午之月

建丙午之月

建戊午之月

建庚午之月

建壬午之月

六月

建乙未之月

建丁未之月

建己未之月

壬寅日

減門日

丁酉日

己酉日

辛酉日

癸酉日

乙酉日

減門日

甲辰日

丙辰日

戊辰日

丙申日

大禍日

癸卯日

乙卯日

丁卯日

己卯日

辛卯日

大禍日

戊戌日

庚戌日

壬戌日

達辛未之月 庚辰日

甲戌日

達癸未之月 壬辰日

丙戌日

七月 減門日

大禍日

達甲申之月 丁亥日

癸巳日

達丙申之月 乙亥日

乙巳日

達戊申之月 辛亥日

丁巳日

達庚申之月 癸亥日

己巳日

達壬申之月 乙亥日

辛巳日

八月 減門日

大禍日

達乙酉之月 甲午日

戊子日

達丁酉之月 丙午日

庚子日

達己酉之月 戊午日

達辛酉之月 庚午日

達癸酉之月 壬午日

九月 滅門日

達甲戌之月 丁丑日

達丙戌之月 己丑日

達戊戌之月 辛丑日

達庚戌之月 癸丑日

達壬戌之月 乙丑日

十月 滅門日

達乙亥之月 甲申日

壬子日

甲子日

丙子日

大禍日

癸未日

乙未日

丁未日

己未日

辛未日

大禍日

戊寅日

達丁亥之月 丙申日 庚寅日

達己亥之月 戊申日 壬寅日

達辛亥之月 庚申日 甲寅日

達癸亥之月 壬申日 丙寅日

十一月 滅門日 大禍日

達甲子之月 丁卯日 癸酉日

達丙子之月 己卯日 乙酉日

達戊子之月 辛卯日 丁酉日

達庚子之月 癸卯日 己酉日

達壬子之月 乙卯日 辛酉日

十二月 滅門日 大禍日

建乙丑之月

甲戌日

戊辰日

建丁丑之月

丙戌日

庚辰日

建己丑之月

戊戌日

壬辰日

建辛丑之月

庚戌日

甲辰日

建癸丑之月

壬戌日

丙辰日

凡葬及殯埋斬草日值滅門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禍日者被劫盜日音与姓相刻害深

陰陽書卷第十三

葬事



生無中天壽不可量所體

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止  
不集林分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鶴  
之上相瘦頭尖項露眼黑精故遠視隆鼻短  
喙故少眠體龍類龍耳故聽警長頸促身故  
善鳴凹領巾膺則體輕鳳翼雀毛故善飛龜  
背斃腹故能產軒前重後則其舞高脚鹿  
節則有力洪脾織胎能行此相之備者鳴則  
聲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仙聖之所乘不崇  
朝而遍四海者也鶴二年落子毛易點三年

頭赤七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其復七年飛薄  
雲漢復七年學舞復七年舞節復七年晝  
夜十二時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  
復百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或純黑  
泥水不汙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  
而孕水六百年飲而不食胎產鸞鳳為群聖  
人在位則興鳳皇同翔於郊甸

易中孚曰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與尔縻之

王弼注曰處內居重陰之下不弼於外立誠節薦至雖在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

春秋左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

狄人之難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位余焉能戰遂敗

杜預曰軒大夫車也賈子曰衛懿公嘉鶴有以文也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晨鶴鳴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七寸為

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

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吞

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鵠一舉

千里

張茂先注曰此陳章對桓公者之言

春秋考異却曰鶴知夜半

宋均注曰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氣則益鳴也

說題 緯曰鶴知夜半陰衛道也鶴之為言

央也央敦然陰之精以類感夜半物靜獨戒

主也

央鬱陰生北方夜半子時也故至其時情鬱感其時而鳴戒主知夜半也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為改娶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息愛之乖離歎別鶴以舒憤故

曰別鶴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臣蒐氏臣蒐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曰其牛馬之漣洗天子之足并太行南濟于河官人又進白鶴之血天

子射鹿林中五氏爰舞白鶴六

郭璞曰今孔鶴飲益氣力也馴者亦

應節舞也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緱氏山頭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

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蕭史善吹蕭能致白

鶴

莊子曰鳥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

之則悲

老子謂孔曰夫鶴不浴日而白鳥不浴日默

而黑

漢書武紀曰後元年帝幸安定詔曰朕巡北  
邊見羣鶴留山不以羅罔靡所鷹于太畤  
郊祀志曰宣帝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鵠集後  
遼王莽以鶴髓清榮種學似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伐楚与夫人及女會  
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不忍  
久生乃自斃闔閭痛之其墓曰閭門外鑿地  
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槨金鼎玉杯銀尊珠  
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鵠於吳市中使万  
民隨觀之遂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道曰塞之

以送死人國悲焉

神境記曰瑩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此鶴一者中夫之尋為一者獨栖此松瑩立哀嗟三輔舊事曰始皇葬以金銀為鳥鶴

紀年曰穆王南巡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鴉惠成王十七年有一鶴三翔於郢市

列異傳曰吳時長沙劉卓為神遣馬印之見物在下紛紛如雪卓問持馬者曰此海上

白鶴飛也一人便取鶴子數枚與卓

盛弘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溢天明景輒有一隻白鶴徊翔其上清響

朗徹

湘中記曰衡山之上白鶴迴翔如儻者也

永嘉記曰青田有一隻白鶴年年生伏子長大便去餘恒父母一隻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陶侃傳曰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者之但見隻鶴飛而冲天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交々涼々鳴鶴白鶴也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沃於草葉上適適有聲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於變害也

漢武故事曰祠上廡曰白鶴群飛集後庭

古今注曰宣帝二年白鶴集孝文園

玄中記曰千歲之鶴隨時鳴

春秋繁露曰鶴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也

王隱晉書曰孫咸外祖蔣迪與吳平後鵠告

迪所居長城別由磔空篋中問景養曰當生

天子儲副曰聚衆攻郡縣見誅女入奚官有

清聲動人愍懷悅遂生男

墨子曰昔夏桀之時鬼呼於國鶴鳴十多

魯連子曰吳王使其臣諸樊奉一鶴母以問

梁王韓子謂梁王曰安有問制國之王以一鶴

母者乎臣請為君欺之出謂使曰冠則不以

禮見諸樊曰吳斷髮文身避於龍子若大國

之臣辱於弊邑寡君亦日姑祝斷髮文身然

後得見若此大國之臣安乎請出假冠以見

崔贛易林謙之泰曰白鶴銜珠夜食為明懷

胡德音身受榮光

韻集白鶴善鳴鳥

王榮鵠賦曰白驗稟塗龜之備壽資儀鳳之  
純精接王喬於湯谷赤松駕於扶桑食靈岳  
之瓊蕤吸雲表之露漿

異苑曰太享年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  
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  
而歎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  
吳由卷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  
兄弟素遊於此十有餘年耳

湛方生羈鶴吟叙曰隣人王氏有養鵠者推  
翮虞人之手心悲志亶後三年翮既生翻  
然高逝有感余懷乃為之吟

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  
稠人中如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群  
神傳曰介象死吳光帝思象以所住屋為象  
廡時時復祭之有白鶴來集坐上良久乃去  
劉向別錄有鵠賦今鼓石邑感君廡或見白  
鵠

桓譚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

學養性却老余見侯曰聖人不學養性凡人  
欲為之欺罔甚矣君惠曰夫龜稱三千歲鶴  
言千歲人反不如鳥虫耶今日誰當久與龜  
鶴同君審知其年歲乎設令然蟬螻渠略又  
可使延年如龜鶴耶

仲長昌言曰聞之鶴壽八百歲靈龜有十萬  
之數道家以為鶴曲頸而長龜潛而一所以  
壽也

養性者取法象焉吾未有以易也今人籠鶴  
不食數月不死藏龜於器積年猶生既然不

遠者也

幽明錄曰吳郡孫鍾家貧種衣為業忽有三  
人乞菘鍾為具食三人請上山以墓地報鍾  
既而曰此墓地也我三人司命也君下山百  
步勿返願鍾行可八十步迴看三人皆作白鶴  
飛去

傅咸詩叙曰楊駿就吾索詩云茅文通相說  
文動為規箴可盡送便作此詩欲其有悟  
然猶有慮以示文通曰得無作唯此白鶴直  
為罵可君此遠有文義故欲令兄見之唯此

白鶴者良翼臨池而中有鶴白令子崔瑋為  
賦指以罵冀遂并文與駿疋然云不知多務  
不省也將如搔腿自無覺也詩曰肅肅商風  
起悄悄心自悲圓圓三五月皎皎耀清暉  
今昔一何盛氛氲自消微微黃黃及華飄  
搖隨風飛

桂陽列仙傳曰蘓肱去山之後忽有白鵠十  
數頭夜集郡東門樓上一者曰晝作書字言  
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年當復遇成謂將  
航乎劔伎曰與從弟者文書曰余好養鶴鵠

從弟以衛懿乘軒為試余荅曰衛公已無侵  
軍之載鶴有乘軒之飭是以敗耳若周文  
靈囿文魚素鳥無所害也

古歌緯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五五羅  
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返顧六里  
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  
毛羽何雀類

鴻

說文曰鴻鴻鵠也從鳥江聲

易漸曰初六鴻漸于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



為儀者

王弼注曰鴻水也適進之義始於下而非者也故以鴻為喻也處高潔不累於位峨峨清遠儀

可貴為也

衛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

詩義疏曰鴻鵠也羽毛光澤絕白色似鷹而

大長頭安美如鷹又有小鴻大小如鳥色赤絕白今人直謂禮卿射記曰雖於鴻脰毛云大曰鴻小曰鷹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

鴈來賓

鄭玄注曰來賓言其容止來去也蔡雍章句曰鴻鴈陽鳥陰起則南陽起則北為二氣候者

也陽氣達故從南方來而北過就陰而產季冬今日鷹北向知此月常從南來也

春秋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釋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而逐獻

淮南萬術畢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

盛鴻毛  
兼囊滿

之可以渡  
江不術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飲鴻  
鴻攫苔漬失鴻使者至楚曰臣欲亡為兩使  
不通欲拔頸而死將以吾王賤士貴鴻也楚  
王賢之以為上客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見立有二鴻飛而公  
難曰仲父今被鴻鵠無遠而至非羽翼之故  
耶管仲不對公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  
羽翼不一言教寡人乎管仲對曰有國百姓

公之本也輕稅緩刑則可公命有司削方墨  
筆明日朝唐門之外使輕稅緩刑焉

博物志曰鴻類壽千歲千歲者皆胎生

成公綏鴻鴈賦序曰余遊河澤之間時鴻鴈  
節而至失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于飛之  
歌有取美遂賦之云

魯連子曰展母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  
繩而洛鴻失杜御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然  
買鴻乎母所曰是士隱君之幣也御者曰然  
則亡乎母所曰是身在而不達君使也御者

曰然則死乎母所曰是使君貪幣而賤士也  
乃見襄君縛虛在而請罪襄君輟食而謝之  
崔贛易林需之遯周書時訓曰雨木之月久  
五日鴻鴈來不遠人不服

風土記曰鴻大鴈也

楊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焉

莊子曰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謂弟子曰  
龍如飛鴻者吾必矰而射之吾今見龍矣

老子指歸曰鴻未剖其卵視之非鴻也形聲  
首尾皆以具存此亦無鴻之鴻也况未有鴻

卵而造作哉

曹毗雙鴻詩叙曰近行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儀甚美鳴舞雖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

夢書鵠白鵠為遠道客隨時行也夢見鴻鵠憂遠人也

黃鵠

說文曰鵠黃鵠也從鳥告聲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為祥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死墓山下有黃鵠來栖

其冢邊樹鳴聲呼安呼安

漢書昭紀曰始元元年春黃鵠下建章宮太

液池中

如淳曰漢用土德色尚黃鵠色皆白今更黃土瑞故記之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仲長統昌言曰聞黃鵠壽八百歲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  
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見敵敢鬪  
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  
德君猶曰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故也  
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喙君

稻梁無此王者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  
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吾子之言田  
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  
拔有臣不用何書言為遂之燕以燕為相而  
國治

春秋繁露曰息及羽虫則黃鵠出

東觀漢記曰帝帝至岱宗柴梁畢黃鵠卅從  
西南來任祀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翔井上  
遂至奉高

崔贛易林賁之噬曰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黃

鵠失主無以自明

韻集曰鵠鴻之者也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黃鵠遊於江海掩  
乎大沼府喙鱧鯉仰斷葭衡膺其六翮道搖  
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失舛者  
方將脩矢蓋治繳將加已百仞之上被盪承  
微折清風而矣故盡遊江湖名

趙書曰石虎建武十三年楊州獻黃鵠鵠五  
頸長一丈鳴聲聞十餘里養之於池

謹案席  
實送賊

王化不通豈有貢其鳥物者乎此獻之  
妄或揣垂小臣假稱珎恠取媚於虎耳



南越志曰水鵠大而無尾鳴如鵠聲在水底  
列女傳曰魯陶門女嬰者少寡養姑紡績為  
產魯人欲求女歌曰黃鵠早窠七年不雙窠  
頸獨宿不與眾同飛鳥尚然况於貞良魯人  
聞之遂不復求

雉

尔雅曰搖雉離雉驚雉袂袂海雉翟山雉翰  
雉雉絕有力曰雁 伊雉而南索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翬皆備成章曰搖南方曰歐東方曰  
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盧諸雉雉之暮子為

鵝

郭璞曰搖青質五采文者也鵠昂鵠雞也長尾走且鳴黃白呼鷺雉今山雞是已海鷓今倭國海中出黑雉翟

長尾者也鷓也江東呼鷓亦曰雉也鷓雉屬其尾色光鮮也歌雉鷓鷓鷓鷓四方雉詣虛亦詳或曰即今雉也鷓曉生吟呼

雞亦為鷓也

廣雅曰野雞雉

山海經曰小華之小其鳥多未鷺可以御史

郭璞曰鷺雉也孟山鳥多白雉女几之山鷓多

說文曰鷓長尾雉走鳴乘與以為防鉞著馬

頭上從鳥敝聲赤雉也從敝聲

鷺菟雉也凡十四種盧諸雉高雉

兔園策府卷第一

并序

杜嗣先奉

教授

八十七

易曰利用賓於王書曰明試

事以制斯

則異賢之大執辨政之嘉言搜其奧則新

詠興選其精則桂林之鄉向發自周徵造仕漢

辟賢良擢高第以登庸懸

才而入仕劉君詔

問以何治之詞仲舒抗荅引陰陽之義孫弘則

約文而切理杜欽則指事以謀魯平以雅素

申規馬融以傳宗獻可斯乃對問之大體詢考

之良圖求之者期於濟時言之者期於適務使  
文不滯理必會文削腴論以正辭剪浮言而  
體要非夫宏才博古達政通機無以登入室之科  
徒用踐高門之地自魏晉之後藻麗漸繁齊  
梁以還文華並見軼稱虛詞而飭乃穿異辨以  
邀能文皆理外之言理失文中意之將陳正道  
掩巢燧於豪端欲叙昇平擯唐虞於字末  
境繞臻於九服遠述幽冥之荒德未靜於

何異浮萍寄深水逐戰曾迷隻輪  
隨君幾陷重圍裏此時平楚復平齊  
咸陽宮闕到開西珠簾夕殿聞鍾漏白日  
憶鼓鞞且矜容色長自持且遇  
乘輿息幸時香羅侍寢雙龍殿玉輦看花百子池  
君王縱恣翻成誤呂  
后由來有深妬不奈君王容髮衰相不能幾時黃泉白骨不可報崔釵翠  
羽從此歸君楚哥兮妾楚舞脉相看兩心苦曲未終兮袂更揚君流涕兮  
妾斷腸已見謀臣歸惠帝徒留愛子付周昌

題雍正崔明府丹竈

聞君小邑暫鳴絃隱几灰心有歲年白石既燒應化鶴黃金未熟且烹鮮  
鑪中近添三花氣樹裏新飛五色煙伊尹即今須負鼎王喬何事欲冲天

睢陽送韋參軍還汾上此公元昆任睢陽參軍

甘業重竄金青春映士林文華兩孫楚兄弟二曾參竹抱廬門暗山街晉  
國深預知汾水上二鴈有遺音

邯鄲少年行

王昌齡

校書郎

秋風鳴素條，白草狐兔嬌。  
邯鄲飲米酒未消。

掣皂雕走馬穿圍。

射騰席翻身，却月佩弓綃。

城旁

降奚能騎射，戰馬百餘疋。  
甲仗明寒川，霜

煞單于薄暮

紅旗出城旁，廉少年驟馬垂長鞭。  
脫却

淪狄天匈奴不敢

出漠北開塵煙

送單十三昆五歸

寒江綠竹楚雲深，莫道離居遷遠心。  
曉夕雙帆歸鄂渚，愁將孤月夢中尋。

巴陵別李十二

搖柁巴陵洲渚分，清波傳語便風聞。  
山長不見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雲。

送康浦之京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  
小弟隣莊尚漁獵，一封書去鴈行啼。

長信怨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怯復疑  
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復道奉恩時

題淨眼師房

白鷓飛時日欲斜禪房寂歷飲香茶  
傾人城傾人國斬新剃頭青且黑玉如意  
金深瓶朱脣皓齒能誦經吳音喚字更分明  
日暮鍾聲相送出袈裟挂著竹箔簾釘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席溪聞君尋寂樂  
清夜宿招提石鏡山精怯禪枝怖  
鷓栖一澄如悟道為照客心迷  
寄是正字

正字芸香閣徑過宛如昨幽人竹葉園  
歸卧寂無喧高鳥能擇木羶羊湯  
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欲無言  
與張折衝遊耆闍寺

釋子弥天秀將軍武庫才橫行塞北盡  
獨步漢南來貝葉金傳口山樓  
作賦開目君振嘉藻江楚氣雄哉  
梅道士水亭亭金剛波若

傲吏非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訓水接仙源近山藏鬼  
谷幽往來迷處所花下問魚舟  
與黃侍御北津汎舟

津無蛟龍患日夕常安流本欲避駝馬何知  
鷁舟豈伊今日幸曾昔年遊  
不奏琴中鶴且隨波上鷗堤緣九里  
百城樓自願躬耕者材非管樂

傳聞君薦草澤從此汎滄洲

主家新邛弟相國舊池臺館是招賢闢樓日教  
軒車人已散簫管

鳳初來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  
洞庭湖作

八月湖水平含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奉和盧明府九日峴山宴馬三使君崔貲外張郎中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懋爵盤登臨今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荊州分天涯楚塞寬  
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羨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輟  
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煙缸鋪藻翰松竹挂衣冠矧子神猶在



山公興欲闌嘗聞騎馬醉還向習池看

寒食卧疾喜李少府見尋

弱冠早登龍今未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猶憶歲寒松  
煙火臨寒食笙哥達曙鐘喧闌鷄道行樂羨朋從

詠青

霧闌天光遠春迴日道臨草濃河畔色槐結路旁陰欲暝  
君王史先標曾子襟經明如何拾自有致雲心  
荅韓大上為

行人輩莫相催相看日暮何徘徊登孤舟望遠水殷勤留語勸求仕疇昔  
主司曾見如琳琅叢中拔一枝且得免輸天子課何能屈署鄉里兒長安

棄落酒或可此時望携手官斑眼色不相當拂衣還作捕魚郎  
田家

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既早田家日不閑海塍流水處未  
種青蕪間薄暮飯牛罷歸來還閑閑  
辛巳卧病舟中羣公招登慈和寺

柳色扁舟帶水陰聞君卧疾引登臨  
馮高始見三吳勢望遠回知四海心僧

午後清禪洽羣木晴初綠靄深雲外翩飛鳥盡令人宛自動歸吟

對雨聞鷓

垂柳街頭百丈絲杏花林外度黃鸝閒閒正在秦箏裏歷亂偏傷楚客時  
風傳一聲來盡雨濕雙飛去遲羨尔能將遷客意何如栖得上林枝

幽渚雲

漠、雲在渚無心去何疑從青連晚湖色澹起秋煙容渡水上下白歸山深  
淺重来為巫峽女去逐葛川龍勿為長幽滯當飛第一峯

傷河龕龍老人

老人甲子難計論耳中白毛世根釣魚幾年如一日舩舩數寸青苔痕人生性  
命必歸心精魄傷夫向流水月如鈎在輪影中風似人未荻聲裏蒲菜高  
任沒釣磯破舟仍繫綠楊枝水流不為人流去魚樂寧知人樂時土龕門前  
一行柳獨引青絲織魚笱柳花漠、飛復飛魚笱如今落誰手余嗟老人多

悲辛老人昔日傷幾人，情相掩且相歎，不喜頭河秋，與春。

古意

陶翰

禮部員外郎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塵沙昏，背河更一戰，驛馬黃金勒，瑠弓白羽箭，射煞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

門哀，淚如霰

吊王將軍

漂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酣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將飛，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隣，殘兵夾遼水。

古意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煙空，課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袖毫頌清風，歸時落日晚，躑躅浮雲駭人馬，本無意飛馳，自慕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花綠桐，佳人出繡戶，含笑嬌鉉紅，清哥紹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我有一七首買自徐夫人匣中閉霜雪贈尔可防身、同急難挂心白刃端荆鄉一去後  
壯士多凋殘斯人何太愚作事誤燕丹使我銜恩重靈薛易水寒鑿石作井當及  
泉造舟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丈夫貴相知何必金与錢

江上之山截秋作

倉霞卧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索始復知 天秋朔鴻別海喬越鷺  
緯江樓颺風卷沙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感激心自傷潺淚  
難收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 送族弟瑄赴安西作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西破犬戎尔揮白刃出門去前剪虜若草收奇功 君王接  
劍望邊色旄頭已落胡 天空當今匈奴百万衆明年歸入蒲桃宮

魯中都有小吏逢七郎以斗酒餽魚贈余於逆旅目鱸魚飲酒留詩而去

魯酒若席魄汝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携此物贈遠人酒來我為傾  
鱸作別離處雙鯉呀呷璿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刃揮紅肌花

落白雪霏為君下筋一餐罷醉著金鞭上馬歸

梁園醉哥

我浮黃河去京開挂席欲逢波連山 天長水闊歎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  
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哥却憶蓮池阮公詠日吟綠水揚洪波浩  
蕩迷舊園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假愁且美飲酒登高樓平頭奴子  
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素盤青梅為君設吳塩如花皎白雪持塩把酒但飲  
之廿上悠、不堪說昔人真家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珀石山月古木盡  
入蒼梧雲梁王賓客今安在牧馬先歸不相待舞影哥聲散綠池空餘汴水  
東流海沈冷此事淚霑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  
暉哥且 意方遠東山高卧還起來欲濟蒼生不應晚

送程劉二侍御及獨孤判官赴安西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照積雪飛書支檄如飄風朝  
辭明君出紫宮瓊筵送別金樽空 天外飛霜下葱海火旗雲馬生光彩

胡塞塵清計日歸漢家草綠遙相待

元丹丘哥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水之清流暮還高岑之紫煙卅六峯長周旋躡星虹身  
騎飛龍耳生風橫河矯每与天通我知尔心遊無窮

瀑布水

西登香鑪峯南見瀑布水挂派三百丈噴壑數十里倏如飛電來宛右白虹起  
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拍看氣轉雄壯我造化切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中乱叢射左右各千尺飛珠散輕霞洒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弄之心益閑無  
論傷玉趾且得洗塵顏愛此腸欲斷不能歸人間

宮中三章

皇帝侍女李白

小生金屋盈人紫薇山花插寶璫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  
輦歸祇愁哥舞散化作綵雲飛

盧橘為秦樹蒲陶是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水蕭吟  
鳳下空君王多樂事何必向回中

柳色黃金暖梨花白雪香玉樓開翠翡珠殿入鴛鴦選女下

哥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鸞在昭陽  
山中答俗人問

問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

陰盤驛送賀監歸越

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取

黃鶴樓送孟浩然下惟揚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暎綠山盡唯見長天際江流

初下荆門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  
此行不為鱸魚膾自愛名山火剡中

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  
相思天上山愁見雪如花

月下對影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盃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整伴月將影為樂須及春我哥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  
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邀雲漢天若不飲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  
無酒泉天地既愛酒不愧天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古樂府

戰城南

去年戰素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万里長  
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已絃戩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  
處漢家還有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鬪死怒馬號鳴向天悲  
烏戴啄人腸悲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尔為乃知兵者凶器

聖君應不得已而用之

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夜栖歸飛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沙如烟隔窓語停梭



問人憶故夫獨宿空床淚如雨

行遊獵篇

九十四

邊城見閑不讀書遊獵誇輕趨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騎金鞭  
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雁鳥出遠郊彎弓滿月不虛發雙鷁迸落連飛鶻  
海邊觀者皆闕易勇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征戰人白首垂惟復何益  
臨江王節士哥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鴈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鴈苦風號沙宿滿湘浦  
節士感秋泣如雨壯氣憤雄風生安得倚子劍跨海斬長鯨

烏栖曲

姑蘇臺上烏栖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哥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淒、簾上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惟

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天下有渌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  
飛苦夢行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古有所思

我思佳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到蓬壺長鯨噴涌不可涉  
極心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言謝麻姑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世方將軍誰者霍漂姚流星  
白羽霽閒插劒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龍風席  
雲晝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  
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陽春哥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備戶中相經過  
飛鷲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哥

聖皇三万六千歲歲年奈樂何

白紵詞三首

揚清哥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隣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

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

館娃日落哥吹深月寒江清夜沉美人笑千黃金垂羅舞榭揚哀音郢中  
白雪且莫吟子夜吳聲動君心異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綠雲上  
吳刀剪綺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蛾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  
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王釵挂纓君莫違

飛龍引二首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沙成黃金騎龍飛去太上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  
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從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  
不可言

鼎湖水清且開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出其間後

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去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開聞天語七雲車載  
玉女過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西母蛾眉  
蕭颯如秋霜

前有樽酒行二首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青軒桃李能幾何？  
煙光欺人勿蹉跎，君起舞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髮如絲歎何益。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燭與君飲，看珠成碧顏始紅。胡姬如  
花當爐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

### 古蜀道難

噫呼噫危乎高哉，蜀道之難於上青天。瑩蕞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  
千歲，乃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虵崩山催壯士死，  
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下有銜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  
之飛尚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牽。青泥何盤百步九折紫巖密，捫參歷  
井仰脅息，以手撫心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石  
木，雄飛從雌繞花間。又聞子規啼月愁空山，蜀道之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  
顏，連峯入烟紫。千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石萬壑雷，其

嶮若此嗟尔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  
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蜀道之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令人嗟

出自蒯北門行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席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  
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  
兵威衝絕漠殺氣凌穹蒼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旁  
孟冬沙風緊旌旃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  
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莽  
已收功報天子哥舞歸咸陽

陌上桑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登作五馬如飛花青  
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篠暎素手採  
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託心  
自有處但恠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  
踟蹰

紫駟馬

紫駟騎且嘶霜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開城遠黃雲海樹  
迷抽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閨

獨不見

白馬黃花塞雲沙繞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瑩飛秋窓滿月度霜  
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惡哥行

十五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  
唐枕嬌白日卷衣憇香風  
靈知趙飛鸞奪寵恨無窮  
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  
一朝不得意  
廿事徒為空  
鸕鷀換美酒舞衣罷彫龍  
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  
腸斷絃絕悲心夜沖

惜樽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床頭明鏡悲白髮朝如青雲暮  
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盡還復  
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盃岑夫子丹丘生與君哥一曲請君為我傾

鍾鼓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賢聖皆死盡唯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任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尔同銷万古愁

從駕温泉宮醉後贈楊山人

落拓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錯莫還開  
開一朝逢君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幸陪鑿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印紫綬來相趨當  
時结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 明主然後相携卧白雲

信安王出塞

高適

開元廿年國家有事林胡 詔禮部尚書信安王惣戎大舉時考功郎中劉公主客  
郎中魏公侍御史李公監察崔公咸在幕府頌數公見於詞九世韻

歲紀軒黃代星高太白年

廟堂資上策幕府制中權盤石藩維固昇

壇禮樂光國章榮印綬公服貴貂蟬樂善旌深德輸忠格上玄剪桐光  
寵賜題劔美貞堅 聖作雄圖廣師貞武德度雷霆七校發旌旆五營連  
華省徵羣入霜臺舉二賢豈伊公望遠曾是茂才遷並秉鞞幹述兼該  
翰墨筵 帝思麟閣像臣獻栢梁篇振王登遼甸擬金厯塞塢度河  
飛羽檄橫海泛樓船北伐聲逾邁東征務已專講戎喧涿野料敵靜居延軍  
排三略兵威自九天朝瞻授鉞去時聽偃戈旋大漠風沙裏長城雨雪邊  
雲端臨竭石波際指朝鮮夜鏃銜高斗寒空駐綵旃倚弓玄兔月飲馬白狼  
川開塞鴻勳著京華甲第全落梅橫吹後春色凱歌前庶物隨交泰蒼  
生解倒懸四郊增氣象萬里絕風煙直道常兼濟微才獨弃捐曳裾  
誠已矣投筆尚悽然作賦同元封能詩匪仲宣雲霄不可望徒欲慕神仙

上陳左相

德以精靈降時膺夢寐求蒼生謝安石

天子富人侯樽俎資高論巖廊把大節

吉甫頌善用好房